
武俠世界
第37年
18
$18.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馬騰先生所撰著的「鳳翔九天」。聶長天被人嫁禍殺了金昊門的門主，究竟何人所爲，目的何在？他欲替自己洗脫罪名，做得到嗎？江湖的險惡，非無愧於心便能明哲保身，請閱峯廻路轉的故事。

* * *

本刊調整價格啓事：敬愛的廣大讀者，三十七年來多蒙您們支持與擁護，使本刊得以創刊至今，爲避免成本上漲導致停刊，使您們驟然失去心愛的讀物，本刊由第二十期起(七月十日發行)，調整每本售價港幣弍拾元正，以維持繼續出版，耑此坦誠相告，望諒宥出版者之苦衷。

* * *

本期新刊煮酒客先生所著「都市的戰爭」，作者文筆瀟灑傳神，既反映了社會史實，亦警誡世人，是值得一讀的好文章。朱雀先生所著的「小豹子」故事，輕鬆詼諧，頗堪欣賞，分上下期刊出。

* * *

下期將刊「銀行大盜」「霸王刀」，篇篇精采，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51.00
	一年港幣	$1,10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19.00
	一年港幣	$1,23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3.00
	一年港幣	$1,425.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4.8.9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18期

(總號187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鳳翔九天

新派武林爭雄故事/馬　騰・文
可　飛・圖

酒醉殺人　疑幻疑真

豆大的雨點擊打在樹葉及地面上，「啪噠」作響。

聶長天握刀站在樹下，驚惶失措地看着地上那具血水橫流的屍體。聶長天一任暴灑的雨水打在他頭臉及身上，水淋淋漓。雨水在他的髮梢上流下來，流過他的雙眼、鼻樑、臉頰，他卻連眼也沒眨一下，也沒用手去抹掉臉上淌下的雨水，恍似一具木頭人。

其實，此刻他很清醒。

他被暴灑的雨水從迷糊中澆醒過來。

他記得，他醉倒在大樹下，也不知過了多久，待到他醒來時，發覺自己已被暴雨打濕了全身。換句說話，他是被雨水驚醒的。

醒來時，他神智迷糊，掙扎着站起身，他卻吃驚地發覺眼前的地上倒着一具屍體，淌流的血水流到他身下，頓時使他清醒了幾分，接着發覺自己右手赫然握着一把利刀，身上的佩刀——龍紋刀卻不翼而飛了，這一驚非同小可，刹時又清醒了幾分（雖然隱隱感到有點頭痛），再被暴雨繼續打在身上，已變得十分清醒。

十分清醒的聶長天發覺，手上握着的利刀，正是殺死倒在地上那人的兇器。

從那死者心胸要害部位的致命傷口的形狀，他看出是他手握的利刀弄出來的。

手執兇刀，屍體倒在他眼前，如此情形，他豈不成了殺人兇手？莫非他在醉倒後殺了人？

可是，怎麼一點記憶也沒有？

還有，他身上的佩刀——龍紋刀，怎會不翼而飛？這真叫他無法想通。

忽然間「霹靂」一聲，天上響起一聲炸雷，跟着電光乍閃，雨勢更大。

聶長天卻無動於衷，依舊像木頭人一樣瞪視着地上那具屍體。

地上那具屍體似乎死不瞑目，兩眼暴睜，死死瞪着陰沉沉、白濛濛的天空，一任雨水打在雙眼上。

聶長天卻覺得那死者的雙眼在瞪視着他。

他並不認識那死者，亦從未見過。

他怎會殺死一個毫不認識的人？

那死者約四十出頭年紀，那張僵硬死白的臉龐，輪廓分明，眉目含威，頷下留着約半尺長的五綹短髯，身穿暗藍帶紫錦緞長袍，身上並無佩帶兵器，雙手拳握，筋節怒突——雙手指骨節比常人粗大。

死者雖然身上沒佩帶兵器，聶長天卻從死者粗大的指節骨看出他是一個武林人物，並斷定死者精於拳掌功夫。

祇有精於拳掌功夫，在拳掌上下過苦功的習武者，雙手指節骨才會有異於常人——比較粗大。

死者既然是個武林人物，眼前的情形顯示他就是殺人兇手，那麼，他惹的禍端可大了。

若是沒頭沒腦捲入江湖仇殺之中，他要脫身恐怕不易。

死者身上流出來的血已被暴雨沖洗得乾乾淨淨，就連聶長天手上的兇刀及原先沾染了血水的衣服，亦給雨水冲刷得不沾一絲血跡。

可是，他手上仍握着那把兇刀。

驀地，天上雷電交加，震人心弦。

聶長天似乎被雷聲「炸醒」，驀地悚然一驚，差點失聲叫出來，我還握着兇刀呆站甚麼？若給人看到，再大的雨也冲洗不掉嫌疑，呆站着不走，難道想讓人看到？我怎麼了，像隻呆鳥一樣，三十六着，走為上着！

一念及此，他急忙將手上的刀拋掉。

嘩啦啦的大雨聲掩蓋不了利刀掉落地上發出的碰擊聲。

白濛濛的雨幕中，像魅影幻現般，一下子閃現出數條如飛奔掠而來的人影。

聶長天神色驟變，不由自主轉身往樹後掠去。

不知怎的，他隱隱感到，冒着大雨飛掠而來的數條人影，與那死者有關連。

在暴雨中飛掠前來的數條人影已看到聶長天及地上的屍體，有人發出吆喝：「唏！甚麼人，別跑！」

雙方距離不到二丈遠。

憑聶長天的輕功造詣，他若要跑，相信能夠跑掉，可是，他居然應聲停下來。

那一聲吆喝似乎碰觸到他的心靈深處，挑起了他敢作敢當的本性，他不想糊裏糊塗背上殺人的罪名逃避，那不是他素來的行為作風，他奇怪剛才怎會生出懦懼畏縮的念頭，他聶長天絕不是一個遇事畏首畏尾，不敢承擔的人，無論如何，他都要弄清楚是否殺死地上那人的兇手。

所以，他不跑。

就在聶長天刹住身形停下來，轉身面對那幾條飛奔前來的人影時，那幾條人影已掠到地上那死人身前，人影中有人發出駭然驚叫：「大師兄，地上躺着的是門主！」

「門主！」緊接着響起幾聲驚呼。有兩條人影搶先蹲下去，扶起死者並察看那死者的情形。另有三人向站着的聶長天撲過去。

飛奔而來的人原來一共有五人。

五人的年紀都在二十至三十之間。

雖然雨勢迷茫，在相距不到一丈的距離內，聶長天已能夠看清楚那五人的面目。

五人亦是由頂至脚水濕淋漓，從額頭上淌流的雨水卻遮擋不了那撲過去的一個人眼中射出的敵意。

「門主死了！」

「給人一刀插入心胸要害致死的！」

察看地上那死人的兩個人突然抬起頭，發出兩聲悲憤惶恐的呼叫聲。

撲向聶長天的三個人已將他圍堵起來。聽聞兩個同伴的悲呼，立即各自叱喝一聲，「錚錚」聲中，拔出佩劍，指着聶長天，「兇徒！竟敢殺害咱門主！償命來！」一個濃眉虎目的標悍青年怒喝一聲。

聶長天神色不動，掃了那三個悲憤莫名的青年一眼，沉聲道：「你們還未弄清楚，便斷定區區是兇徒，不覺武斷嗎？」

「武斷？」一個與聶長天臉相對的是三人中年紀最大的，那個青年叱喝着，手中劍一揮，距聶長天的眉眼不到半尺。「這裏祇有你一個人，咱們趕到時，剛好看到你將手上的刀扔掉，並轉身急逃，你不是殺死門主的兇徒，還有誰？」

另外兩個青年怒喝一聲：「殺人者死！還咱門主一命！」聲勢洶洶，神情悲憤。

聶長天急急辯白。「各位……誤會了，區區……並不認識貴門主。與貴門主無仇無怨，怎會下手殺害貴門主？」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是否殺了那人——門主，申辯時自不免理不直氣不壯。

「狡辯！」與另一個同門蹲下來察看死者的青年突然跳起身，撲到聶長天跟前，目眥欲裂地瞪視着聶長天。「咱們親眼目睹，還有假的？大丈夫敢作敢當！你這個鼠輩，殺了咱門主還矢口抵賴，算是甚麼東西？」

聶長天給罵得熱血上衝。「區區在江湖上雖然藉藉無名。行事卻光明磊落，敢作敢當！不錯，剛才區區確是拋掉那把刀，但那把刀並不是區區的佩刀！區區佩刀雖算不上是曠世寶刀，但也有名堂，名喚龍紋刀，但卻不翼而飛，午後區區已醉倒於那棵大樹下……」接着將被大雨淋醒，發現自己手握兇刀，眼前地上倒着一個死人的情形，向那五個青年激動地說出來。「請問，一個沉沉醉倒的人，又怎會在人事不知中，出手殺死貴門主？」此刻，他的腦袋已回復靈活，越想越覺得自己是被人嫁禍。

五個青年都不相信聶長天的話，年長那個青年道：「口說無憑！那是你一面之詞，咱們無從相信。可是，你在咱們找到來時，倉皇棄刀急逃，却是咱們師兄弟十目所睹！那是鐵一般的事實！這裏除了你並沒有別人，你不是兇手，是誰？」

「大師兄，跟他說甚麼道理，徒費唇舌！將他押回去，拿他先祭門主的亡靈！」一個青年悲聲怒道。

那個年長的青年原來是大師兄。

其他四個同門紛紛道：「門主慘遭殺害，絕不能放過這兇徒！」

「殺了他，替門主報仇！」

「兇徒，納命來！」

剎時間那五個同門師兄弟聲勢洶洶，蠢蠢欲動。

聶長天可不想死得不明不白，振聲道：「各位若固執己見，不肯採納區區申辯之詞，區區唯有與五位動手一拚，脫身後查個清楚明白，若查明區區確實於醉後下手殺害貴門主，區區會還各位一個公道，絕不逃避！」

「嘿嘿嘿！終於不打自招了。」一個雙眉粗黑的青年發出連串冷笑聲。「鬼話連篇！咱們憑甚麼相信你的話？你說得那麼動聽，還不是想騙咱們相信你的話後放掉你，讓你去追查誰是眞兇，其實兇手就是你，你不過想借詞遁逃，咱們絕不會上你的當！」

三個同門吶喊附和。

聶長天極力按捺着，陡地想起一事，暗罵自己一句：糊塗！抱拳向那五個青年道：「區區眞糊塗，忘了請教五位是那個門派的高足？」

年長的那位青年答道：「本門乃是名震一方的金昊門，你既是江湖中人，該聽聞過本門的大名吧？」

聶長天搖頭道：「區區初到貴地，請恕區區未聞貴門大名。」他是實話實說。

一個身形瘦削青年不耐煩地道：「大師兄，不必別跟他說廢話。殺了他替門主報仇！」

年長青年向那個同門打個手勢——示意他稍安毋躁，跟着對聶長天道：「你是束手就死，還是要咱們動手？」

聶長天毫不猶豫，道：「若五位非要區區死得不明不白，區區祇好與五位拚個死活！」

「殺！」除了大師兄外，四個金昊門的門人已按捺不住，吆喝聲中，揮劍攻向聶長天。

聶長天脚步微錯，正要出手應付，那個「大師兄」驀地疾喝一聲：「且慢動手！」

四個同門攻出的劍勢頓時一窒，齊齊轉眼瞧着「大師兄」，一個

叫向懷石的同門語帶不悅道：「大師兄，又有何話說？」

大師兄瞪了那向懷石同門一眼，微哼一聲，「三師弟，大師兄說句話也不行嗎？」

向懷石同門頓時垂下頭，不敢面對大師兄。

其餘三個同門眼見大師兄一臉厲色，本來有話說的都吞回肚子裏。

大師兄臉色稍緩，轉對聶長天道：「朋友既然自稱是個敢作敢當的人，可願隨咱們回本門，當面向本門師長辯白？」

一頓，不等聶長天作答，又道：「本門門主遭人殺害，事關重大，即使咱師兄相信你的一面之詞，也不敢作主放你走。為了不傷和氣，你必須隨咱們回本門，由本門師長定奪，判斷你之所言是否屬實。」

聶長天是個直性子的人，涉足江湖的日子尚短，不知江湖險惡，自問無愧於心，若不敢隨他們到金昊門一趟，豈不自顯心虛。何況金昊門是當地名震一方的門派，該不會蠻不講理。當下毫不猶豫地點點頭，說一聲：「好！區區跟五位到貴門一趟，當面向貴門師長解說辯白。」

「爽快！」大師兄隨即道：「請！」

聶長天說一聲：「請！」往五人奔來的方向大步行去。

四師兄弟擁着聶長天而行，依然劍拔弩張，一點也不放鬆。

大師兄則押後。

這時，雨勢減弱了很多。

大約走了里許遠，瘦削青年放慢脚步隨後，待與大師兄走在一起，馬上壓着聲道：「大師兄，為何不在那裏動手將那兇徒擊殺，替門主報仇？豈不乾脆！却將他押回去，費時失事。萬一讓他們及一眾長輩聽信了他的一面之詞……」

大師兄不等瘦削青年把話說完，便低聲道：「四師弟，你有把握咱們一定殺得了那斷？」

瘦削青年——四師弟豎掌一切，「大師兄，憑咱師兄弟五人之力，小弟不信殺不了那兇徒！」

大師兄搖搖頭，「四師弟，別看那斷楞頭呆腦的，為兄却不敢小覷他。俗語有云：不怕一萬，祇怕萬一，若給那斷走脫了，恐怕又要大費周章才能追尋到那斷。萬一被他遠走高飛，咱們豈不是報不了門主被害的大仇？」

頓了一頓，繼續說下去，「你以為愚兄不想將他一劍斬殺，如此何等痛快啊！愚兄不想打沒有把握的仗，才要那斷跟咱們回去。嘿嘿，只要那斷一踏入本門一步，他便自投羅網，縱使有三頭六臂，也走不出本門。那時候他成了籠中鳥，甕中鱉，要宰要剮，咱們都可隨心所欲！四師弟，你如今明白愚兄的用心了吧？」

四師弟聽到後來，猛點頭。「大師兄高明，考慮周全，別有用心。小弟佩服，小弟蠢才，猜不到大師兄的眞正意圖，大師兄不愧是大師兄。」

大師兄嘴角泛起一抹陰險的笑容。「四師弟，心裏的氣消了吧？」

四師弟連連點頭：「烟消雲散了。」

大師兄拍拍四師弟的肩頭。「快趕上去吧，小心不要被那斷逃脫！」

四師弟答應一聲，加快脚步追上三個同門，押着聶長天往金昊門走去。

聶長天聽不到大師兄與四師弟說的話，否則，他絕不會跟他們返回金昊門。

* * *

金昊門中人對於門主賀金鵬之死，莫不心情悲痛，羣情憤激，誓要替門主報仇。

金昊門內一片慘雲悽霧。

聶長天獨坐在金昊門內一座小偏廳內，除了「大師兄」之外，餘下四個師兄弟在偏廳外守着，大師兄離開偏廳時，對聶長天說，他這就去請門中師長來聽他當面辯解，至於守在廳外的四個同門並不是看守着他，是為防備同門中人在知悉門主慘死後，悲痛憤激難禁，可能會對聶長天不利，他為防萬一，才着四個師弟留在廳外守護。

聶長天深信不疑。

大師兄這一去，差不多去了半個時辰，仍未與門中師長前來聽聶長天辯解。

在等待中，聶長天聽到大廳那面傳來一陣陣悲呼怒罵聲，心裏不免有點忐忑。但仍然相信金昊門中人——大師兄口中的師長會相信他的辯解。所以，他仍然耐着性子等待。

守在偏廳外的四個師兄弟在大師兄走後，便開始交頭接耳說悄悄話，不時懷着敵意溜望靜坐在偏廳內的聶長天一眼。

聶長天幾次想起身走到偏廳前詢問那四個師兄弟，那位大師兄甚麼時候才與師長前來聽他辯解，但却始終按捺着沒有造次。

終於大師兄與四個師長來了。

那四個金昊門師長最老的年約六十開外，最年輕的那一個四十許，全部神情沉痛。

聶長天看到大師兄與四個師長到來，忙站起身。

只聽年紀最輕的中年人對大師兄道：「雲揚，就是這小子？」

大師兄原來姓風，名雲揚。忙

點頭道：「三師叔，就是他。」與四個師長邊說邊走入偏廳。

聶長天已聽到風雲揚與三師叔的說話。

金昊門四個師長在走入偏廳時，八道烱烱目光齊射在聶長天身上。

聶長天坦然面對那八道教人心寒的目光。

待金昊門四個師長來到他面前，聶長天才抱拳向那四人一揖。「區區聶長天，見過四位前輩。」

金昊門四個師長並沒有還禮，八道目光仍然緊盯在聶長天臉上，其中一個年約五十上下，白臉無鬚老者楊萬光開口道：「就是你殺害了本門門主了？」

聶長天心頭跳動一下，急急道：「區區反覆思想了數十遍，想清楚了，區區確並沒有殺害貴門門主。」他說得斬釘截鐵。原來他在隨金昊門五人返回金昊門途中及在此等待中，不斷細回想自己在醉倒後及至被大雨淋醒後的情形，越想越確定自己並沒有殺害金昊門那位門主。

年紀最輕的中年人孫秋爽——三師叔哼了一聲：「本門門主伏屍的地方只有你一人在，你扔掉的兵器咱們已驗看過，正是殺害本門門主的兇刀，你還狡賴！」

聶長天情急之下，高聲道：「這位前輩，區區乃是遭人栽贜嫁禍！四位前輩難道沒有聽貴高足(偏首看了大師兄一眼)的復述嗎？當時區區已向貴門五位門下一再申辯。」

年紀最老的那個師長樂山水開口道：「雲揚已對老朽等人詳說一遍了。那不過是你的一面之詞，不足採信。不過，老朽等人仍想聽你當面再復述一遍。」

聶長天吸口氣，待心情平復下來，再申辯一次。

這一次他除了重說一遍對風雲揚師兄等五人所說的話外，還把他在呆坐時想到的一些情形說出來：「區區反復思想，清楚記得，區區被大雨淋醒時，仍然躺在大樹邊的地上，腦袋渾渾沌沌，當時並沒有察覺手上握着那把刀，後來在雨水的不停洒淋下，逐漸清醒，發覺身前地上倒着一個還淌流着血的死人，驚嚇之下跳起身來，才驚覺到手上握着那把沾了血的刀，……四位前輩，試問一個爛醉如泥，毫無知覺的人，又怎能殺得了貴門那位名震一方的門主？若說出去，恐怕爲識者所笑……」

那個黑紫臉膛，年約五十多歲，一直沒有開口的魯活正要說話，被樂山水搶先說道：「嗯，你所說的未嘗沒理，只是……」倏地抬頭向上疾喝一聲：「何方鼠輩，偷匿瓦面上？」

孫秋爽叱喝一聲，縱身騰拔起來，魯活亦如跳蚤般往上彈跳起來。

其他人在師長的疾喝聲中，全都不由自主抬頭上望。

聶長天也不例外。

樂山水就在聶長天抬頭上望的刹那，出手如風，疾點了他丹田，左右肩井等穴道。

聶長天驚覺的時候，已呆如木鷄，動彈不得。「你……爲何出手點了區區穴道？」

風雲揚代那年紀最大的師長回答：「因爲咱們根本不相信你說的話，你根本就是殺害本門門主的兇徒！」

楊萬光接口道：「嘿嘿，爲防萬一，咱們不得不施計將你擒下！」一頓，向年紀最大的樂山水笑道：「五師兄，咱們這齣戲演得好逼眞啊！」

年紀最大的那師長——五師兄捋鬚笑道：「可笑這楞小子太戇直了，像頭呆鵝，要不，愚兄那能這麼輕易得手！」接着打個哈哈。

向上騰掠起來的魯活與孫秋爽「刷刷」兩聲，先後墮掠回地上，魯活笑道：「五師叔、六師叔，要是知道這小子如此容易對付，毋需勞動兩位師叔。如今殺鷄焉用牛刀，未免小題大作。」

孫秋爽跟着道：「二師兄，事關本門門主之血仇，當然要愼重行事，何況咱們對這小子的底細一無所知，焉知他不是個深藏不露的高人？爲了萬無一失，不得不勞動兩位師叔。」

原來年紀最大的樂山水及年約五十多歲的楊萬光，乃是年紀最輕孫秋爽及黑紫臉膛魯活的師叔。

那麼，年紀最大的兩個師長應該是風雲揚等小一輩的師叔公了。

說起來，那四個師長在金昊門中，都是有名望的長輩，年紀最大師長樂山水，外號佛口蛇心，是一個極之陰險的人。

年約五十多歲的六師叔楊萬光，外號左手劍，因他以左手握劍，因而得名。

那個紫黑臉膛老者魯活，外號風雷劍。

年紀最輕的老者孫秋爽，外號穿心劍。

魯、孫兩人乃是樂、楊兩人的師姪，門主天地劍賀金鵬的師弟。

而風雲揚師兄弟五人則是門主賀金鵬的弟子。

聶長天聽了楊、樂、魯、孫四人的話，即使他再蠢笨，也猜到是怎麼回事。頓時氣憤莫名，怒道：「原來你們根本不相信區區辯白之詞。誘騙區區到貴門，然後……

出奇不意將區區制住！而你們自詡是名震一方的一大門派，行事如此陰險奸詐，區區不恥你們所爲！」

樂山水打個哈哈道：「小子，爲了要擒下你這個殺害本門門主之大仇人，咱們只好不擇手段了，這有何不可？」

聶長天憤然怒叫：「你們爲何不相信區區之言？」

孫秋爽咬着牙道：「小子，俗語有云：口說無憑，眼見爲實！難道擺着親眼目睹的不相信，却去聽信你口說無憑之言？荒謬。」

左手劍楊萬光道：「小子，要咱們相信你不難，只要你說出兇手是何人，咱們馬上放你走。」

聶長天張口無言，不知該怎麼答。因他根本不知道殺害賀金鵬的眞正兇手是誰。

「嘿……怎麼不說話？」孫秋爽發出連串冷笑聲。「說不出來，足証你就是殺害本門門主的兇手！」

聶長天憤然道：「區區並沒有殺害貴門門主，你們硬要指鹿爲馬，即使你們殺了區區，貴門主一樣枉死，而眞正的兇手不掩嘴竊笑才怪。」

佛口蛇心樂山水咳一聲，對風雲揚道：「雲揚，將這斯押下去，派人嚴加看守，待明天午時三刻，拿他的人頭祭奠本門門主！」

殺師之仇不共戴天。風雲揚答應一聲，上前狠狠地踢了聶長天一脚，然後將倒地的聶長天一手拉起來，將聶長天押出偏廳，招呼守在廳外的四個師弟一起將聶長天押到後面一間石室關起來。

風雲揚師兄弟五人將聶長天押入石室後，對他拳脚交加，狠狠揍了一頓。

五人將聶長天押離偏廳往後走時，遇上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俏麗少女，風雲揚五人都爭着向那少女打招呼，聶長天雖則已成「階下囚」，心情很差，但仍看出風雲揚師兄弟五人對那少女流露出討好之意。

日後他從那少女的口中得悉，風雲揚師兄弟五人原來都對那少女有意，所以對她特別殷勤討好。

那少女含笑向風雲揚師兄弟五人俏聲道：「五位師兄，這個人是誰？」明眸一轉，溜了聶長天一眼。

五人爭着說話，七嘴八舌，聽得那少女黛眉輕戚，嘆道：「五位師兄七嘴八舌，搞得小妹聽不清楚你們說些甚麼。爲何每次小妹說話，你們總是爭先恐後搶着說？」

五人被那少女說得一陣尷尬，急忙住口，互相投以責備的目光。

那少女看他們住口後，誰也不說話，不由又嘆道：「大師兄，你們怎麼了？一時搶着說話，一時又變了啞巴，誰也不吭聲，氣煞人！」

風雲揚慌忙開口道：「師妹，我說，我馬上對你說。這個兇徒就是殺死門主的兇手。我與師弟他們奉了五師叔公之命，將他押到後面石室關禁起來，明午拿他生祭門主之靈。」

那少女哦了一聲，轉眼仔細地打量了聶長天一遍，語帶思疑道：「大師兄，這……人……憑他……殺得了掌門師伯？」

風雲揚咬牙切齒道：「師妹，人不可貌相啊！這斯雖然年紀輕，但却深藏不露，此事已經五師叔公及六師叔公，還有三師叔與五師叔盤問，証實這斯就是殺死門主的兇徒。師妹，妳宅心仁厚，天性純良，不知人心險惡，千萬不要被這斯的外貌所騙！」

那少女又深深地看了聶長天一眼，輕聲道：「可惜。」跟着對風雲揚五人道：「五位師兄，不阻礙你們辦正事，小妹去找我爹說話。」

風雲揚五人露出不捨的神色，向那少女點頭作別，那少女似乎對風雲揚師兄弟五人那「色迷迷」的模樣司空見慣了，含笑向五人揚揚手，往前走去。

風雲揚五人仍不捨地扭頭回望，直到那少女的身影消失在一處轉角處，才押着聶長天繼續往後面走去。

聶長天一直冷眼旁觀，對風雲揚五人的好色相感到可笑、可憎。

那少女在往偏廳的路上遇上樂、楊、魯、孫四人，恭敬地向樂、楊兩人道：「秀兒見過兩位師叔公。」跟着又對孫秋爽道：「秀兒見過三師叔。」

樂、楊兩人似乎對這位師姪孫女甚爲喜愛，原本深沉哀傷臉的上泛起笑容。「鳳秀，乖啊！呵呵，眞是女大十八變呢，長得越來越可愛，討人喜歡。」

孫秋爽笑對魯活道：「二師兄好福氣，生了鳳秀這個女兒。將來不知那一個有福氣娶到鳳秀這個可人的媳婦，眞是幾生修到。」

那少女——鳳秀原來是魯活的女兒。

天下間有那一個做父母的不喜歡聽到別人稱讚自己的女兒。魯活可開心了：「兩位師叔、三師弟，別讚壞了這丫頭，寵得她沾沾自喜，不知天高地厚。」

魯鳳秀給幾個長輩說得難爲情地低下頭，抿嘴直笑。

樂山水含笑道：「老六、秋爽，走吧，別妨碍他父女說話。」識趣地與楊、孫兩人往前面走去。

魯活看着女兒，問道：「鳳秀，找爹有事？」

魯鳳秀抬起頭，搖搖頭道：「

女兒聽聞已抓到殺害掌門師伯的兇徒，趕來看看那兇徒是個怎樣的人，想不到那兇徒年紀那樣輕……」

魯活道：「妳已見過那兇徒？」

鳳秀點點頭：「剛才碰到大師兄他們押那兇徒到後面石室。爹，聽大師兄說，明天拿那兇徒生祭掌門師伯的亡靈，可是眞的？」

魯活點點頭：「嗯！那兇徒死有餘辜，不將他碎屍萬段，便宜了他。」

魯鳳秀猶豫了一下，輕聲問：「爹……經已查實那人確是殺死掌門師伯的兇手？」

「嗯。」魯活又點點頭。「那斷雖然百般狡賴，但雲揚、得志五人親眼目睹那斷站在妳掌門師伯身前，手執兇刀，發覺雲揚五人出現，急急扔掉兇刀竄逃，幸好雲揚五人將之截下來。而妳掌門師伯伏屍的地點並無別人，只有那斷一人！鳳秀，妳說不是那斷還有誰？」

魯鳳秀輕輕咬一下嘴唇，遲疑了一下，道：「爹，那兇徒年紀輕輕，即使他身手再高，恐怕也不足以殺得了掌門師伯吧？」微頓一下，續道：「憑掌門師伯的一身修爲加上在劍術上的一身造詣，恐怕江湖上，武林中能夠勝過師伯的高手沒有多少人。」

魯活道：「鳳秀，這一點爹與妳兩位師叔公及三師叔經已想及。正如妳三師叔所言：人不可貌相。江湖上武林中藏龍臥虎。那小子年紀輕，極可能身懷絕技，即使他武功平平，但殺人之道有千百種方法。說不定那斷使用什麼詭計，在妳掌門師伯冷不提防之下下毒手，爹與妳兩位師叔公及三師叔認爲這個可能性最大。」

她本想說「爹，女兒覺得那人不是一個奸險陰毒的人。」但話到口邊，魯鳳秀急忙打住，沒有說出來。她不想父親察覺她想法有異，對她有所誤會。

魯活仍然察覺到，正色道：「鳳秀，爲何那樣關心這件事？」

魯鳳秀搖頭道：「爹，女兒不過說說而已。」頓一下，接說道：「女兒……別無他意。」

魯活慈愛地道：「鳳秀，女孩子家別多管閒事，也別胡思亂想到處亂跑。有空跟妳娘學做女紅，終有一日你要嫁人的啊。」

魯鳳秀害羞地道：「爹，女兒不嫁！」

魯活咧嘴笑道：「傻丫頭，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那是天經地義的事，爹與妳娘該替妳操心了。」

「爹，女兒去找娘，不跟爹你說了。」魯鳳秀一扭腰肢，輕盈地往內宅那面跑去。

魯活看着女兒跑去的身影，搖着頭，歡慰地笑起來。

＊　＊　＊

金昊門門主天地劍賀金鵬的死訊傳了開去，在金昊門中人爲他舉喪中，已經有不少平素與金昊門有交情的人前去吊唁。

由於門主慘死，金昊門上下一片悽慘，特別是靈堂內，更是愁雲慘霧，風雲揚與四個師弟：徐得志、向懷石、馬志堅、苗壯都披麻帶孝，爲掌門師尊守靈。

入夜後的金昊門更是陰慘慘暗沉沉，恍似陰曹地府。

聶長天給關在石室內，想到自己明天便要在賀金鵬的靈前斬首枉死，禁不住悔憤塡胸。

他很後悔自己太過戇直，輕信別人之言，以至身陷萬劫不復之境，辜負了師父敎導之恩。

他在心裏大叫：天啊！爲何要我蒙上不白之寃而枉死？我不甘心！

可是，不甘心又如何？他如今已經是籠中鳥，甕中鱉，等着明天受宰。

難道命該如此？

無論如何，他不得不認命，他這一次是死定了，絕不會有人來救他逃出生天的。

除非有奇跡出現。

想到明天便要給斬首，他絕望了。

認命之後，他心裏反而出奇地平靜，居然無怨無怒無悔無恨。

他記起了師父常常對他說的一句話：生死由天定，半點不由人。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生何歡，死又何懼。既然人總要死一次，早死與遲死都是一樣。

他甚至對金昊門中人對他的虐待，既不給他飯吃又不給他水喝也毫不怒恨。

既然明天便要死，吃不吃飯又有什麼重要。

他甚至不恨那個嫁禍給他的那個眞兇。

人死一了百了，恨又如何？

石室內幾乎黑得伸手不見五指，耳聽外面更鼓三敲，他在心裏對自己道：「三更天了，還有幾個時辰便活不了，未嘗不是一種解脫，幸好在這個世上已無牽無掛，死了倒好，可以快點去見師父。「師父，徒兒快要到地府與你老人家見面了。」

原來他師父已在大半年前病故了。

從他懂事的一刻起，他便跟師父在一起，相依爲命，只知道師父是他在世上唯一的親人，可信賴依靠的人。

他不知道誰是他的父母，他的師父從不對他提及他的身世，至今

仍是一個謎。

他只知道，他師父姓聶，所以他也姓聶。他曾懷疑師父就是他生父。但他師父對他說，他是個棄兒，不忍心他死在路邊，撿了他回來收養。也因此，他一直視師父如親父。其實，師父兩個字便包含了「父親」這個意思在內。

他很想好好睡一覺，可是，肚子餓得咕咕叫，那種饑腸轆轆的滋味可不好受，令他無法入睡。乾脆站起來，仰起頭，從石室牆上那個開得高高，約半尺不到的小窗往外望。

這晚的夜空很明淨，大概日間那場暴雨將天上的浮雲洗刷掉。一彎新月高掛在夜空中，繁星閃爍，好令人喜歡的一個夜晚。

聶長天想起，小時候他很喜歡如此令人神往的夜晚，每一次他都會獨坐屋外那棵高高的樹上，呆望着那繁星點點，明淨高曠的夜空，神遊太虛，那種感覺很美妙，簡直妙不可言。

如今，他又神遊太虛，物我兩忘了。

驀地，他被一聲輕細的「吱呀」推門聲從虛無飄渺中驚醒過來，忙扭頭往室門那面張望一眼，那道室門確實被拉開來，一條人影一閃而入，跟着那道沉重的室門隨即拉上，本來從門縫中透入的一道微光頓時消失，室中回復一片黑暗。

聶長天看不清那條人影是誰，但他一點也不驚恐，反正他活不了多久。那條人影若是來殺他的，不過早死幾個時辰，沒什麼可怕。

「噓！別聲張！」那條人影在黑暗中壓着聲對聶長天說，兩眼如閃亮的夜空中閃爍的星光。

聶長天聽出那是一把女子的聲音，而且看出那條人影是個女子。

原來他一直在黑暗中，早已習慣了在黑暗中視物，所以室內雖然漆黑一片，他仍能隱約看到那條人影的身段苗條。只有女子，才有那樣苗條的身段。

聶長天口齒微動，低聲道：「請問姑娘是什麼人？意欲如何？」

那女子語氣急促地道：「別管我是誰，請答我一句：你是否殺害我掌門師伯的眞兇？」

聶長天聽那人影說到「掌門師伯」四個字時，登時省起那人影是什麼人——不就是被押往石室時遇上的那個少女，雖然他並不知道那少女名叫魯鳳秀，禁不住脫口失聲道：「姑娘，原來妳就是……」

那人影確是魯鳳秀，急急噓了一聲。「小聲點！快答我。」

聶長天猜不透魯鳳秀的來意，遲疑道：「區區說並不是殺害貴門主的兇徒，妳相信嗎？」

魯鳳秀急促地道：「不要說廢話，你只要憑良心據實答我便成。」

聶長天吸口氣，心誠意懇地道：「區區並不是殺害貴門主的兇徒，眞兇另有其人。」

魯鳳秀那雙閃亮的眸子凝視了聶長天一會，開口道：「我相信你，快跟我走！」

聶長天料不到魯鳳秀憑他那句話便相信他，好不意外：「姑娘，憑什麼相信區區……」

魯鳳秀打斷聶長天的話：「就憑我一雙眼，別說廢話了，快跟我走，否則恐怕救不了你。」轉身往室門外走去。

金昊門中竟然有人相信他不是殺死門主賀金鵬的兇手，還冒險來救他走，這未免太叫人難以相信了。但卻千眞萬確，不是作夢，聶長天雖然對明天的遭遇淡然處之，無恐無懼，但在知道能夠逃出生天時，仍不免大爲驚動，略爲猶豫了一下，馬上跟着魯鳳秀往門外走出去。

原來魯鳳秀已將掩上的室門推開閃出門外，待聶長天閃出室外後，立刻將室門關上。

閃身走出室外的聶長天看到室門左邊的牆下，倚坐着一個漢子，不用說，那是在室外看守當値的金昊門人，看樣子已給魯鳳秀擊倒暈過去了。

「跟着我，小心留神。」魯鳳秀悄聲對聶長天急說一句，輕快地往一道月洞門掠去。

掠到月洞門前，她才發覺聶長天蹣跚地跑來，急得她直跺腳，待聶長天跑到跟前，埋怨道：「你怎麼啦？不可以跑快一點嗎？這是什麼時候，還慢吞吞的！」

聶長天抱歉道：「姑娘，區區被點了數處穴道，無法運行眞氣，提聚功力，請……」

聽聶長天那樣說，魯鳳秀恍然明白錯怪了對方，抱歉地道：「對不起，我錯怪了你。」

聶長天忙道：「姑娘別這樣說……」

魯鳳秀急急道：「快說出被點了那幾處穴道，待我替你解開。」

聶長天微微猶豫了一下，說出身上被點封的四處大穴名稱。

魯鳳秀不等聶長天說完，便出手逐一拍開他被點封的穴道，跟着說道：「跟我走。」探頭往月洞門外張望一眼，隨即閃掠出月洞門外。

聶長天連吸兩口氣，跟着暗運眞氣，往月洞門外掠出去。

魯鳳秀將聶長天安然帶出金昊門外，在側面約十數丈外一棵樹下停下來，匆匆對聶長天道：「我救你出來，是相信你的話，不想你枉死。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盡快找到眞兇，好向本門作個交代。否

則，你洗刷不了殺害本門掌門的罪名，一輩子也難逃避本門的追殺。」

聶長天感激地道：「姑娘救命之恩，區區記於心，姑娘請放心，區區絕不會讓妳失望，萬一追查不出眞兇，區區亦會對姑娘有一個交代。」

「快走，我也要回去了。」魯鳳秀深深地看了聶長天一眼，倏地心裏生出一絲惆悵的感覺。「萬事小心。」

聶長天陡地衝口而出道：「姑娘可否賜告貴姓芳名？」話出口，才感到冒失唐突。

魯鳳秀不由自主道：「我叫魯鳳秀。」

「姑娘，區區一生一世也會記得妳。」聶長天由衷地道。

魯鳳秀聽在耳中，禁不住芳心跳動，生出一種異樣的感覺，飛快地溜了聶長天一眼，悄聲道：「你走吧，我要回去了。」却站着不動。

聶長天說一聲：「姑娘，請保重，區區就此別過。」身形半轉，飛掠而去。

魯鳳秀呆呆看着聶長天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才帶着失落的心情潛返金昊門。

＊　＊　＊

天未亮，金昊門便發覺聶長天被人救走。霎時間門中上下都被驚動，鬧哄哄一片。

孫秋爽最先趕到演武廳，馬上派出四隊人手分別從四個方向追尋搜索下去。又吩咐自己的大弟子方子丹帶領一隊人手在門內四處搜查。

跟着樂山水、楊萬光和魯活先後匆匆來到。在靈堂上守靈的風雲揚等人聽聞聶長天被人救走，好不暴躁，却不敢擅離靈堂，唯有干着急。

孫秋爽與樂、楊、魯三人親自查問那個被人擊暈，業已救醒過來的門人，冀望從那門人的口中查出救走聶長天的人的踪跡。

可是，那個門人被人突然擊暈過之後甚麼也不曉得。因此，他對那個救走聶長天的人一無所知。

問不出甚麼，樂、楊、魯四人好不懊惱，叱退那個門人，親自到關禁聶長天的石室察看一遍，可惜一無所獲。

四人根本沒有懷疑金昊門中人所爲，更不會懷疑到魯鳳秀身上。四人確是做夢也想不到，救走聶長天的人會是魯鳳秀。

擾攘到天亮後，金昊門內才逐漸平靜下來。

魯鳳秀驚醒後亦與其他人那樣急急走出外面瞧看，裝出毫無所知的樣子，看到門內上下亂糟糟鬧哄哄，心裏暗自好笑。

午前，派出去追尋搜索聶長天的四隊人手先後回來，都說追尋不到聶長天，眼見追下去亦無結果，祇好收隊回來。

樂、楊、魯、孫四人本來抱着一綫希望，如今竟落了空，好不失望。

孫秋爽憤怒道：「無論上天入地，務必要捉到那斯！若報不了門主慘死之仇，怎告慰門主在天之靈。若傳出去咱們連一個本門的大仇人也奈何不了，本門還有何顏面立足於江湖武林！」

魯活擊拳道：「誓要抓回那後生小子，替門主報仇！否則絕不罷休！」

樂、楊兩人連連點頭。「捉拿兇徒之事，就交給你兩人去辦！不惜傾盡本門人力，務必捉到那小子！」

魯活、孫秋爽答應一聲。

樂山水跟着道：「俗語云：蛇無頭不行。本門門下衆多，豈能羣龍無首。昨晚我已與老六商議好，由活師姪暫代門主之職，主理門中一切大小事務。待門主的喪事辦妥後，才正式推選執掌門主一職。依照門中傳下來的規矩，門主一職祇傳嫡系。因此，活師姪祇能暫代攝掌，待到雲揚姪孫一年滿孝除服後，便正式接掌門主之位，屆時舉行接掌大典，活師姪須將門主信物移交給接任門主。」

魯活連聲應是。樂山水吩咐一名弟子取來門主信物，交與魯活。

魯活接過信物後，便着手主理門中大小事務。

＊　＊　＊

聶長天逃出生天，喜出望外，但却不知所措。因他毫無江湖經驗，不知從那裏着手追查才是。

不過，爲了洗脫罪名，說甚麼也要找出眞兇，否則，金昊門絕不會放過他。

苦苦思索之下，他終於想到一條唯一可供追查的線索——從失去的那把龍紋刀去追查。

他相信取去龍紋刀的人，就是嫁禍給他的眞兇。

可是，天大地大，到那裏去找尋那個眞兇？萬一那眞兇已逃之夭夭，要找到那眞兇，豈不難上加難，有如大海撈針。

他想起了死去的師父。

若師父在身旁，便會替他作主，天塌下來也有師父替他頂着，那多好。

在他心目中，死去的師父不但是他最親的人，亦是最有本領的人。

「師父，你若有靈，請保佑徒兒，助徒兒找到眞兇，洗脫罪名。」聶長天向天禱告。

忽然間，他想起了魯鳳秀。腦海中映現出魯鳳秀那張俏麗的臉龐，不由自主嘴角泛起一抹笑意，出了神，將滿腔的煩惱拋諸腦後。

不知過了多久，才回過神來，暗自奇怪怎會忽然想起魯鳳秀來，不由責備自己怎會在這個時候還胡思亂想——想起魯鳳秀。

要找尋眞兇，必須要行動，到人多的地方去。聶長天將自己打扮成一個乞兒，用泥土塗在自己臉上，散開了頭髮，掩去本來面目，好讓金昊門的人認不出他，往水中照看了一會，確定金昊門的人不會認出他，才往鎭上走去。

金昊門那座佔地約十畝的大宅就在鎭北頭。

來到鎭上，聶長天發覺到處都是穿着灰黑綉金衣衫的金昊門中人。起先他有點心虛，生怕金昊門的人認出他，後來看到那些金昊門中人即使與他迎面而遇，亦無動於衷，連正眼也不多看他一眼，心裏才踏實下來，看出金昊門中人並認不出他，於是不再閃縮迴避，坦然在鎭上各處走動。

他知道那些金昊門中人在找尋他。

在鎭上各處走了一轉，毫無所獲，聶長天感到肚子餓得難受，才省起自昨天醉倒後至今未吃過一點東西，伸手入懷中摸摸，還好收藏在褲帶上的銀票及一些銀兩沒有給搜去，於是取出幾個銅錢，折返鎭上那條最多食肆店舖，最熱鬧的大街上，打算買幾個大餅或是饅頭充饑。

來到一家賣吃食的店舖前，聶長天拿銅錢買了三個大餅，拿在手中，嗅到陣陣餅香，不由大大地吞了口口水，將一個大餅送入口中，咬了一大口，囫圇吞下肚中，頓覺舒服了很多，於是一口接一口，邊走邊狠吞虎嚥地吃起來。

不消一會，他已將三個大餅全都吞下肚，打個飽呃，感到一陣舒暢痛快，不由自主咧嘴一笑。

由於自小便聽師父說：「知足常樂。」久而久之，他便變成一個很易滿足的人。

他師父常對他說，一個人若無欲無求，便會少很多煩惱，活得開心。

他一直記着師父說的那些話。

忽然間鼻子一陣酸癢，忍不住打了個大大的噴嚏。

那知道那個大大的噴嚏打在一個剛好走到他跟前的人身上，聶長天暗叫一聲：糟糕！慌忙陪笑對那人道：「對不起，大爺……」

那人看到衣服上沾着聶長天從口鼻中噴出來的涕沫，好不噁心，登時瞪大雙眼，怒冲冲喝道：「討厭！你瞎了眼嗎？汚了我的衣服，該死！」右脚一抬，將聶長天踢翻在地。

聶長天想不到那人如此蠻橫，跟他陪了不是，還不放過他，不由氣往上衝，正欲跳起身跟那人理論，驀地省起自己如今是個乞丐，身份低微，而且錯在自己——雖然是無意之失，必須忍下這口氣，免得露出破綻，敗露身份，於是裝出疼痛難忍的樣子，哼哼即即慢慢爬起來，那人却似乎餘怒未消，哼了一聲，走上前去，又抬脚往聶長天身上踏下去。

幾個目睹的途人看不過眼，發出不平之鳴。

聶長天裝出害怕的樣子，狼狽地滾避，却避不過那人踏下的一脚，給踏在大腿上，痛得他大叫一聲，那條給踏中的大腿有如骨折般，劇痛難當，在地上滾動，心裏却一陣狂喜。

在那人抬脚往他身上踏下去的剎那，他瞥到那人氅衣內藏着一把刀，他一眼便認出那把刀就是師父臨終前贈與他的龍紋刀！

他本想立刻跳起身扯住那人大叫，隨即改變主意。仔細想那樣做太魯莽了，萬一驚動了金昊門的門下，恐怕不易脫身，可能更會被那人趁機逃去，打草驚蛇之下，想要再找到那人，恐怕不容易。

他要想個萬無一失之法，既能奪回龍紋刀，又能將那人擒下，才能洗脫他的罪名。

若不是圍觀的途人起哄喝阻，那人仍不肯罷手，却意猶未盡，往聶長天的身上吐了口唾沫，看到幾個金昊門門下走來看熱鬧，才怒罵一句：「臭乞兒，沒的汚了咱家外氅！瞎了你的狗眼麼？這次饒過你！」匆匆穿過圍觀的人羣，往鎭裏頭走去。

圍觀的途人都不恥那人的惡行，紛紛報以噓聲，沒人膽敢挺身而出，代聶長天討個公道。

那些途人都看出那人是個不好惹的江湖人。

有三四個於心不忍的途人上前去扶起聶長天，好言相慰，詢問他可有受傷，有兩個還掏出幾個銅錢塞在他的手上，要他去看大夫。

對於那幾個途人的同情，聶長天感動得兩眼淚濕，連聲致謝。

幾個金昊門門下來到，看到一個乞丐被人扶起來，耳聽圍觀的途人說話，不過是一個乞丐遭到一個惡人欺侮，與他們無關，便不加理會，轉身走開。

聶長天在向那幾個好心的途人致謝時，一直偷偷留意那個往鎭裏頭走去的惡漢，及至那幾個金昊門門下走到來，恐怕被認出來，才忙低下頭，彎腰撫着被踏中的大腿，雪雪呼痛。待那幾個金昊門下轉身

離開，他才急急直起身，向那幾個好心的途人拱手環揖一匝，口中道：「幾位大叔大哥……小的沒甚麼大碍，小的感戴於心，幾位大哥大叔必有好報。」兩眼瞥着那惡漢走出很遠，生怕失了那惡漢的踪影，拐着脚急急往鎭裏走去，兩眼緊盯着那惡漢的身影。

那些途人眼見聶長天走了，紛紛散去。

聶長天遠遠地跟着那惡漢到鎭北頭金昊門那座氣勢不凡的大宅院前。那惡漢在金昊門大宅院門前走過，對於那掛在大門兩旁的大白燈籠仔細看了兩眼，並沒有停下來，沿着院牆往大宅院的後面走去。

聶長天遠遠看到金昊門，起先心裏有點懼怯。那裏畢竟是他身陷囹圄，幾乎枉死的地方，何況金昊門中人正在全力追尋他的下落。他實在害怕萬一給認出來，給金昊門中人抓住，那時候恐怕再不會有奇跡出現而含寃而死。因此幾乎令到他不敢走過金昊門大門前繼續跟踪去。後來想想，鎭上那麼多金昊門中人都認不出他，還怕甚麼，壯着膽硬着頭皮走過金昊門大門前，繼續跟下去。

金昊門雖然辦喪事，由於金昊門名震一方，因此，地方上的武林人物及小幫小派於聞悉賀金鵬身亡噩耗，都紛紛到金昊門吊唁致意。因此，金昊門內外進出的人不斷，頗爲熱鬧。

聶長天經過金昊門大門前的時候，匆匆往大門內瞥了一眼，似乎看到救他出生天的魯鳳秀隱沒在裏面走動的人叢中，刹那他心裏一陣激動、不由自主脚步慢下來，隨即心頭惕然，急忙加快脚步走過那座叫他又驚又喜，感受很深的大門。

在鎭外約三里許的地方，聶長天匿在一棵樹後，盯着十數二十丈外的一座小莊院。

他看着那個身上藏了他失去的那把龍紋刀的惡漢走進那座小莊院內之後，沒有再露面。

絕無疑問，那座小莊院就是那惡漢藏身的地方。

他奇怪那惡漢怎不遠走高飛，仍然在金昊門附近逗留。

他很想潛到那座小莊院內看看裏面到底有些甚麼人，又想趕去金昊門，要他們派人來捉拿那個惡漢。細想之下，覺得還是不去找金昊門爲妙，萬一金昊門的人不相信他的話，仍認定他是眞兇，豈不是自投羅網？思前想後，他決定以一人之力，對付那個惡漢。擒下那惡漢後，逼他說出實情，然後才押他去金昊門，才能夠眞正洗脫自己的罪名。

那惡漢既然身上帶着他的龍紋刀，一定就是殺害金昊門掌門人賀金鵬的眞兇。

他又想起師父生前常對他說的那句話：一個人無論遇到甚麼事，都要靠自己去應付解決，絕不要指望別人的幫忙，靠自己才是最實在的。

他一直記着師父這句話。

自那惡漢進入那麼小莊院後，便一直沒有動靜。眼看太陽下了山，暮色四合，跟着慢慢黑下來，聶長天再也按捺不住，從樹後閃出來，弓着身，往那座沉沉寂寂的小莊院竄去。

他成功地竄到那座小莊院的側面牆下，蹲在牆下歇口氣，心裏既興奮又緊張——師父教他的本領眞管用，不知接下來的是否順利。深吸了幾口氣，傾身細聽，小莊院內外一點動靜也沒有，似乎是一座沒人居住的莊院，若不是親眼看着那惡漢進入小莊院內，他會相信那是一座棄置的空宅。

一絲疑念從他的心裏升起：那惡漢會不會發覺我跟着他，故意走入這小莊院內，然後偷偷溜了？要不，天已黑下來，怎麼不點燈，這個時候也該做晚飯啊！

驀地，他聽到牆內響起一聲悶咳聲，頓教他疑念消散，心裏暗喜——那惡漢原來一直在裏面。

待了一會，聽不到任何動靜，他慢慢貼着牆往上直起身，探頭往牆內張望，小莊院的比人略高，只要踮起脚尖便能夠探頭往內張望。

他看到牆內一圍牆間房屋內有燈光從一個窗內透射出來了，院子內則一個人影也沒有。

他馬上往下縮低身子，沿牆往後悄然走到屋子的側面，再直起身探頭往內張望了兩眼，確定沒人後，馬上雙手抓着牆頭翻入牆內。

十多年的苦練沒有白費，翻入牆後落在地上就像夜貓子一樣毫無聲息。

落地後他疾竄到一個瓜棚架下，跟着再竄到屋子的牆下。

就在輕輕呼出一口氣的時候，他聽到莊屋內響起一聲悶哼。

那表示人在屋內。

既然屋外沒人，聶長天大着膽子往屋前牆角溜去，在屋牆角後略爲停了停，跟着探頭出牆角往屋前窺探。豈料他的腦袋才探出牆角外，陡地天靈蓋上給擊了一下，登時一陣暈眩，緊接着頭皮一緊，給人一把抓着頭髮從牆角後拉出來，右邊肩井穴陡地一緊一痲，只覺半邊身子痲軟無力，已然被人一手扣住右肩井穴，若不是被人抓扣住肩井穴，他已軟倒下去。

由於猝不及防遇襲，加上頭昏腦脹，聶長天空有一身本領，一下子被人制住。

兩次都是出奇不意遭人出手制

住，顯出聶長天在江湖上還是初生之犢，對江湖險惡，人心奸詐認識仍淺，以至兩番上當失手被擒。

「嘿嘿嘿……我道是何方神聖，原來是你這臭乞兒！你奶奶的在鎭上我已饒過你！你却不自量力，懷恨在心，居然暗中跟着我？哼哼！你大概活得不耐煩了，膽敢來惹我？說！你奶奶的打算怎樣對付我？」一手扣住聶長天的人右手運勁往上一提，將聶長天提到眼前，與他面對面眼對眼，口裏噴出的唾沫直濺在聶長天的臉上。

聶長天此刻已淸醒過來，睜着雙眼瞪視着距他眼前不到三寸的那張猙獰凶惡的臉孔，一眼便認出出手制住他的人不就是在鎭上向他動粗的那個惡漢。

在遇襲被擒的刹那，他在心裏暗叫一聲：完了，及至耳朶聽到那人的說話，登時生出一絲希望，一顆心活起來。既然對方看不出他是個假乞兒，那便有一綫生機，當下裝出可憐兮兮，痛苦難忍的樣子，皆牙咧嘴，驚恐道：「大爺……小的並無惡意，只想潛入來偸點吃的……順便拿點……甚麼，出口氣，就大爺你高抬貴手，放過小的……」

「你奶奶的，放過你這臭乞兒？」那惡漢惡狠狠地摑了聶長天一巴掌。「哼嘿！那就要看着你的造化了！你若挨得下老子這頓打，老子便放過你！」話落，一拳擊在聶長天的左肩頭上，扣住他右肩井的手一鬆，聶長天頓時被擊飛出去，撞在瓜棚架左邊一根柱子上，硬生生將那根手臂粗的柱子撞斷，「喀勒」聲中，瓜棚架墮塌了小半邊，聶長天亦蓬一聲重重摔落地上！慘叫一聲。

以他的身手，縱然再不濟，在被擊飛的時候，怎也可以卸去一部份力道，並展開身形，借勢「飛掠」出去，絕不會扎手扎脚重重撞在瓜棚架下那根柱子上，再摔跌在地上，全身像散開來那樣疼痛難當。他之所以甘願實實在在挨那惡漢一拳，乃因他那刹那靈機一觸，決定裝下去，拚着挨一頓皮肉之苦，然後詐作暈死過去，再伺機出手對付那惡漢，希望能出奇不意將他制住。

那惡漢一個箭步撲到聶長天身前，拳脚交加，狠狠揍了他一頓，直到他「暈死」了過去才罷手，跟着將他扔出牆外，又吐了口唾沫，才心滿意足地返回屋內。

聶長天在地上躺了一會——他剛才詐暈，料想那惡漢已返回屋內，不會再防範他這個不堪一「揍」的乞兒，忍痛悄然起身，翻過圍牆，潛到屋門邊，從門縫中往內窺視，看到那惡漢坐在屋中，獨自喝酒吃菜——吃的是滷菜。

深吸一口氣，聶長天自門邊閃出來，一頭撞開屋門，跌跌撞撞衝入屋內，口裏嘶吼一聲：「惡賊，我跟你拚命！」吼聲出口，陡地不支撲跌倒在地上，馬上又掙扎着後爬起來撲向那惡漢，但却力不從心，剛爬起又跌倒下去。

那惡漢在聶長天驟然撞開屋門衝入屋內的刹那，霍然驚跳起來，並欲掀翻桌子應變，及至看到衝入屋內撲跌落地的不速之客原來是那個「乞兒」，頓時放下心來，兩眼兇光暴射，口裏發出「嘿」一聲怒喝。「你奶奶的，原來又是你討厭的臭乞兒！哼哼，要跟老子拚命自尋死路，非要逼老子殺你不可？好，老子成全你！」怒罵聲中，撲到聶長天跟前，一手抓住他的頭髮將他扯起來，獰惡地瞪視着臉青鼻腫的聶長天，一個重括子括向聶長天的臉上。

一副睜眉怒目，却力不從心，像垂死反噬的怒豹般的聶長天就在那刹那閃電般出手，疾點了那惡漢胸腹部位四處穴道。

那惡漢揚起欲打的左手登時僵住，整個人動彈不得，口裏發出難以置信的驚詫叫聲：「你……是甚麼人？你不是……乞兒？……你是丐幫中人？」

聶長天臉上泛起一抹狡詰的笑容，抬手撥開那惡漢緊抓住自己頭髮的右手五指，冷冷道：「想不到吧？哼！你剛才不是說要宰了我麼？怎麼忽然像木頭人一樣呆站着不動？你不宰我，我可要狠狠揍你一頓，來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說完，左右開弓，辟辟啪啪抽了那大漢七八個嘴巴，跟着拳脚交加，狠狠揍了那惡漢一頓。

拍拍手，聶長天喘了幾口氣，看着倒在地上，被他揍得雙頰紅腫的惡漢，咧嘴一笑，「我師父常對我說：來而不往非禮也。我一直記在心裏。不敢有違師訓，只好禮尚往來。」

那惡漢穴道被點，全身動彈不得，睜着眼挨了一頓揍，痛得他連聲呼痛，嚐到挨揍的滋味。

「報上名來！」聶長天裝出兇惡的樣子，瞪着那惡漢。

那惡漢硬撐道：「臭乞兒，有種的殺了老子！」

聶長天嘻地笑了一聲，「殺你？便宜你了，別充好漢，我還記得師父教我的幾種折磨人的絕活，就拿你來試試，看看是否眞的叫人死活不得！」後面那句話是他胡謅出來嚇唬那惡漢的。

那惡漢居然被他唬住，咽咽口水，恐懼地道：「老子……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姓喬，大名烈武。」雖然心裏懼怕，仍然充硬。

「睜大雙眼看清楚，還認得我嗎？」聶長天邊說邊用衣袖用力擦抹臉上的泥污。

那惡漢喬烈武睜大眼看着露出本來面目的聶長天，臉色驟變，臉上皮肉搐動幾下，但很快回復原狀，喉頭抽動一下，却說道：「……認不出，老子……從未見過你。」

聶長天冷笑一聲，上前彎腰抽出那惡漢露在鞾外的那把龍紋刀，在那惡漢眼前晃了晃。「你不知道這把刀叫甚麼名堂？待我告訴你，這把刀名叫龍紋刀！乃是我師父贈與我的佩刀！一直與我形影不離，直到昨天我醉倒在大樹下，醒來後便不見了，如今刀在你身上，不是你從我身上取去，會是誰？」

喬烈武支吾道：「老子是從……一個……光棍的手上買來的……花了二十兩銀子……」

「胡謅瞎說！」聶長天裝出惱怒的樣子。「看來不給點厲害你看，你是不肯說眞話的！」話落，上前抓住喬烈武的快靴，扯脫下來，跟着在屋內找到一個用乾稻草扎成的帚子，往喬烈武的脚板心輕搔。

喬烈武起先拚命忍着，不一會已忍不住那陣陣痕癢，終於忍不住笑起來，隨着那越來越强烈的痕癢，越笑越大聲，由於全身動彈不得，無法躲避，任由聶長天在他脚板心不停搔着，越笑越厲害之下，漸漸上氣不接下氣，肚皮因爲搐動得太厲害的關係，刺痛起來，他知道若繼續大笑下去，終會窒息，而眼下他已無法抵受，笑着叫道：「別……搔……我說……我說。」

聶長天看到喬烈武笑得眼淚鼻涕也流出來，知道再繼續搔下去，他會氣絕，於是停手道：「不見棺材不流淚，快說！我問一句，你要據實回答一句，否則，我還有很多折騰人的玩意讓你見識。」

喬烈武直喘氣，有氣無力地嗯了一聲。

聶長天單刀直入。「金昊門門主被殺一事，可是你所爲？」

喬烈武點點頭，兩眼閃縮地往門外瞥了一眼。

聶長天料不到喬烈武直認不諱，心裏一陣狂喜，心想：我可以洗脫罪名了。因爲興奮的關係，他並沒有留意到喬烈武的目光有異。

「你爲何嫁禍於我？」他緊接着問。

喬烈武呼口氣。「湊巧吧。其實老子並不是有意嫁禍的，那麼巧老子於你醉倒的大樹前殺了賀金鵬，正要溜走的時候，看到你醉倒在大樹下，靈機一觸，才想到嫁禍於你。一旦金昊門中人認定你就是兇手，那便不會再追查下去，不會追查到老子的身上，老子便可脫罪了。」

「你太無良了。」聶長天想到被金昊門中人抓住後所受的寃枉和苦頭，頓時氣往上衝，怒罵喬烈武。「我師父常教導我，大丈夫敢作敢當。你既然殺了金昊門門主，該要一力擔當啊。你可知道你那卑鄙的作法會害我死？你太惡毒了！」

喬烈武在聶長天罵他的時候，眼中閃過一抹異色。

可惜聶長天並沒有察覺到。

「你爲何殺害金昊門門主？」聶長天問。

「因爲，因爲……」喬烈武似有難言之隱，吞吞吐吐。

「說！」聶長天厲喝一聲，逼視着喬烈武。

喬烈武目露驚惶之色，慌忙道：「賀金鵬……殺了……殺了老子的女人！」

聶長天從喬烈武的神情看出他說謊，冷冷道：「莫非你要我……呃！」驀地全身一震，僵住。

喬烈武張口發出一半笑聲。「廖兄，幸好你及時到來，否則，小弟可慘了。」他口裏所說的廖兄，乃是像鬼魅般出現在聶長天身後的那個人。

聶長天是在背上要害處陡地被一利器抵着時，才驚覺到背後有人襲擊他，可惜他驚覺已遲，受制於偷襲之人的利器下。

他很後悔自己太大意，完全忘了自己並不是身在萬全之地，隨時會遭遇不可測的意外，以至落在喬烈武的同謀手上。這一次恐怕不會有奇跡出現而逃出生天。

他不怕死，但却不甘心這樣死去，眞兇逍遙法外。

他忽然間想起魯鳳秀。

自己雖然已查出眞相，但不能親口告訴她，感到很愧疚。

背後那人於制住聶長天後，立刻出手點了他背後三處大穴，方才將抵在聶長天背心要害上的尺長尖刀縮回，開口道：「喬老弟，怎會栽在這個……小子的手上？」語氣透出不滿。

由於那個「廖兄」一直站在聶長天的背後，故此，聶長天無法看到那人的模樣。

喬烈武道：「廖兄，這臭小子很奸詐，扮成乞兒，小弟被他騙倒……才會落在這臭小子的手上。廖兄快替小弟解開身上被點封的穴道。小弟要親手將這小子活劈了！」

「喬老弟，這小子是甚麼人？」那姓廖的並沒有動手替喬烈武解開被封的穴道，却急急開口問。

喬烈武答：「這臭小子就是昨天醉倒在那棵大樹下的酒鬼！已落在金昊門中人手上，想不到逃了出來，那麼巧在鎭上那條大街跟他碰上……粗心大意之下，着了這臭小子的陰招。」

「喬老弟，跟這小子說了些甚麼？」背後那人加重語氣問。

他知道再多，亦無法說出去。請快解開小弟身上被點封的穴道，小弟馬上送他到地府去！」

「好！」那姓廖的握刀的手一抖，那把短刀脫手擲向喬烈武。

動彈不得的喬烈武眼睜睜看着短刀飛射入他胸腹要害上，直沒至柄。可是，他居然並未即時身亡，慘厲地道：「你……好狠毒……」

聶長天雖說不怕死，但目睹姓廖的向同謀喬烈武驟下毒手，不禁感到驚心動魄，第一次見識到人心之險惡殘毒。

「爲什麼？」姓廖的冷笑兩聲，上前一步，殘忍地看着喬烈武：「你這個人一向行事魯莽，口沒遮攔，貪生怕死，貪財忘義，若不是你與賀金鵬認識，可用你來誘殺賀金鵬，我不會找你幫忙。像你這種人，難保不會出賣我，留下你始終是個禍患。爲了我自己，只好殺了你。」

一頓，加重語氣道：「古語有云，無毒不丈夫，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不要怪我心狠手辣，只怪你咎由自取。」

「胡說八道！」喬烈武嘶聲怒罵：「我很後悔，後悔跟你這種人面獸心，惡毒無良之人合作，你爲了獨吞那筆酬金，所以向我下毒手，我好恨，恨自己有眼無珠。」

「罵得好！」姓廖的上前一步，一脚踏在喬烈武的胸膛上。「我要多謝你替我找到這個小子。哈……你與他(指聶長天)死了，殺害賀金鵬一案便了結了。金昊門的人發現你倆的屍骨後，一定會以爲是你指使他殺死賀金鵬，之後，你倆火拚而兩敗俱亡！」

「你……」喬烈武張口吐出一個「你」字，便戛然而止，隨着姓廖的一步斜跳開去——同時順勢將插在喬烈武胸膛上的短刀拔出來，喬烈武張開了口，噴出一口血箭，胸膛上的創口亦噴射出一道血泉，氣絕身亡。

聶長天眼睜睜看着喬烈武口中及創口噴射出來的血箭洒濺在他身上，由於無法動彈，因而不能閃避。

眼睜睜看着一個人給活生生殺死，聶長天頭一遭目睹，感到很可怖。

血雨濺洒在他頭臉身上，聶長天感到粘粘濕濕熱熱的，很不舒服。

由於姓廖的一直沒有面對他，因此，他只能看到他的側面，看不到他的正面容貌。

姓廖的終於面對他了。

姓廖的握着滴血短刀霍然轉身斜踏一步，與滿頭血水的聶長天面對面，兩眼兇光閃閃，獰聲道：「小子，你既已逃出生天，却不挾着尾巴溜之乎也，還要强自逞能，多管閒事，自尋死路。正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你既要死，我只好成全你。」

聶長天終於看清楚姓廖的相貌。

姓廖的大約三十多歲，相貌不俗，左眉頭有一顆綠豆般大小的痣，面白無鬚，看上去不像一個武林人，與聶長天原先的想像大有不同，若單看相貌，怎也看不出他是一個心狠手辣，毫無道義的人。

怒視着姓廖的，聶長天毫無懼色：「我師父常說：天理昭彰，作惡者必有惡報。我如今落在你手上，自知難逃一死，你下手吧！」

姓廖的獰笑一聲：「那我成全你！」手上的刀往前一送，刺向聶長天丹田要害。

「嗤嗤嗤」驀地三點寒星自左面牆上一個窗口激射向姓廖的，其勢之疾，有如電光石火。

掠空聲乍响的剎那，姓廖的即時驚覺，閃眼瞥到三點寒星梅花狀向他上半身罩射過來，登時臉色驟變，顧不了刺殺聶長天，急不迭往後暴退，嗤嗤嗤，三點寒星於間不容髮之間，從他胸前激射過去，奪！激射在左面牆上，深嵌進去。

剛才姓廖的實是不得不閃退以避過射來的暗器。他若不避閃，固然可一刀刺殺了聶長天，可是，他亦勢必被激射過來的三點寒星射中，重則當場身亡，輕者亦會受傷，他不敢冒險，所以選擇閃避。

他選擇閃避，原來還有企圖，他企圖於閃避過那三點暗器後，將手上短刀飛出，一樣可以射殺動彈不得的聶長天。

他打的是如意算盤。

而他亦於閃退暗器激射過的剎那，將手上的短刀脫手射向聶長天的心胸要害。

雖則這一次於生死一髮之間射出短刀，可是，這一次他恐怕難逃厄運。

可是，聶長天大概眞的命不該絕，就在姓廖的射出短刀的剎那，瓦面上陡地嘩啦一聲，崩塌下一大幅，瓦碎斷木塌墮，塵灰飛揚中，罩蔽了一大片空間，甚至連姓廖的亦被碎瓦斷木及飛揚瀰漫的塵灰罩住。

隱沒於飛揚瀰漫的塵烟中的聶長天發出一聲悶哼聲，不知是否喪生在姓廖的「飛刀」之下。

姓廖的似乎是個很謹愼的人，眼見有不速之客出現，馬上溜之乎

也。

待到塵烟落定，不但姓廖的失了踪影，就是聶長天也消失無踪。

* * *

爭當門主　各懷鬼胎

金昊門為門主賀金鵬舉辦了一場風風光光的喪事。

雖然辦完了喪事，但搜尋追查兇手之事並沒有停下來，而且，還加派了人手追查。

風雲揚與幾個師弟於辦完掌門師尊的喪事後，亦全力追查，誓要捉到兇手，替師父報仇。

這日，佛口蛇心樂山水與師弟楊萬光於午後同處一室，邊喝茶邊低聲談着話。

楊萬光往窗外看了一眼，目光慢慢移動，落在師兄臉上：「五師兄，下一步如何走？」

樂山水似乎早已胸有成竹，微微一笑，說道：「當然是依照早已商議好的去做，老六，你怎麼啦？」

楊萬光憂慮地道：「小弟認為，在未找到那個姓聶的小子之前，暫且按兵不動。若不先解決那小子，小弟始終有點不放心。」

樂山水捋鬚笑道：「老六，愚兄還以為有何不妥，你太小心謹慎了，要幹大事，絕不能畏首畏尾，姓聶的小子有什麼可怕？不過是個後生小子，不足為慮。而華岳已着手追查那小子的下落。依愚兄猜測，那小子為要保住一命，於撿回一命後，怕不早已遠走他方，不會笨到還留在附近找死。」

楊萬光仍然不放心：「五師兄，小弟不是擔心那小子壞了咱們的事，是擔心救走那小子的人不好對付。能夠從本門中救走那小子，那人的身手不會差到那裏。」

樂山水搖頭道：「老六，你擔心那小子有幫手？而且是個高人？」

楊萬光點點頭。

樂山水笑起來：「老六，愚兄的想法與你不一樣，愚兄認為，救走那小子一事，可能是內奸所為。」

楊萬光大感意外：「五師兄何以有此想法？」

樂山水道：「老六，你想想，當晚本門之內戒備森嚴，到處設下暗樁伏哨，不要說是人，就算一隻鳥飛入本門，也逃不過暗樁伏哨的監視。即使本領再高的人，也不可能避過本門所佈下的暗樁伏哨，能夠鬼神不驚救走那小子，除非那人有遁地隱身之能，因此，愚兄猜想極可能是本門中人所為，只有本門中人，才會熟知本門各處的情形，知悉本門所佈下的暗樁伏哨之所在，才能避過那些樁哨，人不知鬼不覺救那小子逃離本門。」

楊萬光聽完樂山水那番話，連連點頭：「五師兄所言大有道理。五師兄心思縝細，小弟萬萬不及，小弟越想越覺五師兄所猜極有可能。」

一頓，目注樂山水道：「五師兄心中可有值得思疑之人？」

樂山水搖搖頭：「本門上下少說也有上百人，一時間很難從中找出值得懷疑之人。不過，那叛徒遲早會露出馬脚的。」

「五師兄，小弟有一個疑問。」楊萬光道。

「老六，說出來聽聽。」

楊萬光道：「小弟想不明白，那小子分明是個外地來的人，據雲揚所言，那小子還是頭一遭聽聞本門的大名，應該不認識本門中任何一個人，那本門中人怎會不惜背叛本門，冒險去救走那小子？」

「這個……」樂山水沉吟了一會，才說下去：「或許那個叛徒……於心不忍，加上不相信那小子是兇手，於是救走他。」

楊萬光遲疑了一下，說道：「五師兄，小弟懷疑是秋爽所為。秋爽這個人生性深沉，工於心計。說不定他思疑憑那小子的本領不可能殺得了金鵬門主，於是暗中救走那小子，從而揭發出箇中眞相。」

略頓，接又道：「秋爽這個人野心不小，小弟總覺得他不甘安份守己一輩子在本門中不得出頭露面。小弟擔心他看出什麼，因而利用那小子來達到他的圖謀。」

樂山水臉色變得凝重起來：「愚兄也看出秋爽不是一個安於本份的人。若是他所為，今後咱們倒要小心行事，加緊進行下一步之行動。」

楊萬光道：「五師兄，小弟也是這樣想。」

樂山水用力點一下頭：「待見過華岳之後，馬上進行下一步行動。」

吃過晚飯後，樂、楊兩人施施然離開金昊門，到鎮上那家珍味樓聽說書。

聽說書是樂、楊兩人的嗜好，自從門主賀金鵬被人殺害之後，兩人這是第一次去聽說書。

金昊門是名震一方的門派，樂、楊兩人在金昊門中輩份最尊，珍味樓老闆當然不敢怠慢樂、楊兩人。只要樂、楊兩人「大駕光臨」，珍味樓老闆都會為兩人設下雅座招待兩人聽說書。

樂、楊兩人來到珍味樓，老闆見貴客到來，親自招待兩人到用屏風圍隔起來的雅座內，待兩人坐下，馬上去吩咐一個伙記泡一壺上好香茗送到雅座內，他親自捧了兩

碟瓜子和餅食到雅座內給樂、楊兩人享用。

時候雖然尚早，但已上了七成座，說書的正在說一段引子，說得聲情並茂，引人入勝。

樂、楊兩人邊喝茶邊隔着屏風聽着，好不悠閒。

那說書的快要說完那段引子時，漸漸已上了九成座。

楊萬光嗑了一會瓜子，說書的快要說到正本，他忍不住低聲對樂山水道：「五師兄，怎麼還未到？」

樂山水從屏風的花格兒望向說書台上，氣定神閒地道：「老六，急什麼，要來的必定會來，安心聽說書吧。」

楊萬光看到樂山水一副好整以暇的樣子，不再作聲，按捺着留心聽那說書先生舌粲蓮花。

整個店堂內除了那說書先生的引人入勝說書聲外，可說鴉雀無聲。

楊萬光漸漸聽得入神。

不知那說書先生說了多久，忽然那說書先生輕拍一下桌子，在骨節眼上打住，說一聲：稍歇一會，待會分解，跟着站起來，走下說書台往後面走去。

原來那說書先生到後面去解手。

本來鴉雀無聲的店堂頓時哄一聲「活」了起來，有伸懶腰的有，有起身的，你一言我一語在談說戲文，亦有人去解手，店堂內一片嘈嘈鬧鬧之聲。

楊萬光聽得入神，冷不防那說書先生突然打住，好不吊癮，忍不住抱怨道：「他娘的，總是說到骨節眼上便打住，害得人心癢癢的。」

樂山水笑道：「老六，這就是說書的引人着迷的地方，那一個說書的不會耍那花招。若是開門見山，一目了然，有何趣味？」

楊萬光喝口茶，忽然醒起此來的眞正目的，馬上將湊到唇邊的茶杯移開：「五師兄，怎麼這個時候還不來？」

這時恰巧有個伙計走進來替他倆冲茶水，樂山水看了那伙計一眼，含笑對楊萬光道：「老六，不是來了嗎？」

楊萬光張望一眼，雅座內除了他和樂山水外，只有那個側背對着他，正在彎腰低頭往茶壺內斟水的伙計，除此別無他人，不由疑惑地道：「五師兄，別說笑了。」

那個正在斟水的伙計忽然開口低聲道：「楊爺，華岳不是來了嗎？」轉身面向楊萬光。

楊萬光抬眼看着那伙計，眼前人正是自己急於要見的華岳，脫口讚道：「連我也瞞過，扮得很像啊。」

看清楚華岳樣貌，不就是在莊屋內刺殺同謀喬烈武那個姓廖的人。

此人的姓名應是廖華岳。

而廖華岳既是樂、楊兩人的人，那麼金昊門門主賀金鵬之死，不言而喻，乃是樂、楊兩人之所為！

樂、楊兩人為何要同門相殘？

廖華岳咧嘴一笑，正要說話，樂山水已說道：「華岳，找到姓聶的小子麼？」

廖華岳馬上斂容道：「樂爺，此事說來話長，本已意外地找到那姓聶的小子，十拿九穩地殺死他，可是……」接着將在莊院屋內的事情說出來。

楊萬光聽廖華岳說完，發急地道：「姓聶的小子被人救走，這可是個大麻煩，萬一姓喬的將甚麼都說出來……」

廖華岳忙道：「楊爺大可放心，當初華岳找喬烈武合謀對付賀金鵬的時候，祇說有人出錢要華岳刺殺楊萬光，祇此而已，喬烈武知道的祇有那麼多。姓聶的小子絕不會知道兩位……」

樂山水道：「老六，既然華岳這樣說，毋需擔心了。華岳殺了姓喬的正合我意，留下他等如留下一個禍患。姓喬的性情暴躁，行事魯莽，留着他恐怕遲早會出事。華岳，幹得好。」

廖華岳恐惶道：「樂爺……華岳未能徹底根除禍患——殺了姓聶的小子，實在該死……」

樂山水馬上搖手道：「華岳，事出突然，並不是你的錯失，毋需自責，怪不得你，換了是我，亦無法得手。」

一頓，又接道：「華岳，務必於最短時間找到姓聶的除去他，不，找到那小子後，如此這般……來個一箭雙鵰。老六，你認為如何？」

楊萬光點頭道：「五師兄這個一箭雙鵰之法妙絕。華岳，這次千萬不要出錯，事成之後，少不了你的好處。」

廖華岳答道：「楊爺放心，華岳這一次絕不會出錯。」

樂山水道：「華岳，姓聶的小子極可能受了傷，逃不遠的。祇要加緊在附近搜查，必定找到那小子。而那小子並不難對付。你要小心救走那小子的人。若發現那人不易應付，絕不要輕舉妄動，免得壞事，可暗中知會我和老六，讓我和老六對付那人。」

「是！樂爺。」廖華岳看一眼樂、楊兩人，「兩位若沒有甚麼吩咐，華岳告退。」

「嗯。」樂山水點點頭。「說書先生上場了，走吧。」

廖華岳向樂、楊兩人哈哈腰，提起水壺，手拿抹布，退出雅座。

待廖華岳退出雅座外，楊萬光對樂山水道：「五師兄，姓聶的小子似乎福星高照，每一次都死裏逃生，他娘的小弟不相信對付不了他！」一頓，續道：「五師兄，前後兩次救走那小子的人，會不會是同一人？」

樂山水道：「依愚兄猜測，該不會是同一人。若從本門救走那小子的人是本門內奸，那他怎能一直跟着那小子？我猜在華岳所說的莊屋內救走那小子的人，極可能是剛巧碰上的。否則，這件事便比咱們所想的要麻煩了！」

「但願如五師兄你所想的那樣，免得越弄越棘手。」楊萬光拿起茶杯喝口茶。

這時候外面台上那個說書先生又開腔說下去，樂山水輕輕噓口氣，示意楊萬光不要再說話，專心聽說書。

＊　＊　＊

金昊門內，魯活與孫秋爽正在書房內喝酒談話。

書房內祇有魯、孫兩人。

孫秋爽喝口酒，對魯活道：「二師兄，掌門師兄這次被殺身亡，眞是天助我也，不知是甚麼人與掌門師兄有仇，省却咱們動手。二師兄，豈不是天有眼！」

魯活長相較粗魯，却是個頗有機心的人。「三師兄，我看這件事頗不簡單。你不覺得姓聶的被人救走，其中大有內情嗎？」

孫秋爽看着魯活。「這個麼，小弟亦有想過。二師兄這樣說，可是思疑本門中有人暗中救走姓聶的小子？」

魯活點點頭。「二師弟，本門雖非銅牆鐵壁，飛鳥難渡。以當日本門防守之嚴密，若是有外人貿然潛入救走姓聶的小子，絕不可能鬼神不驚，輕易將姓聶的小子救走！祇有熟悉本門的人，才能於風不吹草不動情況下將姓聶的小子救出去。」

孫秋爽神色凝重起來。「若如二師兄所猜，本門中豈不是亦有暗中圖謀不軌者？」

魯活點點頭。「三師弟，這個極有可能！咱兩人既有此心，難保別人沒有。」

「可是，本門之中，誰有此心，膽敢覬覦門主之位？」孫秋爽自問自答。「環顧本門之中，除了咱倆之外，祇有五師叔與六師叔，還有雲揚有資格坐上門主之位。」

魯活道：「五師叔與六師叔自門主師兄坐上門主之位後，一直相安無事，他倆不像有此野心……」

「那一定是雲揚了！」孫秋爽脫口道：「本門祖規傳嫡不傳庶，門主一死，他便是當然接任門主之人選。此子一向目無餘子，自負不凡。雖然他是當然的門主接任人，可是，大師兄不過四十出頭，可說年輕力壯，如無意外，祇怕七老八十也死不了，待到雲揚接掌門主之位時，經已年紀老邁，那時候才能接掌門主之位，還能坐得多少年？若是風華正茂之年坐上門主之位，那可風光了。」

魯活打斷孫秋爽的話。「三師弟，你是說雲揚的嫌疑最大？」

孫秋爽點點頭。「二師兄以爲呢？」

魯活道：「聽你剛才那樣說，雲揚確是最有嫌疑可能，可是，爲何又要救走姓聶的小子？留下一個活口？」

「這個……」孫秋爽眼珠轉了轉，說下去：「或許他害怕姓聶的小子於受死時吐露實情，所以救走他，然後才殺死他，那便萬無一失。還有，那樣做還能夠迷惑本門所有的人，令人以爲是外人所爲，那便不會有人懷疑本門中有人圖謀不軌。」

「嗯，你說的未嘗沒有道理。」魯活點頭道。「咱們暫且將目光放在雲揚身上，派人暗中盯着他，看他有甚麼舉動，若被咱們抓到他的破綻，那便可以名正言順地除掉他，還有得志等四人。那時候，本門嫡傳便絕了種，門主之位便順理成章落在咱們手上。」

「二師兄，那時候你是門主，小弟是副門主，金昊門就掌握在你我手上。」

孫秋爽興奮得臉泛紅光，彷彿一切已成事實，不由提高了話聲。

魯活忙噓了一聲，同時飛快地往窗外溜了一眼。「三師弟，別得意忘形，小心啊。」

孫秋爽急忙用手掩住嘴巴，跟着道：「二師兄，若眞有那一天，你當眞會守諾言？」將聲音壓得很低。

魯活正色道：「三師弟，我甚麼時候說了的話不守信用？我說過你我輪流當五年門主，絕不會反悔！三師弟，你不會坐上門主之位後，賴着不肯放手吧？」

孫秋爽急急道：「二師兄，小弟若然背信悔諾，利劍穿心，不得好死！」

魯活乾笑兩聲：「三師弟，我信得過你，否則，也不會跟你攜手合謀，幹這件大事。」

孫秋爽慨然道：「二師兄，小弟與你二十多年相交，情如手足，當然有福同享，有禍同當。小弟知道二師兄不是那種出爾反爾的人，小弟信得過二師兄。」

魯活吁口氣，意氣豪邁地道：「三師弟，若有那一天，你我終

於吐氣揚眉，哈哈！何等意氣風發，毋須再屈居人下，一輩子出不了頭。」

孫秋爽興奮得低聲直笑，拿起酒壺替魯活斟酒，再替自己斟了酒，舉杯道：「二師兄，祝咱們心想事成，出頭露面，揚眉吐氣。」

魯活拿起酒杯。「三師弟，乾！」

兩人碰杯，然後乾了杯中酒。

＊　＊　＊

聶長天醒來了。

醒來後第一個感覺是左胸近肩處一陣陣疼痛，幾乎忍受不了，發出呼痛聲。

張開雙眼，他看到自己躺在一個小房間的床上。小房間很簡陋，除了那張板床，祇有一張殘舊的木桌子，一張櫈子，別無其他東西。

他看不出這是甚麼地方。

但却記起他是被人從那座小莊屋內救到這裏來的。

他清楚記得，在瓦頂崩塌，木瓦塵灰紛墮中，他被一根墮下來的斷桁砸倒，在他倒下的剎那，姓廖的擲出短刀一下子射入他的左胸近肩處，幸好他被砸前，短刀受阻已卸去了一部份勁道，否則，那把短刀不透背穿過才怪。

他還記得於跌倒後，即被人一把挾起，掠出莊屋外之後，才失去知覺。

那一刀雖然沒有要了他的命，但也傷得很重。

此時，他左胸上的刀傷已給包紮起來，仍創痛陣陣，可想而知他傷得多重。

到底救了他一命的人是誰？他很想知道。

他故意發出一聲呻吟——若救他的人仍在這裏，必然聽到他的呻吟聲，肯定會現身看視他。

他這一着果然奏效。

一個人快步搶入房中，一眼看到床上的聶長天醒了，臉露喜色道：「小哥兒，你終於醒過來了，好了，老漢放心了。」

搶入房內的人是一個年約六七十歲的老漢。

聶長天以爲，能夠在千鈞一髮間將他從鬼門關救出來的人，必然是個武功高強，身手敏捷的高手。但走入房中的老漢絕不像一個身懷高强武功的人，怎麼看也不像，祇像個普通老漢，與他想像的根本不一樣。

看到那老漢的剎那，他感到有點失望，隨即轉念一想：這老漢大概是救我一命的恩人請來照顧我的，他自己也許外出了。見到他，我要好好拜謝他的救命之恩。

那老漢快步走到床前，關切地道：「小哥兒，覺得怎麼樣啊？口渴麼？餓不餓？」

聶長天睜大眼看着那老漢，舔舔乾燥的嘴唇，虛弱地道：「老爺爺……這裏是甚麼地方？」

那老漢答道：「這裏是老漢的家。」

聶長天急急道：「老爺爺，是你救……區區回來的？」

老漢搖首道：「不是，老漢那有這個本領。是一位好漢救你到老漢這裏，央求老漢借個地方給小哥你養傷……」

「老爺爺，救區區的那位恩人呢？」聶長天情急地問。

「料理好你的傷口，請老漢我悉心照料你之後，那位好漢便走了。」

「那位恩人有沒有留下大名？」

聶長天心裏好不失望。

那老漢道：「那位好漢自稱姓于，要老漢轉告小哥兒你，別將他救你之事放在心上，他是碰巧救了你，因他有急事要趕去一個地方，不能留下來照料你，祇好請老漢我代爲照料。」

聶長天很想知道姓于的恩人是個怎樣的人，問：「老爺子，那位恩人多大年紀，甚麼模樣？」

那老漢道：「是個壯年人，看上去約三十四五年紀，長得一貌堂堂，左耳垂有一小塊紅斑痣，腰插銅鞭。老漢看得出他是個俠義人物。」

聶長天在老漢描述那救命恩人的樣貌時，閉上眼努力想像救他的恩人的相貌，拼湊出一張相貌威武的臉相。

「小哥兒，好好躺着養神，老漢熬了一鍋米粥，待老漢盛一碗來餵你吃，充充饑。」

聶長天點點頭。「老爺子，勞煩你了。」祇說了幾句話，他已感到氣促暈眩。

老漢馬上走出去。

聶長天閉上雙眼養神。

＊　＊　＊

追尋聶長天下落的人——金昊門中人却發現了喬烈武的屍體。

那幾個金昊門中人都認出喬烈武，並知道喬烈武生前與被殺的門主頗有交情，如今伏屍於那座小莊屋內，雖然不知喬烈武遭甚麼人所殺，但也思疑喬烈武之死與門主賀金鵬之死有關連，於是將喬烈武的屍體抬回了金昊門。

樂、楊、魯、孫四人看過喬烈武的屍體後，都感到喬烈武的被殺，可能與門主賀金鵬之死有關連。

樂、楊兩人更是心裏有數。

因兩人已從廖華岳的口中，知道喬烈武是怎樣死的。

孫秋爽第一個說出他的見解：「五師叔、六師叔、二師兄，秋爽認爲，喬兄之死極可能與掌門師

兄之死有關連。本門中人都知道，喬兄與掌門師兄頗有交情，如今先是掌門師兄被殺，跟着是喬兄，秋爽認爲不是巧合。秋爽思疑喬兄知道掌門師兄遭人毒手後，心情悲痛之下，不甘心掌門師兄死得不明不白，暗中追查，極可能追查到什麼，所以遭到滅口殺害，未知兩位師叔和二師兄以爲然否？」

楊萬光馬上開口道：「秋爽所言甚有道理。五師兄，小弟跟秋爽的猜想一樣。」

魯活點頭附和孫、楊兩人說的話。

樂山水却與楊、魯、孫三人的看法不同：「老六、魯二、秋爽，我却不這樣想。我認爲喬烈武被殺死，乃是那姓聶的小子殺的！」頓一下，加重語氣說下去：「老六，你們想一下，喬烈武經常到本門走動，對本門甚是熟悉。只有對本門內裏情形熟悉的人，才能避開本門佈下的哨樁，從容救出姓聶的小子。起先我思疑本門出了叛徒，如今細思之下，喬烈武的嫌疑最大，說不定，他與本門主之死有關連。」

「五師兄，你是說喬烈武與姓聶的小子是一道的了？」楊萬光看着樂山水。

樂山水點頭道：「不無可能。」

魯活疑惑地道：「五師叔，喬烈武既與掌門師兄素有交情，師姪想不出他有何理由與姓聶的携手合謀，殺害掌門師兄。」

樂山水「嘿」地乾笑一聲，「魯二，這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做師叔的却知道，喬烈武是個唯利是圖的人。俗語有云：『有錢使得鬼推磨。』利之所在，對於一些人來說，什麼事不敢幹？這幾天我思前想後，憑門主的武功修爲，姓聶的小子不可能那麼輕易殺得了門主。極可能是乘門主不備之下出手將門主擊殺，而喬烈武既與門主相識，對於他的出現，門主自不會提防，這就予他有下手的機會。」

孫秋爽連連點頭：「五師叔所言甚是，極有可能如師叔所言。」

魯活道：「若五師叔所猜不錯，喬烈武之死，豈非姓聶的小子所爲？」

「八九不離十。」樂山水道：「我猜……該是那樣。」

楊萬光道：「可惜喬烈武已死，不然可從他口中逼問出內中的因由。」

孫秋爽道：「只要找到那個小子，不就可以問清楚內中情由了麼？」

魯活接口道：「待雲揚回來，要他加緊追查那小子的下落，務必將那小子擒下，替門主報仇。」

二人返回起居之處，楊萬光四顧無人，悄聲對樂山水道：「五師兄，小弟眞服了你。一番話便將喬烈武之死轉嫁在姓聶的小子身上，說得老二與孫秋爽信以爲眞。」想想，也禁不住笑起來。

樂山水拈鬚自得地道：「論心計、耍手段，魯二與秋爽還是黃毛小兒。」

* * *

風雲揚與四個師弟連日來不停追查聶長天的下落，但却徒勞無功，一點頭緒也沒有。

師兄弟五人雖然有點氣餒，但仍不放棄，發誓若找不到聶長天，將他手刃，替師父賀金鵬報仇，絕不罷休！

這日午後，師兄弟五人剛從一家食肆內走出門外，驀地發現一個人慌張地掉頭疾走，老二徐得志眼尖，疾聲道：「大師兄，快瞧瞧，那人乍見咱們掉頭便走，一瞥之間似是姓聶的小子。」

風雲揚急忙循着二師弟手指處望去，只見三丈遠處有一個人低着頭慌慌惶惶往長街外頭疾走，定眼細看，雖然看不到那人的面目，但身形確是有點像他們要尋追的聶長天。而老三向懷石及老四馬志堅已然同聲疾叫：「大師兄，那人很像姓聶的小子啊！」

風雲揚不再猶豫，揮手疾喝道：「追！」拔脚飛奔下去。

四個師弟也緊跟着追下去。

低頭疾走的那人似乎發覺風雲揚五人從後面追上，匆匆掉頭瞥了一眼，立刻發足狂奔。

風雲揚眼見那人發足狂奔，放聲喝叫：「嗨！別跑！快站住！」脚下加勁追下去。

那個發足狂奔的人根本不理會風雲揚的呼喝，反而跑得更快。

這一來，風雲揚師兄弟五人更加以爲那人是聶長天，緊追不捨。

眼看着那人奔出長街，落荒飛逃，風雲揚五人雖則拚了命追逐，却始終無法追上，恨不得脅生雙翅飛上去將那人截下來。「小子，你跑不了，即使你跑到天脚底，咱們也不會放過你。」風雲揚厲聲呼喝。

那人頭也不回，拚命往前奔，一頭竄入一個疏樹林子內。

風雲揚五人追到樹林前，毫不猶豫地衝進林內。

那片樹林很小，大約只有七八丈深，風雲揚五人很快便追出林外，一眼便看到那人趴在地上直喘氣。

風雲揚五人愣了愣——他們都想不到那人居然停下來不跑了，隨即大喜過望，一湧上前，將那人圍堵起來。

由於那人一直趴在地上垂下頭直喘氣，風雲揚五人一時間看不到



魯鳳秀回轉頭道：「你是誰？爲甚知道……」

那人的面目。

可是，五人已認定那人是聶長天。

「小子，跑啊，怎麼不跑了？」老五苗壯呼着氣，磨着牙狠聲道：「你娘的兔崽子，跑不動了嗎？」

風雲揚咬牙道：「姓聶的！站起來，裝死麼？」

那人忽然抬起頭，仍然大口喘着氣：「我不姓聶，你們爲何窮追不捨？我身上只有幾兩銀子，你們只管拿去，放過我啦。」

風雲揚與四個師弟一眼看清楚那人的樣貌，禁不住驚啊出聲，愕然怔住。

因爲那人根本不是聶長天，可是，有幾分相似。

「你……」風雲揚哭笑不得：「你爲何見到咱們掉頭便跑？」

那人一臉驚惶之色，結結巴巴道：「我……看到你們不懷好意，所以便拔足奔來，以爲……你們是鐵虎……請來……找我討債的人，我身上只有幾兩銀子，不夠還債，好漢不吃眼前虧，走爲上着，這有錯嗎？」

一頓，接緊張地問：「你們不是鐵虎請來討債的？」

老二徐得志怒聲道：「你娘的鐵虎是誰？」

那人聽徐得志說並不認識鐵虎，頓時神情一鬆：「鐵虎就是石井集那家天虎賭坊的老闆，你們眞的不是他請來的人？」

風雲揚恨不得一脚將那人踢飛，追了這麼遠，才知道追錯人，實在教人氣憤，惡狠狠地道：「說，你姓甚名誰？」

那人道：「我姓柴，名榮，石門集上無人不識我。」一頓，接好奇地道：「你們既不是鐵虎請來找我討債的，你們爲何對我窮追不捨？」

「你娘的，咱們在找一個與你有點相像的年輕人，你娘的，害得咱們誤將馮京作馬涼，追個不亦樂乎，眞該死！」老三向懷石忍不住踢了柴榮一脚。

柴榮給踢得倒在地上打個滾，隨即一跳起身，怒道：「幹嗎踢我？我根本沒惹你們，是你們認錯人窮追我，怎麼遷怒到我身上？豈有此理！」

老五苗壯瞥着一肚子氣，這時全發洩出來：「你娘的害咱們瞎追一通，分明存心戲弄咱們。該死！」一拳擊向柴榮腹部。

柴榮急退一步，險險避過苗壯一拳，背後的老四乘機出拳擊向柴榮的背部。

柴榮亦是個會家子，否則，早已被風雲揚師兄弟五人追上。驟覺背後勁風急襲，急不迭蹤身跳起，勉强避過馬志堅那一拳。

「好小子，想跑！」叱喝聲中，風雲揚與徐得志、向懷石縱身躍起，拳掌齊出，直擊柴榮。

柴榮手忙脚亂，在空中應付了風、徐、向三人一招，急墮落地，隨即陷入馬、苗兩人的攻擊之中。緊接着風、徐、向三人急墮落地，加入圍攻柴榮之列。柴榮頓陷於五人的圍攻之中，險象環生，左支右絀，無法衝出五人的圍攻之外。

風雲揚五人都將近日來弩在肚子內的各種「悶氣」發洩在柴榮身上。

柴榮接連挨了幾下脚拳，心頭發慌，陡地靈機一觸，急聲叫道：「唏！停手，我有話說，剛才你們不是說誤將馮京作馬涼嗎？我省起了，曾經見過一個樣貌跟我有點相似的人……」就這說話間，他又挨了兩拳一脚。

風雲揚聽柴榮那樣說，心頭一喜，忙喝叫四個師弟停手，沉聲對柴榮道：「小子，別胡謅亂道，欺騙我們企圖脫身！」

柴榮急急道：「千眞萬確，我還知道那人呆在那裏。」

「當眞？」徐得志衝到柴榮面前，恨不得從他口中挖出聶長天的下落來。

徐、向、苗三人亦大爲着緊，目光烱烱盯視着柴榮。

柴榮有點膽怯，略爲退縮了一下，睜大着眼，道：「我怎敢騙你們……」

「快說，那人躲在那裏？」風雲揚厲聲喝叫。

柴榮眨眨眼，咧嘴笑笑。「要我說不難，可是……我有什麼好處？」

馬得志怒道：「還想要好處？咱們放過你，已是天大的好處。」

柴榮强硬地道：「這不算，天下間沒有那樣便宜的事，若沒好處，休想我說。」

馬、徐、苗三人怒喝道：「不見棺材不流淚，不給點厲害你嚐，你不會乖乖說的了。」揮拳出掌向柴榮劈。

柴榮閉上眼，站着不動，一副豁出去的樣子。

風雲揚可不想將事情弄砸，急忙喝止馬得志三人，放緩語氣道：「柴榮，說吧，你想要什麼好處？」

柴榮馬上睜開雙眼，嘻嘻一笑：「我不會獅子開大口，我欠了鐵虎一百六十兩銀子賭債，只要你們給我二百兩還債，我馬上說出那人在那裏，還可以帶你們去。」

「你娘的，欠下人家的賭債要咱們還？」苗壯怒罵。

風雲揚擺擺手，示意四個師弟別作聲，然後對柴榮道：「好，二百兩銀子我給你。」

柴榮馬上伸手道：「拿來。」

風雲揚吸口氣，極力捺着性子：「聽着，給你二百兩銀子，你要帶咱們去那人躲着的地方。」

柴榮點點頭：「只要給我銀子，上刀山下油鍋也跟你們一道去。」

風雲揚從身上拿出兩張銀票，合共不到六十兩，於是向四個師弟道：「將身上帶着的全拿出來。」

徐得志四人雖然不情願，仍然順從地將身上的銀子及銀票全拿出來交給大師兄。

風雲揚點算一下，合共有二百多兩銀子，於是將二百兩遞給柴榮。

柴榮一手接過，兩眼放光，點算一下，不多不少二百兩，一面將銀票塞入懷中，一面道：「走吧，我帶你們去找那人。」開步往石門集那個方向走去。

石門集距金昊門所在的三川鎮不過五六里遠。

風雲揚五人立刻緊跟着柴榮，不但像衆星拱月那樣擁着他，徐得志還跟柴榮手拖手——實則扣着他的腕脈以防他逃走。

那情形看在匿在疏樹林內一棵樹後的兩個漢子眼裏，變成風雲揚五人「親切」地護着柴榮而行。

由於那兩個漢子是於風雲揚五人停手後才悄然潛入樹林子內匿於一棵樹後，看不到五人出手揍柴榮，只看到風雲揚五人在跟柴榮說話，之後又將銀子銀票遞給柴榮。由於距離頗遠，不但聽不到風雲揚五人與柴榮說些什麼，也看不大清楚聶長天的樣貌。遠望之下，有點似是聶長天。兩個漢子亦以爲是聶長天。

兩個漢子看着風雲揚五人「親切」地護着「聶長天」走出頗遠，才竄出樹林子，遠遠跟躡下去。

柴榮將風雲揚五人帶到石門集西面一座小山崗後，指着崗脚下幾棵大樹當中的一座茅屋道：「那人在那座茅屋內，似乎受了傷，我親眼看着他走入屋內的。」

「什麼時候？」風雲揚問。

「幾天前黃昏時分。」柴榮答。「但我不敢擔保那人是否仍呆在屋內。」

來到那座茅草屋前，風雲揚吩咐馬、苗、向三人分別守着茅屋三面——左右後，他與徐得志帶着柴榮闖入茅屋內。

茅屋內空空如也，並沒有柴榮所說的那個人——聶長天！

可是，茅屋內的情形顯示分明曾有人在內逗留過。

左面靠裏牆角那張破板床上有一張掀開來的舊布被，床邊一張短木枱上放着一盞油燈，燈盞內仍有小半燈油，一張包吃食的油紙上留

着半個饅頭，一些骨屑，一個喝光了的酒壺，短木枱下有一堆染了不少血迹的布。

「你娘的，人呢？」徐得志用力推了柴榮一把。「嘿嘿，胡謅一通騙咱們的銀子？不知死活！」惡狠狠瞪着踣跟出去的柴榮。

柴榮呼冤道：「進來之前我已對你們說，不敢擔保那人是不是還呆在屋內。你們都聽到的啊！你們不是找不到人，借口反悔要我交還銀子吧？那人有兩條腿，他不在屋內，怎能遷怒到我頭上？」

風雲揚沒有理會徐得志與柴榮的話，正自拿起枱上那半個饅頭，仔細端詳了一會，掉頭對徐得志道：「二師弟，過來瞧瞧，姓聶的小子極可能在此呆過，可惜咱們遲來一步，那小子又溜了。」

徐得志放開扣住柴榮的手，走到了木枱前，風雲揚向他指指剛放回油紙上的半個饅頭。「二師弟，看看那半個吃剩的饅頭及遺下的骨屑，都很鮮，不像是多日前留下的，至多是昨天吃剩留下的，還有枱底下那些滿是血漬的布塊……」

徐得志邊聽大師兄說話，邊檢視那半個並不太乾的饅頭，還有骨屑，以及枱底下的血布。「大師兄，你說得不錯，從遺下的東西……顯示這裏確實有人呆過，可是，並不能確定就是姓聶的小子在此躲過啊。」

風雲揚看一眼站在一旁的柴榮，「二師弟，那傢伙不是說，躲在這屋內的人跟他有點相似？咱們不是誤以爲那傢伙就是那小子，才會追着他？既然那人與姓柴相似，便極有可能是姓聶的小子。」

徐得志點點頭。「大師兄所言未嘗沒有道理。可是，那小子並沒有受傷的啊，枱下那些血布……」

風雲揚已認定柴榮所說的人就是姓聶的。「二師弟不記得那小子曾給咱們狠狠地揍了一頓嗎？咱們下手都很重，那小子雖則皮肉沒損傷，但可能受了極重的內傷，枱下布塊上的血漬，可能是他吐出來的血。」

柴榮在旁聽着，馬上開口道：「那人走路時脚步不穩，看上去像受了內傷，而且神態閃縮，跟我碰上時，顯出很戒心的神色，正因他的神色有異，我才好奇地暗中跟着他。大概他察覺到我跟着他，又或是作賊心虛，所以溜了。」

「你看到的那人多大年紀？」徐得志是個細心的人。

「二十出頭。」柴榮答，頭臉手脚青一塊紫一塊。「還有，我記起來了，那人兩道眉像兩把出鞘的劍……」

「對了！」風雲揚脫口道：「姓聶的小子確實長了兩道劍眉。二師弟，錯不了，絕對是姓聶的小子！」

「嗯。那小子兩道眉劍最矚目。」徐得志至此也相信了。「可惜被那小子溜了，一番歡喜一番空。」

柴榮接口道：「或許那人不過出外一趟，還會回來的，何不在此等待一會？」

「你這句話最中聽。」徐得志道。「大師兄，咱們就在此等待一會。」

風雲揚正有此意，點點頭。「二師弟，你到外面去告訴三師弟他們在附近躲匿起來，留意附近的動靜，特別留意向茅屋走來的人，若是姓聶的小子，千萬不要輕舉莽動，免得打草驚蛇，任由他走進屋內再說。」

徐得志答應一聲，走出屋外。

柴榮對風雲揚道：「沒我的事了吧？告辭了。」往外便走。

風雲揚喝住他。「慢着！留在這裏跟咱們一起等那小子回來。」

柴榮不情願地道：「你們與那人的事跟我無關，我不想牽涉其中。」

「不成！」風雲揚斷然道：「你一定要留下來！」

柴榮聳聳肩，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走到屋裏一角貼牆處蹲下來。

徐得志從外面走回屋裏，對風雲揚說向懷石三人已匿藏起來，風雲揚馬上要徐得志與他各自匿在門旁左右，守候聶長天回來。

可是，足足等了一個時辰有多，也不見他們心目中的聶長天回來，柴榮不耐煩了，跳起身道：「悶死人了，我不跟你們等下去！我要走了！要等你們自己等下去吧！」

一頓，又道：「你們要找的人若非是呆鳥一隻，才會返回來！換了是我，明知你們在找我，我一直逃避你們的找尋，我絕不會在一個認爲不大安全的地方呆下去。狡兎也有三窟，何况人？你們等下去也是白費工夫，倒不如再花點銀子，請我替你們追查那人的下落。不是我誇口，方圓二十里之內，有誰不認識我柴榮。那人既受了不輕的內傷，不會逃得太遠，祇要我向認識的弟兄知會一聲，說不定不出兩日之內，便有那人的消息。」

風雲揚亦有點不耐煩，聞言不由意動。看一眼在另一邊牆下匿着的徐得志，跟着轉對柴榮道：「亂吹一通，我不信！」

柴榮冷笑一聲：「信不信由你，我走了。」說完便往屋外走去。

「站住！」徐得志目露凶光，怒聲喝止柴榮。

柴榮脚步一窒，停下來。

風雲揚語氣一轉，道：「姑且相信你，要多少銀子？」

「二百兩。」柴榮豎起兩根指頭，「便宜你們了。」

風雲揚也爽快。「一言爲定，祇要你打探到姓聶的小子下落，盡快趕到本門飛報，不要說二百兩銀子，三百兩也給你。」

柴榮色然喜道：「不騙我？」

「天打雷劈！」風雲揚起誓。

「好！」柴榮用力拍一下大腿。「柴榮絕不會叫你們失望。」跟着道：「請問你們是那個門派的人？」

「三川鎭金昊門。」

「哦！原來是金昊門中人，失敬了。」柴榮抱拳向風、徐兩人行了一禮。「貴門的大名如雷貫耳，我早已聽聞。」

「我姓風，名雲揚。」風雲揚道。「他是我二師弟徐得志，外面三人亦是我師弟，你若有消息，祇可找咱們五人飛報，切不可對本門其他人說，聽到沒有？」

「我會用心記着。」柴榮道。「我可以走了吧？」

風雲揚點點頭，招呼徐得志一起往外走。

柴榮走出門外，向風、徐兩人抱拳一禮，「兩位，告辭了。」跟着快步離去。

風、徐兩人不由抱拳還禮。「好走。」目送柴榮遠去的身形。

「大師兄，當眞相信那傢伙有本領打探到姓聶的小子下落？」徐得志忽然開口道。

風雲揚毫不猶豫道：「二師弟，千萬別小看姓柴的這種人。俗語云：蛇有蛇路，鼠有鼠路。這種混混鬼門道頗多，豬朋狗友也多，說不定眞能打探到姓聶的下落。這種人唯利是圖，眼裏祇有錢，爲了錢，會傾力而爲。」

徐得志想說甚麼，話到口邊又噎住。

風雲揚往附近掃視一眼，對徐得志道：「二師弟，咱們也該走了，去招呼三師弟他們出來。」

徐得志往前走出幾步，打個忽哨，忽哨聲未落，向、馬、苗三人已從附近匿藏的地方現身往屋前掠去。

風雲揚揮揮手，道：「走，回去！」說完當先往來路掠去。

徐、向、馬、苗四人緊隨其後。

＊　＊　＊

「師父，弟子與師弟親眼目睹風師兄與等五人與姓聶的小子手拉手，好不親熱，一道往姓聶的小子匿藏的地方走去。到了那裏，風師兄與徐師兄跟那小子走進茅屋內，三人在外面把風，風師兄與徐師兄跟那小子在屋內逗留了個多時辰，不知商議甚麼，之後三人從屋內走出來，姓聶的小子跟風、徐兩位師兄揖別逕自走了，徐師兄亦招呼在外把風的向師兄三人現身趕回來。」跟魯活說話的是他的心腹大弟子舒泰。

站在舒泰旁邊的那個，是魯活的二弟子毛錦春。

魯活祇收了舒、毛兩個弟子。

坐在魯活左邊椅上的孫秋爽發急地道：「阿泰，你與錦春爲何不分出一個跟踪姓聶的小子？」

舒泰忙回道：「三師叔，當時弟子與師弟所在的地方不便跟踪姓聶的小子，若硬要跟踪下去，必被風師兄五人發覺，因此弟子不敢跟下去。」

魯活道：「阿泰，你看清楚與雲揚、得志五人一道的那人，確是姓聶的小子嗎？」

舒泰肯定地道：「弟子與師弟雖然看不大清楚，但從那人的形貌看，極似姓聶的小子。」

毛錦春接口道：「師父，弟子與師兄沒有看錯，那人像極了聶長天。」

「師兄，阿泰與錦春親眼目睹，錯不了！」孫秋爽道。「從阿泰與錦春所述，雲揚師兄弟五人跟姓聶的是同謀！雲揚五個逆徒還是主謀！阿泰與錦春發現了這個大秘密，眞是天助我也！」

師兄弟三人中，祇有孫秋爽沒收弟子。

魯活點點頭。「弑師之罪，罪該萬死。眞想不到雲揚五個逆徒幹出如此大逆不道惡行！祇要抓住他的把柄，嘿嘿……他們誰也活不了！那時候，愚兄便順理成章，坐上門主之位。」

孫秋爽道：「二師兄，可惜當時阿泰與錦春不能跟踪姓聶的小子，不然，輕而易舉便將姓聶的捉拿回來，當面對質之下，雲揚五人休想抵賴得了。那時候，咱們便可名正言順將雲揚五人誅殺。」

魯活陰笑兩聲，對孫秋爽道：「三師兄毋需憂慮捉不到雲揚五人的把柄，祇要一直跟着雲揚五人，一定能夠捉拿到姓聶的。」

舒泰道：「師父，這件事就交給弟子和師弟去辦吧。」

魯活點點頭。「千萬要小心行事，不要被雲揚五人發覺，否則前功盡廢。」

「是，師父。」舒泰和毛錦春齊應。

「一有發現，你倆一個火速趕回來稟報，另一個跟下去，知道嗎？」孫秋爽叮囑一句。

「是，三師叔。」舒、毛兩人又應一聲。

魯活道：「三師弟，待會雲揚他們回來，聽聽他們怎樣說，便知咱們是否猜對。」

大約一盞茶工夫，風雲揚與四個師弟回到金昊門。

魯活得知後，馬上着人去叫風雲揚五人到大廳去見他。

在大廳上坐待風雲揚五人回來的，還有孫秋爽。

風雲揚五人聽說師叔召見，急忙前往大廳去見魯、孫兩人。

魯活劈頭便對風雲揚道：「雲揚，你與得志四人鎭口追查，可有收穫？」

風雲揚抱拳欠身向魯活行禮，回道：「回二師叔，雲揚與四個師弟連日來傾力追查，不敢鬆懈，可惜徒勞無功，仍無頭緒，雲揚特來請罪。」

站在風雲揚身旁的徐得志料不到大師兄不向二師叔據實相告，心裏大惑不解，但他沒有作聲，猜測風雲揚那樣說必有原因。

魯活並無責怪風雲揚。「雲揚，你與得志既已盡力，何罪之有。俗語有云：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說不定那小子已遠走高飛。你五人不用自責。」

風雲揚臉露悲色。「二師叔……師父大仇遲遲未能了却，雲揚內心甚感愧疚不安。師仇不解，做弟子的何以爲人！」

孫秋爽接口道：「雲揚，師叔很明白你五人此刻的心情。別內疚自責，也別氣餒。遲早必會捉到姓聶的小子，報却掌門師兄之大仇！」

魯活也道：「掌門師兄若是泉下有知，得知你五人如此忠義，必定含笑於泉下。」

一頓，又接道：「你五人追查了一天，必定身疲力倦，去歇歇吧。」

風雲揚與徐得志五人齊向魯、孫兩人抱拳躬身，一齊退出去。

退出去後，在返回居處的路上，徐得志悄然對風雲揚道：「大師兄，因何對二師叔三師叔隱瞞……」

風雲揚不等徐得志說完，截道：「二師弟，師父已亡，咱們雖是本門嫡系，可是已失了依靠，愚兄雖然能於百日之後接任門主之位。可是，咱們五個人勢單力薄，若兩位師叔凡事從中作梗，愚兄將來勢必受到諸多制肘，有如傀儡，因此之故，咱們必須有所作爲，才能大振聲威，令到本門中人不敢小覷咱們。要是愚兄據實將午後追查到的一切說出來，難保兩位師叔沒有私心，暗中派人找上柴榮，捷足先登捉到姓聶的小子，那時候，咱們做弟子的不能親手捉到殺師仇人，那有顏面對本門中人？若兩位師叔再從中興風作浪，咱們在本門中恐怕地位不保，甚而無顏立足本門！」

略頓一下，接道：「二師弟，如今你明白了吧？」

徐得志用力點點頭：「虧大師兄你想得到，大師兄不愧是大師兄。」

「待會返回寢室，你將愚兄的話對三位師弟說一遍，以釋他們心中之疑。」

徐得志又連連點頭。

晚飯後，樂山水與楊萬光又到珍味樓去聽說書。

那時候的人沒有甚麼消遣，聽說書是一般人最喜愛的消遣。

樂、楊兩人照例給招呼到特設的雅座內聽說書。

這一次招呼兩人並不是那個老闆，而是一個店裏的伙計。

此時，說書先生已開始在台上說書。

樂、楊兩人於那伙計進來招呼時，已認出是廖華岳喬扮的。

兩人都是老江湖，不動聲色。

喝過一口茶，樂山水才道：「華岳，進展如何？」

廖華岳拿抹布往下巴擦擦，喜形於色地道：「樂爺，進展順利，風雲揚與他四個師弟已入彀。」

「好！做得好！」樂山水笑讚一聲。「兩天後依計進行下一步，令到魯老二和孫秋爽兩人信以爲眞，嘿嘿，勢必不會放過雲揚五人。」

楊萬光接口道：「待魯活和秋爽除去雲揚五人，咱們再以別有圖謀之罪，剪除魯二與秋爽，那時候，金昊門便是咱們的天下。」

廖華岳道：「樂爺楊爺還有甚麼吩咐？」

樂山水搖頭道：「沒有了，記着兩天後依計而行。」

廖華岳應一聲是，提着水壺退出雅座外。

看到廖華岳退出去，楊萬光咧嘴笑道：「五師兄，這一次眞是天助我也！連雲揚五人也幫了一個大忙，令到魯二和秋爽對雲揚隱瞞日間所查到的事情大爲起疑，加上兩日後再上演的那齣好戲，魯二與秋爽肯定深信不疑，不上當也不成。」

樂山水輕笑一聲：「老六，天從人願啊。兩日之後，咱們便可一舉達成奪位之心願。」

楊萬光興奮得臉泛紅光，「五師兄，想到咱們終於可以吐氣揚眉，出頭露面，雖則委屈了二十多年，總算值得！」

「嗯！」樂山水眼中神彩閃閃，「這些年來咱們鬱鬱不得志。身爲長輩，却要屈從於金鵬師姪之下，愚兄心裏很難過，要不是祖師傳下這個傳嫡不傳庶的鬼門規，你我何須委屈了這麼多年，也怪不得你我出此一着！」

楊萬光轉過話題：「五師兄，小弟怎也想不通，雲揚爲何將日間查探到的事對魯二和秋爽隱瞞不說，他有何用意？」

樂山水笑笑道：「老六，你怎麼這也想不明白？雲揚向魯二與秋爽隱瞞那件事，實有私心！他那樣做，是想親手捉到殺師仇人，振其聲威，在本門中建立威信！將來接任門主之位後，以便號令本門！」一頓，接又道：「自金鵬死後，遺下雲揚師兄弟五人，在本門中可謂勢單力弱。若不能在本門中建立威望，如何服衆？單是魯二和秋爽，便難以駕馭，何况本門派系衆多。」

楊萬光連連點頭。「雲揚一定做夢也想不到，他那樣做幫了咱們一個大忙！」

樂山水喝口茶：「雲揚要是想到，怕不與魯二、秋爽聯手對付咱們才怪！」

楊萬光讚道：「華岳眞能幹，沒有他，咱們奪位大計未必如此順利。」

「老六，聽說書吧。」樂山水兩眼往台上望去。「萬一回去後門中人提起這晚說書的說些甚麼，你我無法說出來，豈不引人思疑？」

楊萬光點點頭，不再說話，與樂山水專心聽說書。

* * *

自從那晚救走聶長天後，魯鳳秀便一直忘不了這個人，不時想起他。起先擔心聶長天是否能夠逃過本門中人的追尋搜捕，及後聽不到有關聶長天的壞消息，才放下心來。可是，內心又忐忑不安起來，不知自己救走聶長天之舉是對是錯。

這麼多天了，都聽不到有關聶長天的消息，而他亦沒有來找她，令到她不由思疑聶長天已遠走高飛，對她的許諾不當一回事。

若聶長天已遠走高飛，她豈不是救錯了人，幹了一件大錯特錯的事，對不起被殺害的掌門師伯賀金鵬？

她有點後悔了。

這日她終於忍不住去找父親詢問有關聶長天的事。

「爹，追查了這麼多天，仍然一點頭緒也沒有？」魯鳳秀睜着一雙明眸，看着父親。

魯活含笑看着愛女，說道：「秀兒，怎麼忽然關心起那件事來，捉拿姓聶的小子之事，有妳一衆師兄弟傾力追查，無須妳操心啊。」

魯鳳秀道：「爹，女兒也是本門中人，該替本門出一份力的啊，即使毋須女兒操心，女兒這幾日悶得慌，找爹你問問，解解悶，難道也不成？」說完撒嬌地嘟起櫻嘴。

魯鳳秀忙道：「成！怎麼不

成！千萬別着惱。」略頓，接說下去。「秀兒，本門中人雖然全力追查搜尋姓聶的小子下落，但至今仍無一點頭緒，那小子恍似石沉大海，踪跡全無，怕是已遠走高飛。爹對妳說了，該滿意了吧？」

「沒有瞞着女兒？」魯鳳秀直瞧着父親。

魯活微微猶豫了一下，搖頭道：「秀兒，爹怎會瞞着妳你呢！」然而在心中對於隱瞞女兒一事，魯活感到內疚。

——連自己的女兒也瞞騙，他感到未免有點那個。

可是，他又在心裏對自己說：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好讓自己心安。

「爹，若捉不到那……人，豈不是報不了掌門師伯的大仇？」魯鳳秀聽了父親的話後，大感後悔。

魯活道：「秀兒，不用擔心，無論那小子逃到那裏，本門亦要將他捉拿，替妳師伯報仇，否則誓不罷休！」

魯鳳秀開始後悔救了聶長天。

「秀兒，要是發悶，去陪妳娘聊天吧。要不，到外面走走去。」魯活眼見女兒咬着嘴唇不說話，急急對女兒說。

魯鳳秀又悔又恨，失神中聽不大清楚父親說的話，隨口應道：「嗯，女兒到外面走走。」轉身往外走，恍恍惚惚地走出大門，神遊般隨意往前走。

邊信步往前走，魯鳳秀邊在心裏恨恨地說：「姓聶的！你該死！騙了我，要是給我見到你，絕不放過你，我要親手將你捉回去，要你一命抵一命，拿你的狗頭拜祭掌門師伯之亡靈！」

不知不覺間，她走出鎮外。

驀地，她聽到左側有人向她叫喚一聲：「魯姑娘！」

一驚之下回過神來，慌忙警惕地往左側那面張望，只見丈外的一棵樹後探出半邊身來，看清楚，是一個渾身污髒的乞丐，不由怔了一下——那乞丐喚我麼？臉上露出迷惑之色：「唏，你你喚我？」她並不認識那乞丐。

樹後那乞丐向魯鳳秀露齒一笑——好潔白的牙齒。「魯姑娘，不記得我了麼？」

魯鳳秀怎也認不出那乞丐是誰。「你……我根本不認識你！你怎會曉得我姓魯？」暗懷戒心。

「魯姑娘，是區區呀。」那乞丐咧嘴直笑。「那晚被姑娘妳救出生天的聶長天啊！」

魯鳳秀聽聞聶長天三個字，頓時鳳眉一剔，失聲道：「是你？」

樹後那乞丐連連點頭。「如假包換，連姑娘也認不出區區，區區可不必擔心被人認出來了！」

「果然是你！」魯鳳秀終於從那乞丐的話聲、神態認出確是聶長天，又驚又喜，急急向那棵樹走去。

樹後那乞丐確是聶長天喬裝成的。

「魯姑娘，區區在鎮沿那邊街巷無意中看到妳，於是偷偷跟着妳。」聶長天看着走來的魯鳳秀，眼裏滿是感恩之色。「眞想不到會再見到妳。」

頓一下，又道：「魯姑娘，請跟區區走遠一點，再慢慢說話。」

魯鳳秀沒有拒絕，邊跟着聶長天往前走，邊道：「聶……兄，沒有遠走高飛麼？」語氣有點冷。

聶長天沒有回頭。「魯姑娘，區區不是一個言而無信的人。在未查清楚貴門主被殺一事之眞相，還區區一個清白，給魯姑娘妳一個交代之前，區區絕不會離開此地，便冒險犯難，亦不退縮。」

魯鳳秀聽聶長天那樣說，心裏氣恨全消，同時生出一份歉意，對自己先前的胡思亂想深感慚愧。

其實，在她認出聶長天後，她便知道錯怪了聶長天。

若聶長天眞是她所思疑的那種人——殺害門主賀金鵬的眞兇，他怎會現身喚她，不遠走高飛，還逗留在險地，甘冒險到鎮上。

「聶兄，爲何一直沒有你的消息？本門中人幾乎傾巢而出，也找尋不到你，我眞擔心……」想到曾思疑擔心聶長天已遠走高飛，魯鳳秀不好意思再說下去。

聶長天回頭看了跟在身後的魯鳳秀一眼。「魯姑娘，區區逃脫後，又經歷了一次死裏逃生。待會慢慢對妳說。」

走出數里，來到條小河邊，在河邊一棵柳樹下停下來，舉手折了一根柳枝，摘了兩片葉子扔到河裏，看着柳葉隨着流水漂去，輕輕吁口氣，忽地抬頭向魯鳳秀一笑——笑得苦澀無奈。

「魯姑娘，像區區這種身如流水飄柳的人，生亦何歡，死亦何懼？天下之大，舉目茫茫。區區眞不明白，世間上却有不少人在你爭我奪，爾虞我詐，各施手段，互逞奸謀，殺戮不息，非要鬥個你死我活不可，可知道塵世間有如白雲，過眼雲烟，到頭來還不是一場空？本來區區被貴門中人使詐擒下後百詞莫辯後，已心懷死念，幸得姑娘不惜冒險救了區區，才挑起了區區一洗寃枉之心，如今想來，只覺整件事可笑。若非向姑娘發誓必查出眞兇，區區眞想撒手一走了之，就像那流水漂柳那樣，任憑漂流。」

魯鳳秀聽了聶長天一席話，隱隱然生出惻憐感。「聶兄之言，似有厭世之意，莫非聶兄曾遭遇巨

變，以至……」

聶長天陡地吸口氣，挺挺胸，將手上的柳枝用力擲落河中。「魯姑娘別將區區剛才那番話放在心上，區區胡言亂語罷了……區區很高興見到妳。」

從聶長天剛才那番話，魯鳳秀隱約猜到他一段不爲人知的悽涼身世，心裏對他油然生出一份同情。但她不想勾起他的傷心事，眼前她最想知道他所說的再一次遭遇死裏逃生那回事，因此，她馬上轉過話題。「聶兄，我也很高興見到你，簡直有一份驚喜。哎，你先前不是說再經歷過一次死裏逃生的遭遇麼？如今可以說給我聽了吧？」

聶長天本來黯然失神的雙眼漸現神采。「魯姑娘，自妳冒險救了區區，翌日區區便喬裝成乞兒到鎮上追查眞兇，世間事就有麼巧，無心之失，居然給區區碰上拿走區區身上那把龍紋刀的人，也就是極有可能是殺害貴門門主的眞兇……」接着便將跟踪喬烈武到那座小莊屋，及在莊屋內的遭遇，一五一十全說給魯鳳秀聽。

魯鳳秀在聽到聶長天說及被突然現身的喬烈武同謀——一個姓廖的制住，姓廖的不但殺了同謀喬烈武，也向他下毒手時，臉上頓時變色，暗暗捏一把冷汗，及至聽到聶長天於生死一瞬間遇救，登時大大鬆口氣，放下心頭大石，替他慶幸。待到聶長天說完，陡地失聲道：「聶兄，剛才不是說，被你制住，身上藏着那把龍紋刀的人名叫喬烈武？」

聶長天點點頭：「姓喬的還供認，貴門門主被殺一事，乃是他所爲。」

「喬烈武喬叔，是他！」魯鳳秀鳳眉挺揚：「眞想不到會是他。」

聶長天道：「魯姑娘莫非認識姓喬的？」

魯鳳秀點點頭：「我一向稱呼他喬叔，他跟我掌門師伯頗有交情，時常到本門找掌門師伯喝酒下棋。聶兄，若你所言屬實，喬……簡直不是人，狼心狗肺，人面獸心。」

聶長天正色道：「魯姑娘，區區所言絕無不盡不實，若有半句謊言，區區甘願死在姑娘手上。」

魯鳳秀忙道：「聶兄，我剛才失言了。我絕對相信你說的話，日前我曾聽本門中人說及喬烈武死在鎮外一座小莊屋的事，我爹和三師叔等人還猜疑你與姓喬的是同謀，不知怎的被你所殺。如今眞相大白，原來他的同謀另有其人——一個姓廖的，待會我返回本門，馬上將你所說的告訴我爹。聶兄，你眞能幹，那麼快便查出殺我掌門師伯的眞兇，了不起。」

聶長天急急道：「魯姑娘，請千萬別將區區對妳說的話告訴令尊。」

「爲什麼？」魯鳳秀鳳目睜大，不解地看着聶長天。

聶長天解釋：「魯姑娘，俗語有云：口說無憑。妳即使對令尊說出來，令尊會相信區區這個『兇手』所言嗎？還不是白費唇舌？」一頓，續道：「再說，區區也不想魯姑娘妳捲入這件事之中，若令尊知悉救走區區的人是妳，必會責備於妳，區區不想因此而令到妳父女失和……還有，在未有眞憑實據之前，區區不想將查到的那一點點……宣洩出去……」

魯鳳秀那雙靈秀的大眼眨動一下，恍然道：「我明白了，聶兄，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用說下去了。」

聶長天微微一笑：「魯姑娘，謝謝妳！」

魯鳳秀雙眼眨動一下，慧黠地瞟了聶長天一眼：「沒來由的，謝我什麼？」

聶長天戇戇地道：「謝妳幫區區這個忙呀！」

魯鳳秀噗嗤一笑，聶長天不明白她因何忽然失笑，不由莫名其妙，兼且感到有點難爲情。魯鳳秀看到他那傻氣戇態的樣子，忍俊不禁，格格地笑起來。

聶長天被魯鳳秀笑得越發難爲情，不知自己因何惹得魯鳳秀發笑，尷尬地道：「魯……姑娘……區區……說了什麼……令到妳發笑？」

魯鳳秀好不容易忍住笑，透口氣，帶着笑意道：「對不起……我不是……剛才你的模樣……令到我忍俊不禁，千萬別誤會，不要生氣啊。」她瞧着聶長天的一雙靈秀大眼透着歉意。

聶長天聽她那樣說，頓時放下心頭大石，舒口氣，上上下下看看自己，摸摸後腦道：「魯姑娘，區區的模樣，沒什麼異樣啊。」

魯鳳秀抿嘴忍笑道：「聶兄，我剛才說錯了，你剛才的神態……戇裏戇氣的……」

聶長天咧嘴笑笑，倏地斂容道：「魯姑娘，妳我不宜在此逗留太久，妳請回吧，區區也該走了。」

魯鳳秀突然聽聶長天說要走了，沒來由地感到有點失落、難捨，但明白到確是不宜在此久留，口裏「嗯」了一聲，眼巴巴地瞧着聶長天：「聶兄，若我有事要找你，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你？」

聶長天爲難地道：「魯姑娘，眼下區區居無定所，要找區區，恐怕……不容易……」

魯鳳秀倏地目光一亮：「聶兄，我有一個主意。」

聶長天看着魯鳳秀，沒有開腔，等她說出來。

眨動一下長長的眼睫毛，魯鳳秀臉帶喜色道：「咱們可以在這裏見面，定下日子不就成了嗎？」一頓，接道：「兩日後，這個時候在此見面，就此說定。」

聶長天猶豫了一下，點頭道：「好吧。」

魯鳳秀抿嘴一笑：「聶兄，希望兩日後見面時，聽到好消息。」

聶長天抱拳向魯鳳秀一禮：「但願如魯姑娘所言。」

魯鳳秀還禮道：「祝聶兄心想事成。」接說一聲：「聶兄，記着兩日後之約，告辭。」轉身轉回頭，一逕離去。

掃除障礙　栽贓設陷

聶長天怔怔地看着魯鳳秀婀娜遠去的身影直出神，好一會，才回過神來，抬手輕輕拍打一下自己的臉頰，自語道：「我怎麼了……心裏好像……失落了什麼……赫！不是喜歡了她吧？」搖搖頭，往自己臉頰用力拍打了一下，大聲對自己道：「別胡思亂想了，癩蛤蟆想吃天鵝肉，配麼？異想天開。」

深深吸口氣，甩甩腦袋，呼出一口大氣，邁開大步，沿着溪邊而去。

這天風雲揚與四個師弟才走出金昊門大門，一眼便看到柴榮站在左面斜對的一處屋檐下向他們直招手，徐得志眼尖，首先看到，對風雲揚道：「大師兄，看！那個柴榮在招呼咱們過去。」

風雲揚經已看到，點頭道：「走過去看看他可是有好消息。」當先腳步一踅，走向柴榮站立的地方。

徐得志邊跟着走邊道：「大師兄，看柴榮那急巴巴的樣子，一定有好消息相告，要不，他不會巴巴地站在那裏等咱們出來。」

五人都懷着興奮的心情急急走向柴榮。

柴榮看到五人向他走來，馬上向風雲揚師兄弟五人打個手勢，身形一縮，縮到屋角牆後。

師兄弟五人走到那處屋角牆後，柴榮劈面便說：「五位快跟我走。」

風雲揚却站着不動：「什麼事？」雙眼直盯着急不及待的柴榮。

柴榮走了兩步，轉頭看到風雲揚五人不走，氣急地道：「跟我走啊！遲了我不擔保他還在不在那裏。」

「柴榮，你口裏的那個『他』是誰？快說清楚，別神秘兮兮的。」風雲揚故意沉聲道。

柴榮腳下一窒，跺腳道：「五位怎麼啦？那個他不就是你們要找的人？」

風雲揚五人一聽，登時腦袋一熱，齊聲疾道：「還站着幹嗎？快走！」

柴榮却站着不動，雙手往風雲揚面前一攤：「請五位打賞則箇。」

得志沒好氣地道：「你他媽的先帶咱們到那裏，自會打賞給你。」

柴榮仰起臉：「朝廷不差餓兵。」

風雲揚哼了一聲，從身上拿出一張五十兩的銀票，塞在柴榮攤開的手上：「先給你五十兩，找到那姓聶的，再給你。」

柴榮立刻緊緊拿着手上那張銀票：「君子一言……」

徐得志接口道：「快馬一鞭！」

「拿了銀子，還不快走。」向懷石咬着牙喝一聲。

「是！」柴榮腳下一動，邁開大步往前急走。

風雲揚五人急急跟隨在後。

不知穿過多少條街巷，柴榮突然停下來，轉身對紛紛刹住腳步的風雲揚等人道：「五位，你們要找的人就在那座小宅院內。」

風雲揚五人急忙順着柴榮手指處望去，數丈遠的地方有一座獨立小宅院，門窗緊閉，光天化日却不見一絲一毫動靜，不似有人居住。

風雲揚五人打量着那座小宅院，馬志堅壓着聲對柴榮道：「姓聶的小子當眞在裏面？」

柴榮咧咧嘴，乾笑一聲道：「我還沒活膩啊，怎敢騙五位。」一頓，掉頭對風雲揚道：「風少俠，請將餘下的賞錢……賞給……小的。」

徐得志道：「看到人才給你。」

柴榮苦着臉道：「待會五位看到那姓聶的，還不忙着跟他動手要拿下他，那有空給小的賞錢？五位不是不相信……小的吧？」

「別囉裡囉嗦了！拿去，快滾！」苗壯沒好氣地瞪了柴榮一眼，從身上拿出一張銀票，大力塞在柴榮手上。

柴榮接過，馬上向五人抱拳躬腰，連聲多謝，跟着一溜煙走了。

「討厭！」向懷石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大師兄，如何下手？」徐得志一副按捺不住的樣子。

風雲揚右手一圈：「四面堵着，老二，愚兄與你破門而入。」

「這一次管教那小子插翅也飛不了！」苗壯晃動一下拳頭。

眼看向、馬、苗三人已分別掩到那座小宅院的左右後三面，風雲揚向徐得志打個手勢，隨即掩到門前，破門而入。

守在屋後左右各三面的向、馬、苗三人聽聞破門聲，立時加强警戒，以防他們要捉拿的聶長天「突圍」而出。

風、徐兩人衝入屋內，馬上知道上了當——被柴榮騙了。

屋內不要說人影，連鬼影也沒有，分明是一座空置着的小宅院。

兩人搜遍了屋內每一個角落，連老鼠也找不到一隻，別說人了，徐得志氣怒難禁，一脚將牆角上一個髒罎子踢飛，砸在另一面牆上，「彭」一聲爆碎四射：「他媽的，姓柴的狗種膽敢欺騙咱們，可惡！」

守在屋外三面的向、馬、苗三人乍聞屋內發出爆响，以為大師兄與二師兄正與聶長天在屋內動手搏鬥，向懷石忍不住吆喝一聲：「大師兄，要幫手嗎？」

馬志堅破窗掠入屋內，欲助風、徐兩人一臂之力。

風雲揚强捺怒火，一眼瞥到馬志堅穿窗進來，忙咬着牙道：「四師弟，咱們被姓柴的光棍騙了。」

馬志堅凌空一翻，落在地上：「大師兄，姓聶的傢伙在那裏？」

徐得志怒吼一聲：「姓聶的小子根本不在這裏，我要宰了姓柴的狗種！」

馬志堅呆了一呆，隨即明白過來，頓時怒火中燒：「可惡！姓柴的膽敢耍咱們，大師兄，咱們找他算賬！」

風雲揚不愧是大師兄，很快便冷靜下來：「姓柴的雖然該死，但首要之務是盡快找到姓聶的替師父報仇。二師弟、四師弟，咱們繼續去找姓聶的小子，日後才找姓柴的算賬。」話落，轉身往屋外走。

徐、馬兩人雖然憤怒難平，唯有强捺着，跟隨大師兄往外走。

三人才走出屋外，便聽到守在屋後的苗壯發出一聲吆喝：「姓聶的，站住！」跟着又聽到守在屋外面的向懷石的呼叫聲：「大師兄，姓聶的在屋後呀！」

風、徐、馬三人同時吆喝一聲：「五師弟，別讓姓聶的小子跑了！」各自縱身往屋後搶撲。

三人撲到屋後，一眼便看到苗壯、向懷石站在院牆下，院牆上則站着一個人，拋下一句話：「此處非說話之地，五位若想知道誰是眞兇，請隨聶某到一個地方，聶某定當向五位說個清楚明白。」話落，往牆外蹤掠。

「大師兄，果然是姓聶的小子。」徐得志一眼便認出院牆上那人是聶長天。

風雲揚與馬志堅亦認出是聶長天：「姓聶的，那裏走！」風雲揚怒喝一聲，加速往院牆掠過去。

院牆下的苗、向兩人同時發出一聲吆喝：「姓聶的，即使你插翅也逃不了！」雙雙往牆頭上縱上去。

風雲揚師兄弟五人先後掠出院牆外後，隨即有兩條人影閃掠到小宅院前，身形一頓，其中一人對另一人道：「師弟，快回去告知師父和三師叔，愚兄追下去。」話落，發話之人急掠向宅後。

看清楚，發話之人原來是魯活的大弟子舒泰，另一人是二弟子毛錦春。

毛錦春應一聲：「師兄，一路小心！」隨即轉身往回掠去。

*　*　*

在一座荒僻的疏樹林中，風雲揚師兄弟五人「終於」追上聶長天。

說風雲揚五人追上聶長天並不眞確，應該說是聶長天突然停下來，讓五人追上。

雙方相距約丈許遠，聶長天站在一棵樹下，一片斜伸下來的枝葉遮蔽了他大半邊臉，看到風雲揚五人欲向他撲去，立刻沉聲喝道：「站着別動，我有話跟你們說。」

徐得志怒喝一聲：「咱們跟你沒話說，納命來！」說完便撲向聶長天。

聶長天沉喝一聲：「五位既然逼我走，我只好一走之了！哼，諒你們也追不上我。」身形一晃，作勢欲掠。

風雲揚手急眼快，一手抓住徐得志：「二師弟稍安毋躁，看看他有何話說，反正他插翅也逃不了。」

徐得志悶哼一聲，停下來。

向懷石瞪視着聶長天，喝道：「姓聶的，有話快說！」

聶長天呼一口氣，道：「五位苦苦相逼，硬是要對區區趕盡殺絕，太過份了。」

「放屁！」徐得志怒罵：「殺師之仇不共戴天，若不剜了你的心肝拿來祭奠家師之亡靈，咱們豈不枉為徒弟？」

聶長天忽然冷笑一聲：「五位如此心狠手辣，不但教區區心寒，也教區區後悔相信你們。」

「姓聶的，若再胡說八道，廢話連篇，咱們不聽你說了。」苗壯怒喝一聲。

聶長天眨眨眼，咧嘴笑道：「五位為何一口咬定區區就是殺害令師的兇手？根本不相信區區的辯白之詞？」

「耳聞是虛，目睹是實，即使你口若懸河，舌翻江浪，咱們也不會聽信你一面之詞。」馬志堅喝道：「姓聶的，咱們不拿你來生祭家師之靈，誓不罷休。」

「殺師之仇不報，何以為徒！」風雲揚語聲悲激，握着劍把的手青筋怒突。

「嘿……」聶長天口裏發出一連串的冷笑聲：「說得好不慷慨激昂，實則狠子野心。區區深悔當初看不出五位心腸如此狠毒。」

「住口！」徐得志怒喝：「胡說八道什麼？」

聶長天冷冷一笑：「五位欲殺區區滅口，彰顯無遺！區區好不悔恨當日聽信五位之言。原來五位乃合謀殺害令師賀前輩，區區就到貴門去找魯、孫兩位前輩，將五位買兇弒師奪位之狠子野心和盤托出。」

「滿口胡言！大師兄，不要聽他再胡說八道，殺了他。」向懷石仗劍撲向聶長天。

徐、馬、苗三人亦怒喝一聲，撲過去。

風雲揚怒吼一聲：「四位師弟，截住那小子，不要被他跑了。」雖則是最後才撲過去，但比四個師弟都快。

聶長天驚叫一聲：「不得了，三十六着，走為上着！」身形陡地往上掠起來，伸手一把抄住一根有手臂粗的橫椏，身子往上一蕩，接手一鬆，往上翻，身形在空中像一道飛虹般，往林外飛瀉而去。

風雲揚叱喝一聲：「賊子，休想逃得了！」當先往上掠起，追着聶長天。

徐、向、馬、苗四人先後跟着往上掠起，往林外掠去。

「狗急跳牆，五位不仁，區區被逼不義。」聶長天飛出林外，反手撒出一把暗器。

風雲揚師兄弟五人乍見聶長天發出一把暗器，紛紛叱喝一聲，或擋或墮，待到應付了那一大蓬射來的暗器，聶長天經已掠落林外地上，如飛而掠，一溜烟掠出數十丈遠。

風雲揚師兄弟五人不甘心被聶長天逃掉，急追出林外，窮追下去。

「師父、三師叔，咱們要不要追下去？」林邊兩棵樹下閃現出四個人，說話的是其中一人——舒泰——魯活的大弟子。

其餘三人分別是魯活和孫秋爽及毛錦春。

魯、孫兩人是接到毛錦春的急告後，立刻跟隨毛錦春循着舒泰沿途留下的記號追趕到林子前，找到舒泰，四人一起匿在林邊樹下，將聶長天與風雲揚五人的對話全都聽在耳中。

魯活搖搖頭：「追下去幹嗎？怕他們不回本門麼。」一頓，轉頭對孫秋爽道：「三師弟，你怎麼想？」嘴角含着一抹掩抑不住的笑意。

孫秋爽眼中閃射出興奮的光芒：「二師兄，這一趟可說天助咱們。」

「嘿……」魯活發出連串得意的笑聲：「想不到，眞教人想不到，雲楊五個不屑弟子居然暗中買兇弒師，若非耳聞目睹，怎會想到是他們所幹，嘿嘿，弒師乃是大逆不道之罪，依照門規，剁足斬手處死。」

孫秋爽拈鬚笑道：「二師兄，咱們快趕回本門，向五師叔和六師叔稟告。」頓一下，接又道：「三師兄，雲楊五人這一次死罪難逃，大師兄一脈斷絕後，掌門之位二師兄是坐穩了。」

魯活哈哈笑了幾聲：「三師弟，愚兄不會食言，讓你也嚐嚐坐上掌門之位的滋味。」說完，再也按捺不住心裏那股興奮之情，仰天放聲大笑起來。

*　*　*

「師父，上當了，他們都上當了！」樂山水唯一的弟子，年紀約四十上下的孟青山還未跑進師父房內，便迫不及待地一迭聲嚷叫。

樂山水與楊萬光在房內等得不耐煩，乍聞孟青山的嚷叫聲，兩人登時色然而喜，同時舒一口氣：「老六，青山終於回來了。」

楊萬光笑道：「師兄，青山帶回來的是好消息。」

話聲未落，孟青山一頭搶入房中，剛要張口說話，樂山水已搶先沉聲道：「青山！你嚷嚷什麼？不怕給同門聽到麼？一把年紀了，仍然改不了冒失的性子。」

孟青山本來一臉興奮，被師父劈面一說，頓時着慌起來，惶恐地道：「師父，弟子一時忘形，以至壓抑不住，弟子知錯，望師父恕罪。」

「外面有人嗎？」楊萬光邊說邊探頭往房外張望。

孟青山搖頭道：「外面什麼人也沒有，否則，弟子怎敢口沒遮攔？」

樂山水嗯了一聲，本來沉着的一張臉放鬆開來。「青山，剛才嚷叫什麼上當了，說清楚點。」

楊萬光看到房外確實沒人，才縮回頭坐回椅上，聽孟青山怎樣說。

孟青山呼吸了一口氣，才開口道：「師父、六師叔，那個姓『聶的』與雲揚五人在疏樹林上演的那齣好戲，魯師兄和孫師兄都看到了，雲揚五人跳到黃河也洗不清。」

楊萬光一拍大腿，興奮地道：「師兄，第一步成功了，姓廖的果然厲害，不負咱們所托。」

「好，太好了！」樂山水拈鬚直笑：「老六，待會魯活與秋爽回來，必定向咱倆稟告，咱們可要來個推波助瀾，才能如咱倆所願。」

「這個當然。」楊萬光連連點頭：「師兄，依照門規，雲揚五人難逃一死，小弟……」

「可是於心不忍？」樂山水睜眼瞧着楊萬光：「成大事者，切忌婦人之仁。」

頓一下，接道：「老六，這麼多年來，咱倆委屈不得志，有誰大發慈悲，古語有云：一將功成萬骨枯。」

楊萬光捏着拳頭，眼中射出兇狠的目光，咬着牙道：「師兄，放心吧，小弟剛才不過衝口而出。小弟怎會不知道，要成大事，必須心狠手辣，咱倆等了這麼多年，終於計謀得逞，小弟又怎會生出婦人之仁？」

樂山水點頭道：「嗯，你這樣說愚兄就放心了。」

孟青山看着師父與師叔在說話，不敢作聲，一縷寒氣却自背冒起。

「青山，到外面去看看，你魯師兄與孫師兄回來沒有！」樂山水吩咐着孟青山。

孟青山答應一聲，馬上往外走。

待孟青山走出房外，楊萬光壓着聲道：「師兄，第一步成功了，接下來便要進行第二步，對付魯師姪和秋爽師姪，師兄已有計策了？」

樂山水點點頭，示意楊萬光附耳過去，便在他耳邊說了一番話。

楊萬光聽着，連連點頭：「好計謀！」

樂山水拈鬚自得地道：「老六，那就依計而行，不出兩日，咱倆便執掌本門門戶，吐氣揚眉。」

楊萬光倏地皺皺眉頭：「師兄，若依計留下雲揚五人當中一人，說到底他也是掌門師姪的弟子，依照門規，掌門之位豈不是要傳給他？那時，咱倆豈不是徒勞無功，爲他人作嫁衣裳？」

樂山水用力搖搖頭：「老六，你的腦袋怎麼了？本門門規，傳嫡不傳庶，換言之，只有嫡傳大弟子才能夠接掌本門，餘者皆不能，雲揚是掌門師姪的大弟子，若他身亡，照例要傳給他的弟子，可是他仍未收徒，在嫡傳無後之下，依門規便由魯活接掌本門，你怎麼忘了？」

楊萬光拍拍腦袋：「師兄，小弟怎會忘了，小弟只是一時情急起來。師兄老當益壯，小弟慚愧。」

樂山水搖搖手道：「老六你太謙了。別說其他了，專心一意等着好戲上場吧。」

話聲剛落，便見孟青山一頭衝入房內，口裏連聲道：「回來了，師父，回來了。」

樂山水瞪起眼，低叱道：「青山，瞧你這副德性，總改不了，爲師當年大概瞎了眼，收了你這個徒弟。」

孟青山喘口氣，強壓下心裏的緊張：「師父，魯師兄與孫師兄……回來了。」

樂山水嗯了一聲：「快回房間去練功，不要出來，免得你沉不住氣，壞了大事。」

孟青山在大不情願，但又不敢違抗師父之命，只好勉強答應一聲，退出房外，返回房間。

楊萬光待孟青山退出房外後，開口道：「師兄對青山從不假以詞色，不怕……」

樂山水截口道：「這個不用擔心。青山的品性愚兄最清楚，他雖然生性魯鈍，遇事沉不住氣，但却死心眼，不會胡思亂想，絕對不會做出對不起愚兄之事。」

楊萬光張口欲說，樂山水陡地向他打個手勢，壓着聲道：「有人來！」，楊萬光急忙閉上嘴巴，傾聽之下，果然聽到有腳步聲向這邊移近。

隨着快速移近的腳步聲，一個人出現在房門口，停下腳步往房內張望一眼，隨即躬身垂手道：「稟五師叔公、六師叔公，徒孫舒泰奉家師之命，特來請兩位師叔公到議事廳，家師有要事相告。」

樂山水瞧一眼楊萬光，才向舒泰道：「嗯，你先去回覆你師父，我和你六叔公隨後就到。」

舒泰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樂山水從椅子上站起來，拂拂衣袍，對正在撫理鬢髮的楊萬光道：「老六，去聽聽他們怎麼說。」

兩人來到議事廳，坐在廳內等着的魯、孫兩人看到兩位師叔進來，忙站起身，向樂、楊兩人抱拳行禮：「見過兩位師叔。」

樂山水擺手道：「兩位師姪請我和老六來，有何事幹？」

楊萬光接口道：「可是找到了殺害掌門的兇手？抓到那個姓聶的小子？」

「事關重大，兩位師叔請坐下來，待師姪慢慢細說，作出裁決。」魯活一臉凝重。

「魯師姪，發生了什麼事？」樂山水瞧着魯活，臉上露出驚訝的神色。

魯活神色凝重，吸口氣，才開口道：「五師叔，師侄與三師弟約於兩個時辰前接到錦春回報，發現了姓聶的行踪，師侄與三師弟立刻隨錦春趕去，一路上沿着阿泰留下的記號追下去。追到鎮西外一處荒僻的疏樹林前，發現了一個天大的秘密，若不是親眼目睹，親耳聽聞，師叔怎也想不到，雲揚師侄五人暗地裏幹出大逆不道之事。」說到這裏，故意停頓下來。

楊萬光與樂山水互相看了一眼，搶着開口道：「魯師侄，別賣關子了，快詳細道來。」

魯活看一眼孫秋爽說道：「三師弟，你比我會說話，你說吧。」

孫秋爽點點頭，清清喉嚨，然後繪形繪色，將在疏樹林子耳聞目睹之事詳細道出來，末了，加重語氣道：「五師叔、六師叔，當時師侄與二師兄聽聞姓聶說的話，殺死掌門師兄一事，乃是雲揚師兄弟五人暗中指使姓聶的所爲，恍似晴天霹靂，不敢相信聽到的是眞事，詢問阿泰和錦春，他兩力言所聞屬實，師侄與二師兄才相信是眞的，想不到雲揚師兄弟五人狠心狗肺，幹出弑師大逆之事，眞令人痛心。」

「魯師侄、孫師侄，當眞有這種事？」樂山水一臉難於置信的驚詫神色。

楊萬光亦是一臉驚疑之色，道：「太出人意外了，雲揚五人怎會幹出天誅地滅之事來！他們爲甚麼要這樣做？」

「這個……師侄不敢妄自揣測。」孫秋爽答道。「待雲揚五人回來，兩位師叔大可當面質問。」

樂山水瞧着魯、孫兩人，沉聲道：「若兩位師侄所言屬實，雲揚五人難逃本門法規處置！」

一頓，續道：「可是，如此重大之事，可不能單憑兩位師侄一面之詞。」

魯活接口道：「五師叔，師侄與三師弟願與雲揚五人當面對質。」

「嗯。」樂山水點一下頭，繼之以悲憤的語調道：「若事情屬實，實乃本門之大不幸！」

楊萬光長嘆一聲：「師兄，小弟相信兩位師侄不會信口開河，誣蔑雲揚五人，打從姓聶的小子被人救走，小弟便思疑本門有內奸……」

樂山水打斷楊萬光的話。「老六，暫且不要多說，待雲揚五人回來，便有答案。」

孫秋爽忽然道：「兩位師叔，師侄有一個請求。」

「說吧。」樂山水應道。

「待雲揚五人回來，請兩位師叔作壁上觀，讓師侄與二師兄與雲揚五人對質，最後再請兩位師叔作定奪。」

「嗯，我正有此意。」樂山水點頭。

＊　＊　＊

風雲揚五人返回金昊門，才踏入大門，便被一個守候着的同門上前截住。「風師兄，請五位師兄到議事廳一趟，兩位師叔公及暫代掌門等人在議事廳內等候多時。」

風雲揚微詫道：「不知四位長輩何事要見咱們？」

那位同門搖頭道：「這個，在下不知道。」

「大師兄，見到兩位師叔公及二位師叔後，自會知道。」徐得志道：「咱們快去見兩位師叔公他們吧。」

風雲揚揮揮手，邁開腳步，當先往議事廳走去。

徐得志與三個師弟緊隨在後。

五人都在心裏嘀咕：幾位長輩因何事急着要見他們。

五人踏入議事廳，馬上感到不大對勁，祇見兩位師叔公及兩位師叔肅然端坐，廳內的氣氛頗爲沉凝。五人不由自主變得神色凝重起來。

「見過兩位師叔公、兩位師叔。」五人齊齊抱拳行禮。

魯活目注五人，語聲沉凝地道：「雲揚，你們終於回來了。」

不等雲揚五人答話，馬上又問道：「你五人出外大半天，找尋到姓聶的小子沒有？」

「二師叔，找是找到，但被姓聶的小子跑了。」風雲揚答。「都是雲揚五人無能，以至被姓聶的跑掉。」

孫秋爽發話道：「雲揚，憑你五人之力，居然捉拿不到姓聶的小子，太令人失望了。」

樂、楊兩人聽着，沒有作聲。

風雲揚正想答話，魯活已開口道：「你們在甚麼地方找到姓聶的小子？」

徐得志搶着答：「在距本門不太遠的一座小宅院發現姓聶的小子，師侄五人欲截下那小子，那小子掉頭便跑，師侄五人窮追不捨，但無法追上，追出三四十里外，結果被那小子跑脫了。」

「就是如此？」孫秋爽似笑非笑地吐出一句話。

徐得志瞧了師兄一眼，點頭道：「就是如此，三師叔因何這麼問？」

徐得志之所以將在疏樹林內的一節略去，乃是師兄弟五人商議決定的。他們都認爲，若將疏樹林子的一節，以及聶長天的話說出來，徒惹思疑及不必要的誤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還是不說爲妙。他們却不知道，魯、孫兩人那時匿在林邊樹下，耳聞目睹一切，如今隱瞞不說，更加惹人猜疑，對他們大大不利。

樂山水與楊萬光聽完徐得志所述，飛快地交換了一下會心的眼色。「得志，就是那樣？」樂山水盯着徐得志。

代徐得志回話的是風雲揚。「回五師叔公，徐師弟所述……與雲揚欲說的一般無異。」

孫秋爽與魯活交換了一瞥會心

的微笑，跟着冷冷一笑，道：「雲揚，你與得志似乎隱略了一些甚麼事吧！」

風雲揚心頭驚跳一下，硬着頭皮道：「三師叔，得志所言並無不盡不實之處，更沒有隱瞞甚麼，三師叔何出此言？」

孫秋爽冷哼一聲，「雲揚，你敢說你五人並沒在那個荒僻的疏樹林內，與姓聶的交談麼？」

風雲揚與徐得志，向懷石、馬志堅、苗壯等聞言莫不臉色驚變，面面相覷，不知所措。

「雲揚，答我啊！」孫秋爽板起臉直視着雲揚。

風雲揚喉頭抽動一下，心知孫秋爽那樣說必有根據，要是抵賴下去，恐怕誤會更大，當下唯有硬着頭皮道：「確有其事。」

「那你為何隱瞞不說？」魯活聲色俱厲。

風雲揚一時間不知怎說才好，性子最急的馬志堅開口道：「二師叔，師侄五人追到那處疏樹林內確實與姓聶的說了幾句話……由於姓聶的所說盡是廢話，所以咱們才略去不說。」

孫秋爽冷嘿一聲，厲聲道：「師侄，你倒是睜着眼說瞎話！當時姓聶的小子跟你五人說，是你五人指使他與你五個逆徒合謀殺害掌門師兄！事後你五人為了滅口，對他趕盡殺絕，姓聶的要你五人跟他到一個地方說話，你五人隨他而去，可有此事？姓聶的所言難道是廢話？」

怒哼一聲，魯活接口道：「姓聶的與你五人所言，要是落入別人耳中，那還得了。難怪你五人隱瞞不說了，當然說是廢話了。」

樂山水發話道：「馬志堅，可有那回事？」神色嚴厲。

風雲揚慌忙躬身回道：「回五師叔公、三師叔所言，確有其事。祇是……」

徐得志發急地道：「五師叔公，姓聶的所言一派胡言，當時師侄五人矢口否認，並力斥其誣蔑！」

「既然是姓聶的誣蔑之言，你五人為何蓄意隱瞞不說？」楊萬光亦開口了。「這叫無私顯見私。」

苗壯惶急地大聲道：「六師叔公師侄五人所以不說出來，乃是不想引起四位長輩的猜疑，別無其他！」

向懷石指天立誓道：「咱們若有幹下那大逆不道之事，天誅地滅！」

孫秋爽冷厲地道：「你五人好會見風駛悝啊！若不是我與二師兄得到錦春急報——發現了姓聶的的踪跡，我與二師兄帶同錦春沿着阿泰留下的記號緊追下去，追到那處疏樹林前與阿泰會合，親身目睹耳聞你五人與姓聶的話，否則你五人幹的好事便可以繼續隱藏下去。如今我揭發了你五人大逆不道之惡行，你五人當然矢口否認，可惜我與二師兄及阿泰、錦春四人共同耳聞目睹，你五人絕對抵賴不了！」

「三師叔，那是姓聶的含血噴人！怎能聽信姓聶的一派胡言，便信以為眞？」馬志堅放聲大叫。

「都給我住口！」樂山水大喝一聲。

風雲揚五人頓時噤聲，但都臉露忿怒不平，驚怒交集之色。

「雲揚，你是大師兄，由你來說。」樂山水看着風雲揚。

風雲揚連吸兩口氣，極力讓自己冷靜下來。「五師叔公，雲揚承認確實有意隱瞞了與姓聶的在疏樹林內的談話。雲揚與四個師弟那樣做，是不想讓姓聶的含血噴人之言惹起四位長輩的猜疑及誤會，中了那小子的離間毒計，以至同門相殘。」

一頓，又道：「兩位師叔公，二師叔、三師叔，試問雲揚五人因何會大逆不道，對掌門恩師下毒手？師父之恩如同父母，雲揚五人無時不懷報答師恩之心。時刻想着替師父報却大仇，若四位長輩聽信姓聶的惡毒誣蔑，那眞是本門之大不幸。雲揚願請四位長輩明察。」

說時聲情並茂，好不令人感動，並且跪倒下去。

徐得志四人倏地同時也跪倒下去，齊聲道：「師侄五人若幹出大逆不道之事，甘願受門規處置，碎屍萬段。」

樂、楊、魯、孫四人料不到風雲揚師兄弟五人會來這一着，一時間無言以對，互相覷看一眼，孫秋爽忽然開口道：「兩位師叔，但憑裁決。」

樂、楊兩人互相瞧了一眼，臉露為難之色，樂山水遲疑道：「這個……這個……」他心裏當然恨不得馬上處死風雲揚五人，但又不好貿然下判詞，故此，口裏祇好「這個這個」，下面的話說不出來。

魯活忽然站起來，向樂、楊兩人道：「兩位師叔，聽雲揚五人之言，隱指師叔與三師弟滿口胡言，有意誣蔑他們，這個罪師侄與三師弟可擔待不起。」

孫秋爽接口道：「兩位師叔，秋爽與二師兄耳聞目睹之事，會假的麼？」

風雲揚急急道：「二師叔、三師叔，雲揚絕無暗指兩位師叔誣蔑之意。雲揚也不相信兩位師叔會誣蔑師侄五人。雲揚與師弟們要說的是，姓聶的含血噴人，故意誣蔑雲揚五人，轉移目標，令到本門因此而……內鬨，達到他的惡毒目的！」

徐得志接口道：「兩位師叔公、兩位師叔，請千萬不要上了姓聶的惡當啊！」

孫秋爽叱道：「得志，議事廳內，你大呼小叫甚麼！」一頓，接着道：「那不過是你五人一面之詞，很難教人相信啊！」

風雲揚惶急地道：「三師叔，實情如此，祇怪雲揚五人不該有所顧慮，將疏樹林那一節隱瞞不說，以至惹人猜疑。」

「四位長輩，阿苗想到了，姓聶的小子一定是發現了二師叔與三師叔還有兩個師弟匿在林邊，因而說出那番顛倒黑白、居心惡毒的話來！」苗壯抬起頭，大聲地將他想到的說出來。

樂山水在風雲揚與孫秋爽等人說話時，與楊萬光低聲說了幾句話，待苗壯話落，馬上揚揚右手，示意所有人不要說話，跟着哼了一聲，開口道：「適才我與老六商議之下，認為活師侄與秋爽所言屬實，他兩人祇是據實說出來，絕無誣蔑之意。這一點，雲揚五人亦承認了；至於雲揚五人之言，我與老六認為，一時間難辨眞假，況且那全是雲揚五人一面之詞，未可盡信。但亦不能因此便一口咬定雲揚五人幹下弒師之大逆不道之事，亦不好貿然相信姓聶的那番說話。因此，在未查明眞假之前，雲揚五人嫌疑未脫，故此是待罪之身，依門規要暫時關押起來，待查明眞假，證實無罪後，自當還你五人清白，放你五人出來。」頓一下，加重語氣道：「雲揚，你五人服不服？」

「師叔公……」馬志堅不憤地張口剛說出三個字，便被風雲揚阻止，跟着面對樂山水道：「雲揚對兩位師叔公的議決心悅誠服。」

在風雲揚回話時，徐、向、苗、馬四人都臉露不憤之色。

「好！」樂山水轉對魯、孫兩人道：「兩位師侄意下如何？」

魯、孫兩人交換一瞥目光，齊聲道：「師叔，師侄沒異議。」

「好！」樂山水隨即對舒泰和毛錦春道：「阿泰、錦春將他們五人押出去，關禁起來。」

舒泰與毛錦春應一聲，上前將風雲揚師兄弟五人押出議事廳。

待雲揚五人被押出去後，樂山水對魯、孫兩人道：「查明雲揚五人是否大逆不道，弒師主謀一事，交給你倆去辦！」

魯、孫兩人齊應：「是，師叔。」

樂、楊兩人隨即返回後面寢居之處。

* * *

雲揚師兄弟五人給關在石室內，不但心情很差，並且忿憤難平。

生性最衝動的馬志堅第一個按捺不住，破口憤然道：「師叔公與師叔他們是怎麼搞的，居然不相信咱們，糊塗透頂！我忍受不了！」

風雲揚極力按捺心情，勸道：「四師弟，淸者自淸，咱們問心無愧，安靜點待在這裏，師叔公和師叔他們遲早會查明咱們是遭姓聶的惡意誣蔑的。說起來，咱們也有不是，隱瞞了在疏樹林子那一節，難怪師叔公他們起疑心，不相信咱們的辯白。」

徐得志怒哼一聲，「大師兄，師叔公他們不是老糊塗，便是別有居心！這麼簡單的事，稍有腦袋的都看得是姓聶的惡意誣蔑！師恩如山，咱們怎會幹出大逆不道之事？咱們為甚麼要甘冒大不韙，幹出弒師惡行？那對咱們有甚麼好處？」

「大師兄，小弟越想越覺這件事內有蹊蹺！」苗壯睜大雙眼，目光閃閃。「小弟發覺，二師叔與三師叔所說的話，分明針對咱們！」

「對！」向懷石一拍大腿。「五師弟一言提醒！大師兄，二師叔與三師叔既然接報追下去，為何追到那疏樹林子，發現咱們與姓聶的在林內，却匿起來暗窺，並不衝入林內或是繞到林後堵住姓聶的去路，與咱們合力擒下姓聶的小子？分明別有居心，才在暗中盯咱們的梢！還有，在議事廳內，二師叔和三師叔為何不劈面便質問咱們姓聶的所言是否屬實，却拿話來套咱們？小弟越想越覺得兩位師叔居心不良。」

「住口！」風雲揚急喝一聲。「三師弟、五師弟，你兩個怎能說兩位師叔的壞話，思疑兩位師叔居心不良，若是給別人聽去，那還得了？」

一頓，又道：「再說，兩位師叔為何要那樣對咱們？一直以來，兩位師叔對咱們都很好的啊！」

馬志堅負氣地道：「誰知道他們是甚麼居心？」

徐得志陡地一拍大腿道：「我想到了！」

風雲揚與向、馬、苗三人一齊望着徐得志。「二師弟，想到甚麼？」

馬得志睜大雙眼道：「大師兄，師父死後，掌門之位該由你來接任是不是？」

馬志堅快口快舌道：「二師兄，廢話！」

苗壯失聲道：「大師兄，小弟明白二師兄說甚麼了！二師兄，你下面要說的可是想說：若大師兄不能接掌門主之位，依照門規，該由暫掌門主之位的二師叔接掌！你要說的是不是這樣？」

徐馬得志點點頭。「大師兄，

對門主之位誰不是心存大欲？二師叔與三師叔平日雖說沒有甚麼，可是，誰敢擔保他倆不心存大欲？更何況抓到一個除去大師兄你和咱們的好機會，不心動才怪！」

風雲揚猶豫了一下，搖頭道：「愚兄不相信二師叔會爲了竊據門主之位而對咱們不利！二師弟、五師弟，別胡思亂想，胡說八道，咱們做晚輩的怎可胡亂猜測，那是對長輩的大不敬！以後切切不可再說！」

徐得志雙眉聳揚，不忿地道：「大師兄，古語有云：利欲薰心。還有，利令智昏，古時做皇帝的爲了爭奪皇位，一樣幹出手足相殘，弑師犯上之事，二師叔不是聖人，誰敢擔保他不動心，起殺機！」

向懷石接口道：「大師兄，如今回想起在議事廳的情形，越覺得二師叔與三師叔所說的話都是針對咱們，欲加咱們以罪。」

「大師兄，防人之心不可無啊！你想想，二師叔與三師叔可有替咱們說過一句……公道話！他倆只想置咱們於死地，除去咱們後，二師叔便可名正言順接掌門主之位！」苗壯右手握拳，用力揮動。

馬志堅衝動地道：「大師兄，你太忠厚了，若仍執迷不悟，後悔莫及。」

風雲揚給四個師弟說得心煩意亂，心動起來，揮揮手道：「靜一靜，不要再說了，待我想想。」

馬、徐、向、苗四人雖則仍想說話，但聽風雲揚那樣說，只好按捺着，閉上嘴巴。

風雲揚先是坐在地上默想了一會，跟着站起來，來回走動，半晌，面對一直瞧着他舉動的四個師弟道：「二師弟，你們所說的未嘗不可能，可是，那只是你們的猜測的，作不得準……」

「大師兄，這個時候你還執迷不悟，太令小弟氣憤了——難道要屠刀架在頭上，你才醒悟？」

「大師兄，你太令人失望了。」向懷石用力以拳擊掌，「事實擺在眼前，你仍不開竅！」

「大師兄……」馬、苗兩人同時着急地呼叫一聲。

風雲揚擺擺手。「好了，不要說了！愚兄相信你們的話，得了吧？」然後掃了四個神色稍緩的師弟一眼，嘆口氣，苦着臉道：「四位師弟縱使猜對了又如何？咱們如今被關禁起來，能夠怎樣？還不是待宰羔羊，任由魚肉？」

馬志堅晃晃拳頭，「大師兄，咱們絕不能坐以待斃，逃出去！」

徐、向、苗三人齊聲附和。

風雲揚瞧一眼緊閉着的厚重牢門，嘆口氣道：「逃，談何容易？」

「大師兄，只要動動腦筋，必定能夠想出一個辦法逃出去。」苗壯充滿信心道。

風雲揚點點頭。

師兄弟五人不再說話，各自動腦筋想主意。

* * *

「爹，聽同門說，雲揚與得志他們給關禁起來，指他們勾結姓……聶的，是殺害掌門師伯的主謀……」魯鳳秀一見父親，便如放鞭炮般，吐出連串問話。

魯活瞪了愛女一眼，截口道：「秀兒，女孩子家不要多管本門中事……」

魯鳳秀嘟起嘴道：「爹，女兒也是本門中人，對本門中事怎能不聞不問，尤其是出了這等大事！」

不等父親開口說話，她又急急說下去：「爹，無緣無故的，怎會突然間指稱雲揚師兄弟五人大逆不道？女兒不相信雲揚師兄弟五人會幹出天地不容的惡行來！女兒與他五人相處了這麼多年，知道他五人不是那種狠心狗肺的人。」

「秀兒，古語有云：知人知面不知心，畫龍畫虎難畫骨啊！一個大奸大惡的人，豈會那麼容易讓人看出來，秀兒，妳入世未深，不知人心險惡。」

「爹，那你是相信雲揚師兄弟五人犯下弑師惡行了？」魯鳳秀負氣地跺跺脚。

「這個……」魯活看了女兒一眼，又道：「秀兒，爲父本不相信，但爲父與妳三師叔，還有妳兩個師兄親眼目睹，親耳聽雲揚五人與姓聶的談說話，難道親耳聽聞的也會假得了？」

「爹，說甚麼我也不相信雲揚師兄弟五人會幹出……人神共憤的惡行！」魯鳳秀堅持己見。

魯活不耐煩地道：「爲父也不相信！可是……算了！雲揚五人是否……弑師主謀，爲父自會查個清楚明白，無枉無偏。」

「爹，女兒去看看雲揚師兄弟五人。」魯鳳秀話未說完，擰轉身往外便跑，不理會父親的呼叫與阻止。

魯活看着女兒飛快地往外跑的身形，無奈地搖搖頭，口裏嘀咕：「長大了，不聽話了，難怪人說：女心外向，絕非虛言。」

「二師兄，幹麼一個人自言自語？」隨着話聲，孫秋爽一脚走進書房。

魯活嘆了一聲：「還不是爲了鳳秀這個丫頭。愚兄剛才猛然醒覺，鳳秀那丫頭經已長大了。」

孫秋爽奇怪地看着魯活：「二師兄，小弟若沒記錯，鳳秀已十七歲了吧？十七歲的姑娘家當然長大了。」

「長大了便不中留啊。」魯活又嘆口氣。

「那便快替她找個婆家吧。」孫秋爽笑起來。「二師兄，看來你很想作岳丈大人啊！」

魯活正色道：「三師弟，這個時候，那有心情閒暇去理會鳳秀的婚事。眼下，愚兄正煩惱怎樣才能入雲揚五人以罪，才能名正言順地將他們處置。」

孫秋爽陰陰笑道：「二師兄，小弟正是爲了這件事來找你，雲揚五人的罪行，決不能以正當手段查辦，須要使點手段，名正言順處置他們，務必一舉將他們置諸於死地！」

魯活攤攤手道：「眼下還未查明眞假，如何能名正言順處置他們……」

孫秋爽陰險地笑笑，湊到魯活身旁，附耳說了幾句話，「二師兄，如此這般，如何？」

魯活兩道濃眉一揚，釋然喜道：「妙！三師弟，眞虧你想出如此妙絕的主意，我們依計而行。」

「打鐵趁熱，半夜行事了。」孫秋爽咬着牙道：「管教雲揚等在同門衆目睽睽之下被殺，全都說他們死有餘辜！」

「三師弟，這件事就交給你去辦吧！」魯活道。

「師兄請放心，包在小弟身上。」

魯鳳秀跑到關禁風雲揚師兄五人的石屋前，在屋外看守的兩個同門不肯打開屋門，不讓魯鳳秀進去看望風雲揚五人，說是奉了暫代掌門之命，不准本門任何人進去看望雲揚等人，免得妨礙查辦事件之公正，並懇求魯鳳秀不要爲難他們——兩個看守的同門。

魯鳳秀碰了個軟釘子，不好使性子，唯有離去，本想去找父親求情，轉念一想，即使去說，父親亦未必准許她去見雲揚五人，不說也罷。倏地想到，何不去找聶長天問個清楚明白，她便匆匆離開金昊門，猛地省起並非約定相見之日，去到那條小溪邊，未必見到聶長天。本想返回金昊門，回心一想，何不去碰碰運氣，說不定見到會聶長天，於是急急趕去，路上，她倏地驚覺心裏很渴望見到聶長天，並不單是爲了風雲揚五人之事。

——莫非我喜歡上他？

這個念頭陡地在心裏升起，臉上頓時一陣發熱，並且芳心如鹿撞。

懷着乍喜乍羞的心情來到那條小溪邊，足足等了有一個時辰，一個勁盼望聶長天出現在她眼前，可惜，教她好失望，聶長天沒有出現。

她感到很失望。

直到黃昏日落，飛鳥投林，她才懷着失落的心情返回金昊門。

在返回金昊門的路上，她終於在心裏承認，自己喜歡上聶長天了。

* * *

樂、楊兩人並沒有因爲風雲揚師兄弟五人之事，影响了到珍味樓聽說書的興緻，吃過晚飯後，兩人又施施然到珍味樓去聽說書。

在特設的雅座內坐下不久，喬扮成店小二的廖華岳便進入雅座跟樂、楊兩人見面。

楊萬光一見廖華岳，便讚道：「華岳，幹得好！」

廖華岳咧嘴笑道：「兩位老人家吩咐廖某的事，廖某怎不悉力以赴。」

樂山水從袖中摸出一張銀票。「這是五百兩銀票，額外賞給你和那些與你一起出力辦事的人，待大功告成之後，除了你應得的酬勞外，另外重重有賞！」

「謝謝兩位賞賜！」廖華岳喜形於色，收下那張銀票「請問兩位有何吩咐？」

樂山水壓低聲音道：「老夫要你今晚……去救風雲揚五人，但不是眞的動手救人，只要那個喬裝姓聶的在本門傳出喧鬧聲的時候及時亮了相後趕快逃去，但千萬別走不了，否則，便壞了大事，你明白怎樣做了嗎？」

廖華岳連連點頭。「請放心，絕對不會出事，包在廖某身上。」

楊萬光點頭道：「你辦事，我們怎會不放心！」

「兩位還有甚麼吩咐嗎？」廖華岳拿搭在肩上的抹布擦擦鼻頭。

樂山水搖搖頭。「記着三更前。」

廖華岳點點頭，一手提着水壺退出雅座。

楊萬光喝口茶，道：「師兄，今晚成功對付雲揚五人後，下一步便要對付魯活和秋爽！小弟於日間在議事廳內，終於看出他兩亦有接掌本門之野心。」

樂山水微哼一聲。「老六，你眞是後知後覺，愚兄早已看出來！無論他是否有此野心，一句話，凡阻礙着咱兩坐上門主之位的人，都要剷除掉！」

「師兄，聽你這麼說，經已想好了對付魯活和秋爽的辦法？」

樂山水點點頭，「要成大事，必須有全盤策略，愚兄早已成竹在胸。」

一頓，接道：「等對付了雲揚後，愚兄自會告訴你下一步怎樣走。」

「師兄，小弟對師兄的雄才大略，佩服得五體投地。」

「老六，且靜心聽說書，待回

去後，等着看好戲。」

外面台上那個說書先生正說到精彩處，樂、楊兩人聽得津津有味。

兩人確是喜歡聽說書。

* * *

夜闌人靜。

金昊門內一片寂靜，只有數處地方隱約有燈光透出。

早已敲過二更三點。

關禁風雲揚師兄弟五人的石屋內，黑沉沉、靜寂無聲。可是，五人沒一個闔上眼而睡了。

每一個人的心裏都想說話，但又不想首先開口說話，因爲五個人都不知該怎麼說好。

黑暗與沉寂咬噬着他們的心頭。

終於，性情最急燥的馬志堅沉不住氣，第一個開口道：「小弟彆不住了，我要說話。大師兄、二師兄、三師兄、五師弟，眞不知兩位師叔會怎樣對付咱們，我越想心裏越虛。」

「關在這裏什麼也幹不了，就像待宰的羊兒，那種滋味眞不好受。」向懷石接口說下去。

「必須想辦法逃出去，若由兩位師叔派同門去查，結果肯定對咱們不利。」苗壯說出他的想法。

「咱們給關在這裏，如何出去？」徐得志語聲透出無奈：「唉，我恨不得馬上衝出去。」

「二師兄，不要灰心，說不定有人打救咱們。」馬志堅忽發奇想。

「四師弟，你大概想瘋了，異想天開！」向懷石伸手拍拍馬志堅的後腦勺。

「大師兄，怎麼不作聲？」徐得志用手肘碰碰一直不吭聲的風雲揚。

風雲揚吁口氣：「二師弟，眼下的情形，咱們有如甕中之鱉，能有什麼作爲？說麼也是白說，徒亂人意。」

馬志堅抗聲道：「大師兄，聽你這樣說，咱們難道就這樣任人魚肉不成？」

「不甘心又能怎樣？小弟絕不甘心。」

「不甘心又能怎樣？」風雲揚心平氣和地說道。

「大師兄，說不定師父在天有靈，來打救咱們。」向懷石道。

「大師兄，小弟心裏……總是覺得，本門中人不會都是糊塗蟲，全是昧着艮心的混蛋，必然有些同門並不相信兩位師叔的話，不忍心眼見咱們蒙冤而死，說不定其中有同門冒險救咱們出去。」說話的是苗壯。

「五師弟，我也是這樣想。」馬志堅道。

向懷石正想說話，忽聞外面響起輕而急促的敲門聲，跟着從門縫中傳入輕促的話聲：「風師侄，我是孟師叔，奉了師父之命，特來救你們出去。安靜點，若被同門中人發覺，就不得了。」隨着話聲，外面響起「錚」的一聲斬擊聲，跟着那扇厚重的木門緩緩拉開來。

江、徐、苗三人在聽聞外面傳來的話聲時，興奮驚喜得摟抱在一起，馬志堅還不忘說一句：「我說有人來救咱們的，三師兄還說我是異想天開，如今不是作夢了吧？」

風雲揚第一個從拉開來的門隙中閃出去，一眼便認出站在屋外門邊的人正是師叔孟青山，猶豫了一下，不解地道：「孟師叔，師叔公爲何要你冒險來救咱們出去？」

孟青山急促地道：「風師侄，師父與師叔都不相信你五人會幹出那種天地不容的事來，但又不能不聽魯師兄與孫師兄的話。可是，兩位老人家却看出你們兩位師叔存心不良，包藏野心，唯恐他倆僞造証據，加害你們，兩位老人家不忍心眼見掌門師兄絕後，因此不惜冒險着我來救你們出去。」

「孟師叔與兩位師叔公救護之恩，雲揚與四位師弟銘感於心。」風雲揚跪倒下去。

陸續閃出來的馬、徐、向、苗四人亦相繼跪下。

孟青山急急扶起風雲揚：「你們快起來，這個時候逃出去要緊，快從西面溜，我已在那裏做了手脚，我也要溜回去了。」話落，閃身往房宅那面溜去。

馬志堅第一個跳起身：「大師兄，快走啊！」說着，第一個往西面竄去。

向懷石緊隨其後。

馬得志伸手一拉風雲揚，跟在苗壯身後竄。

五人懷着興奮緊張的心情竄到西面，眼看距院牆不過二三丈遠，只要越出院牆，便逃出生天。領頭的馬志堅略往前打量兩眼，馬上從一堵牆後閃出去，往院牆竄去。

驀地，陡地一陣石破天驚的鑼聲急促響起，跟着是扯開喉嚨的驚呼聲：「不好了，有人潛入本門，救走被關禁起來的風雲揚五人。」

簡直是一呼百應，本來沉寂如死的金昊門頓時像水中投下了一塊巨石，水花激濺，又像是一鍋乍然燒開了的沸水，一下子沸騰起來。

黑沉沉的金昊門內突如其來地烟火四起，吆喝連聲，鑼聲更加急驟。

隨着鑼聲乍響，西面院牆下冒出兩隊人來，領頭之人分別是魯活的兩個徒弟舒泰和毛錦春。

在毛、舒兩人帶領的隊伍中，分別有人舉起三數支火把，火光映照之下，令到竄到距院牆前約丈許兩丈遠的馬志堅五人無所遁形。

風雲揚五人呆在當場。

「在這裏！弒死掌門師伯的五個逆徒在這裏，快來人呀！」舒泰放聲大叫，撲向風雲揚五人。

「風雲揚，爾等五個大逆不道之徒，想逃麼？休想逃得了！」毛錦春暴喝聲中，亦撲向了風雲揚五人。

徐得志吸口氣，慌急地道：「大師兄，該怎麼辦？」

馬志堅衝口而出：「二師兄，當然衝殺出去，絕不能束手就擒，那只有死路一條。」當先往舒泰迎上去。

「衝！」向懷石吼叫一聲，亦撲向掠前來的毛錦春。

風、徐、苗三人本來心存猶豫的，眼見馬、向兩人已撲前去，唯有硬着頭皮跟着撲前去。

「逆徒，那裏逃！」一聲叱喝劃空傳來，人隨聲到，兩條人影有如流星掠空般飛掠而至，凌空出掌，分別攻擊徐、苗兩人。

當先撲前去的馬志堅陡覺頭上生風，心知不妙，從喝聲中聽出追截之人乃是二師叔魯活，心慌意亂之下，急刹身形，橫掠開去，企圖避開從上而來的攻擊。

風雲揚扭頭回望，只見四面八方皆有同門呼喝着蜂湧撲來，登時心頭一涼，呆在當場。

兩聲慘叫倏地响起，跟着响起徐得志一聲嘶叫：「四師弟、三師弟！」

風雲揚聞聲渾身震抖一下，兩眼急瞥，剛好瞥到馬志堅和向懷石各自飛跌栽倒下去，心知兩人已遭毒手，又驚又憤，却不知如何是好。

原來馬志堅乃是中了凌空掠至、出掌猛擊的第一條人影一掌，倒地後猛噴了一口血便寂然不動。

向懷石則是被第二條凌空掠來的人影擊倒，當場斃命。

苗壯目眥皆裂，激憤地悲呼一聲：「二師叔、三師叔，爲何向三師兄和四師兄下毒手啊？」

「大師兄，還呆着幹麼！兩位師叔分明要置咱們於死地，只有衝殺出去才有生路。」徐得志皆目悲呼，狂撲向毛錦春。

「殺！不要讓弒師逆徒走脫！」擊殺馬志堅的人影落在地上，火把光下，原來是魯活。

「雲揚，爾等五人好大膽啊！竟敢殺死同門，欲逃之夭夭，分明畏罪欲逃，該死！」擊殺向懷石的人影落在地上，赫然是孫秋爽。

這刹那，四面八方蜂湧而至的同門團團將風雲揚三人圍住，火把光照得那裏一片光亮。

毛錦春與徐得志激鬥作一團，要不是有三個同門撲上去出手合擊徐得志，毛錦春早已不敵。

「雲揚兄，聶某來也！」陡地牆頭上冒起一條人影，揚手向牆下的金昊門中撒出一把暗器。

堵在牆下的數個金昊門中人慌忙應付那蓬撒下來的暗器，忙亂中，有三個金昊門中人被暗器射中，發出痛叫聲。

「師父，牆頭上那人是殺害掌門師伯的兇手——姓聶的小子！」舒泰張口大叫。

牆下的金昊門中人於應付過射下來的暗器後，紛紛撲向牆頭上作勢欲掠下來的人。

火光下，牆頭上那人赫然是聶長天。

「截住他，將他拿下，千萬不要讓他跑了。」孫秋爽呼喝，同時飛身掠向院牆。

「姓聶的！償我掌門師兄之命。」孟青山不知從那裏冒出來，往牆頭上飛撲上去。

「姓聶的，不要跑！」苗壯情急地猛往牆頭上撲過去。

「苗壯，想乘機脫身？」魯活暴喝一聲，並沒有出手攔截，喝令四個門人將苗壯截下：「若是反抗，格殺勿論！」

苗壯當然不肯束手待縛，因他已認定魯活心懷叵測，必會對他們師兄弟下毒手，因此，他與四個截住他的同門中人動手拚命，口裏大叫：「別聽姓聶的胡言亂語，苗壯與師兄四人……」下面的話因爲被一個人的慘吼聲而噎住。

發出慘吼聲的人原來是徐得志，他被毛錦春和三個同門中人聯手圍攻之下，終於不敵，先是中了一脚，幾乎跌倒，繼之挨了一劍，接着肩背上被擊了一掌，斜蹌出兩步，再被毛錦春一劍刺入他的腰眼上，再加上一脚，將他踢飛出去，跌落丈外地上，掙扎了兩下，便沒了動靜。

風雲揚眼見向、馬、徐三個師弟先後慘死，悲痛驚憤莫名，本來還想盡力辯解，此情此景之下，他知道任他怎樣說，魯、孫兩個師叔都不會聽，一心只想置他們於死地。既然如此，他當然不肯死得不明不白，只要突圍衝出去，保住一條命，才能夠洗脫弒師罪名，看清楚處境之後，他悲憤地大叫一聲：「二師叔，在未確証雲揚與四個師弟是弒師主謀之前，因何對雲揚三個師弟痛下殺手？分明想除去雲揚與四個師弟，好遂你的……」

「雲揚，你五人好大膽，竟敢勾結姓聶的救你五人脫身，你五人眞教師叔公失望痛心！該死有餘！」人隨聲到，樂山水凌空掠到，颼一聲落在風雲揚跟前，不由分說，一掌擊向風雲揚。

風雲揚懾於眼前人——樂山水的輩份，加上孟青山救他們出去

時，曾說是奉了樂山水之命來救他們，因此以爲可以跟樂山水辯說，做夢也想不到樂山水腳才沾地，便向他出手。他張口欲加辯說，話未出口，驚見樂山水一掌當空擊來，嚇得魂飛魄散，閃避與封擋皆來不及，唯有乘勢往後躍，以卸去一部份掌力。

「噗」一聲，樂山水那一掌擊在風雲揚胸膛上，風雲揚狂叫一聲，噴出一道血箭，整個人倒飛出去。

那一掌樂山水用上八成功力。以他的修爲，風雲揚如何承受得起他那一掌，他自信風雲揚絕對活不了。

可是，他却沒有料到風雲揚於挨他一掌的刹那，乘勢後躍，卸去一部份掌力，並且不是「無的放矢」，乃是向着一個他選好的方向飛躍出去。

風雲揚雖則於挨了師叔公樂山水一掌的刹那，乘勢後躍卸去一部份掌勁，但仍然受傷極重。因爲樂山水這一掌用八成功力，即使是一頭壯牛也抵受不了，何況是人。而風雲揚自知絕無生望，強忍着胸中劇烈翻湧的氣血，硬是不讓湧到口邊的氣血噴洩出去，待到身形倒飛至苗壯那面時，才張口噴出那口血——噴向苗壯激鬥的四個同門中人，並且大喝一聲：「五師弟快跑！一定要逃出去！」強提着一口氣，乘着四個同門中人閃避他噴出的「血箭」的空隙，身形如風車般橫掃一匝，將其中兩個同門踢翻開去，而他亦力竭跌落地上，但仍不忘嘶聲大叫：「五師弟，別理愚兄，咱們的冤死，指望你洗雪啊！」

苗壯本欲撲前去救起風雲揚，聽聞他那樣叫，再看到他臉如白紙，滿口鮮血，看出他確實不行了，若自己不趁這稍縱即逝的機會脫身，只會一起死在這裏，師兄弟五人背負的罪名便無人替他們洗雪，因此咬咬牙，他忍着心裏的悲痛與憤恨，硬着心腸悲呼一聲：「大師兄，小弟不會讓你們枉死的！」縱身掠向牆頭上。

此時，牆頭上的聶長天與撲上去的孟青山已消失不見。原來聶長天眼見金昊門下有數人撲上來，跟着是孟青山，自知應付不來，走爲上着，立刻往牆外急掠，孟青山與幾個同門怎容得聶長天脫身，因此急追出牆外。

「截住苗壯那逆徒！」魯活厲喝一聲。

伏在牆下那面的金昊門人立時吆喝連聲，急縱疾撲，要去堵截撲向牆頭上的苗壯。

墮落在地上的風雲揚陡地嘶吼一聲，從地上「彈射」起來，撲向堵截苗壯的同門。

其實，他已是強弩之末，已無力氣動手，唯有以自己的身體來阻擋那些同門的撲擊，結果，他身上挨了數下刀劍斬刺，狂嘶聲中，翻落地上。

但他却成功地阻截住那些同門對苗壯的追截。

苗壯耳聽風雲揚的狂嘶聲，目睹大師兄爲了讓自己逃脫而慘死，心如刀割，悲憤莫名，但他努力壓制住，咬着牙對自己說：絕不能讓四個師兄枉死，我一定要逃出去，活着才能替枉死的四個師兄洗雪罪名！忍着奪眶而出的淚水，繼續往牆頭上掠。

他終於成功地掠上牆頭上，回頭怒憤地悲吼一聲：「四位師兄，小弟絕不會讓你們含冤枉死！二師叔、師叔公，你們……」陡地下面閃掠起一條人影，一劍將他斬爲兩截！

斬殺苗壯的人是孟青山。

原來他一直匿在牆外，並沒有跟幾個同門中人追下去，就是爲了要出奇不意截殺可能突圍而出，想逃出牆外的風雲揚師兄弟五人。

苗壯始終逃不掉一死，含恨慘死在孟青山劍下。

可惜風雲揚已咽了氣，看不到苗壯被殺，否則，他會死不瞑目。

眼見風雲揚五人先後被殺喪生，魯活喜在心頭，暗舒一口氣，裝出哀傷的樣子，上前對樂山水道：「師叔，雲揚五人與姓聶的裏應外合設計出逃，不惜殺害兩個看守他們的同門，分明是畏罪潛逃，實是死有餘辜！幸好及時發覺，不致讓那五個逆徒逃脫。如今他們伏誅，總算可以告慰掌門師兄在天之靈。本門出了這五個逆徒，雖說是本門不幸，但五人伏誅，亦可說是本門之幸。」

樂山水嘆口氣，沉痛地道：「本門出了雲揚那五個弑師逆徒，令人大感痛心。起先我對雲揚五人是否弑師逆徒，犯下大逆不道之惡行，還有所懷疑，如今我相信他五人確是犯下弑師惡行。他五人確是該死，是以我下手絕不留情！對於雲揚五人這種大逆不道之徒，人人得而誅之！」

楊萬光是跟着樂山水趕來的，他並沒有動手，這時開口道：「魯師侄，幹得好！可惜我遲來一步，未能親手誅殺雲揚五個逆徒，憤恨難消！」

樂山水吁口氣：「魯師侄，如今已誅殺了雲揚五個逆徒，掌門之仇已報。你是暫代掌門，善後之事，有勞你處置了。」

「是，兩位師叔請回房歇息，師侄自會處置一切。」魯活向樂、楊兩人躬躬身。

樂、楊兩人返回居處途中，外

表上是連連搖頭嘆息，實則心裏竊喜不已。

眼看樂、楊兩人轉過一堵牆後，魯活才高聲道：「雲揚五個逆徒畏罪欲潛逃出本門，不惜殺害同門，此乃有目共睹之事，實是死有餘辜！如今五人伏誅，總算替被害之門主報却大仇，替本門除去了這五個惡徒！負責今晚當值巡哨的繼續當值巡哨。錦春與幾個同門清理雲揚五個逆徒的屍首及血漬，餘者回房歇息！」

圍聚的門人先後呼應一聲，紛紛散去。

陰謀敗露　難逃公道

眨眼間，現場上剩下魯、孫兩人及舒泰，還有毛錦春與清理雲揚五人屍體的門人。

其實，現場還有一個人留下，沒有回房歇睡。

那就是魯鳳秀。「爹，雲揚師兄他們即使死有餘辜，爲何不將他們擒下，待他們俯首認罪，才當衆處死他們……」魯鳳秀上前對父親說。

魯活想不到女兒還未回房，愕了愕，不悅地道：「秀兒，還不回去睡覺，這裏沒妳的事！」

一頓，省起一事，接道：「妳不是說雲揚與四個師兄弟不會是殺害妳掌門師伯之兇手麼？剛才妳都看到了，如今相信了吧？」

魯鳳秀實在不相信雲揚五人是弑師主謀，更加不願意相信聶長天是與風雲揚師兄弟五人勾結行兇的人，但目睹的絕對不是假的，一時間她心裏很矛盾，沒有答話。

魯活看着女兒，嘆口氣道：「秀兒，俗語有謂：知人知面不知心。若以貌取人，吃虧的會是妳！如今事實擺在眼前，妳不相信也不成！」

魯鳳秀心裏仍然不相信聶長天是殺害賀金鵬的兇手，因此敷衍地嗯了一聲。「爹，女兒回房睡覺去。」轉身匆匆往寢居之處走去。

邊走，魯鳳秀邊在心裏想：「無論是眞是假，我都要找聶長天當面問個清楚明白！」

看着魯鳳秀走遠，孫秋爽湊到魯活身旁，低聲道：「二師兄，想不到天助咱們，姓聶的小子竟然潛來救雲揚五個逆徒，及時被門人發覺，如今五個逆徒伏誅，掌門之位你坐穩了。」

魯活按捺着心裏的欣喜，微微笑道：「三師弟，愚兄會守信的。」

孫秋爽吁口長氣：「二師兄，咱倆終於熬出頭來了！」

「天有眼啊！」魯活仰頭望天，舉起雙手，合掌默禱了一句。

＊　＊　＊

「魯師姪，如今金鵬遭五個逆徒殺害已水落石出，五個逆徒亦伏誅。金鵬所傳已絕，依照門規，該由你接掌門門主之位。」樂山水正色對魯活說。

樂、楊、魯、孫四人皆在議事廳內。

魯活心裏樂不可支，但却不敢形於色，裝出誠惶誠恐的樣子，起身向樂、楊兩人躬身道：「兩位師叔，師姪魯鈍，本不敢當此重任，無奈門規如此，況且本門遭逢不幸，人心渙散，亟需盡快收拾人心，重振本門聲威。師姪不自量力，爲了本門之聲威存亡，敢不勉力擔此重任，爲本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請兩位師叔與三師弟從旁相助，令本門發揚光大。」他說得慷慨激昂。

樂、楊兩人飛快地互瞥一眼。「掌門師侄，本門之事人人有責，敢不盡心盡力。可是，咱倆已老矣，再有秋爽從旁襄助，相信沒有甚麼事應付不了。」樂山水捋鬚微笑。

孫秋爽馬上站起來，躬身道：「爲了本門，秋爽自當鞠躬盡瘁，不敢辭矣。」

「好，好！」楊萬光連連點頭。「有你兩個一力擔當，我與五師兄就可放心了。」

樂山水跟着道：「我與老六已擇了一個黃道吉日，定在——下月初八日爲魯師姪舉行接掌本門門主之大典。秋爽，籌辦接任大典之事，由你來辦。」

孫秋爽答應一聲。

「魯師姪，擒殺姓聶的小子一事，有勞你了。」樂山水轉眼瞧着魯活。

魯活忙應一聲：「五師叔放心，師侄自當竭盡全力，盡快將姓聶的擒殺，以慰掌門師兄在天之靈。」

「好，我不再囉嗦了。老六，我跟你到後園去弈棋。」樂山水說完，起身往外走。

楊萬光起身跟上去。

待樂、楊兩人離開議事廳，孫秋爽再也按捺不住，哈哈一聲笑出來，樂得手舞足蹈。「師兄，不，該稱呼掌門師兄了。恭喜掌門師兄得償心願，榮任本門門主。」說完便拜下去。

魯活雖然不像孫秋爽般得意忘形，可也壓抑不下心裏的欣喜，咧嘴直笑。「師弟，待愚兄坐穩門主之位後，便會安排你坐上副門主之位。」

魯、孫兩人交換一個會心微笑，然後吩咐舒、毛兩人料理一切，跟着返回寢居之處。

＊　＊　＊

魯鳳秀懷着複雜不安的心情到那條小溪旁，等待聶長天到來。

這天是兩人約定見面的日子。

魯鳳秀早早便來了。她想盡快見到聶長天，向他問個清楚明白。

在溪邊等了約半個時辰，仍未見聶長天到來，魯鳳秀好不着急，而且不耐煩，她在擔心聶長天是否出了事。

又等了約一頓飯工夫，仍不見聶長天到來，魯鳳秀可惱了，並且開始動搖對聶長天的信任，心裏暗忖：「莫非他以前所言全是謊話？暴露了出來後，自知再也瞞騙不了我，所以不敢來見我？」

若他眞的騙我，我救了他，豈不對本門犯了個大錯？怎對得起本門中人。

越想越認爲猜測不錯，心裏越加惱恨，咬着嘴唇在心裏道：不要給我見到他，否則，絕不放過他！

那知道就在這時，聶長天出現在她眼前。「魯姑娘，見到妳，太好了！區區還擔心妳不來……」聶長天一副喜出望外的樣子。

不知怎的，看到聶長天後，魯鳳秀心裏的惱恨一古腦兒消散得乾乾淨淨，不由自主釋然喜道：「聶兄，我在此等了差不多一個時辰，還以爲你……不來了！」鼓着香腮，裝出生氣的樣子。

聶長天忙抱歉地道：「魯姑娘，對不起。區區因聽聞貴門發生了一件大事，與區區有關連，奇怪之下，便去打探，因此躭誤了時間。」

魯鳳秀雙眸閃亮，急急道：「聶兄說的可是本門出了弒師逆徒之事？」

聶長天點點頭。魯鳳秀急不及待道：「那晚我親眼目睹聶兄在本門西面牆頭上出現。」

聶長天詫異地道：「魯姑娘不是作夢吧？聶某連日來爲了追查姓廖的下落，從未在貴門附近出現，更不要說在貴門牆頭上出現了！」

「可是，那晚我親眼目睹你在牆頭上現身，還要雲揚師兄弟五人跟你逃，此事千眞萬確！本門中人全都看到。」

聶長天認眞地看着魯鳳秀。「絕無虛言？」

魯鳳秀答：「千眞萬確。」

聶長天奇道：「荒謬！赫，除非世間上有兩個區區，否則，絕不可能！」

一頓，又道：「聶姑娘，請將事情的始末告訴區區，區區很想知道那是怎麼回事。」一頓，續道：「區區探聽到的並不詳盡。」

魯鳳秀於是將父親與師叔發現風雲揚五人隱瞞與他(聶長天)在疏樹林內的說話，到那晚金昊門中人發現風雲揚五人逃出關禁之石室，在逃出金昊門前被截下，結果悉數被誅殺的情形詳盡說出來。

聶長天聽完魯鳳秀的詳述後，更加訝異。「太離奇了，聶某這些日子根本沒跟風雲揚五人碰面，遑論在那個疏樹林內說話了！魯姑娘，要不是從妳口中說出來，區區定以爲聽到的是夢話！」

魯鳳秀見聶長天一再否認兩次事發時自己不在場，大感詫異：「你口口聲聲說兩次都並不在場。可是，我爹和師叔不會說謊的啊！那晚的事，在場的同門全都目睹，絕對不會假！」

聶長天肅容道：「魯姑娘，區區所言句句屬實，如有一字虛言，鬼神不容。」一頓，續道：「區區不會分身之術。魯姑娘，區區敢說，令尊與貴門中人先後兩次看到的那個……聶長天，是假的！」

魯鳳秀奇道：「要是假的，怎會那樣相像？」

聶長天脫口道：「魯姑娘難道忘記了江湖上武林中有一種易容之術麼？」

魯鳳秀明眸一睜，失聲道：「聶兄一言提醒！對，若是假冒之人精擅易容之術，還有同門中人先後兩次看到的……你，一定是假冒的！」

聶長天以拳擊掌道：「區區不知風雲揚五人是否犯下大逆不道之罪行，但區區可以肯定，假冒之人別有用心，要置風雲揚五人於死地！」

「我一直不大相信雲揚師兄他們會幹出弒師惡行。他們絕不是那種狠心狗肺、十惡不赦的人。對他們的品性爲人，我很清楚。」魯鳳秀臉上流露出悲傷之色，「如今聽你那樣說，雲揚師兄五人分明是遭人陷害！」

「陷害風雲揚五人的人，到底有何居心？」

魯鳳秀搖搖頭，「不知道。」

聶長天沉吟一會，倏地頓有所覺道：「魯姑娘，我想……打從貴門門主被害開始，便是一個陰謀，一個大陰謀。」

「甚麼陰謀？」魯鳳秀大爲緊張。

「有人要對付貴門！」聶長天將他的猜想說出來。

「對！」魯鳳秀脫口附和。「可是，甚麼人要對付本門？」

「這個……區區可不知道。」聶長天抓抓頭。「區區對貴門中事，一無所知。要不是莫名其妙牽涉入貴門門主被殺害一事，區區還不知道江湖上有貴門這個門派。」

魯鳳秀擔心地道：「若不能將對付本門之人盡早揪出來，眞教人擔心接下來本門又會發生甚麼事情。」

聶長天倏地雙眉一揚。「若要查出是誰對付貴門，只要找到那個姓廖的，便知眞相。」

「對！」魯鳳秀皺攏的秀眉一舒，但隨即又皺攏起來：「可是，眼下毫無頭緒，一時間如何找到那個姓廖的？」

「這個，區區有一個辦法……」

「甚麼辦法，快說來聽聽。」

「那個姓廖的不是要殺區區滅口麼？區區來個以身作餌，誘他露面！」

「聶兄，這個辦法好是好。可是……很危險的啊！萬一同時給本門中人發現，你如何同時應付得了？」

「魯姑娘，俗語有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用替區區擔心，區區自有辦法應付。」

魯鳳秀仍然不大放心。「聶兄，要不要我幫忙？」

聶長天搖搖頭。「魯姑娘，時候不早了，爲免被人發現區區……跟妳在一起，妳請回吧。」

魯鳳秀心裏生出依依不捨之意，感激地道：「聶兄……雖則蒙受本門橫加之冤屈……仍然冒險以身作餌……教我好生敬佩……」

聶長天忙打斷魯鳳秀的話。「魯姑娘過奬了。區區不惜冒險犯難，因爲區區要洗脫罪嫌，還區區清白，向魯姑娘妳作個交代。」

魯鳳秀道：「不管你怎麼說，我仍然很感激你。」

一頓，又道：「聶兄，我回去將發現有可疑之處向我爹說出來，……」

聶長天急忙道：「魯姑娘，千萬別對令尊說。那不過是區區的猜測，作不得準，在未証實之前，相信令尊不會相信，說不定還會遭令尊……責備……」

「好，好，我聽你的話，暫時不對我爹說吧。」魯鳳秀認爲聶長天所言有理。「聶兄，我走了，你千萬要小心啊。」眼眸中流露出關切之情。

聶長天看在眼內，心中陡地升起一股熱流，幾乎按捺不住內心的衝動，差點伸手去握魯鳳秀的手。「請……魯姑娘不用擔心，區區……自會小心在意。」

魯鳳秀眼波柔柔地瞟了聶長天一眼，移步離去。

聶長天瞧着魯鳳秀輕盈而去的婀娜身形，直到她的身形消失在一棵樹後，才收回目光，沒來由地心裏湧起一股悵然失落之意。

甩甩腦袋，自語道：「我怎麼了？莫非……喜歡上……她？」心裏悚然驚跳一下，急急搖頭，「不，不！我算是甚麼，怎配得上她，別痴心妄想！」懷着煩惱的心情離開溪邊。

* * *

珍味樓雅座內，楊萬光一見喬裝成伙計的廖華岳進來，便按捺不住心裏那股興奮，開口道：「華岳，幹得好！太好了，眞有你的，那晚在本門西面牆頭上出現的西貝貨，喬扮得眞像，連我也看不出是假的，若非早已知道那不是姓聶的小子，我還以爲他是眞的。」

廖華岳回道：「楊爺過奬了，華岳替兩位做事，敢不盡心盡力，若假冒姓聶的人不喬扮得唯妙唯肖，又怎能騙倒貴門中人，特別是風雲揚五人。」

「拿着，」樂山水將兩張銀票遞給廖華岳。「那是五百兩銀票。」

廖華岳伸手接過，躬身道：「謝兩位賞賜。」

樂山水拈拈鬚，道：「華岳，還剩下一事未幹好……」

廖華岳乖巧地道：「樂爺說的可是姓聶的小子？」

樂山水點點頭，「留下姓聶的不除掉，始終是個禍患！若要功德圓滿，必須幹掉姓聶的小子！」

廖華岳道：「兩位請放心，華岳擔保，不出三日，兩位便可高枕無憂。」

「好，我就等着聽你的好消息。」樂山水含笑道。

「華岳，有你這句話，我和師兄便放心了。」楊萬光喝口茶，放下手中茶杯。

「兩位若沒有別的吩咐，華岳不打擾兩位聽說書了。」廖華岳替樂、楊兩人重新斟了一壺茶，才退出雅座。

待廖華岳退出雅座後，楊萬光開口道：「師兄，雲揚五人已除，該動手對付魯師姪與孫師姪了。」

樂山水搖搖頭道：「別急，待幹掉姓聶的小子，又打發了華岳後，最後才對付魯師姪和孫師姪。」

楊萬光用力咬咬牙。「師兄，姓聶的大可不用再理會，只要幹掉華岳，咱們所幹的的便乾乾淨淨，神不知鬼不覺，姓聶的要查甚麼，也查不下去！」

樂山水搖搖頭道：「老六，這一點愚兄早已想過，要幹掉華岳還不容易。可是，留下姓聶的，始終是個禍患，愚兄要華岳幹掉姓聶的，乃是一箭雙鵰之計，省得對付了華岳，又要花氣力對付姓聶的。」說完附在楊萬光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

兩人說話的聲音本已低到只有兩人才聽到，而此時樂山水在楊萬光耳邊的幾句話，更是細如蚊音。

「師兄，好一個一箭雙鵰！小弟佩服。」楊萬光翹起右手拇指。

「對付了姓聶的和華岳後，咱們便可毫無顧忌，放心對付魯師姪

和孫師姪。」樂山水拈鬚微笑，一副自得的樣子。

「師兄，姓聶的這兩天踪影全無，會不會已逃之夭夭？」楊萬光呷口茶，「噗」地將喝入口裏的一片茶葉吐在地上。

外面台上的說書先生正說得口沫橫飛，聽說書的茶客也聽得入了神，鴉雀無聲。

「老六，姓聶的要是逃了，早已逃了，放心吧，華岳一定會找到姓聶的。」樂山水滿有把握。「不要再說這些了，聽說書吧。」

楊萬光沒有再作聲，與樂山水留心細聽。

外面台上的說書先生正說得天花亂墜。

＊　＊　＊

廖華岳可不是口說大話的人，翌日，他便發現了聶長天的踪跡。

其實，是聶長天故意露出行藏——在鎮上露了臉，廖華岳才能那麼容易找尋到聶長天的踪跡。

一個故意敗露行藏，一個有心追尋，兩個人自然容易「碰」上了。

這就叫無巧不成書。

本來，金昊門中人亦有人發現聶長天的行踪，但都給聶長天擺脫了。廖華岳以為自己追踪的本領要比金昊門那些門人高明，因此能夠緊跟着聶長天，沒有被擺脫。

這麼快便發現了聶長天的踪跡，廖華岳在心裏喜叫：天助我也。

聶長天似乎「懵然」不知有人暗中跟着他，一逕來到鎮東二十多里遠的一座小山崗上，一頭鑽入一座殘破的小廟內。

廖華岳盯着聶長天進入那破廟內，心裏冷笑一聲：原來這小子藏身在距鎮上這麼遠的地方，怪不得金昊門的人一直追查找尋不到他的下落。嘿嘿，你這小子大概氣數已盡，終於落在我眼內，給我找到。

他並沒有馬上掩逼前去，匿在距破廟約十多丈遠的地方，呆了約半個時辰，眼見廟內一點動靜也沒有，才小心翼翼地向破廟掩去。

那座破廟破敗得很厲害，不但廟門敗壞，牆灰剝落，簷瓦崩缺，就連廟門上的廟名亦剝落不復見，看樣子該是一座荒廢了的不知甚麼廟。

廖華岳猜測聶長天在破廟內睡覺，雖然這時候距黃昏還有一個時辰左右。

他猜測聶長天這個時候睡覺，好待晚上才出動。既然日間很易敗露行藏，在黑暗的晚上行動，當然比白天不容易被人昊門中人發現。

廖華岳掩到廟門一堵牆下，從破裂的牆隙縫中往裏窺視，只能夠看到廟內的前半截，神案後面的情形便看不到了。仔細窺視之下，前半截內並沒有聶長天的踪影，猜測他必是藏在後半截——神壇後面，於是繞到廟後，從牆角上一個破牆洞內往內窺視。

起先，他看不到聶長天的踪影，登時暗呼一聲：上當！好狡猾的小子，莫非進廟後，立刻從廟後溜了？心有不甘，再窺視兩遍，終於有所發現，暗暗呼口大氣：你奶奶的，原來睡在橫樑上，幾乎看走了眼。

破廟內那根粗大的橫樑上，果然躺着一個人——聶長天。

微吸一口氣，廖華岳咬着牙，在心裏暗道：「小子，別怪我心狠手辣！只要幹掉你，我便大功告成，可安享下半輩子了！」身子往下一縮，他決定破牆而入，殺聶長天一個措手不及。

於是他悄然倒退兩步，然後吸口氣，功運雙臂，腳下一彈跳起來，雙掌齊發，劈向與橫樑平衡的破牆上。

那堵廟牆已敗壞不堪，不要說廖華岳以九成掌力猛擊，即使一個壯年人，亦能以一己之力，將之推倒。

「轟」然一聲，那敗壞的廟牆被廖華岳擊得崩碎倒塌，塵土四射，泥灰飛揚。

牆塌自然檐倒，後半截瓦面有如土崩瓦解，發出辟勒嘩啦之聲，塌倒下去。

廖華岳並沒有乘勢掠撲入破廟內——他不想在塵灰激揚、兩眼被矇蔽中冒險，身形一翻，落在地上，注視着廟內的動靜。

他猜測聶長天在驀然受襲的情形下，若不當場被擊斃，在倉皇受驚之下，必會像盲頭蒼蠅那樣突竄出來，他來個以靜制動，必然事半功倍。

可是，事情大出他意料之外，直到塵埃落定，遇襲的聶長天仍然聲息全無。

廖華岳大感奇怪，暗忖：莫非那小子當場斃命，給壓在瓦礫之中？不由自主掠前一步，欲看個清楚。

「姓廖的，不用看了，區區在此！」背後倏地響起一把聲音。

廖華岳心神大震，反應迅捷，不加思索，頭也不回即往破廟內衝去。

——眼下他先機已失，若回頭張望，無異給背後人一個出手的機會，只有往前掠入廟內，才有一線躲過背後之人出手攻擊的機會。

——他相信背後那人必會向他出手攻擊。

他料得沒錯，但卻料不到背後那人出手之迅捷，居然比他的反應還要快。

「啪」一聲，他的左肩胛挨了一

掌，身子斜撞向左面缺口牆上。

那還是在他陡覺背後風生，千鈞一髮之間身形疾偏，險險避過背上要害部位，否則，即使不當場喪生，亦必重傷。

忍着肩胛上的劇痛，廖華岳身形撞向破牆上，隨着被撞倒的破牆撞進破廟內。

他雖則仍未看到在背後出現襲擊他的人是誰，但卻猜到那人必是聶長天無疑。

「姓廖的，不是要擒殺區區麼？為何還未照面便逃進廟內了，豈不枉費了一朝工夫？」襲擊廖華岳的人發出一聲冷笑，並沒有乘勢追擊。

聽聲音，襲擊廖華岳的人果然是聶長天。

撞入廟內的廖華岳只覺啼笑皆非，他本來出手襲擊聶長天的，却倒轉過來遭到聶長天的襲擊，那可是他作夢也想不到的。

心神稍定，廖華岳不堪聶長天那句話的譏嘲：況且他立心要殺聶長天，好向樂、楊兩人繳功，怎肯白白錯過這個機會，雖則左肩胛挨了一掌，受了傷，他自信能對付得了聶長天，咬咬牙，察覺聶長天並沒有追擊，馬上停下來，飛快地轉過身，對着聶長天，兇惡地哼了一聲，厲聲道：「姓聶的小子，廖某雖然挨了你一掌，便以為吃定了廖某，你既然不知死活，待廖某教你知道厲害。」說完，一步步從倒塌的牆根上走出去。

聶長天直視着在數尺外停下來的廖華岳，冷冷道：「好啊！區區正要領教一下你的厲害。」

一頓，接道：「快交還區區之佩刀！」

廖華岳從身上取出那把龍紋刀，往聶長天眼前揚了揚：「要奪回這把刀，就要瞧瞧了你的本領了。」

聶長天冷哼一聲：「姓廖的，你是吃定區區了？」

廖華岳哈哈一笑：「小子，廖某若沒有把握，怎會四出找你。上次僥倖有人出手救了你，這一次沒那麼走運了！」

聶長天忽然放緩語聲道：「姓廖的，既然吃定了區區，相信區區今日難逃你毒手。區區遲早是個死人，即使知道你的秘密，亦無法說出去。區區想做個明白鬼，你該不怕將指使你的主謀人說出來吧！」

廖華岳哈哈道：「小子，你要知道主謀之人是誰，容易得很，只要到地府去找喬烈武一問，擔保你清楚明白。若你不敢向我下手，廖某可以成全你，送你上黃泉路。」

聶長天從身上抽出一把鋼刀：「別費唇舌了，動手拚個死活吧！」話落，叱喝一聲，揮刀撲向廖華岳。

廖華岳厲喝一聲：「殺！」以手上的龍紋刀對付聶長天。

「鏗」然一聲震響，兩刀交擊，迸濺出點點星火，各自身形略頓，跟着各自叱喝一聲，揮刀鬥在一起。

只見兩團刀光幾乎將聶、廖兩人裹住。

廖華岳果然有兩下子，刀勢展開，霍霍生光，好不凌厲。

聶長天手上握的雖不是龍紋刀，但施展出師父刀法——天龍十八式刀法，威力逼人，刀勢如矯捷游龍，虎虎生風，與廖華岳鬥得好不激烈。

激鬥四十多招後，聶長天倏地暴喝一聲，身形縱起，施展出天龍十八式刀法中的一招殺着——天龍擺尾，鋼刀幻成一道閃劃的刀光，捲向廖華岳。

廖華岳大吃一驚，不敢輕敵，狂吼一聲，施出一招「鳳凰展翅」，刀勢如鳳翅疾展，抄攫向如龍尾疾擺、閃劃而至。

「錚錚錚」一連疾響十多下，兩刀交擊發出連串的響聲，跟着兩人同時嘶吼一聲，各自向後暴退，身上同時血光暴現。

兩人都挨了對方一刀。

看來，誰也佔不到便宜。

就在兩人身形暴退開去的刹那，從破廟內如虹電乍閃般疾掠出來兩人，分別撲向聶、廖兩人。

聶、廖兩人發覺的時候，已經太遲了——那兩條人影撲來之勢有如虹飛電閃，根本來不及應付，千鈞一髮之間，只好勉力閃避。

「啪啪」兩聲，聶、廖兩人慘叫一聲，各自斜飛出去。

聶、廖兩人身上都挨了一掌。

突如其來襲擊聶、廖兩人的兩條人影並不因為一招得手而罷手，並且毫不放鬆跟着撲前去，向聶、廖兩人出手。

聶、廖兩人飛跌出兩丈開外的地上，眼見那兩條人影跟着撲過來，出劍刺來，慌不迭忍着傷痛滾開竄起來，同時出手招架。

忍痛在地上疾滾閃避的廖華岳，眼看清楚撲擊他的人，慌忙大叫出聲：「樂爺，停手啊，你看清楚，是華岳啊！」

那位「樂爺」非但沒有停手，刺向廖華岳的劍勢更加狠厲，分明要置他於死地。

廖華岳心膽俱裂，連臉色也變了，一邊疾滾，一邊出刀招架，口裏大叫：「樂爺，你瘋了麼，呃……」他疾滾的身形不及「樂爺」快，身上連中兩劍。生死一髮之間，情急智生，在地上抓了一把泥沙，揚手撒向對方，令到那位「樂爺」不得不閃避開去，他亦乘這刹

那負痛從地上斜竄出數尺外，悔恨交加地嘶叫：「樂山水，你這個老不死！好惡毒的心腸，想殺我滅口！」

收買廖華岳的人原來是樂山水。

陡地，應付另一個人的着着殺招的聶長天亦吼叫一聲，跌退出數步，身上有數處地方血染衣衫。

原來他亦捱了那個欲擊殺他的人三劍，幸好都沒有傷在要害的地方。

聶長天一眼看清楚欲擊殺他的人後，不但認出那人是誰，還猜到是怎麼回事。

他認出那人是他在金昊門見到的楊萬光。

「前輩且住手，那個姓廖的才是與殺害貴門門主有關的兇嫌！」他並不知道廖華岳與樂、楊兩人的關係，才會那樣說。

楊萬光獰厲地道：「姓聶的，無論你或他（指廖華岳），今日都要死！」

廖華岳聽聞楊萬光的話，終於明白是怎麼回事，又驚又怒又恨又悔，皆目怒叫：「樂山水、楊萬光，你倆好狠毒啊！我好蠢，怎麼想不到狡兔死，走狗烹這句老話，我好後悔，好恨！」

樂山水滿臉殺機，獰笑道：「華岳，後悔太遲了，古語有云：成大事者，不擇手段，又云：無毒不丈夫，怪只怪你有眼無珠，怨不得老夫手辣心狠。」

廖華岳磨着牙道：「你想殺人滅口，我不會讓你如願的。」話落，跟着向聶長天道：「姓聶的，這兩個老傢伙便是殺害金昊門門主的主謀，廖某與喬烈武乃是受他倆主使，那天那麼巧碰到你醉倒在大樹下，才找上你做替死鬼。」

樂山水居然站着沒有向廖華岳出手，沒阻止他說出眞相，居然還含笑道：「說吧，一古腦兒說出來吧，念在你替老夫出了不少力，辦成大事，老夫讓你暢所欲言，說個痛快，死得瞑目！」

楊萬光接口道：「華岳，說吧，姓聶的知道眞相又如何？你倆絕沒機會將這個秘密宣揚出去，只能夠帶着這個秘密到地府去，告訴雲揚那五個傻瓜。」

廖華岳怨毒地看着樂山水：「我眞是利令智昏，怎麼想不到你倆要我殺喬烈武，便是要殺人滅口的第一步！到最後，要殺的便是我，我實在該死！」

樂山水拈鬚笑道：「華岳，你這個時候才想到，太遲了。」

聶長天嘶聲道：「未必！姓樂的，你倆陰謀殺害貴門門主，有何企圖？」

楊萬光答道：「這麼簡單的事你這小子也想不到，不說也吧！」

其實，聶長天已猜到，不過想由樂、楊兩人親口中來証實一下。

「老六，該送他倆上路了。」樂山水陡地逼向廖華岳。

廖華岳不由自主退縮一步。

此時，落在西山頭上的殘陽如血。

「小子，認命吧。」楊萬光一副吃定了聶長天的樣子、陡地挽了個劍花，嗤一聲，長劍斜刺向聶長天的右肩。

與此同時，樂山水亦向廖華岳出手，一招「風狂雨驟」攻向廖華岳。

廖華岳臉色大變，那裏敢接招，慌不迭閃退，同時疾喝一聲：「着！」揚手撒出一蓬暗器。

樂山水不敢輕敵大意，劍勢倏變，改施一招「雨幕風帘」，悉數將那蓬暗器擊落。

廖華岳撒出的並不是什麼暗器，而是他早已從地上抓在手中的一把沙石。

廖華岳撒出那把「暗器」後，轉身急掠。

他不想死在樂山水的劍下，他要活下去，將樂、楊兩人的惡行向金昊門中人揭露出來。否則，他死不瞑目。

樂山水怎會讓廖華岳逃脫，叱喝一聲：「那裏跑，留下命來！」縱身追擊。

以他的身手，不要說廖華岳已受了頗重的傷，即使絲毫無損，亦絕對逃不過他的毒手。廖華岳陡聞背後銳風襲體，驚懼中回身將手上的龍紋刀擲出，繼續死命往前竄。

樂山水以劍擋落擲來的「飛刀」，就這一瞬之間，已被廖華岳竄逃出他的長劍威力範圍之外。

「好傢伙，老夫殺不了你，枉爲金昊門中人。」樂山水怒喝一聲，人劍如矢，掠射追擊廖華岳。

廖華岳耳聽背後風聲響，驚懼無措，因他自知無法逃得出樂山水的毒手，但他不甘心，情急之下，唯有咋唬樂山水，但求能阻緩樂山水的追擊。倏地他擰身揮臂，口裏嘶喝一聲：「看打！」其實他手上一枚暗器也沒有。

樂山水聞喝不由窒了一窒，回劍護身，眼前那有暗器射來，方知上了當，好不惱怒：「好傢伙，老夫看你還有何技倆使出來。」略緩的身形加速往前掠。

廖華岳耳聞背後風聲逼近，心頭一沉，暗道一聲：「這趟完了！」心裏悲憤恨怒莫名，禁不住吼叫一聲：「老傢伙，我跟你拚了。」回身出刀，一把尺長的短刀，追擊至他背後的樂山水。

樂山水叱喝一聲：「找死！」長劍「嗤嗤嗤」連刺數劍。逼得豁了出

去的廖華岳手忙脚亂。「撒手！」樂山水疾喝一聲，長劍飛刺在廖華岳的右手腕上。

廖華岳應聲痛叫一聲，手上的短刀鬆墮落地上。

「看劍！」樂山水劍勢一劃，劍尖幻起一道弧芒，閃劃向廖華岳的喉頭。

廖華岳亡魂出竅，自忖必死，但仍然勉力上身一拗一仰，希冀能避過樂山水那致命的一劍。

「呃」地駭叫一聲，劍光自廖華岳頷下劃過，血光暴現，他整個人也仰跌下去，倒地後居然仍能動，橫滾開去。

原來樂山水那一劍只是劃破了他頷下頸上的皮肉，並沒有刺破他的咽喉，因此沒有喪生。

樂山水厲喝一聲：「看你還躲不躲得過老夫這一招！」劍出如飛矢，疾刺向廖華岳。

廖華岳橫滾開去的身形倏地一窒，隨即回滾，那知道樂山水那一劍看似刺向廖華岳的「去路」，他若是繼續橫滾開去必被刺中。實則此乃他對劍勢幻化所產生一種錯覺——以爲樂山水刺擊之劍勢堵住他的「去路」，他果然上當，那知道樂山水那一劍正是迫他回滾，將自己送上他的劍尖。

廖華岳發覺上當時，經已遲了，眼瞥到樂山水的長劍「神奇」地出現在他身上，不禁亡魂皆冒，駭叫一聲：「老傢伙，我不甘心，做鬼也不放過你！」閉目受死。

驀地一條人影有如神龍飛掠般凌空撲向樂山水，人未到，一道白光自他手上激射出去，「錚」一聲激響，射擊在樂山水那把已刺入廖華岳身上的長劍上，硬生生將之擊折。

由於劍已刺入廖華岳身上，樂山水根本無從撤劍廻避，唯有撒手棄劍，以免被激射而來的那道刀芒射中。他撒手棄劍，馬上擰身躍起來，迎擊飛掠而來的那條人影。

兩下裏拚了一掌，各自翻墮落地上。

跟踪追撲的楊萬光撲勢急變，追着那條與樂山水對了一掌後翻墮下去的人影，一劍飛斬向其身上。

那條凌空飛掠向樂山水那面，擲刀欲救廖華岳的人不是別人，乃是聶長天。

聶長天與楊萬光動手搏鬥，一直落在下風，瞥到廖華岳遇險，情急之下，施展出一招天龍十八式中最其威力的一招「天龍怒搏」，硬是逼退楊萬光，立刻縱身掠向樂山水，擲刀解救廖華岳。

可惜廖華岳已中劍，不知是死是活，而他亦無法避開緊緊追擊而至的楊萬光如狂風捲掃的一劍。

倒在地上的廖華岳突然彈起來，狂吼一聲，奮力拔出身上中的劍揮臂擲向楊萬光，身形隨勢跌撲出兩步，又倒下去，拔劍的右手掌上鮮血直流，爲鋒利的斷劍劍刃所割傷。

楊萬光篤定那一劍可斬殺聶長天，那料到廖華岳居然仍能跳起來拔劍擲射過來，令到他不得不撤劍閃開去，躲避激射過來的斷劍。

聶長天逃過被楊萬光揮劍斬殺之死。

可是，憑兩人受傷之身，縱使逃過一時之厄，亦難逃樂、楊兩人之毒手。

樂山水目中兇光暴射，喝一聲：「老六，先殺了姓聶的小子，再殺華岳那傢伙！」喝叫聲中，撲向聶長天。

聶長天大叫：「廖……閣下，快跑！」豁了出去，迎撲向樂山水。

他打算拚着一死，盡量纏住樂、楊兩人，讓廖華岳有機會逃走。

楊萬光呼應一聲，撲向聶長天。

那知道廖華岳並不領聶長天的情，也許自知逃不掉，狂呼一聲：「姓聶的，要生一道，要死一起！」奮力奔過去，口裏厲喝一聲：「看暗器！我與你兩個老賊拚了！」拚盡氣力抖手擲出一樣事物。

樂山水兩番遭到廖華岳以沙石作暗器射，以爲他又是窮咋唬，射過來的不外是砂石泥塊之類的「暗器」，因此不加理會，祇是右手衣袖往身外一拂，繼續撲向聶長天。

楊萬光眼見師兄毫不理會廖華岳的喝叫，亦以爲廖華岳是虛張聲勢窮咋唬，因此亦不加理會，及至再瞥望之下，看到果眞有一樣物事擲來時，心裏驚疑不定，猶豫間，那物事已擲在地上，發出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刹那他才驚覺廖華岳並不是虛聲恫嚇，口裏急呼一聲：「師兄，快退！」强壓下翻湧的氣血，收勢疾退。

樂山水亦被那一聲巨響震得耳聾眼花氣血翻湧，幾乎被震翻跌倒，急不迭抽身後退。

廖華岳擲出的那件物事落地炸響後，還爆散出一大團黑烟，迅即擴散開來，將被震得翻倒地的聶長天遮蔽了。

廖華岳拚力撲向聶長天。

待到樂、楊兩人縱退丈外，驚魂稍定，吸口氣，望向漸漸消散的那團黑烟，透過淡烟，望到廖華岳一手扶持着聶長天，拚命向崗上奔去，兩人不禁怒火中燒，各自叱喝一聲，急急追撲。

廖華岳已是强弩之末，拚盡氣力扶着昏頭昏腦的聶長天往崗上掠

去，奔到崗腰處，扭頭回望，見到樂、楊兩人如飛追上來，相距不到十丈，若不阻止，轉眼間便會被兩人追上，於是停下來，反手又擲出一件物事。「再嚐嚐震天彈的厲害！」

樂、楊兩人領略過震天彈的厲害，一聽便急忙往左右縱開去，那知道那物事落在地上，並沒有炸響，骨碌碌往下滾，看清楚，那裏是甚麼震天彈，不過是一顆雞蛋般大小的石子而已。兩人氣惱得七竅生烟，咬牙切齒怒吼連聲，往前猛追。

乘着樂、楊兩人縱避的機會，廖華岳扶着聶長天勉力往山崗上奔出十數丈，可是，轉眼間便被樂、楊兩人又追上十多丈。

廖華岳氣喘吁吁，腳下一絆，跌倒下去，手往地上一抓，反手向追上來的樂、楊兩人撒手又擲去一物。

樂、楊兩人上了一次當，這次眼見廖華岳從地上抓起石子擲來，當然不加理會，繼續追。楊萬光還厲喝道：「廖華岳，看你還有何伎倆耍出來！任你逃到天上，也別想逃得過咱倆的劍下！」

廖華岳撒出的那把石子落在兩人前面的地上，其中一顆不像其他的石子那樣骨碌碌滾下去，而是乍然爆發出一聲巨響，兩人冷不防之下，被震得耳鳴心跳，兩眼發黑，慌不迭各自避開去。

廖華岳喘口氣，掙扎着扶聶長天起來，竭力往上奔逃。驀地感到扶着聶長天的左手一輕，聶長天已醒過來，耳邊聽到聶長天道：「廖兄，且歇一歇，待區區扶你一把。」身不由己，往上飛奔。

待到樂、楊兩人心神定下來，聶長天已扶着廖華岳奔掠上崗頭上。

樂、楊兩人當然不肯看着煮熟的鴨子飛走，窮追聶、廖兩人。

聶長天從昏眩中醒過來，扶着廖華岳往上奔掠，其實他比廖華岳好不了多少——同樣受傷不輕，拚着一口氣往上狂奔，奔上崗頭，他已氣喘吁吁，感到力不從心，但仍咬着牙，强提氣力，往另一座山崗的山上奔掠。若不是廖華岳已兩次以石子權充震天彈，阻嚇樂、楊兩人的窮追，要不，早已被兩人追上。

兩番上當之後，樂、楊兩人不再理會廖華岳的咋唬，於聶、廖兩人奔掠上山腰時，已追近至距聶、廖兩人不到十丈。

聶長天忽然鬆開廖華岳，撲到數尺外一塊大石前，暴喝一聲，雙掌齊出，運聚起全身氣力，將那塊大石推動，向追上來的樂、楊兩人滾下去。

聶長天力竭倒下。

廖華岳這時已略爲回過氣來，急忙撲過去，扶起聶長天，改變方向，沿着山腰奮力奔掠。

樂、楊兩人被翻滾下來的大石阻了一阻，再追上去時，又被聶、廖兩人逃出三四十丈外，氣恨得兩人牙癢癢。

就這樣，四人追追逐逐，在聶、廖兩人千方百計想辦法阻截之下，樂、楊兩人始終無法追上聶、廖兩人。

可是，大概聶、廖兩人氣數已盡，居然奔逃入絕地之中——一處懸崖前。正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除非兩人脅生雙翅，否則，兩人便要命喪於此。

兩人站在懸崖前，進退不得，唯有眼看着樂、楊兩人一步步逼前來。

「逃啊！怎麼不逃了？」楊萬光獰笑着盯着聶、廖兩人。「嘿嘿嘿……連天也要絕你們倆的路，該認命了吧？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去！該死了吧？」

廖華岳怒睜雙目，咬牙道：「天無眼！怎會幫着你這兩個老賊！我好恨！你兩個老賊死後必下獄！」

樂山水惡狠狠地道：「日後一命嗚呼，即使下地獄，也是死後之事，管他娘的，眼下，你倆便要死在老夫兩人眼前。嘿嘿！你倆是要老夫兩人動手，還是自己了斷——跳下去！」

跳下去？廖華岳不由倒抽一口寒氣，剛才他已探頭出崖外往下望過，這懸崖即使沒有百丈高下，亦有七八十丈，跳下去，不粉身碎骨才怪。

「兩條路，任擇其一！」楊萬光接口道：「快拿定主意！」

樂、楊兩人追到懸崖時，經已往崖上打量過，近百丈高的懸崖，即使他倆輕功不俗，跳下去亦非死不可，絕無倖免。因此，樂山水才會要兩人跳下去。

聶長天仰天吁口氣，對廖華岳道：「廖……閣下，既然難逃一死，區區絕不死在這兩個老……賊的手上，寧願跳下去，葬身崖下，你意下如何？」

廖華岳用力咬咬牙。「好！我死也不會讓這兩個老賊那雙沾滿了血的手汚了我的屍首！」

「咱們一起跳下去！」聶長天一把抱住廖華岳，縱身往懸崖外撲出去，飛快地往崖下跌墜。

樂、楊兩人看着聶、廖兩人跳落崖下，同時放聲笑了。「老六，華岳與姓聶的已除，咱倆從此可安枕無憂！哈哈哈……連老天也助咱倆！可說天意如此，剩下來的魯活和秋爽這兩個師侄，容易對付得很！」樂山水邊說邊向崖邊走去。

楊萬光跟着走向崖邊。「師兄，打算何時對付魯活和秋爽？」

「這兩天便着手對付他倆。」樂山水走到崖邊，往下望。

就在這時，崖下傳來兩聲動人心魄的慘嚎。

由於崖底長滿了草樹，加上有一百丈左右高下，從崖上往下望，根本看不清崖下的情形，他祇隱約看到崖底的野樹有一兩棵的枝椏被砸斷折掉，與及聽到枝椏斷折的「霹勒」聲。雖則看不到聶、廖兩人墜落崖底下的屍體，樂山水却斷定兩人必死無疑。

因爲就是一頭靈巧的猿猴跳下去，亦無法攀攫住崖壁上的野籐荊樹，免不了一死，何況是兩個身受重傷的。

楊萬光亦探頭出崖外往下望。「師兄，他倆跳下去，倒乾凈俐落，省得咱倆動手殺了後，還要花費氣力將他倆的屍首拋下去！」

「老六，他倆跳下去，祇有你知我知，連鬼神也不知，太好了，正合愚兄之意。」樂山水哈哈笑起來。「這叫天從人願！」

「師兄，打算怎樣對付魯活與秋爽？」楊萬光問。

「這個我已想好了。」樂山水胸有成竹地道：「祇要找一個人來，力證雲揚五人是含寃死的，那魯活和秋爽便難辭輕信失察之責，按照門規，他倆應受杖責，並褫奪繼任門主之資格。那時候，在本門無大將之下，順理成章該由愚兄來接任掌門之位。老六，你說這個主意如何？」

「師兄智謀過人，這個主意妙啊！」楊萬光道。「師兄打算找那一個人來指證？」

「祇要找到假冒姓聶的的那個傢伙，不但可以證實雲揚五人是寃枉的，還可以乘機殺掉他。那時候，即使翻天覆地，也查不到咱倆身上。」

「師兄莫非已查到那人的下落？」

「嗯。」樂山水道：「雲揚五人被殺那一晚，愚兄已暗中着人跟踪那傢伙，早已查到他的藏身之處。」

「原來師兄已計算周詳，一切已在師兄掌握之中，小弟萬分佩服。」

樂山水看看天色。「老六，日頭已下山了，該回去了。」

楊萬光點點頭，兩人馬上相偕離去，趕返金昊門。

* * *

這天，魯鳳秀於約定聶長天相見的那個時候，來到那條小溪旁，等候聶長天出現。

可是，她直等到傍晚，仍不見聶長天出現，心裏既失望又擔心。

他會不會出了事呢？

魯鳳秀在心裏想。

一念及此，她心裏大爲憂急，但又不知該去那裏去找聶長天，眼見暮色四合，再不回去，必定會被父親責備，祇好憂心忡忡地離去，返回金昊門。

吃過晚飯，她忽然有一種衝動，急急趕到書房去找父親，不等父親開口，急急道：「爹，女兒有緊要事相告，雲揚師兄五人被殺那一晚，聶……長天根本沒有到本門來救雲揚師兄弟五人，那個在本門出現的聶長天是假的！爹與三師叔在那處疏樹林看到的聶長天，亦是假扮冒充的，聶長天根本沒跟雲揚師兄弟五人碰面過，雲揚師兄弟五人是被人存心陷害的，他們根本沒幹出大逆不道、弒殺掌門師伯的惡行！」一口氣將弩在心裏的話說出來，心裏感到一陣輕鬆。

要不是一鼓作氣，她相信沒勇氣說出來。

魯活睜大雙眼看着女兒，一臉震驚詫然的神色。「秀兒，妳說甚麼？妳不是在胡言亂語吧？」霍然站起來。

魯鳳秀鼓起勇氣道：「爹，女兒句句實話。女兒好好的，怎會胡言亂語？」

「妳怎會知道那些事情的？」魯活厲聲質問女兒。

魯鳳秀抿抿嘴，吸口氣，壯起膽道：「因爲……因爲女兒……」下面的話，她始終無法說出來。

她被父親兇厲神態嚇得膽怯心慌。

「秀兒，告訴爹，妳是否見過那個姓聶的小子，那些話妳是聽那小子說的？」魯活雖則壓着聲，語氣很嚴厲。

「爹……女兒……」

「說！」

「女兒確實見過他！」魯鳳秀被父親逼得急了，把心一橫，直認不諱。「女兒相信他是無辜的，他說的也是眞的！」

魯活震怒得臉色也變了。「住口！妳發瘋了？妳竟說出這種話來！越來越任性妄爲！要是給別的人聽到，恐怕爹也救不了你！」話聲未落，急急搶到窗前往外窺察，看看外面是否有甚麼人，肯定外面沒人後，一顆心才放下來，鬆口氣，疾言厲色對女兒道：「秀兒，聽着！不管妳所言是否屬實，爹要妳忘記了剛才說的話，從今後不准向任何人提起，聽到沒有？」

魯鳳秀着急地道：「爹，難道你不想查出眞相？任由那使陰謀害死雲揚師兄弟五人的……陰毒惡人繼續在暗中對付本門？」

「秀兒，說夠了！」魯活倏地出

指點了女兒的啞穴，以及身上靈台、肩井等四處穴道。

魯鳳秀登時口不能言，身不能動，眼中神色驚愕。

她實在不相信父親會這樣對待她。

「秀兒，別怪爹這樣對妳。是妳逼爹不得已點了妳的穴道，爹如今扶妳回房去，雲揚五人的事，爹自會查明。」說完，扶着女兒走出書房。

魯鳳秀只被封住上身穴道，被她父親扶着，依然能夠行走，但雙手仍然動不了，一樣有口不能言。

魯活將女兒扶回房間，扶她到床上躺下來，隨即再出手點了女兒身上的軟痲穴道，魯鳳秀馬上昏睡過去。魯活替女兒蓋好被子，出房找來侍候女兒的婢女，謊說女兒身子不舒服，經已睡了，要那婢女留在房中照看魯鳳秀，然後匆匆去找孫秋爽。

來到孫秋爽房中，劈頭便道：「三師弟，秀兒剛才對愚兄胡言亂語，說甚麼雲揚五人是冤枉的，姓聶的也是冤枉的，咱們在疏樹林中以及那晚於西院牆上看到的那人，根本就不是姓聶的小子，乃是有人喬扮成姓聶的，讓咱倆和本門中人都誤以爲雲揚五人與姓聶的同謀合伙，達到陷害雲揚五人的惡毒用心……」

孫秋爽着急地道：「二師兄，秀兒當眞那樣對你說？」

魯活點點頭：「三師弟，若秀兒所言屬實，咱倆豈不落個見事不明，糊塗失察之過？依照門規，處事不明，糊塗無能之人，不能接掌門主重任。萬一給本門中人查悉，咱倆豈不是美夢成空？空喜歡一場？」

頓一下，接又緊張兮兮地道：「因此，愚兄才急急來找你商量。」

「二師兄以爲秀兒所言是眞是假？」孫秋爽這時已冷靜下來。

魯活道：「看秀兒的神態，絕不是胡言亂語。」

「此事除了二師兄外，秀兒可有對別人提及？」孫秋爽神色緊張。

「這個……秀兒該不會亂對別人說吧。」魯活以不敢肯定的語氣答。

孫秋爽轉着眼珠道：「師兄，如今秀兒在那裏？」

「愚兄點了她的軟痲穴，如今在她房中昏睡，愚兄吩咐婢女小青看着她。」

「二師兄，千萬不要讓秀兒有機會對別人亂言亂語的——否則，好夢成空！」孫秋爽神色凝重。「明天便將她送到一個隱秘的地方看管起來，可對本門中人宣稱秀兒到外婆家去小住，待下月初二師兄已接掌門主之位後，那時米已成炊，才接秀兒回來，二師兄以爲如何？」

魯活一心想着接任門主之位，出人頭地，風光體面，女兒麼，委屈一下沒相干，因此，他想也不想便道：「唯今之計，只好如此。」

孫秋爽道：「二師兄，下月接任門主之職後，依小弟之見，要想個辦法對付兩位師叔，小弟這些日子暗中觀察兩位師叔的言行，隱約覺得兩位師叔似乎不甘於安份守己，爲了日後能坐穩門主之位，任何對咱倆稍有威脅的人，都要將之鏟除，未知二師兄以爲然否？」

魯活用力點一下子，「三師弟，愚兄可謂與你心意相通。那晚五師叔出手擊殺雲揚，再聽兩位師叔之言，愚兄察覺到他倆不安好心，說不定他倆亦覬覦門主之位，心存大欲，正是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愚兄與你不謀而合。」

「二師兄，打算怎樣對付兩位師叔？」

「這個，愚兄正要與你從長計議。」

* * *

魯活那句話：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應驗了。

這天，魯、孫兩人才吃過早飯，便分別被樂、楊兩人派人請到議事廳，說有要事商議。

魯、孫兩人好不奇怪，不知兩位師叔有何緊要之事商議，兩人交換了一瞥奇異的目光，往議事廳走去。

兩人來到議事廳前，只見廳前那片空地上聚集了所有的門人，只有當值的門人除外。兩人大感驚詫。「孟師弟，發生了甚麼事？因何本門中人都聚集在此？」孫秋爽問孟青山。

孟青山正是樂、楊兩人派來請魯與孫兩人到議事廳的人。

孟青山頭也不回，答道：「小弟不知道，兩位師兄見到小弟師父和六師叔，自會知道。」

魯活沒有說話，心裏嘀咕道：「不知那兩個老傢伙在搞甚麼鬼。」

進入議事廳內，魯、孫兩人一眼看到兩個師叔的神態——一臉嚴肅，禁不住心頭暗跳，沒來由地心虛起來。

「兩位師叔召喚魯活和三師弟到此，請問師叔有何緊要之事？外面聚集的門人可是兩位師叔召集？」魯活向樂、楊兩人行了一禮。

樂山水從喉頭發出重濁的「嗯」聲。「不錯。我與老六有一件異常緊要之事要問你倆，由於事關重大，我與老六商議之後，決定請兩位師姪當衆回答。」

孫秋爽看一眼魯活，急忙道：「請問兩位師叔是何等重大之事，要秋爽與五師兄當衆回答？」

楊萬光冷冷道：「秋爽，若要知道是何事，馬上隨我與五師兄到外面，我與五師兄自會當衆說出來。」

樂山水沉聲道：「魯活、秋爽，還站着幹嗎？隨我與老六到外面去面對本門中人。」說着大步往外走。

魯、孫兩人交換一瞥狐疑的目光，懷着不安的心情，不得不隨樂、楊兩人往外走。

聚集在議事廳外的金昊門中人都懷着好奇的心情等待着，不少人在交頭接耳竊竊低語，看到樂、楊、魯、孫四人出現在廳中，馬上安靜下來，全都將目光落在四人的身上。

樂山水兩眼掃視了聚集在廳前的門人一匝，哼了一聲，清清喉嚨，宏聲道：「本人與六師弟身爲本門長老，自該爲本門竭盡所能，鞠躬盡粹，死而後已，本長老與六師弟之所以召集所有本門中人在此，乃因本人與六師弟發現了一宗事關本門重大事件的事，爲表示愼重，故此召集本門中人在此，一起論斷，以示公正無私。」

魯、孫兩人此時越想越覺不妙，猜想樂、楊兩人之「矛頭」可能直指自己。苦於未能確定，又不好急急發問，唯有按捺着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聽樂、楊兩人要說甚麼。

那些門人都在安靜地聽着，沒有人作聲，等待樂山水說下去。

樂山水故意不馬上說下去，來回掃了那些門人幾遍，才緩緩道：「本人與六師弟連日來明查暗訪，終於捉到那個姓聶的小子……」說到這裏，故意頓一下。

那些門人聽聞捉到聶長天，頓時哄一聲騷動起來。

「馬上處死那姓聶的兇徒！」

「拿姓聶的兇徒開膛破肚，剜出他的心肝，生祭已故門主！」

「將姓聶的惡賊碎屍萬段！」

金昊門中人羣情洶湧，發出激動的呼叫。

「靜一靜！」楊萬光舉起雙手呼喝一聲。「大家聽着！捉到的那人並不是眞的聶長天，乃是西貝貨！」

金昊門中人聽聞之下，頓時洩了氣，發出一陣失望的噓聲。

楊萬光高聲道：「那人雖然是個冒牌貨，但却供出，乃是受人指使喬裝易容成聶長天，目的是誣陷雲揚與得志等五人！」一頓，楊萬光轉對孟青山道：「青山，將那個冒牌貨押出來，讓他當衆說出他的陰謀！」

孟青山答應一聲，飛快地將那個冒牌聶長天的人押出來。

那個「聶長天」臉色灰白，手上拿着一張薄薄的人皮面具，孟青山喝叫他將面具戴上，那人戴上面具後，赫然有九分像聶長天。

「將你對我的師父和六師叔所說的話說出來！」孟青山向那假聶長天喝叫。

假聶長天艱難澀聲地道：「咱……名趙士金，受廖華岳指使假冒聶長天，誘使貴門……魯活、孫秋爽以爲風雲揚師兄弟五人與聶長天勾結殺害貴門賀門主，在疏樹林出現及在貴門西面院牆上出現的聶長天，皆是咱喬裝假冒的……至於指使咱的廖華岳是否主謀，又或是背後另有主謀人，咱不得而知，咱所言句句屬實，請貴門放過咱，咱並不是殺害貴門賀門主的主謀幫兇，罪不至死！」

一直沒有作聲的魯活突然高聲說道：「兩位師叔，單憑這個傢伙之言，作不得準啊！焉知這傢伙不是爲活命，編造出這番話來？」

樂山水冷哼一聲，目注魯、楊兩人。「兩位師姪，咱們當然不能單憑姓趙的偏面之言，去相信他的話，可是，我和老六還找到另一個人，她所說的，足証姓趙的所言屬實。」扭頭對孟青山道：「青山，將鳳秀帶來。」

孟青山答應一聲，到議事廳內將魯鳳秀帶出來。」

兩人心中大驚，知道二人商量的事被師叔派人暗中偷聽了去。

孫秋爽在這時低聲對魯活道：「二師兄，咱們完了。」

魯活沒有說話，一顆心直往下沉，暗嘆一聲，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此語果眞不欺，口裏驚急地道：「五師叔，你待怎的？快放開秀兒！萬事由我擔待，別難爲秀兒。」

魯鳳秀呼喚一聲：「爹，這是怎麼回事？」

楊萬光冷聲道：「鳳秀，妳爹與妳三師叔爲了謀奪掌門之位，不惜昧着良心，不加細查，便一意認定雲揚五人暗中勾結姓聶的小子，對雲揚五人痛下殺手，以至雲揚五人枉死，依照門規，凡圖謀不軌，犯下大錯的門人，若罪不至死，亦須逐出本門！」

樂山水接口道：「魯活、秋爽，你倆有何話說？」

魯、孫兩人垂首不語。

樂山水振聲對一衆門人道：「余以本門長老之身份，如今向本門中人宣佈，依照門規，即時將魯活、孫秋爽兩人逐出本門！從今以後，魯、孫兩人與本門絕無關係，永遠不得踏入本門一步。」

一衆門人發出轟然呼應聲。

魯鳳秀呆住，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連話也說不出來。

魯、孫兩人垂頭喪氣，眼見羣情洶湧，心裏好不驚惶。「二師兄，走吧！」孫秋爽壓着聲，急說一聲。

魯活陡地兩眼一睜，抬起頭，高聲道：「天亡我也！俗語有云：成王敗寇！我魯活堂堂七尺，敢作敢當，絕不做喪家狗！事已至此，有何顏面苟活人世！」舉手翻掌猛向天靈蓋拍下去。

「二師兄！」孫秋爽驚叫一聲，急忙出手阻止。可是，只能夠在魯活一掌拍落天靈蓋時，抓住魯活的臂，未能完全阻止魯活自擊天靈蓋。

「呃」一聲，魯活天靈蓋塌陷，身子一軟，栽倒下去。

「爹！」魯鳳秀叫一聲，急撲過去。

樂、楊兩人看到魯活自戕，心裏暗自歡喜，臉上却不動聲色。

「孫秋爽，魯活以一死贖罪，你呢？難道你還有顏面偷生於世？」楊萬光向孫秋爽冷冷發話，「若你厚顏苟活，還算是人麼？」他想拿話逼死孫秋爽。

孫秋爽臉上一陣青一陣白，猛地咬咬牙，狠聲道：「六師叔，你說這番話，無非想逼我像二師兄那樣自戕而死！我才不會上你的當，我要活下去！」

「你要厚顏苟生，隨便你！」楊萬光冷笑一聲，截斷孫秋爽的話。「只怕天下之大，沒你這個被逐出本門之徒的容身之地。」

孫秋爽正要開口還以顏色，驀地一衆門人之外傳來一聲怒喝：「楊萬光、樂山水，你兩個老賊睜大眼看看，被你兩個老賊逼迫跳下山崖的廖華岳與聶長天活生生來此！你兩個老賊做夢也想不到吧？」隨着傳來的話聲，兩個人凌空掠過圍聚在議事廳外的金昊門門人，落在階前，面對神色驚變的樂、楊兩人。

樂山水與楊萬光經已看清楚突然出現的兩人確是如假包換、活生生的廖華岳與聶長天，心裏又驚又急。兩人確實做夢也料不到聶、廖兩人居然跳下數十丈深的山崖也死不了，並且在這個骨節眼上出現，要是讓兩人開口說話，那他倆便好夢成空，完了，絕不能讓聶、廖兩人開道出眞相，必須要置兩人於死地，樂、楊兩人此謂心意相同，互相望了一眼，隨即同時厲喝一聲：「姓聶的，納命來！」雙雙縱身撲向聶、廖兩人。「動手啊，殺了姓聶的小子和他的同伙，替門主報仇！」樂山水加上一句。

「老賊，欲殺人滅口，妄想！金昊門中人聽着，這兩個老賊才是殺死賀門主的元兇主謀！廖華岳與已死的喬烈武乃是受這兩個老賊指使，下手殺死貴門門主……」

「惡賊！自知難逃一死，居然妄想含血噴人，誣蔑老夫與老六，該死！」樂山水厲聲怒叫，不讓廖華岳說下去，同時一掌劈向廖華岳——誓要一掌將他劈殺。

楊萬光亦已撲到聶長天跟前，一拳向他面門擊去。

聚集在議事廳前的金昊門中人在樂、楊兩人的呼喝下，紛紛作勢欲動，孫秋爽適時發出一聲吆喝：「各位同門且慢動手！難道沒有聽到姓廖說的話麼？兩位長老二話不說便出手欲置廖、聶兩人於死地，分明不想讓兩人說下去，正是作賊心虛！兩位師叔請停手，讓姓廖的把話說完！」

樂、楊兩人當然不會聽孫秋爽的話，繼續向聶、廖兩人展開兇猛的攻擊。「孫秋爽，快住口！你已被逐出本門，已不是本門之人，沒你置喙之地！」楊萬光怒聲厲喝。

一衆門人聽了孫秋爽的話，再加上廖華岳說的話，心裏不免起疑，不但收住向聶、廖兩人撲擊之勢，還交頭接耳，議論紛紛。

樂山水目睹那些門人遲疑不前，怒喝道：「爾等還站着幹嗎？連本長老的話也不聽？混賬！」

喝聲未落，孫秋爽已撲到樂山水身側，長劍疾刺向樂山水，逼得樂山水不得不抽身應付孫秋爽的狂攻，令到廖華岳脫出樂山水的攻擊。

「姓廖的，還不快將你要說的話說出來？」孫秋爽邊竭力纏住樂山水，邊向廖華岳喝叫。

廖華岳喘口氣，張口放聲說道：「金昊門中人聽清楚了，貴門主被殺一事，乃是廖某與喬烈武所爲，但主謀之人乃是樂山水與楊萬光兩個老賊！他倆答應接掌貴門之後，給廖某三佰兩銀子！喬烈武之死，乃是兩個老賊指使廖某殺人滅口，假扮聶長天之人，也是廖某找來的，亦是兩個老賊的主意，目的是要令到貴門魯、孫兩人深信風雲揚五人乃是與聶長天合謀殺死賀門主的大逆不道之徒，借魯、孫兩人之手除去風雲 揚 五人，事後，兩個老賊眼見廖某無用，留着廖某祇會留下禍患，於是要將廖某殺死滅口。就在昨天，兩個老賊將廖某與聶長天逼迫跳下山崖前，坦認一切陰謀！」廖華岳一口氣將樂、楊兩人的陰謀手段詳細說出來。「兩個老賊以爲廖某與聶長天跳下山崖必死無疑。他倆做夢也想不到，聶長天以『飛龍在天』輕功身法於墜落崖底前，抓着廖某掠到崖壁上一棵野樹上，逃過大難，也因此才得以及時在此，揭破兩個老賊的惡毒陰謀！」

「胡說八道！該死！」樂山水咆哮一聲，以一招重手法逼開孫秋爽，人如箭矢般射到廖華岳身前，向他疾攻三招。

廖華岳急忙出手應付，應付了兩招，第三招無法應付，被樂山水一拳擊在左胸上，登時慘叫一聲，斜斜飛躍開去，口裏噴出一道血箭。

孫秋爽大叫：「各位同門經已聽聞姓廖的所言，五師叔與六師叔心存大欲，爲了奪取門主之位，不惜耍陰謀，殺害門主，如此所爲，犯了本門死罪，人人得而誅之，爾等還不動手，替門主報仇，爲本門除害？」

毛錦春與舒泰首先呼應，撲向樂、楊兩人，其他門人跟着紛紛呼應，吆喝連聲，湧向樂、楊兩人。

聶長天藉着楊萬光心驚分神，抽身而退時，高聲道：「各位金昊門中人，廖兄所言屬實！區區可作證！」

「可恨，可惡！」樂山水眼見功敗垂成，怒不可遏，狂呼厲叫。「老六，好夢成空，咱倆既作不成門主，已成衆矢之的。一不作二不休！跟他們拚了！乾脆將金昊門也毀了！」說完，瘋了般撲向湧上來的金昊門人。

一幕同門相殘的慘劇立刻上演。

結果，樂山水與楊萬光力拚之下，終於寡不敵衆身亡。

但金昊門中人亦遭樂、楊兩人殘殺十之六七，孫秋爽亦死在樂山水的刀下。

金昊門經此一役——同門相殘而毀了。

＊　　＊　　＊

魯鳳秀埋葬了父親和師叔後，與母親打算離開這個傷心之地返回故鄉居住。

聶長天自金昊門一役之後，一直陪着魯鳳秀，幫她料理魯活的身後事，日久相對之下，情意日生，聽聞她要返鄉，心裏好不焦急，到了魯鳳秀母女返鄉之日，他再也憋不住，鼓起勇氣對魯鳳秀道：「魯姑娘……眞的要返鄉？區區有話跟妳說……」下面的話，他吞吞吐吐的，始終說不出來。

魯鳳秀依依不捨，含情脈脈地道：「聶……大哥，說啊，有甚麼話祇管說出來。」

「區區……區區……」聶長天硬是舌頭打結，急得他額上冒汗，雙手用力握拳，陡地用力拍打一下自己的腦袋，重重深吸一口氣，結結巴巴地道：「鳳……姑娘，區區孑然一身，妳……願意……區區隨妳返鄉……相伴……麼？」說話完，一張臉已漲紅，心頭卜卜直跳，垂下眼，不敢看着魯鳳秀。

魯鳳秀看到聶長天羞臊無措的樣子，忍俊不禁，失笑出聲，滿心歡喜，低呼了一聲：「聶大哥……」下面的話止住，伸手輕輕抓住聶長天的手，臉上泛起紅霞，低聲道：「喜歡還來不及，怎會不願意。」

聶長天先是感到手被抓住，繼之聽到那句話，登時歡喜若狂，蹦跳起來：「太好了，鳳秀，我這一輩子永不離開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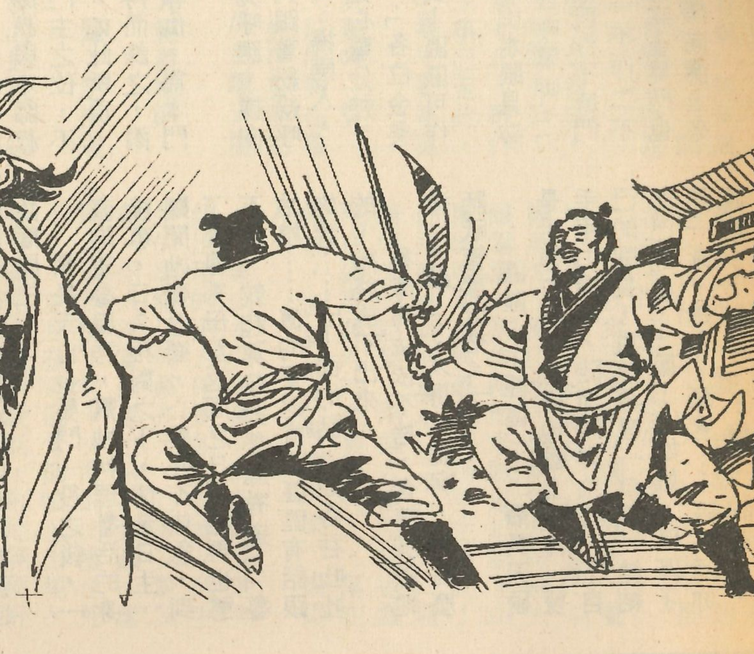
鳳秀抿嘴羞笑。

一行人漸漸地遠去了。

（全文完）

湖海中原七虎故事／朱雀·文　可飛·圖

小豹子



裝病扮瘋　尋覓傳人

晨光曦微，小豹子哼着剛從墟集中古老頭子那裏學回來的江北小曲，踏着泥濘來到不知名的橋頭，向方三叔買了兩個饅頭，吃得津津有味。

小豹子的父親就是大豹子，大豹子今年四十三歲，小豹子快將十五歲了。

大豹子脾氣粗暴，在一家小鏢局裏當鏢師。

小豹子刁鑽精靈，閒來在鏢局裏做些雜役工作，倒也賺到一點銀子。

平安縣的人都說，大豹子和小豹子雖然一個脾氣很壞，一個狡猾刁鑽，但心腸却都不壞。

所以，有時候小豹子手頭拮据，方三叔的饅頭，劉二媽的白菜湯麵，甚至刻薄吝嗇成性的豆腐周八，他們都願意給予他賒賬方便。

小豹子雖然年紀輕輕，但信譽却不錯，別人肯賒賬，他很感激。所以，祇要一有錢，他就馬上還清一切欠債，絕不拖賴。

那裏認識他的人，對他越來越有好感。

* * *

天色漸漸亮了。

小豹子的心情更輕鬆。

他喜歡白晝多於黑夜。

他喜歡在嫵媚的陽光之下，享受着世間的每一種新鮮的事物。

祇可惜平安縣並不是一個大地方。

這裏新鮮事物並不太多。

小豹子對於大城市是很嚮往的，但直到現在爲止，他還沒有機會到長安、洛陽等地名勝一遊，但他相信，這種心願將來一定會實現的。

他是個很樂觀的人，就算他在最窮困的時候，他都絕不會覺得很窮困及沮喪。

因爲每一天都有明天。

今天的遭遇不好，別灰心，還有明天，又何必耿耿於一時的失意呢？

* * *

兩個饅頭已在肚子裏消化掉了。

小豹子正想去吃碗白菜湯麵。

就在這時候，他在官兒巷看見了一個販賣雜物的漢子。

這漢子臉色青白，一雙眼睛毫無神采。

小豹子走上前仔細地看了一看。

雖然天氣並不寒冷，但這漢子

却像是得了發冷病似的，身上最少穿着兩件殘舊的棉襖。

小豹子搔了搔脖子，對這個漢子下了兩點判斷。

第一，這漢子並不是平安縣裏的人。

第二，這漢子是個病漢。

小豹子又向他擺賣的雜物看了一眼，他賣的有銅壺子、烟斗、小刀，甚至還有夜壺。

一看見那夜壺，小豹子悶了起來。

他現在想看見的東西並不是夜壺，而是劉二媽的白菜湯麵。

對於這些東西，他一點興趣也沒有，而且這個病漢也沒有甚麼好看的，所以，他匆匆的走了。

走不到幾步，他已嗅到了白菜湯麵的香氣。

* * *

麵是熱騰騰的。

對小豹子來說，這種簡單的食物，已是一種很不錯的享受。

它唯一的缺點，就是不夠新鮮。

不夠新鮮的意思，並不是指那些白菜，而是說小豹子吃的這種麵已有十幾年了，劉二媽還是沒有變些新鮮的花樣出來。

但小豹子從來沒有批評過這種麵。

當一個人曾經捱過饑餓之後，也許會明白到，不好吃的東西總比沒東西可吃好一百倍。

而且直到現在爲止，小豹子還是覺得這種麵的滋味不錯。

吃完了麵付了賬，小豹子又在街上溜躂。

他忽然又想起那個販賣雜物的病漢子。

他在想：「這病漢子若幹不成買賣，很可能沒錢去抓藥治病，甚至可能暴斃街頭上。」

想到這裏，剛吃進肚子裏的白菜湯麵好像有點不消化。

他決定回到官兒巷，看看那個漢子現在怎麼樣。

* * *

病漢子和他的雜物，仍然和剛才一樣，沒有發生過半點變化。

換而言之，他的雜物連一件都沒有賣出去。

小豹子皺了一皺眉，忽然走上前，拿起一把已經生了銹的刀。

這把刀長約一尺八寸，模樣雖然是殘舊一點，但却是小豹子唯一稍有興趣的貨物。

「這個要多少錢？」

病漢子有氣無力地，伸出了一根手指。

小豹子目光一閃：「一兩？」

病漢子搖搖頭。

「是一千兩銀子。」

小豹子的眼睛登時變得比銅鈴還大：「這把殘舊的刀要一千兩？」

病漢子點點頭，說道：「它是這裏所有貨物中，最不值錢的一件東西。」

小豹子可怔住了。

直到這時候，他又對這個病漢作出了另一個判斷。

他患的病不止一種，最少還得加上嚴重的神經病。

小豹子暗暗地嘆了口氣。

看來，今天似乎有點倒霉，大清晨就碰上了這個瘋子。

他祇好馬上把那把刀子放回了原處。

病漢子臉上忽然展露出了一絲笑容，說道：「這位少爺果然識貨，你是我的第一個顧客。」

小豹子嚇了一跳。

「不，你千萬不要誤會，我並不是想買這把刀子。」

病漢臉上的笑容立刻消失得乾乾淨淨，說：「你在說甚麼？」

小豹子雙手亂搖：「你開的價錢，最少可以同時嚇破十萬八千七百人的膽，我沒有給你活活嚇死，那眞是僥天之倖，阿彌陀佛，再見再見！」

他連臉都有點青了。

說完那幾句話之後，他一溜烟似的拔腿就跑。

* * *

每個人都有一種專長。

世間上，最可悲的，並不是一無所有，而是一無所長。

小豹子也有專長。

他對自己有信心幹的事，並不是打架，而是拔腿狂奔。

他一向跑得比別人快。

所以，他往往不怕闖禍，就是恃着自己跑得快。

他敢用一切打賭，這個病漢子就算插上一雙翅膀，也絕對不會追得上他。

當他跑到一間觀音廟前停下來的時候，他忍不住笑了。

那病漢子就算要追趕，也絕對不會跑得很快，但自己却亡命飛跑，這未免是太緊張了。

回頭一望，廟裏那有病漢的踪跡。

就在這個時候，背後有人輕輕地拍他的肩膊。

「這把寶刀祇賣一千兩，你是大佔便宜了！」

小豹子沒有回頭。

但他的一顆心，却險些從口中跳了出來。

因爲他自己已認出，這是病漢子的聲音。

* * *

遇上一個神經病漢，已經是一件倒霉事。

現在小豹子臉上的神態，簡直就像是白日活見鬼。

他看見了一個人，正緩緩的從自己身後繞到自己的前面來。

這不是那病漢子又是誰。

病漢子的左手挽着一個皮袋。

小豹子甚至還可以看見皮袋裏面裝着一個夜壺。

而病漢子的右手，却提着一把銹跡斑斑的刀。

刀尖居然指着小豹子的咽喉。

小豹子祇覺得喉嚨一陣乾澀。

「這……這算是甚麼玩兒?」

病漢子咧嘴一笑，笑聲令人有毛骨悚然的感覺：「我現在給你刀，你馬上給我一千兩!」

小豹子哭喪着臉，說道：「我沒有一千兩。」

病漢子冷笑道：「你是來尋我開心?沒有一千兩，又怎能問這刀值多少錢?」

小豹子抹了一把汗：「我是有眼無珠，不識貨，也不識好歹……」

「甚麼不識好歹?你是不是在罵我是個歹徒?」

「不，我沒有這個意思……」

「我不管你是甚麼意思，總而言之，咱們現在必須貨銀兩訖!」

小豹子搖搖頭。

「很對不起，萬二分對不起，我沒有這許多銀子，那能貨銀兩訖!」

病漢子哼了一聲：「那麼你可是自討苦吃。」

小豹子忽然發覺到自己的判斷有些錯誤。

這個「病漢子」其實並不是完全有病的。

他的病是神經病，但體能健康却是絕對正常。

他能夠追到自己，這已不是簡單。

看他現在兇巴巴的樣子，好像還想把自己一口吞下去似的。

但小豹子不甘心就這樣的給人欺負。

雖然他年輕，但却也曾經練過不少武功。

他父親大豹子總算是個武林人，雖然在江湖上祇是個無名小卒，但一手拳脚功夫，倒也常常有人看得爲之喝采!

小豹子「家學淵源」，自然也得到父親傳授拳脚功夫。

以往，曾經有些無賴流氓，給小豹子打得滿天星斗。

這時候，絕不容忍了，否則很可能就給這個神經病漢子所傷害。

他忽然像一條泥鰍般，從病漢子的左脅下穿了過去。

他個子比病漢子細小，動作靈活快速。

颯!

他一下子就已經從病漢子的脚下鑽了過去，而且立刻反手就是一拳打在病漢子的背心上。

這時候已經認爲那病漢子的身體上沒有毛病。

這病漢唯一不妥當的是神經。

砰!

這一拳一偏不倚，打中了病漢子的背心。

病漢子猛然轉身，突然臉色大變。

他原本蒼白的臉色，突然變成了一種嬌嫩的嫣紅色。

他臉上的神態好像很痛苦。

他的額上，甚至滲出了黃豆大小的冷汗。

小豹子一怔。

病漢子恨聲叫道：「你……你……你好狠心。」

還沒有說完，他已躺倒在地上。

* * *

小豹子看看自己的拳頭，再看看躺在地上的病漢子，不禁呆住了。

是自己的拳頭太重了?還是這個病漢子眞的病得太厲害了，根本就受不起自己一拳之擊。

但不管怎麼樣，小豹子的心裏都有着一種歉然的感覺。

他打倒了別人，並不高興。

他也沒有逃避一走了之。

他扶着病漢子。

「怎麼啦……」

病漢子臉上更怪異，簡直就不像是一張人的臉。

看起來，他眞的有病，而且病得很重。

小豹子吸了一口氣：「我背你去找個大夫。」

病漢子沒有出聲。

小豹子眞的背起了病漢子。

病漢子的喘息很急促。

但他忽然在小豹子的耳朵邊說了四個字：「你上當了。」

小豹子猛然一震。

他急急把病漢子拋了下來。

「蓬」然一聲，病漢子被拋在石地上。

小豹子連看都不看，馬上拔腿狂奔。

他這次絕不會再看那病漢子一眼。

但他才跑了丈餘，就再也跑不動了。

非但如此，他幾乎還要被一根柔軟的索子勒得透不過氣。

他不能再跑。

否則，他一定會爲之窒息。

他停了下來，怒目瞪着病漢子。

病漢子坐在地上，雖然剛才給小豹子摔了下來，但他的臉上却連半點痛苦的表情也沒有。

現在，痛苦的人並不是病漢子，而是小豹子了。

小豹子喘息着，好不容易才迸出了一句話：「你想謀財害命嗎?」

病漢子冷冷一笑：「你連一千兩銀子都沒有，怎值得我出手謀財害命。」

「這就是了。」小豹子吁了一口氣：「我只是個又窮又蠢的小伙子，你犯不着欺負我。」

「本來是的。」

「那麼還不放了我?」

「不能放。」病漢子淡淡地道：「善捉不能善放，否則江湖上的朋友，會笑我狄某太無聊。」

「你姓狄?」

「不錯，你可以叫我狄二郎，也可以叫我狄二虎，也可以叫我狄神通。」

小豹子傻了。

他呆着，呆了很久很久，才訕訕的說：「你就是百變虎狄神通?」

「想不到連你這個黃口小兒，也曾聽過狄某的名號。」狄神通也呆了一陣。

小豹子嘆了口氣：「我的祖爺爺，你怎麼不早點說!」

狄神通道：「我若一早表現身份，便又會怎樣?」

小豹子眨了眨眼睛道：「你若不懂武功，又不會變魔法，當你在街上忽然看見一頭猛虎的時候，你會怎樣?」

狄神通道：「那倒要看看當時的情形如何，才能決定得了。」

「此話怎說?」小豹子好奇的問。

狄神通道：「倘若當日我心情很惡劣，正想一頭撞死了結殘生，那麼我會向前直闖，唯恐這頭老虎看不見我。」

小豹子苦笑。

狄神通道：「難道你認爲這種解釋不合理嗎?」

「合理，合理，比世間上最合理的事情更合理百倍有餘。」

狄神通點點頭道：「你不笨。」

小豹子道：「但你若不想死呢?」

狄神通道：「若不想死，那麼自然是找個隱蔽的地方藏起來，連呼吸都屏息下來。」

小豹子吁了口氣。

「這是絕大多數人的正常反應。」他望着狄神通：「我若一早知道你是百變虎狄二郎，就算你面前擺着十盤魚翅，黃金萬兩，美女如雲，我也絕不敢看一眼，而且立即脚底抹油，溜得越遠越好，更絕不會拿起你的刀子，不知死活的問問價錢。」

狄神通大笑。

「說得好，值得獎賞。」

獎賞?獎什麼?

小豹子心念未已，忽然眼前人影一閃，接着聽得兩下隆然巨響。

當他聽見那兩下巨响的時候，眼前金星亂冒，整個世界都黑成一片。

好灼辣，好痛的兩記耳光。

小豹子又驚又怒：「這就是獎賞?」

狄神通淡淡道：「在別人眼中看來，這是兩記耳光，在我眼中看來，這是賞賜。」

小豹子已氣得連半句話都說不出來。

狄神通盯着他。

「你覺得怎麼樣?」

「不怎麼樣，我是砧板上的一條小魚兒，你要怎麼樣我都不能有什麼意見。」小豹子嘆了口氣，又道：「但我想知道，我爲什麼會得到賞賜。」

狄神通悠然道：「既然你認爲我是一隻可怕的老虎，那麼我不顯顯虎威，實在不像話。」

「有理，你說得很有理。」小豹子又道：「直到現在，我才知道什麼叫秀才遇老虎。」

狄神通道：「你是秀才?」

小豹子搖搖頭道：「我也許像個小叫化，那秀才兩個字，恐怕三輩子都很難沾得上。」

狄神通也搖搖頭：「你又錯了。」

小豹子一怔：「難道你認爲我會有機會成爲一個秀才?」

狄神通道：「我現在就給你一個綽號，叫秀才小子。」

「秀才小子?」小豹子呆住了，半晌才道：「這倒是奇哉怪也，這種名稱我還是第一次聽見。」

狄神通道：「這是你以後的綽號，你是小子，再加上這一把刀就是秀才小子。」

當他說到最後一句話的時候，就把那柄銹跡斑斑的刀遞到小豹子的面前。

「這就是秀才刀。」

小豹子苦笑道：「它能切開一隻梨子嗎?」

「梨子?你說它連梨子都切不開?」狄神通冷冷一笑，忽然從衣袋裡取出一錠金子。

這錠金子份量不輕，最少有二十兩。

看見金錠子，小豹子的眼珠險些從眼眶裡跳了出來。

媽啊!這錠金子若是屬於我的，那該多美妙!

但他只是想想而已。

他並不是那種唯利是圖，爲了金錢就什麼都肯幹的人。

至少，他絕不出賣朋友，也絕對不取分文不義之財。

這是大豹子的爲人。

他也同樣教導自己的兒子小豹子，別因財失義。

但，這錠金子的確是他活到目

前為止，所看見最大的一筆財富，也難怪他會為之目瞪口呆。

一時之間，他實在想不出來，這位狄神通為什麼無緣無故掏出這錠黃金。

狄神通微微一笑，忽然把金子向上一拋。

金子飛上半空，但很快又落了下來。

但，當它落下來的時候，狄神通突然揮動他手中的刀，一幕奇景立時出現了。

這錠黃金竟然一分為八，紛紛跌落在地上。

小豹子嚇了一跳。

若不是親眼所見，他怎樣也想不到，這把看來毫不起眼的刀子竟然如此鋒利。

狄神通淡淡的一笑：「這就是秀才刀，雖然不中看，但却甚是中用，你看，它是不是值得一千兩銀子？」

小豹子嘆了一口氣：「就是一萬兩，也還是值得。」

狄神通大笑道：「一萬兩？」

「嗯，難道不止此數？」

「當然不止值一萬兩。」狄神通沉聲道：「就算有人用十萬兩，也休想買得到這把刀。」

* * *

聽到「十萬兩」這三個字，小豹子又不禁的呆住了。

他就算再睡十天八天，天天做夢十次八次，也很難想像得到，十萬兩銀子堆放在一起，將會是怎樣的情景。

過了很久，他才說道：「但你剛才不是說要一千兩賣掉它嗎？」

狄神通冷笑道：「你就當我方才忽然瘋了片刻好了。」

小豹子道：「我剛才的確以為你是個又病又瘋的病瘋子。」

「現在呢？」

「現在我總算是弄清楚了，你沒病沒瘋，甚至連半點毛病也沒有，若說發瘋，那麼發瘋的人並不是閣下，而是我小豹子。」

「你叫小豹子？」

「不錯。」小豹子說：「我父親是大豹子。」

「大豹子生下的兒子叫小豹子，倒是有趣，你們姓什麼？」

「姓喬。」

「喬大豹，喬小豹？」

「唔！」

豹子雖然是很慓悍很可怕，但是比起老虎來，却少了一種震懾人心的威猛氣勢。

「我對名字稱呼沒有興趣。」小豹子說：「我無論叫小豹子也好，小虎子也好，我還是我，絕不會眞的變成一頭野獸。」

「但是，我却希望你成為中原七虎之一。」

「什麼？」小豹子嚇了一跳。

「你沒有聽見過『中原七虎』？」

「聽過。」小豹子怔了一怔：「當我還在地下爬行的時候，就已聽人家說過『中原七虎』的威風事跡了。」

「但是現在，中原七虎却只剩下了六虎了。」

小豹子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狄神通道：「白鬚虎方祖擎，已經在半年前撒手塵世了。」

小豹子目光一落。

「他年紀多大？」

「八十九。」

「人老了，總會……」

「放屁，住口，休得胡說八道！」狄神通突然怒叫了起來，臉上的神態變得極其憤怒，令人不寒而慄。

* * *

看見狄神通這副表情，小豹子立刻噤若寒蟬。

他不知道自己說錯了什麼話。

過了很久，狄神通的情緒才漸漸的平伏下來。

「小豹子，你是否希望有一天，自己會成為一個武林高手？」

小豹子連想也不想，立刻回答道：「我做夢的時候都夢想自己會有那麼一天，但這畢竟是做夢而已。」

「夢境有時候會變成眞的。」狄神通淡淡的道：「我正在找一個人，我要把他變成一位武林高手。」

小豹子瞪着他，怔住了！

狄神通緩緩的接道：「你若願意跟我學武功，你的夢境就可以變成眞的了。」

「眞的？」

「這一次，我絕不是在騙你！」

小豹子目光大亮：「我行嗎？」

狄神通沉聲說道：「你若不行，就算你用三十輛馬車運送黃金堆在我脚下，我也絕不會花費半點心血在你的身上了。」

小豹子搔了搔脖子：「我有什麼值得你重視？」

「資質，筋骨！」

「你的意思是說我是個練武的材料？」

「還有你的心腸也很不錯。」狄神通緩緩的說道：「是有憐憫弱小之心，從剛才的表現，可以看出，你是我輩中人。」

小豹子皺皺眉：「你為什麼忽然要稱讚我？」

狄神通沉默了半晌，才說道：「因為我已看上了你，所以最少要有個像樣的理由，來證明我沒有找錯了人。」

小豹子道：「你認為我一定會答應你嗎？」

狄神通道：「我想你是會的。」

小豹子却搖搖頭道：「未必！」

「哦？却是何故？」

「因為我還有個如假包換的父親，他若不答應我跟你學武，那麼一切都等於白說。」

狄神通大笑。

「這一點你不用擔心，祇要令尊不是個白癡，他就絕不會加以反對的。」

小豹子嘆了口氣。

「你別太早肯定，我父親的脾氣很古怪，有時候他甚麼事都答應，但一不高興，就算有人求他做百萬富翁，他也會把那人一脚踢翻了，叫他滾開去。」

狄神通道：「你認為這一次，你父親會不會答應？」

小豹子想了想，忽然露出一種悲觀的表情。

「我是他的寶貝兒子，他一直都不准許我離鄉別井，我看這一次，碰一鼻子灰的機會較大。」

狄神通微微一笑道：「有時候，碰一鼻子灰也是樂趣，就看看咱們這次會不會有這種樂趣，如何？」

小豹子笑道：「好吧！咱們就來試一試！」

* * *

他們已混得很熟。

狄神通沒有病，也沒有瘋。

小豹子對他越來越有好感。

* * *

大豹子不在鏢局裏。

鏢局裏的人說，他今天大清早就外出，但直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小豹子大感詫異。

父親去了哪裏？

沒有人知道。

他祇好和狄神通在鏢局門口外，等待大豹子回來。

* * *

已過了晌午，大豹子還沒有回來。

這一來鏢局裏的人都感奇怪。

就在這時候，鏢局門外忽然來了一個圓頭大鼻，厚唇黃齒的胖和尚。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他對小豹子合什，沉聲道：「這位小施主，可就是小豹子嗎？」

小豹子一楞，他望着這個和尚：「你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

胖和尚嘆了口氣：「這一位施主果然就是小豹子，貧僧有一要事，要向小施主奉告。」

小豹子道：「大師請說。」

胖和尚忽然伸手向狄神通一指道：「這東西不是個好東西，你跟着他，註定倒霉！」

狄神通差點沒有跳了起來：「大和尚，你吃錯了藥，發那門子的瘋？」

胖和尚冷冷的說道：「你在到處找弟子，可說是居心叵測！」

狄神通怒道：「我找個弟子，與你和尚有何干係？」

胖和尚哼的一聲道：「貧僧不喜歡看見你這種人到處招搖撞騙，所以要拆穿你的西洋鏡。」

小豹子一怔：「他在弄甚麼把戲？」

胖和尚冷笑道：「他對你說，自己是中原七虎之一，是不是？」

「不錯，難道他……」說到這裏，小豹子說不下去。

「他根本就不是狄神通，而是狄神通的同鄉兄弟狄阿二。」

狄神通大怒。

「你在胡亂放甚麼屁！」

胖和尚冷笑不迭：「你在拐騙小孩，把他弄回家裏幹活吃苦，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

小豹子臉色驟變。

「不！」狄神通的臉色已變成了血紅：「你可別信他的話，這和尚才是個壞東西！」

胖和尚嘿嘿一笑道：「你的西洋鏡可以瞞過小孩子，但却瞞不過貧僧。」

狄神通勃然大怒道：「臭和尚，你是從那裏來的？」

胖和尚冷笑道：「貧僧是從少林寺來的，法號鑑德。」

狄神通冷冷道：「管你來自少林寺還是大佛寺，你再在這裏胡說八道，休怪狄某手下無情。」

鑑德和尚大笑道：「貧僧倒要看看，你有甚麼料子！」

狄神通怪笑一聲：「世間上有你這種和尚，可說是玷辱了佛門。」

鑑德和尚怒道：「住口，看掌！」

這個和尚手掌粗大，有如蒲扇一般，這一雙蒲扇般的手掌，同時拍向狄神通。

狄神通站直了身子，也以雙掌相迎。

蓬！

四掌相交，兩人的身上俱是猛然地一震。

狄神通吐氣開聲，脚步踏前，再發出一掌。

鑑德和尚却跳了開去。

他忽然臉色大變，一雙手變成了紫青之色。

「你……好毒辣，居然練成了邪門毒掌……」鑑德和尚顫聲的道。

狄神通却似是呆住了。

鑑德和尚目光一轉，向小豹子道：「你看，他是邪魔外道的歹人，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他還有甚麼事幹不出來？」

小豹子的臉色在發白。

狄神通大聲說：「不！你別聽

他胡謅，快跟我走吧！」

這時候，忽然又來了一個和尚。

這和尚身材較矮，但却比鑑德和尚還要肥胖。

他走過來的時候，簡直就像一個滾動的肉球。

鑑德和尚臉露緊張之色，大喝一聲：「師弟，你別跟這惡魔交手，他的掌上有毒！」

矮胖和尚似是大吃一驚。

他急忙拖住小豹子。

「小施主，你別碰這惡魔，快跟貧僧走！」

小豹子還沒有拿定主意，狄神通已大喝道：「別相信他的話。」

「廢話，看掌！」鑑德和尚厲聲叫道：「貧僧就算給你毒死，也絕不能讓你繼續爲非作歹！」

矮胖和尚叫道：「師兄小心！」

說着，拖走了小豹子！

* * *

小豹子跟着這個矮胖和尚，來到了一間破廟之中。

矮胖和尚吸了一口氣，道：「好險！」

小豹子道：「那狄神通眞的不是好人嗎？」

矮胖和尚說道：「你認爲他是個好人嗎？」

小豹子想了一想道：「初時，我的確以爲他是個正人君子。」

矮胖和尚道：「現在呢？」

小豹子忽然滿臉怒容：「他用毒掌對付那和尚，顯然不是光明磊落之輩。」

矮胖和尚咧嘴一笑道：「你錯了！」

小豹子一怔：「你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矮胖和尚道：「你畢竟還是個嫩小子，許多事情，你是無法看得透徹的。」

小豹子的臉色突然地一變。

「那和尚根本沒有中毒？」他失聲說道。

矮胖和尚點點頭，微笑道：「那祇是一種掩眼法，你看見他的雙手變了顏色，以爲他已中了毒，其實，他祇不過是塗上了一種奇怪的藥物，一經發掌運勁，那雙手就會變成了那副模樣了。」

小豹子臉色發白。

「你們爲甚麼要騙我？」

矮胖和尚吃吃一笑，臉上露出了一種狡猾的表情：「狄神通一向跟我們的教主過不去，所以他想幹的事，我們除非不知道，否則，一定要設法破壞。」

小豹子道：「他眞的是狄神通？」

「當然是！」矮胖和尚緩緩的道：「他是世間上獨一無二的狄神通，而且，他的確想收你爲弟子。」

小豹子怒聲道：「你們好卑鄙！」

矮胖和尚嘻嘻一笑：「你不要罵人，貧僧等已把你的父親帶到這裏，你若對貧僧不客氣，小心貧僧會把他碎屍萬段！」

小豹子目光閃動：「你說的話，我現在連一個字都絕不會相信！」

但他剛說完，就不禁的呆住了。

因爲小豹子忽然看見一個人出現在破廟中。

這人身材高大魁梧，但却衣衫破爛，而且血跡斑斑。

他蹣跚地從破廟裏走了出來，滿身都是鮮血的，一張臉蒼白得可怕。

「爹！」小豹子突然狂叫了起來。

這人顯然是小豹子的父親——大豹子！

* * *

大豹子受了傷，而且傷勢不輕。

小豹子胸膛起伏，瞪目大聲向那矮胖和尚說：「你爲甚麼要害我們？」

矮胖和尚淡淡一笑：「貧僧早已說過，無論狄神通想幹甚麼，我們都一定想辦法加以破壞。」

小豹子怒道：「你們這簡直是瘋子。」

矮胖和尚笑道：「你就當我們是瘋子好了。」

小豹子道：「快放我爹！」

矮胖和尚吃吃一笑道：「我們一定會放了你的父親，但却要在放他之前，送他一點東西！」

小豹子怒道：「你要怎麼樣？」

矮胖和尚緩緩道：「不怎麼樣，祇是想給他一口飛刀。」

這和尚的手裏，居然亮出了一把八寸長，精鋼打造的小刀子。

小豹子叫道：「你別胡來……」

但他的話還沒說完，矮胖和尚的飛刀已然出手了。

颯！

飛刀如脫弦利箭，直向大豹子的咽喉射去！

這一刀極快，也極準。

大豹子看來已萬萬逃不過這一場無妄之災。

然而，奇跡却突然的出現了。

叮！

不知是一件甚麼東西，居然在千鈞一髮之際凌空飛來，擊落了這一口要命的飛刀！

矮胖和尚立時喝道：「是誰？」

廟中忽然出現了一個黑衣人。

但這個黑衣人却已雙目怒突，氣絕身亡。

矮胖和尚臉色一變，脫口道

：「崔天雁！」

這黑衣人正是崔天雁，他是這矮胖和尚的伙伴，但他却已死了。

崔天雁是給人從廟中推了出來的。推他出來的人也是一身黑衣，但却穿着一雙金光閃閃的長靴。

這人大概是四十五六年紀，身材瘦削，但一雙眼睛却比常人最少大一倍。

矮胖和尚冷冷一笑：「我當這是誰，原來是金脚虎戴順，你！」

黑衣人也是一聲冷笑。

「智通和尚，你是在甚麼時候開始變得這樣沒志氣，居然甘願成爲西門百絕的奴婢？」

聽見智通和尚四個字，小豹子心頭一涼。

他早已聽人說過，智通和尚是個佛門兇僧，視殺人如家常便飯，想不到今天自己遇上的，居然就是這個智通和尚。

幸好金脚虎戴順及時出現，否則，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智通和尚臉上殺機倏現，忽然拔出一口戒刀。

「殺！」

「殺！」字聲響起，他的刀已刺向戴順咽喉。

這是快刀！

小豹子根本看不見刀，只看見白光一閃。

戴順並沒有閃避，仍然筆直站在原地。

但智通和尚却突然一聲悶哼，脚步踉蹌後退。

戴順仍然站在原地，臉上的表情還是和剛才一模一樣的。

但智通和尚手中的刀已不在，而是到了戴順的手中。

戴順看着這把戒刀，忽然淡淡的說道：「這是京師楊百川師傅鑄造的刀，雖然並不算太鋒利，但是却可以穿過犀牛的脖子。」

智通和尚發出一聲狂叫。

這是他最後一聲狂吼，也是一聲絕望的哀鳴。

他的脖子就算再皮粗肉厚，也萬萬不及犀牛。

戴順已用這把刀，刺穿了他的脖子。

所以，他就算比犀牛還兇十倍，現在也只是一條死犀牛了。

小豹子瞧得呆住了。

但他沒有忘記自己的父親。

「爹！」

大豹子居然笑了起來，「小畜牲，不必慌張，爹沒事，死不了的……」

話還沒有說完，人却已癱軟倒下。

小豹子看得急了，幾乎快要哭出來。

戴順走上前微笑道：「別害怕，他是死不了的……」

小豹子道：「他流了這麼多血。」

戴順說道：「男兒流血不流淚，要知道眼淚比血更要珍貴，絕不能輕易的掉下來。」

「不！」小豹子振聲道：「我聽人家說過，誰說英雄不掉淚，只是未到傷心時。」

戴順點點頭，說道：「這兩句話本來都不錯，但現在却絕對用不着，因爲你父親根本不會死，所以你也絕對不必傷心。」

小豹子抬頭，凝視着他：「你敢保證我爹一定還可以活下去？」

戴順毫不猶豫，立刻說：「絕對可以保證，他若死了，我陪葬。」

小豹子呆住。

就在這個時候，他忽然聽見一個人在背後大笑。

「狄神通！」小豹子脫口驚呼。

一人繞到他身前，正是狄神通。

* * *

狄神通面露笑容，沒有半點生氣。

但小豹子却在生氣，生自己的氣。

「狄前輩，是我不對，我不該懷疑你，以爲你用毒掌害人……」

「別再罵自己了。」狄神通揮揮手：「這兩個和尚老奸巨猾，休說你沒有甚麼江湖經驗，就算老於世故，在武林中打滾數十年的老江湖，也經常給他兩個禿驢所暗算。」

「狄前輩，我爹……」

「你爹雖然受傷不輕，有戴順在此，他是絕對沒有性命之憂的。」

這時候，戴順已點住了大豹子全身上下多處穴道，又用六支金針爲大豹子炙治，以免遇上傷勢惡化。

戴順忽然緩緩道：「西門百絕咄咄逼人，咱們跟這老賊算帳！」

狄神通立時搖頭。

「不，到目前爲止，咱們還不是這老賊的對手！」

戴順怒道：「難道方大哥一死，咱們就完全不濟了嗎！」

狄神通道：「你要怎麼樣？」

戴順道：「咱們現在馬上就去把西門百絕幹掉，爲方大哥報仇！」

狄神通冷笑：「你以爲西門百絕是用紙糊的？」

戴順道：「就算他是銅澆鐵鑄的，我也要把把他碎屍萬段了。」

狄神通搖搖頭：「輕舉妄動，只會帶來失敗！」

戴順怒道：「你以前並不是這麼畏首畏尾的人，想不到方大哥一死，你這斷就變了！」

狄神沉聲道：「對付西門百絕，必然要有一個週詳妥善的計劃，否則，無異是自投羅網！」

戴順說道：「中原七虎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管他甚麼天羅地網，我就是要闖進去再說！」

突聽一個女人嗓音响起：「老娘一向以爲你比猪聰明一點，想不到你竟連猪都不如了。」

聽見這女人的聲音，戴順的臉色忽然變了。

只見一個紅衣婦人，搖動一把檀香扇，一搖三擺的走了過來。

戴順眉頭大皺：「娘子，你到此作甚？」

原來這紅衣婦人，就是戴順的妻子戴大嫂。

戴大嫂並不是中原七虎之人，但却是個能夠令戴順聞聲失色的「母老虎」。

戴大嫂略懂武功，但只是三脚貓的玩藝，和「高手」二字，可說是相距十萬八千里。

但對戴順來說，這位不懂武功的妻子，却比天下間最兇惡，最可怕的高手更可怕十萬倍。

她的雌威一發，戴順雖有一身武功，也會立時變成一隻沒吃飯的小狗般，連大氣都不敢喘。

這時候，戴大嫂的雌威又發作了，道：「老娘喜歡到甚麼地方，就到甚麼地方，你管得着麼？」

戴順嚇了一跳，忙道：「管不着，管不着。」

戴大嫂沉着臉道：「但你的事，老娘偏就是喜歡管一管的。」

戴順陪着笑道：「我的事，妳是管得着，絕對管得着的。」

戴大嫂冷冷一笑道：「老娘以爲你現在已不把我放在眼中了。」

戴順嘆了一氣，不再說話。

戴大嫂忽然嗚咽了起來。

戴順又給這一嗚咽之聲嚇了一跳。

「娘子……」

「我不是爲你而哭，少風騷！」

戴大嫂雖然在哭，但說起話來嗓子却很响亮。

狄神通緩緩地道：「大嫂是不是爲方大哥而哭？」

戴大嫂點點頭。

「還是狄三哥知道奴家的心意。」她居然眞的掉下了兩行淚水，說：「方大哥是個好人，本領又高强，但他還是死在別人的手上。」

戴順道：「所以，我現在就要去找西門百絕算帳，一定要爲方大哥報此深仇大恨！」

戴大嫂冷冷的斜視他：「就憑你現在的武功，休想傷害西門百絕一根毫髮，除非……」

戴順搶着道：「除非怎麼樣？」

戴大嫂沒有說。

狄神通却接着說：「除非有人能練成方大哥傳下來的武功！」

戴順吸了口氣，問：「那需多久？」

「十年。」

「十年？」戴順瞪大了眼睛。

「也許不止十年，也許不必十年！」

「這段時間太長了，我可有點彆不住！」

戴大嫂雙眼看着他：「你一定彆得住的。」

戴順道：「彆不住就彆不住，又怎可以……」

話猶未了，戴大嫂已截然說道：「我要你彆得住，我要你忍耐着，這已經很足夠。」

戴順張開了嘴巴，似欲說話，但過了半晌，還是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 * *

對於小豹子來說，今天的遭遇極其重要，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

他從沒有想到，自己居然會和威名响噹噹的中原七虎在一起。

大豹子沒有死，他是死裡逃生。

他醒過來之後，完全贊同兒子拜狄神通爲師，他認爲這是小豹子三生修來的福氣。

小豹子也樂於跟隨狄神通。

狄神通並不是一個呆板的人，他經常說一些有趣的武林軼事，而這些事，許多是小豹子以前從未有聽說過的。

以前在鏢局，也曾經聽過父親和那些鏢師說過不少武林中的軼事，但和狄神通所說相比，却是大爲失色。

小豹子眼看着狄神通，他覺得很是愜意。

但等到他練武功的時候，就很不寫意了。

* * *

練武功並不是一件舒服的事。

小豹子以前也曾練過一點武功，他早已認爲世間最辛苦的事情，可說是讀書和練武了。

文途不易走，武學之道，也同樣艱辛。

兩者都不易有所成，要攀上高峯，非要付上代價不可！

但相較下來，小豹子還是喜歡練武多於讀書。

他已決定把苦事變爲樂事，決意要在狄神通教導之下，把自己的武功練得更爲出色。

* * *

狄神通和戴順夫婦把大豹子父子兩人帶到了一個隱蔽的地方，這個地方是一個山谷。

這就是中原七虎居住的地方。

但這山谷裡，現在只有狄神通、戴順夫婦和大豹子父子五人。

中原七虎之首，白鬚虎方祖擎，已死在西門百絕之手上。

七虎只餘六虎。

但除了狄神通戴順之外，其餘四虎却不在山谷之中。

他們去了甚麼地方？

* * *

轉眼已經是十年了。

十年後的小豹子，高大，健碩，威武不凡。

他已非昔日吳下阿蒙，而是中原七虎之人。

狄神通對他道：「雖然方大哥死了，但七虎仍然是七虎，你就是代替他的人選了。」

小豹子吃了一驚。

「我行嗎？」

「爲甚麼不行？」狄神通語氣嚴肅的對他說道：「百絕教遺禍江湖，害死了方大哥，我們一定給予這個邪教一個致命的打擊。」

小豹子記住了狄神通的每一句話。

* * *

中秋月圓，西風吹起。

狄神通在一座小軒中對小豹子說道：「你現在可以離開這裡。」

小豹子一怔。

「離開這裡去甚麼地方？」

「大古堡。」

「大古堡在哪裡？」

「江南。」

「江南距離這裡是不是很遠？」

「不算很遠，也不算太近。」

「我爲甚麼要去大古堡？」

「因爲我要你去。」

「大古堡的主人是誰？」

「本來是蕭無忌。」

「本來蕭無忌，那麼現在大古堡的主人又是誰？」

「現在仍然是蕭無忌。」狄神通慢慢的說：「但等到你踏進大古堡裏之後，蕭無忌就不再是大古堡的主人。」

「爲甚麼？」

狄神通道：「因爲他馬上就變成一個死人。」

「師傅要弟子殺了他？」

「不錯。」

「這人有可殺之理？」

「絕對殺之不枉。」

「有師傅這一句話，弟子下手的時候，就絕對不會心軟了。」

「很好，現在是你應該及鋒而試的時候了，」狄神通點點頭：「當你殺了蕭無忌之後，你就是大古堡的堡主了。」

小豹子道：「大古堡的人會容許我成爲堡主麼？」

狄神通道：「大古堡最俱權威的人，除了蕭無忌外，就是一個叫孫彭的人。」

小豹子問道：「孫彭是誰？」

狄神通道：「他是大古堡的總管。」

小豹子道：「我若殺了蕭無忌，他會怎樣對付我？」

狄神通道：「他會向你祝賀，然後向堡裏所有的人說，你已成爲大古堡的新堡主。」

小豹子一怔。

「孫彭是咱們的人？」

「不錯。」

小豹子目光一亮。

狄神通又沉聲道：「你現在是不是已經明白了？」

小豹子點點頭。

狄神通突然爲自己斟一杯酒，道：「希望你到了大古堡之後，會喜歡江南的月亮。」

小豹子道：「難道江南的月光和這裏的不同？」

狄神通緩緩的道：「在別人的眼裏看來，也許沒有甚麼分別，但我却喜歡江南，而且一直都認爲江南的月色更明亮，更美麗……」

經過十年的歲月，小豹子好似變成了另一個人，就算以前和小豹子很熟絡的人，現在恐怕已很難認得他了。

他騎着一匹沒有半根雜毛的紅眼雪鬃的白馬，來到了青銅鄉。

他的衣衫並不華麗，但却剪裁合身，色彩鮮明，再加上一雙黑皮馬靴和一柄鑲着十二顆寶石的刀，把他這個人襯托得更英俊，更威武！

像一個這樣的人，自然很惹人注目。

所以，當他把馬兒拴在金頤酒家之前一株柳樹的時候，就已經有個圓臉紅鼻的中年人迎了上來。

「這位大爺，您早！」

小豹子微微一笑道：「已是日上三竿時分，已經不早了。」

這中年人欠身陪笑道：「鄙人是這間酒店的店東，姓王名大德。」

（未完‧一）

本刊調整售價啓事

近月來新聞白報紙全球漲價，幾達倍計，致使本刊成本大增，情非得已，由37年第20期起（即七月十日發行）調整每本售價港幣式拾元正，以聊補紙張之成本，維持繼續出版，希擁愛本刊之讀者體恤出版者之苦衷而見諒，實在情非得已也。

武俠世界出版社啓

現代城市千門故事／煮酒客・文
可飛・圖

都市的戰爭

驚人計劃破天荒　閃電收購私股權

雷暴警告正在生效，天色一片黑壓壓，欲雨而未雨。

下午三點三十六分，三輛擧世知名的名車，魚貫地停泊在中區一座五十層商業大樓門前。

第一輛是積架四門豪華轎車。

第二輛是勞斯萊斯的「銀駒二型」。

第三輛是平治一○○○SEL。

全是歐洲第一流的名車，每一輛都璀燦瑰麗，足以令任何人爲之目眩。

三輛名車先後打開車門，總共走出了六男二女。

其中一人，身穿深色西裝，結上黑色領帶，面形瘦削，兩鬢灰白，一副臉孔看來精明而且嚴肅。

他是富商，當然也是名人，無論他在任何場合出現，都成爲衆所矚目的焦點。

他是榮振南，擁有五種博士銜頭，逾百億資產。

但在最近五年，這位備受矚目的超級富豪，一直在淺水灣的別墅內深居簡出，並且謝絕一切應酬。

一般估計，這是和他獨生子榮國業五年前因誤殺罪被判入獄之事有關。

榮國業，五年前才二十三歲，因涉嫌殺害女友一案，被最高法院裁定誤殺罪名成立，判囚九年。

雖然兩度上訴，但仍失敗。

爲了榮國業一案，榮振南完全沒有在任何公開場合中亮過相，他轄下二十五間公司，由地產、船務、銀行以至戲院等等生意，都交給「榮通集團」的「八大天王」聯手管理，幾乎對任何事情，都採取不聞不問的消極態度。

但他手下的「八大天王」，都是工商界中的精英，這五年以來，榮振南的事業走勢不跌反升，實力比當年更見龐大。

深居簡出的榮振南，今天突然在這幢商業大樓出現，顯見事情並不尋常。

在他身邊的是一位白衣天使——露娜。

露娜三十二歲，自從榮國業鎯鐺入獄後，她就成爲了榮振南的私家看護。

榮振南爲了獨生子的官司四方奔走，終於心力交瘁，病倒下來。

與他有二十年交情的醫生符志亮，認爲榮振南需要一位優秀的私家看護，於是把露娜引薦到榮振南身邊試用三天。

但一經試用，便繼續留在榮振南身邊，至今已整整五年之久。

當然，她是稱職，甚至是十分出色的。

露娜，身高一點六八米，膚色晶瑩晰白，身材豐滿雙腿美麗而修長。

她是個鵝蛋臉，相當迷人的白衣天使。

她是榮振南的私家看護，但她是否曾經跟大老闆榮先生有曖昧的行爲，却是人言人殊，各有各的想法。

但無論怎樣，她已成爲了榮振南身邊最信任的女人。

榮振南的妻子早在十二年前病逝，其後再娶，但不到半年便已離異，至今仍是一名鰥夫。

今年，他已六十八歲，雖然表面上看來還是精神奕奕，但內裏的狀況，也許祇有露娜才最清楚。

榮振南和露娜，都是乘坐勞斯萊斯而至的。

從前面的那輛積架轎車裡走出來的三個男子，他們的衣着都很斯文，而且全都架上金絲眼鏡，看來一臉莊重，也很有學識的模樣。

這三人的年紀，大概由二十八至三十五歲左右不等。

而從最後一輛平治一○○○SEL走出來的一男一女，男的是個金髮中年人，女的是一位老太婆。

很快就有人認得，那三個斯文莊重的青年男子，就是榮通集團八大天王其中的三位。

但那個金髮洋人，和那個穿戴整齊，甚至是珠光寶氣的老太婆是誰，却沒有人能看得出來。

*　*　*

這幢著名商業大樓的十八樓，是韓利高律師樓。

榮振南一行衆人，乘坐升降機到達十八樓。

榮振南要見韓經鴻律師，但那三位「天王」級高層行政人員却只能在律師樓的接待廳裏坐着。

這三人都是出色的商界奇才，在八大天王中，以他們的辦事能力和成績最佳。

可以說，他們都是榮通集團的重要支柱。

然而，這一次榮主席突然親自出馬，隆而重之地來到韓利高律師樓，究竟爲了何事，這三大天王居然諱莫如深，毫不知情。

最神秘莫測的是，榮通集團自創業以來，與這間律師樓從來沒有任何業務上的往來關係。

誠然，這是一間頗具規模的律師樓，但它的建立，只是最近三四年的事情。

而榮通集團的主席榮振南，已整整有五年足不出戶，換而言之，他也是第一次來這律師樓的。

任何人都會以爲，這三大天王——林力德、張寶鑑和徐庭，一定很清楚此事的來龍去脈。

甚至人們會武斷地認爲，榮主席突然登門會晤韓律師，必然是這三人在策劃某椿龐大的工商交易的結果。

但事實絕非如此。

林力德、張寶鑑及徐庭三人，根本完全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只知道榮主席有命令傳到總公司，囑咐三人陪他到某個地方走一遭。

他們甚至不知道榮振南要到甚麼地方去。

*　*　*

韓經鴻律師，三十八歲，是中、日混血兒。

他父親是退休多年的名導演，他最大的經濟來源並非來自父系，而是來自母系一族。

他母親是東京鉅富的獨生女兒，他能夠年紀輕輕的就在律師行業中大展拳脚，全憑他母親森田美子的大力資助。

韓經鴻的辦公室氣派堂皇。

它採用色系深沉的設計，但由於佔地寬敞，辦公桌和兩列高大典雅的書櫥，都採用極高級的木材質料精心製作，因此並不顯得空間狹窄，反而更能夠散發出寬闊沉穩，高貴端莊的氣派。

毫無疑問，韓經鴻是個饒有高級品味的專業人士，至於他本身的衣飾和外形，也絕對是上佳之選，令人望而生畏，肅然起敬。

當然，榮振南是見識廣博的，他連大大小小的國宴都曾多次參與，一間律師樓的設計再高貴再雅緻，在他眼中也不會覺得怎麼一回事。

今天，他是來簽署一份買賣合約的。

他已決定不惜任何代價，向港英政府購買一塊巨大的地皮，以及這地皮上的一羣建築物！

他知道，這是香港自開埠以來，最驚人的一椿交易！

他要買下港島南部的……

答案太驚人了。

也正因爲答案太驚人，榮主席竟然不敢想下去！

雖然不敢想下去，但他發誓一定要完成這椿交易！

史無前例的交易！

他要簽署文件了！

他用蒼白、衰老、褪化的手，巍巍顫顫地簽署文件。

合約文件是用英文打上去的。

榮振南是劍橋大學的碩士，其英文程度毋庸懷疑，合約上的每一個字，每一句的意思，不必旁人提點，他都很清楚，很明白！

他簽署了。

在韓律師的辦公室裏，除了他的私家看護露娜之外，還有那個金髮中年人，和那個珠光寶氣的老太婆。

金髮中年人，是來自倫敦的連特爵士。

珠光寶氣的老太婆，是榮振南

的親姊姊榮珍娣。

榮振南是名人，是財閥，億萬鉅富。

但榮珍娣，却是一個已失踪了五十年的女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這對姊弟在杭州失散，但到了今天，却突然冒了出來。

連特爵士以甚麼身份參與這一樁「史無前例的驚人交易」？

還有榮珍娣，她扮演的又是甚麼角色？

＊　＊　＊

任何買賣，既有買方，就有賣方。

在這一樁驚人的交易裏，榮振南是買方，而賣方的代表，就是從英倫遠道而來的連特爵士。

榮主席要買甚麼？

連特爵士爲港英政府賣出的又是甚麼？

一切保密！

除了這幾個人之外，外界絕對不知曉箇中情況！

保密！一切保密，絕對必須保密！

榮振南等人在韓律師辦公室中逗留了大概四十五分鐘，然後離去。

三大天王來的時候莫名其妙，走的時候也莫名其妙。

由於榮主席一直都沉着臉，誰也不敢向他多問半句話。

他也一言不發，在看護露娜陪同之下，離開了律師樓。

林力德是八大天王中，最精明最厲害的一個，首先，他向露娜着手，在旁人不注意的時候，向她悄悄地擠了擠眼。

林力德，三十一歲，國字臉，膚色古銅，有着運動家的健美身形，而事實上，他是個相當出色的網球手。

早在兩年前，他已向露娜展開熱烈的追求。

露娜對他是有着一定程度好感的，但他却不只有一個女朋友。

他的條件太優越了，雖然只是受薪階級，但却是萬中無一的「打工皇帝」，單是年薪便最少在三百萬以上。

露娜雖然對他頗有好感，但却不願意成爲他的「後備情人」。

她曾經很清楚對他表示：「我們是可以進一步發展的，但你必須清楚我的脾氣。」

他願意遷就，但她說：「我善妒，我不能忍受你和別的女孩子來往。」

她擺明車馬，只等林力德的好好「自我檢討」。

基本上，林力德並不是個隨隨便便，動不動就見異思遷的男人，他有幾個女朋友，錯不在他，因爲他本身的條件太吸引異性。

他已三十一歲，雖然仍在努力建立他的事業，但要成家立室，也不算是太早。

因此，他已下定決心，要在這幾個對象之中，挑選一個作爲伴侶。

他挑選了露娜。

雖然由於職業上的關係，外界不斷傳言露娜和榮振南有曖昧的行爲，但他置之不理。

因爲他根本不相信會有這種事。

＊　＊　＊

傍晚有雨，跟天文台的預測完全不符。

雨勢普通，林力德在榮府別墅門外迎接露娜。

露娜衣衫單薄，她上身穿一件短背心，外罩魚網裝，一陣涼風吹來，使她感到一絲寒意。

林力德急急摟着她雪白的肩，送她進入房車中。

她下班了，接着的節目是拍拖。

雨點漫天飄舞，林力德坐在駕駛座位上，情深款款地瞧着露娜的臉。

她把額前的秀髮向後一掠，嘴角掛着漫不經心的淺笑，她的美態，彷彿把恬靜的車廂照得一片明亮。

「林總經理，你要把我載到甚麼地方去？」她眨動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問。

「女權至上，由妳發號施令，我只充當司機。」

「很好，開車吧！」

「目的地呢！」

「平民夜總會。」

「對不起，下雨天，那裏的攤檔多半不會開檔營業。」

「唔……說的是……那麼，改一改地點，到鯉魚門吃炒蜆、炸生蠔，OK？」

「鯉魚門可以去，但貝殼類食物，少吃爲佳，尤其是青蠔……」

「你說得對，少吃爲佳，但還是可以吃一點點的，對嗎？」露娜撒了個嬌。

林力德立刻連骨頭都酥軟下來。

但他仍然念念不忘，要打聽榮主席在律師樓的秘密……

＊　＊　＊

晚上九點半，林力德摟着露娜的纖腰，由鯉魚門海鮮酒家那邊，前往停車場取車。

一頓海鮮晚飯，加上一瓶XO的消費，對林力德來說，祇是九牛一毛。

他不是一般的小職員，以他每年的收入，許多老闆階級也望塵莫及。

露娜雖然祇喝了一點點拔蘭地，但一張俏臉已紅得像個熟透了的蘋果。

她一臉酡紅，看來更是美艷不可方物。

上車後，他忍不住在她臉頰上輕輕一吻。

她嫣然地笑：「你醉了，不宜開車。」

他點點頭：「妳說得很對，但我祇是坐着，沒有開車。」

她「啊」一聲笑了出來：「你打算一直這樣坐着，直至酒意消散殆盡，然後才開車送我回家？」

他撥動她左側烏亮的頭髮：「要是妳不反對，我願意這樣做！」

她抿嘴一笑：「傻瓜！傻瓜！你是一個不知所謂的大傻瓜！」

她一面笑，一面摟住林力德的脖子，風情萬種地看着他的眼睛。

她的鼻尖碰在他的鼻尖上，她有點醉態，但却並不算是酩酊大醉，祇是酒精令她有點飄飄然的感覺。

而這種感覺，是最美妙不過的。

他凝視着她這迷人的臉孔。

她的櫻唇是那樣地柔軟，嬌艷欲滴。

他情不自禁，擁吻着她。

她沒有抗拒，她眼前的男人，本來就是質素超羣的男士。

但在這露天停車場內，總不能熱情地繼續發展下去……

他終於開車，他要把她帶到一個舒適幽靜的地方。

三十分鐘後，他把房車駛入西貢。

他在遊艇會附近，有一幢西班牙式別墅，內裏一切電器化用品俱全。

「好哇！原來你有這麼一座秘密行宮！」露娜白了林力德一眼。

他急急解釋：「這是我姨婆居住的，她祇有自己一個人，快八十歲了……」

「她老人家呢？」露娜狐疑地問。

「她的孫女婿在廣州開了一間酒家，她放心不下，回廣州幫忙孫女婿打點打點。」

「好厲害的老人家，八十歲還可以衝鋒陷陣！」她冷冷一笑。

林力德不再解釋，扭轉臉孔望向牆壁上的一幅油畫。

這幅油畫，繪畫的是一大堆水果。

橙、蘋果、香蕉、葡萄、梨子……

「這些東西，比我還要好看嗎？」她又在冷笑。

林力德居然點點頭，說：「當然還要好看得多……」

她跳了起來，叫着：「原來如此，很多謝你告訴我眞相，原來我是那麼難看的一個女人！」

她鼓起了腮，奪門離去。

但他立刻把她攔截：「露娜，我愛妳！」

「荒謬！你愛的不是我，你愛的是牆壁上的香蕉！」她沉着臉，怒氣沖沖的樣子。

但她眞的在生氣嗎？

當然不！

雖然她承認自己是個善妒的女人，但總不成連一幅油畫上面的香蕉、蘋果也嫉妒起來。

她祇是故意在刁難林力德。

林力德却不理會她的心態，他是一本正經的。

他豎起了三根手指發誓：「我發誓，我對妳是一片眞心的，如有虛僞，願遭天打雷劈……」

她聽到這裏，立刻是用嘴唇封住他的嘴巴，不讓他再說下去。

他倆又再接吻。

但這一吻，並不是在停車場內，而是在一幢西班牙式別墅的客廳中。

這幢建築物就祇有他倆。

客廳裏的一張眞皮沙發，柔軟而寬闊，她吻他，她把他的身體一直壓逼到沙發上。

沙發柔軟可愛。

她的熱吻，她的胴體更可愛。

「露娜，我愛妳！」

「你對每一個女朋友，都採用同樣的對白？」

「妳不是我的女朋友！」

「那麼，你把我當作甚麼東西？是不是一條蜥蜴？」

「請勿誤會，妳是我的妻子。」

「妻子？哈……我們甚麼時候註册結婚了？」

「明天如何？」

「林力德，求求你別在這種事情上和我開玩笑！」

「我是認眞的！我要娶妳！我要妳成爲我唯一的合法妻子！」

林力德並不是開玩笑，他的確是認眞的。

爲了露娜，他已放棄了其他的女朋友。

他認爲露娜是最好的。

可是，他在幾番雲雨後向她求婚，都沒有成功。

她告訴他：「我愛你，但結婚這件事，以後再談好嗎？」

他感到有點失落，但回心一想，却又認爲這是正常的，婚姻大事非同兒戲，她要多方面考慮，絕對不足爲奇。

倒是他覺得自己太急進了。

但無論如何，今晚他已有了意想不到的重大收穫。

「力德，我想吃宵夜。」她岔開了話題。

「ＯＫ！我們去潮州店『打

冷』！」

「已經凌晨了，還有潮州店舖營業嗎？」

「開車到旺角去，保證不會令妳失望！」

* * *

熱戀中的男女，雙方的感覺都是甜甜蜜蜜的。

就連「鹹酸菜煮魚」也甜蜜得像糖水一樣。

簡簡單單的一碗白粥，清香有如深山雨後的春筍。

雖然露娜沒有答應林力德求婚，但他已有着永遠不離開露娜的意願。

另一方面，他念念不忘要打聽榮振南到律師樓的秘密。

露娜幾乎是目下最接近榮振南的人，就連在律師樓的時候，她也寸步不離榮主席。

當然，榮振南是可以拒絕露娜進入韓經鴻律師辦公室的，但他沒有這樣做，而且林力德還看見，榮振南是主動牽着她的手，一起進入韓律師辦公室的。

在潮州店舖「打冷」的時候，林力德不斷旁敲側擊，問及箇中情況。

但露娜却祇是支吾以對，最後甚至是索性閉上嘴巴，不置一理。

林力德皺了皺眉，不敢再問。

他皺眉，他心中的不快，她敏銳地察覺了。

「力德，我知道你心裏怎樣想，但這是榮老先生的私事，我不想提起，也不應提起，你明白嗎？」

她直接地說明了她的處境，她盼望林力德能夠加以體諒。

在心底裏，林力德是不滿意這種答覆的，但她已說明這是榮主席的「私事」，那麼她要為榮老先生保守秘密，也是合情合理的。

當然，她也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盡量向自己的意中人「爆料」，但她沒有這樣做。

她可以把自己的身體，毫無條件地奉獻給他。

但她對榮振南土律師樓所進行的那樁交易，却守口如瓶，即使她最親暱的人如林力德，也絕不肯在他面前洩漏半點風聲。

林力德再也沒有追問下去。

但他心中仍然在想：「有甚麼重大的『私事』，可以令榮主席再度踏出榮府之外？」

還有，那個金髮中年人，和那個珠光寶氣的老太婆，又是何方神聖？

* * *

三天後的正午，林力德在榮通中心三十九樓的辦公室內，怔呆了足足五分鐘之久。

十二點正，他接獲可靠消息：「澳洲鉅富雲尊尼，動用三十八億港元，收購榮通國際股權！」

雲尊尼利用旗下集團公司龐大的現金儲備，購入榮振南私人持有榮通國際的四成股權，而且收購行動閃電完成，已於上午十一時十五時左右一切作實！

對榮通國際而言，這是一件頭等大事，但身為榮通行政高層的「八大天王」，竟沒有任何人在事前獲悉。

其餘七大天王，紛紛向林力德提出質詢。

他們以為，以林力德的種種關係及聲望，最少應該知道一些蛛絲馬迹。

但林力德也和他們一樣，直至正午十二點，才知道這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他立刻聯想起數天前在韓利高律師樓，和榮主席一起進入韓經鴻辦公室的金髮中年人。

難道這中年人就是雲尊尼派來的代表？

雲尊尼曾到過香港，林力德更曾代表榮通國際機構接待過這位超級鉅富。

但據他記憶中，雲尊尼身邊的左右手，並沒有那個金髮中年人在內。

當然並不能因此斷定，那個金髮中年人和雲尊尼的集團高層無關，但同樣地，在沒有確切證據之前，也不能武斷地認為，金髮中年人是雲尊尼的夥件或者是手下。

現今工商界各大企業集團，各有各的獨特處境，而大魚吃小魚的情況，定必永遠存在。

來自澳洲的雲尊尼，其人肯定是一條超級大魚，但榮振南又豈能算是一條「小魚」呢？

也許，他是一條「老魚」，但人老精，鬼老靈，以榮振南在商界數十年的豐富經驗，又豈會如此輕易把半壁江山雙手奉送給洋人集團？

「不合理！絕不合理！」林力德獨自在辦公室裏扯咬雪茄！

放在他桌面的雪茄，永遠都是奉客之用，他每次抽雪茄，祇是陪客。

但這時候，他面前沒有任何貴賓。

他也不是抽雪茄，而是把一根沒有燃點的雪茄打橫放在嘴裏，又扯又咬，將之徹底毀爛！

* * *

黃昏，榮振南佇立在露台上，外披晨褸，手捧一碟火腿煎雙蛋，臉上神情似笑非笑。

他才起床。

他正在享用他的「早餐」。

他在律師樓的時候，看來精神奕奕，一派老練而精明的模樣。

但那祇是「假相」！

他的冷酷和嚴肅，都只是刻意裝扮出來的一種「假相」。

眞正的榮振南，如今已是精神萎靡，甚至是早晚不分。

暮色將臨，他才軟弱無力地爬起床，由露娜和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傭人伺候他梳洗、服藥、吃「早餐」！

露台外有涼風，他在風中嗆咳，但眼神却有着一股強烈的渴望。

他的「早餐」只吃了三分一，便再也無法下嚥。

露娜摻扶着他回到臥室。

他的神情並不自然，但却裝作若無其事。

榮振南的臉色很青白，嘴唇不時在顫抖。

他身體不好，精神狀態也不好，但更壞的是他的心境。

這五年以來，他沒有一天是愉快的。

他在想念他的兒子，他的兒子在監獄裏服刑。

五年了，整整五年……

這五年的歲月，國業是怎樣熬過去的？

榮振南不敢想像，但却又不能不想。

他天天都掛念着這塊心頭上的肉兒。

他是榮主席，他是個財閥，他有逾百億資產，他的手下員工數千，但他的寶貝獨生子被判入獄，他却是束手無策。

他是榮主席，他一手打出了自己的江山，在近半個世紀內，他是工商界的無敵强人。

但他只有榮國業這麼一個兒子。

* * *

暮色漸濃，榮振南在露娜陪同下，來到了亡妻靈位前上了一炷香。

除了他和露娜，沒有人能在他上香的時候，進入這座陰沉的偏廳。

榮振南的元配夫人，是個書香世代的才女。

「女子無才便是德」，但她不是封建制度下被愚弄的女子。

她是榮國業的母親，也是榮通國際機構的一員大將。

女中大將。

就連榮振南都曾公開承認，沒有她，榮通不會有今天的成就。

但她早死。

她死後，榮振南一度陷入崩潰的邊緣。

他酗酒，方寸大亂，後來更胡裏胡塗地被一個風塵女子纏上了身。

他再婚，但這段婚姻還沒正式開始便已註定失敗。

這是他一生中錯得最厲害的決定。

但最大的打擊，却是榮國業的入獄。

「懿雯，十二年了，我一直想念妳……這五年來，我每天都對妳說『對不住！』我教子無方，以致國業身陷囹圄，但我發誓，在我有生之年，縱使傾盡所有家當，也要把國業救出來，現在，我的計劃已接近成功階段，很快就會有好消息向妳報告……咳……咳咳……」

他在亡妻靈位前猛烈地咳嗽，眼神渙散，雙手顫抖。

露娜扶着他在一張酸枝大椅上坐了下來。

榮振南又咳嗽了一會，良久才漸漸呼吸回順。

他憔悴極了，但眼中忽然又再浮現出奇特的神采。

他抓住露娜的手，語聲怪異地問：「我和港英政府的交易……眞的可以成功嗎？」

露娜點頭，安慰着榮振南：「當然一定成功，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地方，金錢永遠是萬能的。」

榮振南笑了，笑得怪異，笑得興奮。

他也在點頭：「不錯……金錢是萬能的……我會成功，一定可以把……國業救出來……」

他又嗆咳一陣，才說：「請……陪我到書房。」

露娜對榮振南是絕對服從的，無論他要到甚麼地方，她都一定小心翼翼侍候着，從不稍有怠慢。

三分鐘後，她扶着榮振南進入保安設備嚴密的書房。

要進入這書房，須經過三重閘門。

每一道閘門，都有不同種類的鑰匙，其中包括密碼式磁鎖在內。

這樣的「書房」，其保安設計嚴密的程度，已近乎一間保險庫。

但這並不是保險庫，它的確是一間書房。

榮振南的書房。

也是當年他妻子甘懿雯經常在這裏舞文弄墨的地方。

* * *

以前，這書房並沒有任何閘門的設備。

但榮夫人死後，榮振南就把這書房的外圍地帶，完全重新佈置。

這書房，變成了榮府中的禁地。

但露娜已成為了榮振南最信任的親信，也只有她，才能經常陪着榮振南進入書房中。

書房內的佈置，和十二年前沒有半點分別，但在那張古老而珍貴的紫檀木書桌上，却堆放着一大堆圖則和照片。

這些圖則和照片是以前沒有

的。

現在，榮振南很重視這些東西。

他坐在書桌前，把這些圖則和照片一一細看。

這些圖則和照片的內容，他已看過不下百次。

因爲他要買下圖則和照片上的地皮和建築物。

他很小心的看，看了又看，衰老的臉龐上流露出極複雜極怪異的神情。

露娜在他左側陪伴着。

這些圖則和照片的內容，她也和榮振南一般清楚。

榮振南心情複雜，她的心情也是一樣。

這計劃已進行了三年。

整整三年！

計劃仍在進行中，而且快將有結果。

無論成功抑或失敗，結果即將出現。

但這究竟是誰的計劃？

＊　＊　＊

半小時後，榮振南伏案飲泣。

他悲傷地飲泣，露娜撫摸着他灰白的頭髮：「不必擔心，你會成功，一定會成功。」

榮振南抽抽噎噎，情緒越來越激動。

他是工商界、金融界、地產界的巨人，但此刻却哭得像個小孩。

他把蒼老的臉，埋在她的酥胸間。

她本是美麗而性感的女子，但他的臉貼在她雙乳上，却不是一件香艷浪漫的事情。

外界傳言，這一老一少男女有曖昧行爲，全然只是捕風捉影，穿鑿附會之詞。

完全沒有這碼子事。

榮振南的人已老，心更老。

這老人早已疲不能興，在他心中，只記掛着他唯一的兒子榮國業。

他在亡妻靈前立誓，無論用什麼方法，都要把國業拯救出來。

連場官司，兩度上訴，都救不了國業。

九年，他被判監九年！

雖然他將會提前釋放，但至今仍在獄中。

但榮振南已無法等待，他不能忍受下去。

於是，有某方面向他提出一個計劃。

一個破天荒的驚人計劃。

「榮主席！要提早讓榮少爺恢復自由，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把赤柱監獄買了下來。」

向他提出這個計劃的，並非別人，赫然是露娜。

＊　＊　＊

晚間十一點五十分，榮振南又睡覺了。

他食無定時，睡眠也無定時。

他隨時都可以入睡，隨時都可以醒過來。

這一晚，他一睡着覺，露娜就把伺候他的責任，完全交給了芳媽。

露娜匆匆離開榮府。

才衝出榮府大門，她已在哭，一面哭一面飛奔。

在她腦海中，不斷盤旋着那一句話。

那是她對榮振南說過不知多少遍的說話——「把赤柱監獄買了下來！」

這句話，當然是絕頂荒謬，連小學生也騙不倒的。

但她說了！而且不斷努力影響榮振南的思想，要他相信這是一個絕對可行的計劃。

「只有這個計劃，才能救出國業。」

「你是鉅富中的鉅富，你擁有天文數字的金錢，你絕對有資格跟香港政府談這一樁買賣。」

「九七已逼近眉睫，無論你要買甚麼，只要付得起價錢，英國人都願意賣給你，是眞的，我不騙你，是眞的……」

每當想起這些出於自己口中的話，露娜就想殺了自己。

老千！老千！卑鄙的老千！

這些可恥的謊言，根本不可能騙得了任何人，除非對方是個白痴。

榮振南是工商界的精英，他當然不是甚麼白痴。

但他在榮國業出了事之後，整個人迅速衰老、退化，甚至接近喪失理智。

這巨變，使強壯精明的榮振南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但他儘量掩飾着，不讓外界知曉得太多。

深居簡出，是個辦法。

這五年來，他除了到赤柱監獄探望兒子之外，他甚麼地方都不曾出現過。

人人都知道他爲了榮國業的禍事大受打擊，但沒有人瞭解他整個人變化。

他沒有發瘋，但却陷入了一個比發瘋還更可怖的危境。

是老千局！

一個龐大的老千集團，正在深謀遠慮的趁虛而入。

那是一個異想天開的騙局，但它所牽涉的金錢，却是一個天文數字。

小老千，兜售假表、假藥材。

大老千，騙取貨金、貴重材料、設天仙局、捉黃脚鷄。

在露娜背後的，是個超級大老千集團，他們使用的手法及佈局

的「橋段」，絕對是不可思議的。

＊　＊　＊

凌晨時分，露娜滿面淚痕地在冷清清的街道上奔跑。

她奔跑是漫無目的的。

她要抒洩積壓在心中的悲痛和憤恨。

計劃已接近完成階段，但這並不是榮振南的「成功」，他只是一個完全被歹徒操控的老年人。

那些可怕的大老千，他們利用了超級科技和藥物。

那是人類在科技、醫藥和精神控制方面的大突破，但這種突破，却是罪惡的武器，人性滅絕的陰謀。

露娜並不是自鳴清高的女子，但她忍受不了這種長年累月謀害一個老年人的卑鄙騙局。

太可怕了！

可憐的榮振南，可恥的、滅絕人性的騙局。

她在冷冷清清的街道上不斷狂奔，她要耗盡身體裏的每一分氣力，但願這是一種「減壓」，甚至是消除一切煩惱，更甚至是消除一切記憶的方法。

她在跑，不顧一切地向前跑。

前面有陡坡，向下傾斜而去的陡坡。

她急衝！她淚流滿面，她眼中所見一切，都是灰濛濛，一片黯淡的景象。

斜坡最少超過四十度角，她越衝越急，但雙腿却已漸漸酸軟乏力。

她沒看見，在她背後，有一輛大型豪華轎車，正緩緩地尾隨而至。

駕駛這輛車子的是一個戴上墨鏡，面容英俊但冷漠的男子。

他的唇很薄，偶爾綻出一絲笑意，但却冷得像冰！

他的雙手，指長而晰白，指甲修剪得整齊而乾淨。

這是一個相當注重儀表的人。

露娜終於仆跌了，她在斜坡中段失却平衡，頭重脚輕向下仆倒，有如葫蘆直滾下去！

路旁有小樹，她抓住其中一根細小的樹幹，總算沒有再向下滾。

她在喘氣，臉色蒼白得可怕。

就在這時，她看見了一輛轎車停在路邊。

車門打開，走出了一個很好看的男人。

「卓傑！」她仰視着他，失聲而呼。

「露娜，妳怎麼了？」這個叫卓傑的男人，大概三十歲，聲音聽來很溫柔。

但在露娜眼中，這男人決不是甚麼白馬王子，而是一個妖魔！吃人不吐骨的妖魔！

「我沒事！我……我祇是想跑步！」她勉强站立起來，但還沒有站直身子，右腿又一屈，半跪在地上。

「妳摔壞了關節，必須休息！」

「不！我沒事……」

卓傑已把她輕輕一抱，抱入懷中。

露娜臉上淚痕斑斑，卓傑「嘖嘖」地嘆了口氣：「我的心肝寶貝，妳精神太緊張了。」

「放開我！求求你放我一馬……」

「眞是傻話！」卓傑又笑了起來，而且笑得無比親切，「妳工作得太辛苦了，讓我爲妳鬆弛一下緊張的神經吧！」

他把她抱入車子的前排座位，又小心翼翼地爲她扣好安全帶。

她的眼神迷濛了，他又用紙巾爲她抹掉臉頰上的眼淚。

她的心軟了一陣。

但也祇是一陣而已。

在她心中，卓傑永遠是個魔鬼！他會吃人，任何人都吃！

他却在這時候俯低了臉，吻露娜的唇。

她扭開臉。

他的手立刻揑住她的下顎，粗暴地把她的臉移轉回來，然後再吻她。

她的眼淚又再奪眶而出，但卓傑却在笑，獰笑。

他在獰笑中吻她，右手更滑入了她兩腿之間。

天空彷彿是灰暗色的，又彷彿是漆黑一片毫無光明的……

她的身子被繫上安全帶，但她的處境並不安全。

她感到自己的身體，正在給可怕的颮風吹襲！

她的身子在發冷，因爲發冷而顫抖。

卓傑笑得更猙獰，表情更殘酷。他把墨鏡除下，露出了一隻眼！

他祇有一隻眼！左眼！

他的右眼祇有一個洞，一個空空如也的血洞！

這血洞的血，當然是早已凝結了的，但偏偏看來仍然是那樣地殷紅，教人怵目驚心！

他這手，很不規矩！

他本來就是個沒有規矩的男人。

他不喜歡循規蹈矩地做人，更不喜歡遵守法律，至於對付女人的手段，更是「卓越傑出」，非同凡響！

但這是公路。

這並不是蹂躪女人的地方。

他回到駕駛的座位上，開車。

她哆嗦地坐在他身邊，不敢亂動，也不敢說話。　（未完‧一）

俠盜武小郎

新派湖海俠士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柴進之子柴大官差點被宰，倖武小郎及時出現，才免被張水柔活宰。之後武小郎又趕去山洞背回劉風、燕大山。衆哥們歡聚十字坡店暢飲一番後，返橫山商議對付惡霸司馬亮。滄州捕頭程百里為追查苟萬等失踪案來至十字坡，武小郎聽聞滄州司馬亮懸賞銀子五百両尋找四人下落，張水柔欲出手宰人，但武小郎以為不可，說服張小柔款待一餐，而後與捕頭到泰山城……



懷璧招災遭滅門　兇宅血女訴冤情

劉押司立刻問武小郎道：「小子呀，眼前就有個工作，不知你幹不幹？」

武小郎道：「劉押司，我乃守法之人，祇要是正事，我呀，我都能幹。」

劉押司點點頭道：「走，咱們再回頭。」

武小郎心中想：「怎麼這般巧，進城就碰見這姓劉的，他想把甚麼工作交我做呀！」

四個人匆匆走暗巷，近城牆邊眞荒涼，好大一幢獨門兩大院，梧桐葉子落一地，八角屋簷風鈴響，那兩扇大門緊關上，黑漆漆的四週沒聲響，兩大院也顯得陰森森的好像鬼影幢幢在移動。

劉押司站在大門下，他對武小郎道：「你叫……」

「武小郎。」

「武小郎呀，我聘你當守門員，每天一紋錢，你好好幹，閒人是不會到此地來的，而且逢年過節另有賞。」

武小郎道：「為甚麼叫我當守門員？」

劉押司道：「你不是在找工作嗎？這個工作多快活，輕鬆自在的守在門樓小房中，大門栓上睡大覺，怎麼樣？你幹不幹？」

武小郎道：「別人為甚麼不幹！還有，這大宅院中的人呢？」

劉押司一瞪眼道：「囉嗦，別問那麼多，祇說你幹不幹？」

他頓了一下，又道：「當然，你若是個膽小鬼，那麼你還是別幹的好。」

武小郎一聽冷冷道：「奶奶的，我是屬虎的，可不是屬鼠人，劉押司，我幹了。」

眞快，祇見一把制錢花花響，另有碎銀一小塊，劉押司對另一人道：「你提的酒壺帶小菜送了這小子，打從今夜起，由這武小郎當看門員了。」

那個漢子果然提了吃的與喝的，他立刻送在武小郎的手上道：「拿着，多喝酒，多睡覺，有甚麼動靜別多事，你就平安了。」

武小郎心中一緊，他也接了一把制錢與那塊不起眼的碎銀子。

「進去吧，咱們回衙門了。」

劉押司交代以後便與另外二人匆匆的走了。

武小郎心中不是味道，今天前來為的是找這押司的痲煩，想不到還為他做事，這算甚麼呀。

武小郎心中不是滋味，抬頭看那黑呼呼的大門，忍不住的提了酒推門走進去了。

武小郎祇見院中陰氣重，兩邊廂房黑黝黝，正面大廳門關着，看不清裡面的光景。

他左右看一眼，就把門右面的

門樓拉開門，灰暗之中有張小方桌，桌上一碗燈放的是燈草，打火鐮燃了火，他把油燈先燃上。

於是，一邊的舊床上那張老棉被令武小郎笑了。

武小郎心中想：「也好，今夜不用住客棧，如今吃住有人管，等個機會整死這劉押司。」

武小郎放下手中物，抖開老棉被，初冬之夜冷颼颼，他一屁股坐在棉被上，沒酒杯，他湊着酒壺喝了幾口酒，再把一塊醬豆乾塡嘴裡。

武小郎心中又在琢磨，劉押司為甚麼到這兒，他帶的兩人為甚麼不留在這兒住下看大門？

心念之間，武小郎拉開門走到大院中，他祇往兩邊廂房看一眼，忍不住的伸手摸摸腰間刀。

武小郎不回門樓房中睡覺了，他提刀走到大廳廊，猛抬頭，八扇落地雕花大門上貼的是衙門封條，這光景是無法進去了。

武小郎祇得繞過迴廊轉到了二道大院中，這二道院中也一樣的兩邊是廂房，後堂屋兩邊也有耳房兩小間，武小郎明白，那地方的人小房間總是丫頭僕婦們住的。

武小郎走過去，堂屋的門窗也封上了條，武小郎就奇怪，這兒的人都去那裡了？

猛回身，武小郎發覺二院的廂房門窗未被官府封條貼上，他便立刻走到廂門外。

先是，武小郎左右前後看一遍，他才慢慢的伸手去推那扇門。

「呀！」門開了，門內黑呼呼！

武小郎摸摸身邊沒火種，他探頭先進去。

「呀……」那扇門隨着武小郎推開而響不停。

武小郎探出一腿踩進去，隨後一腿尚未跟進去，他忽的一聲低呼：「我的媽呀。」

武小郎急急的又退出門外來，祇不過他並未立刻拔腿走掉，他怔怔的站在門口發疑怔，就聽他喘着大氣道：「幾口棺材呀，是死人呀。」

武小郎並非怕死人，他手上提着刀，有刀之人自然膽子壯，何況他也知道張水柔開黑店常殺人。

武小郎祇是奇怪，為甚麼這兒擺着這麼多棺材。

於是，武小郎先是乾咳一聲道：「我，武小郎，行俠仗義在魯西，咱們一無仇二無怨，我今夜祇是來看看，如果我能出上力，各位，我是不會做縮頭烏龜的。」

武小郎這也算是一種禱告，實際上他先求個心安。

祇見這武小郎把胸一挺走進廂房中，他先是站在門內仔細看，伸出指頭仔細數：「一二三四五……」

武小郎吃一驚道：「五口棺材呀，難道死了五個人？死的是甚麼人？」

武小郎在好奇心驅使下，他的膽子更大了，伸手先去掀棺蓋，「卡卡」之聲響起來。

那棺蓋錯開一尺寬，武小郎才低頭看，不由又是一瞪眼：「怎麼血糊淋漓的。」

他心中明白，這是被人害死的，唔，此地發生兇殺案子了，難怪劉押司會來此地。

武小郎不看了，他闔上棺又關上門，再走到對面的廂房外，却發現這廂房中也停了三口棺，一邊近牆處亂七八糟的堆的是雜亂柴木之類東西。

武小郎怔了一怔了，他暗中打定主意了。

他決心留下來，瞧一瞧這兒發生甚麼樣的大血案，至少他已知道這是一件滅門血案。

＊　＊　＊

武小郎提刀走回門樓房中，他把身子一歪裹上老棉被，他可也陷入胡思亂想中了。

這一胡想就是一個時辰過去了，於是，大街上遠遠的傳來打更聲，三更天了吧。

武小郎還打算到縣衙門前面看告示吶，他沒忘記程捕頭對他提過的賞銀五百兩。

武小郎也想着要怎麼樣整治這劉押司，那是他的水柔交代他必需做的事。

武小郎也想到了柴大官與燕大山和劉風三人，想不到梁山好漢們的第二代已在江湖上幹起來了。

夜越靜，武小郎越是睡不着，睡不着的人想得多，小時候有人告訴他，說他乾娘是個美人兒，至於美到甚麼樣，他實在沒見過，但他與二大叔一起過的日子也不錯，二大叔的刀法眞厲害，旋風刀好像天下無敵似的。

總之，武小郎想得多，他的兩眼閉閉又開來，就在這時候，忽然一聲「吱吱」聲傳來。

這聲音來自二道院，武小郎聽得一瞪眼。

「那話兒呀！」

武小郎並未立刻起來，他靜靜地拋開一切胡思亂想，兩隻耳朵也豎起來了。

於是，二院中發出呼呼啦啦聲，然後是乾枯的梧桐樹葉沙沙響。

武小郎心中猛一緊，他心想：「娘的，往這前面院中過來了。」

是的，就聽「卡嗒、卡嗒」聲，那聲音像是人的走路聲，一步步的越來越近了。

武小郎心中一聲罵：「他媽的，劉押司呀，你眞他娘的不是

人，這兒原來鬧鬼呀，你把武爺往樹上拉，過了今夜老子非宰人不可。」

武小郎手中握緊了刀，他聽得院中走路聲更近了。

武小郎掀被而起，他直不楞的坐在床沿上，這時候他可不想去找上那話兒。

就在這時候，那卡嗒之聲已到了門樓下，一步步的到了房門外。

武小郎的眼睛也睜大了，他的雙手在冒冷汗，那把刀他擱在膝頭上。

「轟！」

「嘩啦！」

房門被一雙有力的手推開了，武小郎抬頭看，嚄，一個血人在面前。

「你……」他忘了舉刀殺了。

房門外，那是個女血人，頭髮上仍然沾着血，雙目半閉好像下巴沒有了似的。

「你……是他們……派的人？」

這女鬼開口說話了，武小郎忘了鬼是不會說話的。

「我不是，我是他們臨時找的看門人。」

那血女人道：「噢，請英雄跟我來吧。」

武小郎道：「妳叫我去那裡？」

「後院中，英雄。」

「妳怎稱我爲英雄？」

「你必是英雄，因爲你有膽識。」

武小郎心中一動道：「妳難道不是……鬼？」

「我比鬼更慘吶！」

她緩緩往回轉，又道：「已有三個人在此，他們不是英雄，他們是那惡師爺的狗。」

武小郎聽得吃一驚道：「甚麼惡師爺？」

血女又回過身來道：「就是那個姓劉的押司……」

武小郎全身一緊道：「妳說哪個劉押司呀！」

血女重重的點頭道：「他好狠毒的心吶！」

武小郎一聽火來了，他咬咬牙道：「甚麼樣的劉押司，原來是個害人精呀，娘的，走，我跟妳後面去，妳把冤情說我聽，我要把姓劉的改改姓。」

血女全身一震，想是很感動的樣子。

於是，她又緩緩的回過身，困難的又一步步的往二道院中走去。

武小郎就沒看出這血女身子受了重傷。

*　*　*

血女領着武小郎又回到了二道院中來，她歪歪斜斜的到了大廂房門外面，便對武小郎道：「英雄，請你進門去，最裡面你一口一口棺材找，找到有個山羊鬍子的老人，你把他的衣衫快脫下來。」

武小郎幾乎迷糊了。

血女又道：「那件衣衫關係重大呀，務必你要幫這個忙，英雄。」

武小郎道：「妳爲甚麼不能自己開棺脫下那衣衫來？」

血女忽的露出雙臂，嚄呀呀，一手已血肉模糊，另一手也傷得重。

於是，武小郎這才明白了，原來這血女受了重傷。

他衝着血女點點頭道：「好，我進去脫衣衫。」

武小郎走進大廂房，他每一口棺材掀開瞧，其中有一口棺材是空的，他才一怔間，就聽身後的血女道：「這是我的，他們以爲我死了，所以……」

武小郎的膽子又大了，他對血女道：「妳原來沒有死呀！」

血女道：「我也無法走出去。」

武小郎道：「妳一邊站開我再找。」

血女點點頭，她又走到廂房門下站定。

武小郎又開始找那山羊鬍子老者的屍體，果然，他在一口大棺材中發現那老人來了。

武小郎向門下血女招手道：「是他？」

血女急忙奔到棺前看，不由低泣道：「公公！」

她邊流淚了，武小郎看得心酸了，他急急忙忙的把老者外衫脫下來。

血女急對武小郎道：「這件血衫前襬內寫有我公公的血書，英雄呀，煩你送到橫山去。」

血女提到橫山，嚄，武小郎立刻全身繃得緊，他也不管血女身上有鮮血，一把拉過身前，道：「橫山住的是响馬李小龍呀！」

血女也吃驚道：「你也知道响馬李小龍？」

武小郎道：「李小龍乃當年梁山好漢混江龍李俊的大公子，他爹與我二大叔是一夥的人。」

血女急問：「你二大叔又是甚麼人？」

武小郎道：「我二大叔的名叫武松。」

那血女一聽又落淚道：「我們都是一家人吶。」

武小郎道：「妳是……」

血女道：「我姓盧，我大伯的名字叫盧俊義，我們家中最有錢，梁山好漢出了事，我很小，由人抱到這泰山縣，我長大以後嫁到這一家，原是過的好日子，只恨那個劉押司，他一心要謀我家財產，他……與滄州惡霸有勾結，他答應要把我公公的翡翠玲瓏寶塔奪了送

給司馬亮，這件事明裏暗裡已計較半年了，我公公發覺事情不對勁，知道如果不放棄傳家之寶，一家大小都遭殃，他才先把這事寫在衣襟裡，希望萬一不幸，有個爲咱們報仇的人。」

武小郎大怒，他對血女道：「盧姑娘，我也知道妳的大伯也是好漢，咱們這是一家人，妳放心，這件事擱在我身上，看我如何整活人……」

二人正在說着，遠處傳來人聲，好像不只一個人。

武小郎急忙對血女道：「妳快回棺中躲起來，我們只裝未見面，我去前面，看看是甚麼人來了。」

血女已往她的棺中躺下了。

武小郎也匆匆的奔回前門樓房內，他拉了棉被蓋身上，就聽幾個人的足音過來了。

「開門，開門！」

大門外有拍門聲，武小郎在門樓房中裝瞌睡，就聽門外有人道：「別是被厲鬼嚇死了。」

「再叫。」

「開門吶，小子。」

武小郎起來了，他打着哈欠去開門道：「誰呀！」

只不過當他看清來的人，他一怔：「喲，是捕頭大人你來了。」

程百里也吃一驚，怔怔的道：「你……」

武小郎道：「程大人，半夜三更天你來此是……」

程百里道：「先別問我，你在這兒幹甚麼？」

武小郎道：「我呀，守門員吶！」

「看大門呀！」

「是呀！」

「你會爲凶宅看大門？」

武小郎道：「我上工不到兩個時辰吶！」

程百里後面跟了兩個人，可並非會去過十字坡的捕役，二人也分別堵住門口，怕武小郎跑了似的。

武小郎看得哈哈笑，程百里冷冷道：「休開玩笑，你不會爲了幾個制錢前來幹這種豹子膽的營生吧。」

武小郎吃的一聲笑道：「程大人呀！你休弄錯了，我武小郎算他娘的甚麼樣人物呀，我是上無片瓦遮雨，下無立錐之地，每天裡跑東跑西混口吃，賺錢受累求個活，今天脫衣上床睡，不定明天再穿上，那兒有活兒那兒幹，你以爲我是誰？」

程百里道：「那個在十字坡前開野店的大脚女人，她對你必定很不錯，你們……」

武小郎急忙搖手道：「嗨嗨嗨，你別弄錯了，那天啇前我只不過順水人情接着她，又把她送回十字坡，雙方也只這麼一點點不沾邊的小交情，人家是大姑娘，我乃江湖一混混，我配呀！」

程百里道：「這麼說來，你眞的在此當看大門的？」

「是呀，劉押司一問你便知道了。」

程百里指着門內道：「你知道這裡面有甚麼？」

武小郎他裝不知道：「我不知道，劉押司交代我只守在大門下，我不進去的。」

程百里道：「我告訴你以後只怕立刻不幹了。」

武小郎道：「甚麼呀！」

程百里道：「死人。」

武小郎道：「甚麼死人呀？沒見過。」

「廢話，你若見過那是鬼了。」

武小郎道：「死了人吶！」

「八個！」

武小郎吃一驚道：「此地發生血案了呀！」

程百里道：「滅門大血案，發生在我自山中回來的那天半夜裡。」

武小郎聽得嘆口氣道：「誰幹的呀！」

程百里道：「八具屍體入了棺，我問你，你聽了以後還幹不幹呀？」

「幹！」

「你不怕鬼？」

「嗨，冤有頭債有主，閻王爺不找命大的人，程大人呀，我可以老實說，我有時沒地方睡大覺，亂葬崗的死人地方我也睡。」

程百里道：「不怕鬼找你？」

武小郎道：「鬼找我只爲攀交情，哈哈哈！」

程百里在搖頭，武小郎收住笑道：「程大人，你半夜來此做甚麼？你也不怕鬼？」

程百里道：「查夜之外來探案子的，看看這門上的封條是不是被人動過手。」

他邊說邊往院中走去，三兩步走進大門內，忽然又回頭道：「武小郎，你別去！」

武小郎道：「去看看不可以？」

程百里道：「有甚麼好看的。」

武小郎站着不動了，他露出個無奈的笑，心裡在冷冷的直想殺人。

*　*　*

就在武小郎回去門房不久，程百里與兩個握刀捕役出來了，三個人的臉皮緊緊的。

「武小郎！」

「是，大人，你叫我？」

程百里指着大院道：「我們走了以後你小心地看大門，有件事情交代你！」

武小郎道：「好呀，我聽押司

的，當然也聽你的了，你們三位都是官府人呀！」

程百里道：「記住，任何人只要進到大院內，你就立刻向我報告。」

武小郎道：「有鬼的地方沒人來。」

程百里道：「哼，怕鬼的人不會來，貪心之人可不少，王員外乃泰山縣第一大戶呀！」

武小郎心中一動，他想到了盧俊義的姪女說的甚麼「翡翠玲瓏寶塔」了。

他低聲的問：「大人，有人想來發財呀！」

程百里道：「世上人人想發財！」

武小郎道：「我不打算發財，有吃就好。」

程百里道：「別扯淡，記住我的話了！」

「記住了！」眞乖，乖得連他本人也奇怪。

程百里滿意的點點頭就走了。

武小郎回身把大門緊關上，他抬頭看看大院，心中在想着棺材裡還躺個受了傷的盧姑娘。

武小郎心中想：「早晚先把盧姑娘身上的傷醫治好，然後再找個地方藏起來。」

武小郎既然發現這件事，他不打算急着找劉押司的痲煩了。

就在武小郎剛把那件帶有血字的長衫收藏妥，忽的院中有聲音傳來。

武小郎房中未點燈，他伸頭往院中瞧過去。

武小郎邊照邊吃驚，因爲來人並非是別人，乃是去而復返的程百里是也。

程百里落入院中了，姓程的是自牆外躍進來的，只見他一個閃躍到了門房外，單掌就是猛一拍。

「叭」的一聲門開了，程百里放眼房內看。

「誰呀！」武小郎在床上問了。

程百里嘿嘿一聲笑道：「你果然聽我的話，你沒有往後院中亂跑。」

武小郎不迷糊，但他裝迷糊道：「程大人，是你呀，嚇我一大跳，還以爲是厲鬼找來了。」

程百里冷冷道：「老實就好，別亂跑。」

武小郎道：「大人吶，鬼不怕，我只怕人時時來騷擾，我要睡覺呀，操！」

他的聲音不和氣了。

程百里是捕頭大人呀，他聽了有些火道：「操，操甚麼，不禮貌。」

武小郎忙笑笑道：「對不起，我沒罵你呀，程大人，我敢嗎？」

程百里不走反而進來了。

程百里進來反關門，他的動作令武小郎吃一驚，因爲他怕程百里搜他，他身邊藏着那血書衣衫吶。

程百里好像換了個人似的，他一屁股坐在床沿上，拍拍武小郎的肩頭，道：「武兄弟，有件事情找你商量！」

武小郎心中一動道：「程大人呀，我算他娘的甚麼人物呀，你別那麼把我當成人物看，有甚麼事你吩咐吧，我是你手中拴了繩子的木偶，你動動繩子就成了。」

程百里吃吃笑了。

武小郎却張大眼睛等着程百里再說下去了。

＊　＊　＊

程百里等了一下，才手指內院道：「我只要你注意甚麼人會在此出現是不夠的，所以我又折回來了。」

武小郎道：「大人吩咐。」

程百里道：「我來只是告訴你一聲，你不論發現甚麼人前來，只能對我一人講，不能第二人知道。」

「劉押司也不能知道？」

程百里道：「絕對不能，尤其是劉押司。」

「爲甚麼，我是他僱用的呀！」

冷冷一笑，程百里道：「那個劉押司呀，娘的，你眞以爲他是舞文弄墨的傢伙呀！」

武小郎道：「劉押司他……」

程百里道：「別多問，只記住我的話就行了。」

武小郎道：「好吧，誰叫我先認識程大人的呀，只要有甚麼風吹草動，我就會馬上向大人去報告！」

程百里道：「不用去找我，我會找上你。」

武小郎越聽越心驚，想不到官府也有陰謀在。

其實他怎麼會明白，官府內更陰謀，你爭我奪也鬧得兇，爾虞我詐坑死人。

程百里好像要走了，武小郎才問道：「程大人，說了半天我想問一問……」

「問甚麼？」

「爲甚麼官家也不一條心，難道……」

程百里冷叱道：「你的閒話太多了，對你可沒好處，你只記住我的話便對了。」

武小郎不開口了，他木然的看着程百里離去。

這一夜折騰到四更天，武小郎才躺上床，怪的是白天不見有人出現，便附近住宅的人好像個個繞道行，他們便是往凶宅瞧一眼也沒有，就好像這兒根本沒有王員外的這座大宅院似的。

沒有人前來當然好，武小郎一

覺睡過午才起來，他是被餓醒了的。

武小郎拉開門走出去，他需要去買些吃的帶回來，他眞的不打算走了。

只不過當武小郎走到大街上，他發覺不少人在他的背後議論着，他更發現有人往縣衙那面走去。

忽然，武小郎想起一件事來了，那才是他來泰山縣的主要問題，於是，武小郎也往縣衙那面走去，他來是爲了五百兩賞銀吶！

靠東邊有座大高牆，灰磚砌成四丈高，有一塊告示牌豎在山牆邊，兩張告示帶紅圈。

爲什麼帶紅圈？那是用朱砂筆特別勾劃的。

武小郎大步走到告示前，附近不見有人來，這是很反常的現象。

武小郎抬頭仔細看，果然是懸了重賞的海報捕文寫得十分醒目。

一張上面共兩段，頭一段寫的是逃了人犯燕大山，外帶一個劫囚犯，畫影繪圖全有了，另一段寫的是四個失踪漢，如果有人知道，重賞白銀三百兩。三百兩，二百兩，合計就是五百兩，五百兩銀子足夠一個大漢吃力地才扛在肩頭上。

武小郎看了又看心中笑，猛古丁有人把個大手掌按在他的肩頭上。

武小郎心中吃驚，這人至少在輕功上有一套，人到他身邊他竟然沒發覺。

猛回來，才發覺那是程捕頭。

「哈……武小郎，你未忘這五百兩賞銀呀！」

武小郎哈哈笑道：「這年頭誰不想發財呀！」

他把手上提的吃的往程百里面前一揚，又道：「似我這種吃了上頓沒有下頓的混混，當然更想發財了，大人，你說是不是？」

程百里道：「我明白你學了點功夫，你想你能把囚犯抓回來嗎？還有那滄州失踪的那四個人。」

武小郎看看告示，笑笑道：「眞可惜，我已答應當王員外家看門員了，否則我還眞要下鄉上山去碰碰運氣。」

程百里忽然低聲道：「武小郎，你休忘了我對你的交代。」

武小郎道：「大人，就是因爲大人的交代，這看大門一職我當定了，只不過……」

程百里一瞪眼道：「只不過什麼？」

武小郎道：「我就是搞不懂，你與劉押司乃一個衙門走出來的自家人，爲什麼你們各幹各的？」

程百里抽動鼻子道：「他是他，我是我。」

武小郎一聽，故意低笑道：「啊，我明白了。」

程百里一瞪眼道：「你又知道什麼？」

武小郎道：「我知道大人與押司二人暗中在較勁，看誰能破案，這是搶功勞呀，對不對？」

程百里不說對不對，他只沉聲對武小郎道：「小子啊，難得糊塗的人命最長，嘿！」

他轉身而去，武小郎楞了一下，但他却搖搖頭便往街頭走去。

＊　＊　＊

武小郎好像變成厲鬼了，他走在街上不用喊也不用叫，好像有人在開道，見他的人便往兩邊讓，好像怕被他的一身陰氣沾到身上。

武小郎買了傷藥走出門，他發覺身後有個大伙計也送他在門口，這個大伙計手上拈了一根香，朝天拜三拜，口中還唸道：「快把厲鬼趕出門。」

人們拿武小郎當厲鬼了，武小郎的心中不舒服。

於是，武小郎匆匆的走到荒涼的後街城牆邊，王員外的大宅子不見人。

白天也沒人敢接近王員外的大宅子，梧桐樹葉落光了，杏花樹也禿了，倒是牆邊的菊花開得盛，可也更添這座大宅子悲凉味道。

＊　＊　＊

「呀」的一聲推開房門，武小郎匆匆忙忙的再把門關上，他先是看看大院。

大白天武小郎也覺得不對勁，有股陰風自後院吹過來，令人全身直哆嗦。

武小郎把買回來的東西放在門房內，立刻取了些吃的與傷藥一溜煙似的到了二道院，他走入那間大廂房中便低聲道：「盧姑娘，盧姑娘！」

有副棺材响了兩下，傳來虛弱的聲音道：「武……大哥嗎？」

武小郎道：「是我呀，盧姑娘，我爲妳買了刀傷藥，還有些吃的。」

棺蓋移動了，只見那位血面的姑坐直了身子，武小郎走上前道：「盧姑娘，先吃些東西。」

盧姑娘再細看武小郎，這是白天，她看得仔細，然後點點頭道：「武大哥，我叫盧小玉，你叫我小玉吧！」

她慢慢的走出棺材，又道：「這兩天我都是夜裡出來找些吃的，我知道吃的快完了，又怕被賊人發覺。」

武小郎道：「別多說話，快吃吧，妳身上的刀傷要快醫治，我這兒也買了傷藥。」

盧小玉道：「我的傷如果好了，我就親自去橫山，我公公說橫山好漢一大半是我爹的好侄輩，他們會爲我公公一家報仇的。」

武小郎道：「妳放心吧，如果我無法找出眞凶，便去了橫山又怎樣？先找凶手才是眞。」

盧小玉落淚了。

「眞是老天有眼，把武小郎引來了。」

武小郎聽得也黯然，他嘆口氣道：「難道妳就不知道妳公公得罪了什麼仇家麼？」

盧小玉道：「沒有仇家，懷璧其罪，我以爲就是爲了那件傳家之寶翡翠玲瓏寶塔。」

武小郎道：「寶物已失？」

盧小玉道：「我公公是位絕頂聰明人，泰山縣神算子王覺是有名的，想把王家傳家之寶奪走，哼，休想！」

武小郎一聽之下他眼一亮，道：「唔，寶物仍在這大宅中了。」

盧小玉道：「我公公一人他知道。」

武小郎道：「小玉姑娘，等妳的傷養好了，我送妳去個地方躲起來。」

「不，我還不打算離開這裡。」

武小郎道：「寶既未失，這兒便會充滿殺機，妳的安全最重要。」

一聲無奈嘆息，盧小玉道：「我的功夫仍在，當年爹的功夫紮實，我們學了他的一半也沒有，但以眼前情況，我不與敵人正面交手應可以自保。」

武小郎一怔道：「原來小玉姑娘也修了功夫，好，我不勉强妳。」

盧小玉道：「可是那件血衫，却要武大哥先送到橫山，不知……」

武小郎道：「我會的，但我却發現一件怪事，所以我等，我等着事情再往下發展。」

盧小玉正要再說下去，忽的武小郎道：「有人來了。」

盧小玉也聽到了，她頭一偏便溜進那口棺材裡去了。

眞玄，武小郎剛走到二院中，忽聽一聲冷叱道：「你好大的狗膽！」

武小郎抬頭看，他吃一驚，怎麼牆下面站着一個人，這人還正是劉押司。

劉押司可是由牆外躍進來了。

「嗨，是劉押司呀，嚇人一跳。」

武小郎裝出嚇一跳的樣子，劉押司已走到他面前道：「你不聽話，爲什麼來後院？」

「武小郎道：「我能不來嗎？」

「怎麼說？」

「後院有動靜呀！」

「動靜？什麼動靜？」

武小郎道：「半夜裡我聽到叮咚聲，半夜呀，我把棉被幪着頭，那響聲有點邪，叮叮咚咚滾動，我只裝沒聽着，可是白天我就要看看，看看這兒有什麼邪魔鬼怪呀！」

他手指天空又道：「白天屬陽，什麼鬼也不敢冒出來，對不對？」

劉押司冷冷道：「你以爲這兒有鬼？」

武小郎道：「我看八九不離十。」

劉押司道：「你怕了？」

武小郎坦然一笑道：「我怕個鳥，我光桿一個，走路不帶叮噹聲(銀子多才有聲，他表示自己沒銀子)。」

劉押司道：「你發現什麼了？」

武小郎道：「我只是見你來了，劉押司，可是你嚇我一跳，你比……」

他未說下去，因爲劉押司面孔嚇死人。

劉押司道：「我再告訴你小子，以後別到後院來。」

武小郎道：「不來了，不來了，便是有人摸進來我也不會再來了。」

一怔，劉押司道：「你說有人摸進來？」

武小郎道：「是呀！」

劉押司急問：「什麼樣的人？」

武小郎道：「沒看見，我聽見了。」

劉押司道：「全是什麼人？」

武小郎道：「劉押司呀，我好像看到有個人。」

「誰？」

「程捕頭程大人。」

「是他？嘿……他是辦案的，嘿……」

劉押司笑得很殘忍，然後又問武小郎道：「程捕頭也進來了？」

武小郎道：「門外站一站，進來看一看，悻悻然的又走了。」

劉押司再一次的哈哈笑了。

「記住，以後注意有些什麼人來，然後告訴我。」

武小郎道：「可是押司不許我進二院呀！」

劉押司道：「若有動靜暗中來。」

武小郎道：「這是押司你說的，我來不犯忌吧！」

劉押司道：「照我的話去做，別在這兒同我多囉嗦。」

武小郎低頭哈腰一聲「是」，他往前門走了。

劉押司在後院中仔細瞧，兩邊廂房他不去，直直的走進後堂屋，官家的封條也扯了。

這劉押司進入堂屋半天不出來，誰知他在堂屋中幹的是什麼事。

只不過當他自堂屋走出來的時候，他隨手又在袋中掏出一些衙門封條再把門貼上。

眞方便，他是衙門動筆的押司，封條原是他寫的，要幾張有幾張。

劉押司閃出二道院，他走到房門看，武小郎正在擧着一隻脚在搓脚丫子，他搓幾下聞幾下，鼻子抽動絲絲響。

「武小郎，你眞髒。」

笑笑，武小郎道：「自己身上只有香，如果你押司搓脚丫子，我早就閃得遠遠的。」

劉押司道：「記住我的話了？」

武小郎忙應道：「三輩子也忘不掉，安啦！」

劉押司走了，帶着幾分神秘的走了。

武小郎伸頭看門外，他到此刻似乎明白一件事，泰山縣城臥虎藏龍，牛鬼蛇神眞不少，就不知誰才是幕後主持的人物了。

武小郎就在等，等着找出眞正主使的人物，因爲他相信劉押司與程百里二人絕不是幕後操縱的人。

* * *

這夜寒風起，西北風嗚嗚的叫不停，泰山縣城北後街近城牆邊的這座凶宅便更加的顯得陰沉可怖了。

武小郎剛剛吃過一碗酒，他不僅爲二院中躺在棺材裡的盧小玉操心了。

武小郎也佩服盧小玉的膽識，她就不怕那麼些棺材中躺的死人。

其實盧小玉是害怕的，但想想死了的全是自己一起生活的親人，他們死得寃枉，等着自己爲他們報仇，便也忘了恐懼，睡在這兒就如同與親人一起是一樣的。

* * *

武小郎放下酒碗吹熄了燈，猛古丁他眼一瞪，因爲院中突然傳來兩聲「咚咯」。

這是有人落入院中了，武小郎也不是省油燈，他拉起棉被蓋身上。

果然，門邊傳來低低的說話聲：「看看，那小子是不是睡着了？」

有個黑影把耳朵貼在門板上聽，房中傳出呼嚕聲，那當然是武小郎裝出來的打鼾聲。

「睡得同豬一樣。」

「走！」

外邊兩個併肩左右看，然後便往後面走去了。

武小郎再也睡不下去了，他一挺而起，單刀插在腰帶上，口中打着冷冽的出氣聲：「娘的，這又是誰？」

武小郎貼着黑暗的過道往後走，他不敢莽撞，踮起足尖就如同剛離洞穴的小老鼠一樣小心翼翼的往後院潛過去，大氣也不敢出一聲。

邊廊過道他才進了一大半，忽聽黑暗中有人聲傳來，道：「甘不悔，老爺子派我來找你，你說什麼時候有消息呀！」

姓甘的道：「此案過於轟動，泰山縣的人們不敢言，可是每個人的心中在吶喊，誰幹的這滅門案。」

「管他們去怎麼想。」

「可是太爺的心中在忿怒，一時之間尚不可以下手，再等一等，要知道剛掀鍋的開水會燙手，稍稍放涼再下肚，等風聲小了再動手。」

那人沉吟的道：「再等多久？娘的，小心你的假面具，一旦被人看出你是冒充的冒牌貨，你也完了。」

「放心，我是有備的，便姓劉的老婆同我睡上一張床，她也一樣以爲我是她的心上郎，嘿！」

「好吧，你既然如此自信，我說甘不悔，我回去向咱們老爺子報告去。」

「也代我向老爺子致個問候。」

那人走了幾步，忽的又回頭道：「娘的，咱們堡裡在懷疑呀！」

「懷疑什麼？」

那人看看二大院道：「懷疑的乃是苟萬他們四個人，苟萬帶着周金山、白大明與高峯三人，四個人好像上了天入了地，怎麼再也看不到他們四個了。」

另一人道：「遵老爺子的吩咐，咱也貼出告示了，娘的，怎麼一點兒也沒消息。」

這人又看看左右，接道：「王覺這件滅門案子，官府懸賞緝兇的告示我也寫了，尚未貼出去，我拖延。」

那人重重的問道：「多少賞銀？」

「案子太大了，賞銀一千兩。」

「那會招來太多江湖人物趕來湊熱鬧，老爺子不喜歡如此。」

「所以告示至今壓着。」

「娘的，我還是想不通苟萬四人去那兒了。」

「再派人找找，人死留屍呀，不會一些痕跡也不見。」

二人往回走，院中那人看天色道：「幾個看門的傢伙被嚇個半死逃了，不幹了，這人倒是膽子大。」

「一個泰山縣城的潑皮，這種人鬼也討厭，他不怕，所以他還睡得像豬一樣。」

這二人到了前院一看，祇見那個大漢似黑塔般的一閃又到了門房外。

眞厲害，那麼個大高個兒落地半點聲音也沒有，祇見他豎起耳朵貼房門。

（未完・四）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上文提要：慧空尊先師口諭，借在「悔心禪院」面壁時參悟「達摩易筋經」，但詢問元通，其先師圓寂時却毫無提及，是否另有隱情？面對小他一輩的現任掌門多番出示綠玉佛杖擒拿他，慧空始終欲言又止……三日內，徐元平盡獲少林派精奧絕學，及慧空數十年內功修爲，慧空還以珍藏短劍相贈，此乃武林至寶，劍鞘比劍還珍貴，但慧空告訴徐元平，他曾許諾永不洩露……



戮情短劍藏秘密　巧取豪奪失劍鞘

慧因望了慧果一眼，問道：「那柄短劍，落在大師兄手中麼？」

慧果點點頭道：「六十年前一個明月之夜，我親眼看到大師兄拿着那柄短劍，徘徊在少室峯頂賞玩，三個月後，就被師父因禁入『悔心禪院』，那柄短劍自是仍然在師兄手中。」

慧因轉頭望着徐元平，道：「小檀越已經聽到了，那柄短劍關係非淺，如果在你身上，望能借老衲一看。」

徐元平聽得怔了一怔，半晌答不出話。

慧因輕輕歎息一聲，道：「老衲決不是危言聳聽，那柄短劍如果眞在小檀越的身上，對你有百害而無一利。」

慧果接道：「由來奇寶易招禍，小檀越如不肯聽老衲等忠告，只怕大禍就在眉睫。」

如果老僧直言借劍一看，徐元平當不致推拒，可是慧因、慧果這一出言强調，反而激起他凌雲豪氣，當下笑道：「兩位老師父這樣關懷晚輩，徐元平感激非常，不錯，慧空老前輩確實有一柄短劍相贈晚輩，不過這劍現下已爲晚輩所有，慧空老前輩在贈劍之時，亦曾再三諄誡晚輩，除了用以洗雪晚輩沉冤，不能輕易炫露，至於短劍的來歷，晚輩並不知道，兩位老師父如肯相告，晚輩當洗耳恭聆。」

他聽兩人言外之意，大有謀奪那短劍之心，是以反唇相詢短劍來歷，但却不肯出劍相示。

慧果陡的一揚雙眉，微現嗔怒之色，但只一現即逝，眨眼間又恢復莊肅之色，說道：「小檀越既得老衲等師兄傳授武功，以情推論，亦算得我們少林門下弟子，你這等對待長輩，可是武林中大忌之事。」

徐元平微一沉忖，道：「晚輩雖蒙慧空老前輩授予武功，但並無師徒之分，大可不必恪守少林派中門規。」

慧果怒道：「你既非少林門下弟子，他如何能傳授你本門武功？」

徐元平聽得微微一怔，暗自忖道：「慧空老前輩在授我武功之時，再三堅拒，不准我認他爲師，看來這其間，大有文章。」心念一轉，笑道：「晚輩不敢欺瞞兩位，慧空老前輩所授晚輩武功，均是賭輸於我，就是那柄短劍，也是晚輩打賭贏得來的。」

慧因側頭望了慧果一眼，道：「大師兄才華絕世，思慮縝密無比，豈能是我等所能揣測得到。」

慧果道：「那柄短劍，關係極大，難道我們就此撒手不問麼？」

慧因微現怒意的答道：「大師

兄待我等恩情何等深厚，你如存下謀奪他寶劍之心，那可是大不該爲之事。」

慧果合掌垂首答道：「小弟不敢，不過，大師兄現下已駕歸極樂，咱們總不能眼睜睜的看着寶劍讓他人帶走。」

慧因道：「大師兄既把寶劍贈予他，定然早經思慮，人家既非謀奪，我們豈能强求……」話至此處，微微一頓，望着徐元平接道：「小檀越已得我少林上乘武學眞傳，就老衲所見而論，你在『悔心禪院』短短三日夜時間所得，只怕要超越你三十年面壁苦修的功力，如果我推想不錯，我們師兄不但盡把他一身武學訣要相授，而且可能施展佛門中開頂大法，轉授了他畢生修爲的功力眞元，甚望小檀越能予珍惜這曠世奇遇，不要負了我大師兄一片苦心。」

說完一拉慧果轉身疾奔而去，徐元平想說幾句感謝之言也來不及。

他茫然的望着二僧背影消失，才尋路下山，到天色入暮光景，到了一處市鎮所在。

他已數日沒有休息，立時找處客棧住下，食用過酒飯之後，想到了身懷短劍，當下關好門窗，取出短劍，就案邊燭光之下鑒賞。只見那古銅劍匣之上，由精工雕刻着很多花紋和很多似花非花、似字非字的點痕，他望了半天，仍然看不出個所以然來，暗道：「這柄古銅劍匣，除了銅質堅硬，雕刻的花紋精緻之外，絲毫看不出可疑之處，不知有何珍貴之處。」

徐元平又仔細瞧了一陣，仍然看不出道理來，右手一按把柄彈簧，抽出短劍。

短劍出匣之時覺到寒氣侵人，案上燭光被那森森劍氣一逼，驟然間暗了許多。

徐元平隨手一揮，登時寶光四射，案上燭火光亮，變成了昏黃之色。

他雖聽人談過干將、莫邪之流的寶劍，有着切金斷玉、削鐵如泥之能，但心中還不深信，現下一看這柄短劍，光華如此强烈，不禁心頭大喜，隨手在案上拿起一隻細瓷茶杯，輕揮短劍削去。只見寶光一閃而過，瓷杯完好如初，絲毫不聞聲息。

徐元平呆了一呆，定神看去，只見那磁杯中間，有一道極細的裂痕，原來瓷杯早已被寶劍斬成兩截，只因那短劍過於鋒利，是以不聞相觸之聲。

這等鋒利之物，大出了徐元平意料之外，不禁想起了慧空大師贈劍之情，驚喜之中，又混入了無比的感想。慧空那慈愛低沉的聲音，又在耳邊響起，道：「短劍雖是切金斷玉的寶刃，但這古銅劍匣却比劍珍貴萬倍。」

他悚然一驚，由傷痛的回憶中驚醒過來，把短劍還入鞘中，重新拿起劍匣，放在燭光之下，仔細的察看。

這一用心觀察，果然被他看出一些蛛絲馬跡，只見那精工雕刻的花紋，似是一個圖案，隱隱顯示出起伏的峯嶺，旁的點痕，亦非雜亂無章，似是一種代表什麼的符號，又好像一種象形文字，這疑竇引起了他的興趣，用衣袖拂拭一下劍匣，映着燭光，更仔細的察看劍匣上的花紋。

忽聽窗外傳入一聲低沉的佛號，道：「小檀越如歡迎我這不速之客，老衲極願把所知的隱秘相告。」

徐元平耳目靈敏，聞聲已辨出是慧因大師，收好短劍，打開房門。只見慧因大師合掌站在門外，雙目微閉，面露微笑。徐元平對慧因本極尊仰，當下躬身一揖，笑道：「晚輩正需老師父指點迷津。」

慧因一笑，接道：「小檀越年紀不大，但却聰慧得很，老衲事先確未想到我那慧果師弟竟存有奪劍之心，幸得小檀越預防得宜，始終未出示那柄短劍，免去一番無謂搏鬥。」

徐元平想起適才對慧因禪師失禮之處，歉然一笑道：「剛才山中晚輩多有開罪之處，老師父勿怪才好。」

慧因輕輕歎息一聲，道：「老衲自先師圓寂之後，大部份時間行脚在外，已很久未和慧果師弟晤見，想不到他年近古稀，仍有貪念。」說話之間，緩步進入房中。

徐元平搬把木椅，笑道：「老師父請坐下賜教。」慧因點頭就坐，徐元平回身關上房門，自懷中取出短劍，雙手捧至慧因大師面前，說道：「慧空老禪師在賜贈此劍之時，曾經告訴晚輩說，寶劍雖是千古奇珍，但劍匣更比寶劍珍貴萬倍，而且訓誡晚輩不能隨便炫露，以免招引麻煩，並說此劍關連一件震蕩武林的兇殺慘案，除了用以洗雪晚輩血海沉冤之外，不能妄自動用，因當時時間迫促，晚輩無暇追問，現下想來，心中極度惶恐，深望老師父不吝賜教，以開晚輩茅塞。」

慧因抽出短劍，隨手一揮，立覺寒氣迫人，連聲讚道：「好劍，好劍，果然是名不虛傳……」

徐元平微微一笑接道：「寶劍雖是絕世奇珍，只是嫌短了一些吧。」

慧因還劍入鞘，道：「小檀越已得我大師兄全部眞傳，再有此寶

刃相助，假以時日，不難領袖武林，休看此劍短小，但威力決不低於干將、莫邪之流的寶器，望能妥為保存，善於運用，為武林放一異彩，不負我師兄一番苦心。」

徐元平只覺得心頭一凜，答道：「晚輩才智低劣，實不足佩帶這等神物利器，老師父如肯收受，晚輩以劍轉贈，聊表一點心意……」

慧因搖頭笑道：「老衲行將就木，要此利器何用，小檀越快請收起。」說完，把短劍交還到徐元平手中，忽然長歎一聲，道：「我那慧空師兄，在贈劍之時，當眞就未提此劍來歷麼？」

徐元平道：「慧空禪師不說，晚輩自是不敢多問。」

慧因一整臉色，神情變得十分莊嚴，說道：「我那大師兄不但武功絕世，而且文才無雙，胸博六藝，旁通易卜，他既然未對小檀越說起此劍來歷，定有用心，老衲本不敢饒舌多嘴，但因此劍關係太大，老衲不得不再告誡小檀越幾句，七十年前，這柄短劍本為一位當時名重江湖的女俠所有。那位女俠，不但武功極高，而且貌美如花，她究竟美到如何程度，老衲緣慳一面，但據傳言描述，她一顰一笑，無不醉人如酒，能使人束手受戮。但她生性冷酷無比，每當人丟棄手中兵刃，拜伏石榴裙下之時，她就用這柄鋒利無比的短劍，緩緩的刺入那人的前胸……」

徐元平只聽得心頭一寒，道：「怎麼？難道那些人就當眞任利劍刺胸，不肯躍避刀刃麼？」

慧因歎道：「這等傳說，本是難以令人置信，但是言者鑿鑿，而且人人如是，這却又使人不能不相信了。」

徐元平口雖未駁，心中却在暗自忖道：「世間那有這等事情，縱是天仙化人，也不能使人一見之下，就甘心束手就戮。」

慧因目光何等敏銳，看他神色，已知他懷疑自己之言，淡然一笑道：「這傳說一直在江湖上流行了數十年之久，直到近十年來，才逐漸平息下去，老衲雖未和那位女俠見過，但聽人談到此事，已不下百數十回之多，而且那被短劍刺死的人，有不少是江湖上極具盛名的人物，想來此事，縱然是傳說誇大，但決非空穴來風之事。」

徐元平看他神色鄭重，暗道：「他乃有道高僧，決不會信口開河。」不由心中信了五成。

慧因道：「那位女俠用這柄短劍殺人過多，因而江湖之上都稱它為戮情劍，意思是說，見到這柄短劍之時，千萬不能動情，情念一動，必將為這柄短劍戮死。這戮情劍之名，愈傳愈廣，反而把它眞名隱沒不聞了。」

徐元平察顏觀色，已知他所知有限，微微一笑道：「這短劍削鐵如泥，斷玉似腐，凡是會武的人都愛，但慧空老前輩在授劍之時，再三告訴晚輩說，這古銅劍匣更比寶劍珍貴萬倍，想來老師父定是知道的了。」

慧因微微搖頭，答道：「我那慧空師兄，才華絕代無倫，老衲怎敢和他相比呢？」

徐元平微現錯愕之色，道：「這麼說來，老師父當然也是不知的了。」

慧空略一沉思，道：「我那慧空師兄，既說劍匣比劍珍貴萬倍，自是不會有錯，老衲不敢妄測，只是此劍牽扯了無數的慘殺血債，却是千眞萬確之事，據老衲所知，現下有不少武林高手，在天涯海角奔走，尋找此劍下落，小檀越身懷這等珍貴不祥之物，甚望謹愼密藏。」

徐元平道：「這短劍殺人雖多，但運用在人，不知和此劍有何關係。」

慧因道：「戮情劍雖非殺人兇手，但却是幾個兇殺慘案的關鍵，據說戮情劍原為滇南一個風塵怪傑所有，不知如何到了那位女俠手中，以後，那位女俠失踪不見，此劍落入另一位醜怪無比的女人手中，那醜怪女人武功更比那美貌女俠尤高，但她却最恨忘情負心的人，她出沒江湖不過三四年的時光，但死在這短劍之下的負情男女，不下千人之多，日必一案，鬧的大江南北神鬼不安……」微微一頓後，又道：「總之，此劍珍貴不祥，甚望小檀越善自珍重。」說完起身告辭。

徐元平不敢强留，只得起身送出店外，長揖送別。

他望着慧因的背影逐漸在夜色中消失，心中微生悵惘之感，呆呆的在門外站了一陣，才返身回到客棧。

徐元平緩步走入房中，一脚剛踏進門，突覺微風一動，右腕脈門要穴已被人扣住。

那人出手快如閃電，饒是徐元平身負絕高武功，仍然閃避不開。

只聽一個細微的聲音在他身後響起道：「小檀越請恕老僧無禮，戮情劍乃有害無益之物，老僧縱然不取，小檀越也難保存得住。」

徐元平聽聲辨音，已知暗襲之人是慧果大師，不禁心頭大怒，正待發作，突然心中一動，强忍下欲待出口之言，忖道：我脈門要穴被他扣拿，全身勁道都失，如果出言激怒於他，他硬行下手搶奪，勢非被他取去不可，心念一轉，按捺下心頭怒火，笑道：「老師父這等强行索劍之法，不覺得有失身份麼？」

慧果臉上一熱，訕訕笑道：「老僧生平從無暗中向人施襲之事，只是現下情勢不同，小檀越得我那大師兄武功眞傳，又得他以佛門無上開頂大法，把他數十年修為的眞元，轉嫁於你，老僧雖未必就怕，但勢非得多費上一番手脚不可……」

說話之間，扣拿徐元平脈門的左手增加勁力，右手逕向他懷中摸去。

徐元平一聽他提起慧空大師，不覺心念一動，想起了慧空傳授口訣的封穴閉脈之法，當下暗中運氣把一條右臂脈穴，完全封閉。

這當兒，慧果的左手已觸及他懷中的戮情劍柄，正待握劍取出，突見徐元平身子一轉，左手疾翻，也扣住慧果大師的右腕脈門。這一招來勢太過突然，慧果萬萬沒有想到他右腕脈門要穴被扣之時，仍有力量反擊，不禁心頭一驚，冷哼一聲，左手上加了三成勁力。

可是徐元平早已運氣閉住右臂脈穴，雖覺右腕骨疼欲裂，但却不妨礙他運用內力，一咬牙，左手也用了五成勁力。他心中感慨慧空和慧因愛護之情，不便用足全力，傷害慧果。饒是如此，慧果亦自承受不起，只覺半身一痲，力道頓失，扣制徐元平右腕脈門的左手也不自覺的鬆開。

但他畢竟是身負絕學之人，臨危不亂，一面運氣抗拒，一面反擊，左膝一抬，猛撞徐元平丹田要穴。

這一招攻勢，用的神妙無方，迫得徐元平鬆手躍開。

慧果功敗垂成，不禁激起殺機，雙眉一聳，冷笑道：「小檀越身手眞不不凡，老僧再領教幾招。」欺身而進，一掌劈出。

徐元平雙脚不離方寸之地，上身微微一側，讓避開一掌，反手攻了一拳，戳了兩指。

慧果被他拳指齊施的攻勢，迫得向後退了一步，但迅即又欺身而上，拳掌交錯，連攻了十三四招。徐元平掌指揮舞，一口氣拆解了慧果十三四招的强猛攻勢後，慧果攻勢略緩，徐元平趁勢還擊，拍擊三掌，踢出四腿。

兩人均怕驚醒店中客人，不敢放手大戰，各以奇奧迅快的手法，搶制先機，蓄勁掌心，留力不發，紮樁如山，只憑上半身伏仰側臥，讓避對方攻勢，表面上看不出甚麼威勢，其實這等近身相搏，手臂伸縮之間，可及對方全身各大要穴，最是危險不過，只要稍微失神，輕則重傷，重則殞命。

徐元平雖得慧空大師傳授了「達摩易筋經」，及少林派各種精奇武功要訣，但因初次用來對敵，不能得心應手，胸博雖廣，却是連遇險招，幸得他聰慧絕倫，悟性超越常人甚多，在學習之時，又得慧空以本身功力相助，澄清了胸中雜念，集中全神而學，雖只有數日時間，但他却記熟了慧空所授全部武功要訣。

兩人打了一陣之後，徐元平心神漸定，手法亦逐漸純熟，攻勢愈來愈猛，招術也愈打愈奇，慧果暗暗心驚，忽的急攻兩掌，向後躍退。

徐元平沉沉一揖，笑道：「多謝老前輩考教晚輩武功。」

慧果合掌還了一禮，心中暗自忖道：「這小子武功如此之高，如想以武功奪得短劍，只怕極是不易。」心念一轉，放下臉笑道：「小檀越才華橫溢，勿怪被我那大師兄肯破例收歸門下，傳授了他一身絕世無匹的武功。」

徐元平道：「晚輩雖蒙慧空老前輩傳授武功，但並未行拜師大禮，列身少林門牆。」

慧果心裏暗罵道：「好狡猾的小子！」但外表却絲毫不動聲色，微微一笑道：「依老衲剛才和小檀越動手相搏幾招來看，小檀越已得我們少林派武功眞傳了。」

徐元平道：「好說，還得請老師父多多指點。」

慧果道：「小檀越既是我們大師兄衣鉢弟子，和老衲總算有一點香火情義……」

徐元平截住慧果的話道：「晚輩已再三正告老師父，慧空老前輩雖然傳授了晚輩武功，但那是賭輸於我，並無半點師徒情意。」他因存心要替慧空查雪六十年囚禁之冤，只怕和少林派攀上關係，日後有許多不便之處，是以，不肯承認。

慧果見他始終不承認和少林派中有關係，只得淡淡一笑道：「那也罷了，老衲在初入師門時，多虧大師兄照拂，大部武功，也都是大師兄代師傳授，名雖是師兄師弟，其實情義深重，無疑師徒。」

徐元平微微一笑，却未接口。

慧果輕輕歎息一聲，道：「小檀越既不承認是我們少林門下，老衲也不便强人所難，但我大師兄傳授小檀越武功之事，你總不能再予否認。」

徐元平道：「不錯，慧空大師傳授了我的武功，雖然賭輸於我，但晚輩心中一樣感激。」

慧果道：「這就是了，你既然感激我大師兄傳藝之恩，是不是該為他的名譽着想，他乃我們少林派中三百年來僅有的奇人，一身武功，舉世無匹，別說我們這同門師

兄弟難已望他項背，就是上一輩的師長，也難和他抗拒，他如不接受那『悔心禪院』囚禁之罰，實難有人能強囚於他……」

徐元平一皺眉頭接道：「師倫大道，豈容忤逆，慧空大師乃大智大慧之人，自然是不屑為這叛師離道之事。」

慧果眼看徐元平逐漸步入自己謀算之中，心頭甚是高興，但他乃見聞博廣之人，喜怒不形於色，仍然一臉莊肅神情，說道：「我那大師兄甘願把六十寒暑的有為之年，埋葬於『悔心禪院』，小檀越可知他是為了甚麼？」

徐元平畢竟是年輕之人，不似慧果那等老而彌辣，立時冷笑道：「慧空大師雖受懲罰，相信令師十分愛護於他，決不會把一曠絕奇才，無聲無息的埋葬於『悔心禪院』，可惜的是令師已於四十年前道成圓寂，無法和他理論此事，但據晚輩數日觀察所得，只怕此中大有可疑之處，哼哼，若晚輩日後有機緣，定當查明此事……」話至此處，忽然覺得失言，倏然住口。

慧果歎道：「姑不論此中是否有可疑之處，但我那大師兄，却為我們少林寺樹立下一代典範，『悔心禪院』中六十年面壁，留下了千百代少林弟子的教育典範，老衲雖為他六十四居感傷，但亦為他能樹此一代楷模欣慰，絕世才華，果然是與眾不同。」說完話，臉上忽然浮放出黯然神色。

徐元平想到慧空在數間破損瓦舍中幽居六十年歲月之苦，不禁感傷萬千，他乃至性之人，想到慧空相待自己的諸般好處，只覺得胸中熱血沸騰，淚水奪眶而出。

慧果趕忙接口說道：「我師兄二十歲出道行俠，數年間聲威便遍傳大江南北，綠林中人，聞名喪膽，不知積修了多少善功，想不到竟落得終身囚禁之苦，老衲雖是佛門弟子，也要說一句天道聵聵了。」

徐元平被他連番撩撥，不覺眞情激蕩，淚水滾滾，順腮而下。

慧果又一歎道：「我大師兄所以身遭囚禁，因起全在那柄短劍之上，此劍如一旦重現江湖，祇怕要引起滔天風波，如被人追查此劍曾落在我那師兄手中，不但為我少林派招惹來不少麻煩，祇恐我那大師兄的清白聲譽，也將毀在這短劍之上了，因此之故，才迫得老衲暗中施襲奪劍。」

徐元平聽得心頭一震，道：「這麼說來，老師父定然是知道那短劍的來歷了，如能把短劍和慧空大師之間的關係見告，晚輩自當在老師父監視下把短劍毀去，使它永無再見江湖之日。」

他感激慧空傳授武功之恩，心中實不願再使那半生孤寂囚居的老人死後清白受到玷污，幾句話說得斬釘截鐵，十分堅決。

慧果暗罵一聲：「好個狡猾的娃兒，看來他倒是不易上當。」心中雖在暗罵，但外表却仍保持着憂傷神色，說道：「此事對我那大師兄關係甚大，老衲實不便相告於人，小施主這等追問，確使老衲為難。」

徐元平道：「慧空大師待晚輩恩重如山，祇要是為他之事，教晚輩赴湯蹈火也心甘情願，老師父但請放心。」

慧果道：「此事說來話長，小檀越可知那短劍的名字嗎？」

徐元平道：「晚輩剛承慧因老師父簡略相告，說此劍名喚戮情劍，但並未說出此劍來歷出處，以及與慧空大師之關係。」

慧果道：「此事除我之外，天下恐怕少有人知道……」他沉吟一陣之後，接道：「這已是六十幾年前的往事，我大師兄得到此劍之日，家師適和我二師兄慧因遠行南海，少林寺中一切事務，均由老衲一位師叔代行，因我那師叔年事過高，又不喜和生人交往言談，是以寺中很多瑣務均由老衲代辦，這日我那慧空師兄返寺，老衲特於當日之夜前往晉謁，想請師兄代主寺務，那知一見我師兄之面，大師兄就要我為他作一個見證人，他已和人約好，三日後夜間和人在少室峯下一處隱蔽的山谷中比武，而且不讓我洩露此事，待到第三日二更時分，大師兄果然帶了兵刃，喚我一起前去，我們到達少室峯頂時，敵人已經先到了一步。」

徐元平問道：「來人可是一位女子嗎？」

慧果微微一笑，道：「來人也是兩個，一男一女，男的身着勁裝，背插寶劍，像貌魁梧英俊，女的一身素裝，嬌小玲瓏，因她臉上戴有面具，無法看得她面相為何，但依她身材風度推論，必然是一位極美之人。」

徐元平心頭微微一跳，接道：「他們可是為爭那戮情劍，才相約而鬥嗎？那也是武林中常見之事。」他因心中崇敬慧空，祇怕慧果說出傷損慧空之言，情不由己的插了一句。

慧果嘆道：「如果單單為爭奪戮情劍，也不致牽引出無窮後患，可是除了那戮情劍外，其中又牽纏着私情恩怨，以致使得那場比武之會，變成了生死之拚，那眞是一場武林罕有搏鬥，祇看得老衲目不暇給。」

徐元平道：「老師父可記得他們在比武之前，談過些甚麼話

嗎？」

慧果俯首沉思不語，似在回憶，也像在考慮，足足過了有一盞熱茶之久，才陡然抬頭說道：「小檀越這苦苦追問，難道眞要老衲親口說出我那大師兄隱秘不成？」

徐元平一聳劍眉，仰臉思索了一陣，道：「老師父既不願說，晚輩也不便追問，但想那慧空大師乃一代人傑，自是不會有甚麼喪德敗行之事，縱是失手傷人，也是情非得已。」他心感慧空大恩，早已把他當師父一般敬重。

慧果笑道：「不錯，我那大師兄在那場比武中，的確是傷了人，但據老衲現場目睹而論，如若無人受傷，也難結束那一場生死搏鬥。」

「兩人自少室峯頂相見之後，未交一言，立時拔出兵刃，聯袂向峯下一處密谷奔去，我和那素裝少女，緊隨兩人身後急追，那英俊少年武功，似和師兄相差無幾，兩人聯袂疾奔，快如流星一般，片刻工夫已把我和那素裝少女甩了數丈之遠，等我們兩個追到谷中之時，兩人已動上了手，那時老衲剛剛藝滿出師，說年齡比小檀越大得有限，尚不足二十四歲，我大師兄那時也不過三十四，但他已是威震大江南北，掩盡天下英雄的大俠客了，唉！往事不堪回首，想來歷歷如繪，如今那青山依舊，可是我那一代奇傑的大師兄，已然證果還因，駕返極樂了。」慧果黯然一歎，無限哀傷。

徐元平祇聽得咬牙作聲，問道：「那場激烈的拚搏，想來定是慧空大師勝了。」

慧果道：「初動手時，形勢於我大師兄十分不利，那英俊少年出手劍招十分怪異，害得我大師兄全身都被劍光籠罩，直到三百餘招之後，天色已到五更時分，我那大師兄突然振力反攻，剎那間刀勢大振，那施劍少年被迫得步步後退，被逼到一處山脚所在，我師兄心存仁慈，喝令那少年棄劍認輸，那知對方借我大師兄說話之機，陡然間刺出一劍，那一劍刺得奇奧至極，我大師兄雖在戒備之下，仍被一劍刺傷左臂，這才招惹起我師兄怒火，反手三刀，把那少年重創刀下，雖未當場絕氣，但以他傷勢而論，是決難醫得好了……」話此至處，倏然住口。

徐元平道：「攻人不備，咎由自取，那自是怪不得慧空大師。」

慧果道：「老衲祇能言盡於此，至於那施劍少年受傷之後，和我那大師兄說了些甚麼，恕老衲不便奉告，兩人動手相搏，眞正原因並非為劍，但那短劍却是此案的關鍵，一旦出現江湖，必將使此一慘案重翻，果眞如此，那不但對我大師兄清白有汚，且將為我們少林寺招來極大的痲煩，說不定要掀起整個武林中一場血雨腥風的浩劫，小檀越如體念我大師兄傳你武功之恩，請把那關乎我們少林寺存亡絕續的戮情劍交還老衲，不但老衲感激不盡，就是我那死去的大師兄，一樣也感激小檀越了，如果小檀越執意不肯，老衲也不便再相強索。」

徐元平被他一席話說得情感激蕩，探手入懷，取出短劍，正待交給慧果，突然心中一動，又把短劍放入懷中。

慧果剛想伸手接劍，忽見徐元平又把短劍藏入懷中，不禁臉色一變，拂袖而起，冷笑一聲，說道：「小檀越這等戲弄老衲，是何用心？」

徐元平道：「老師父誤會了，晚輩怎敢存心相戲，祇因想到了慧空大師在相贈此劍之時，曾告誡晚輩要珍重收藏，把此劍轉送老師父原無不可，但如叫晚輩棄慧空大師遺言，那却是萬萬不能。」

慧果怒道：「這麼說來，你是不肯交還那戮情劍了？」

徐元平道：「老師父盡管放心，晚輩當尋找一處隱蔽所在，深埋此劍，使它永無在江湖重現的可能，這等做法，既可不違背慧空大師遺言，又可保得他的清譽。」他口中雖然說得十分婉轉，但心中已對慧果動了懷疑，藏好短劍之後，暗中運氣戒備。

慧果臉色本極難看，但略經沉思之後，滿臉怒容突然消失，笑道：「小檀越既然對老衲動了懷疑，老衲也不便打擾了，但望小檀越好好的珍藏短劍，莫讓它落入別人手中就好。」

徐元平正色答道：「老師父但請放心，祇要晚輩一息尚存，決不讓此劍落入別人之手。」

慧果雙眉微微一聳，僧袍一拂，飄然風動，徐元平還未來得及躬身送客，慧果已到了房門之外，徐元平躍出房間時，慧果早已走得踪影不見。

他呆呆的站在夜色之中，想着這數日來的連番遭遇，眞是如夢如幻，慧空孤傲冷怪，慧因的慈祥和藹，慧果的機詐陰險，同是佛門弟子，一師相承，不但武功造詣大不相同，而且性格也各趨極端……正自想得出神，忽聞一聲輕微小石擊瓦之聲，起自對面屋脊。

徐元平霍然警覺，正想轉身飛撲上房查看，但心中突然一動，裝作未聞，仰臉望望天色，緩步走回房中，熄去燭光，和衣倒臥榻上。

他本是假裝就寢，以誘來人上當，那知等了足足一頓飯工夫之

久，仍不見一點異狀，如換常人，定以耳誤而不再留心此事，但徐元平却堅信自己沒有聽錯。

當下輕輕推開後窗躍出，迅快的翻上屋面，隱入屋脊後面暗影之處，運足目力，四面張望。

果然發現一條人影，由對面屋後飛起，疾向正東方向奔去。

他本不想追踪，但想那戮情劍關乎到慧空一生清譽，登時飛身躍起，施展輕功，尾隨那人身後追去，想查出那夜行人是否爲戮情劍而來。

那夜行人身法竟然十分迅快，片刻間，已離市鎮，深入郊野，在一所孤立宏偉大莊院外失去踪跡。

徐元平仔細打量了四週一眼，心中暗自忖道：這是甚麼人住的莊院，建築在這樣荒涼的地方。

原來這莊院右側，緊依着一片亂墳，觸目盡都是纍纍青塚，左側是一座畝許地大小的水池，星光閃爍之下，泛現起盈盈水光，莊院前面散亂的矗立着十幾株四五丈高的大白楊樹，隨風沙沙作響，落葉飄飛中不時傳來夜梟長鳴。

那莊院也建築得十分奇怪，紅牆碉樓，似廟非廟，看上去陰風慘慘。

這怪異的建築，又選擇了這等荒涼的地方，眞使人難以猜測那莊中住的是人是鬼？

他雖是身負着絕世武功之人，但在看清楚了四週的景物之後，也不禁心中泛起一陣寒意。

正想轉身回去，突聞一聲格格的嬌笑之聲，隨夜風飄傳入耳際。

這笑聲脆如銀鈴一般，如單憑那嬌脆的笑聲分辨，那發聲之人定然是一位絕世的美女，但是在這樣荒涼地方，這銀鈴般的笑聲，却憑添了一種恐怖的氣氛，使人毛髮悚然。

徐元平愈聽愈怕，終於忍耐不住，伏身撿起一塊石子，運足腕力直向五丈外一座纍起的青塚投去。

但聞砰然一聲，那笑聲忽然中斷，青塚之後緩緩站起一團白影，繁星微光之下，慢步走來。

那白影愈來愈近，已可逐漸看清楚是一個長髮垂腰，身着白衣白裙的女子，祇是長髮披頭蓋臉，無法看清楚她面貌如何。

徐元平不自覺的打了一個寒噤，當下一提丹田眞氣，厲聲喝道：「甚麼人，再要裝神扮鬼的嚇人，可莫怪在下無禮了。」

他這一聲厲喝，聲如洪鐘，但那丈餘外白衣女子，却如未聞，仍然緩步直走過來。

徐元平不自禁倒抽了一口涼氣，祇覺全身一顫，出了一身冷汗。

他舉起右掌，正待劈出，忽見那白衣女子右手一舉，分開了垂遮在臉上的長髮。

定神看去，立時嚇得徐元平向後退了三步，掌勢還未劈，手臂已軟了下來，那白衣女人却格格一笑又向前走了幾步，左臂一揚，長袖緩緩向徐元平臉上拂去。

徐元平身軀向後一仰，後退了五六尺遠，讓開那白衣女子一拂之勢，長長吸一口氣，潛運功力，沉聲喝道：「妳究竟是人是鬼，再要往前逼近，在下可眞的要失禮了。」

他口中雖然喝問着對方是人是鬼，但心中却是相當害怕，聲音微微發抖。

祇見白衣女子柳腰一擺，蓮步款款的直走過來，右手一舉，撩開覆面長髮。

徐元平已看到過那張觸目驚心的怪臉，那裏還敢再看，右手一揚，劈出一掌，一股潛力直逼過去。

但見那白衣女子玲瓏嬌軀隨掌勢凌空而起，衣裙飄飄，退到了一丈開外。

他在驚恐之下，也未仔細觀察，一見那女子虛飄地凌空而退，心頭更是驚駭。

其實他在驚恐之下，掌力祇發出三成左右，祇是他自己感覺不到罷了。

要知練武之人，最重要的是鎭靜功夫，心不靜，則氣難調，氣不繼，則力難發，徐元平一開始就被那白衣女子的恐怖形態所懾，心神早爲之所惑，影響所及，耳目也失却了平時的靈敏。

那白衣女人略一停息，又緩步直走過來，長髮拂動，衣裙飄飄，蓮步細碎，搖曳生姿。

突見她一彎柳腰，疾如電光一般猛撲過來，右手斜舉掠鬢，左臂長袖却拂向徐元平的面前。

徐元平大喝一聲，右手疾吐而出，一招「迎風擊浪」直擊過去。

他在出掌時大喝一聲，恐懼頓消，力道强勁不少，那白衣女子右手未分開覆面長髮，左手相距徐元平面門還有尺許光景，徐元平劈出的掌力撞擊而到，祇聽那白衣女子口中「啊」了一聲，隨着劈來掌勢，飄空而退。

徐元平看那白衣女子無法近得自己，不覺膽子壯了許多，潛運眞力，又是一掌劈去。

這一掌威勢可非同小可，一股强勁的潛力，排山倒海般追擊過去。

那白衣女子目睹奇勁掌風，心頭大驚，顧不得現露眞相，凌空一個觔斗，向左側閃開了八尺左右。

徐元平看得一怔，左掌護胸，右掌蓄勢，沉聲喝道：「妳究竟是

甚麼人，這般裝神扮鬼的是何用心！如再不回答在下的話，哼哼！可莫怪我出手狠辣了。」

那白衣女子突一分覆面長髮，嬌笑一聲，直撲過來。

徐元平一看到那張疤痕斑斑的醜臉，不自覺心中一寒，打了一個冷顫。

就這微一分神，白衣女子已撲到身側，徐元平慌急中疾退兩步，右掌正待劈出，忽見白衣女子身軀一轉，右手纖指迅快的在徐元平面前一彈，一股異香撲襲過去，徐元平掌勢還未劈出，全身勁力已失，頭一暈，摔倒地上。

白衣女子一理長髮，露出一張赤紅可怖的怪臉，款擺柳腰，走到了徐元平身邊蹲下，伸出纖纖玉手，探入徐元平懷中，取出戮情劍，一按把柄彈簧，抽出寶刃，夜色中閃出一道冷森森的光華。

她正待還劍入匣，突然由她身後伸過來一隻粗大的手掌，來勢奇快無比，一翻之間，已扣住她粉嫩滑膩的握劍右腕，同時響起了一聲哈哈大笑道：「妳們鬼谷二嬌的彈指迷魂粉果然是名不虛傳，老夫今天又開了一次眼界。」聲如破鑼，沙啞中帶着鏗鏘之音。

白衣女子嬌喝一聲：「放開！」右肘一曲，向後撞去。

祇聽那破鑼似的聲音又響起道：「好刁蠻的丫頭，老夫終日打雁，還能讓雁兒啄了眼睛不成，妳別打算招呼妳姐姐來救，嘿嘿！她麼？早已被老夫點了要穴，放置一處隱蔽所在，妳如想獨吞寶劍，可別怪老夫心黑手辣了。」

白衣女子亦知道自己這回肘之一撞，决難傷得對方，但她在回肘相撞之時那聲嬌喝，却是招她姐姐趕來相助的訊號，那知對方竟然棋高一着，先下手把她姐姐點了穴道，不覺氣餒。

一面運氣抗拒那逐漸加强的右腕壓力，一面柔聲說道：「你先放開我右腕脈門要穴……」

她身後之人一聲冷笑，打斷了她未完之言，接道：「誰不知妳們鬼谷二嬌鬼計多端，少在老夫面前賣乖弄巧，哼哼！我金老二不吃這套，識相的快把那戮情劍匣給我，老夫念在妳相助謀劍的份上，履行前諾，把那戮情劍送於妳們姐妹，如再撒嬌賣嗲，拖延時刻，哈哈，老夫就索性連劍帶匣一併收存了。」說話之間，暗加眞力。

白衣女子突覺行血迴逆，半身發麻，心知再要抗拒，祇怕當場就得殞命，祇得把左手中古銅劍匣向後一送，道：「拿去！」

她因脈門要穴受制，無法回頭探看，左手自肩向後遞出，左手拇指已暗和中指相接，祇要身後之人一接劍匣，立時彈出迷魂粉。

那知對方老辣無比，竟是不肯上當，祇聽一聲冷笑道：「老夫已屆花甲之年，不敢和姑娘玉手相觸，請把那古銅劍匣丟在地上，老夫自己撿吧。」

白衣女子無可奈何，祇得一鬆五指，丟了手中的古銅劍匣，說道：「我已件件照你吩咐，可以鬆開我的脈門要穴了吧？」

話剛說完，突覺後背「肩井穴」上一麻，一聲啊喲還未叫出口，人已倒臥地上，右手的短劍也同時掉下，幾乎打在了徐元平的臉上。

祇聽靜夜中響起了一陣哈哈大笑之聲，倏忽間，那笑聲已到了數丈之外，白衣女子耳聽强敵大笑而去，心中又急又憤，但因穴道被點，無法起身追趕。

金老二果然祇取了古銅劍匣而去，留下了那柄切金削玉的短劍，她望着身側數尺，閃爍着寶光的戮情劍，但却無法取到手中。

過了約一頓飯工夫之久，忽見徐元平長長吁一口氣，挺身坐了起來。

橫臥在徐元平身側的白衣女子正在運氣活穴，瞥眼徐元平清醒過來，不禁心頭一驚，提聚的眞氣立時散去，忖思道：「我那彈指迷魂粉，中人之後，最快也要四個時辰之後才能醒來，怎麼這少年竟能在不足一個時辰中清醒過來？看來今番是凶多吉少了。」

她那裏知道，徐元平能夠提前清醒過來，全是得那戮情劍森森的劍氣之助，因爲金老二點中她穴道之時，她手中的戮情劍掉在了徐元平頭邊數寸之處，受那劍氣浸逼一陣後，提前清醒。

她轉身一望之後，立時嚇得啊呀一聲，跳了起來，翻身一躍退了一丈多遠。

原來那白衣女子在穴道被點，摔倒之時，覆面長髮散開，一張疤痕斑斑赤紅怪臉，完全現露出來。

徐元平躍退之後，忽然想起來懷中的短劍，伸手一摸，懷中已空，轉頭望去，祇見白衣女身側四五尺處，寒芒耀目，立時緩步走回，伸手撿起寶刃，再找劍匣時，早已不知去向。

仔細看那橫臥的白衣女子，眼珠兒不停轉動的望着自己，再想剛才和她動手的情景，分明是個身具上乘武功的高手，念轉慧生，恐懼頓消，一上步，舉劍喝道：「妳究竟是甚麼人，扮成這般怪樣子嚇人，我的劍匣那裏去？如再裝模作樣，我要妳立時濺血劍下。」

白衣女子眼珠轉動了兩下，却未答話。

（未完・四）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五彩傳奇

上文提要：小五子帶領蝴蝶門上官姐妹等去找七惡，當七惡等人與上官姐妹惡鬥時，小五子卻匿在暗處觀察。上官蘭花丈夫劉言被包藍破腹，爲不連累上官姐妹，他揪出自己內臟慘死，上官姐妹無奈匆忙離去。羅老大等收兵回洞後，小子才將劉言之屍體及馬匹送去交給上官玫瑰，目的是想要她帶路上兩狠山……



欲成惡人中之最　搞得七惡不安寧

小五子拍馬疾往東南馳。

遠處忽然傳來「叮叮噹噹」的駝鈴聲。

從西北入中原，大部份駱駝運的是鹽。

西北的駱駝走夜路，白天卻找陰涼處歇腳。

灰濛濛的黃沙大道上，果然出現五十多隻大駱駝。

小五子心中想，這可好，今夜跟着駱駝走。

小五子把快馬緩下來，慢慢的跟到駱駝隊後面。

就在他的馬快接近最後一隻駱駝，忽然一聲尖叱傳來，道：「喂，幹甚麼的？」是個女子聲音。

小五子道：「趕路的。」

小五子果然看到最後一匹駱駝上面，坐着一個女子。

五十多隻駱駝，浩浩蕩蕩的在移動，最前面的那隻駱駝的脖子上掛個大鈴鐺在前面帶路，後面的駱駝跟着行，夜幕裏宛如一條蠕動的長虫。

小五子看那駱駝上的女子，正向他直直的望過來，月色照射下，那是個美麗的少女，她的髮辮甩在肩頭，身子嬌小，上衣還綴着環佩，閃閃的發光芒，一頂小巧的呢帽，戴在她的頭頂上。

小五子痴痴的看，他已與那少女併騎在一起。

少女未再開口，但眼睛盯着小五子，就好像防一個小偷似的。

小五子側面也盯少女，他無話找話說：「你們上那兒呀！」

少女眨眨大眼睛，道：「我爲甚麼要告訴你！」

小五子乾乾一笑，道：「對，妳有權不告訴我，不過，妳是否可以告訴我，妳貴姓？」

少女臉色仍然冷漠的道：「我甚麼也不告訴你！」

小五子哈哈笑了。

少女眨動眼睛，道：「你笑甚麼？」

小五子道：「我爲甚麼要告訴你？」

少女一怔，隨即又問道：「你爲甚麼不快離開？」

小五子道：「我也甚麼都不告訴妳！」

少女在駱駝鞍上一挺上身，叱道：「你誠心在氣我！可惡！」

小五子立刻拍手大笑，道：「好了，好了，如今已經有人說我可惡了，哈……」

有人說他可惡，反而大爲高興，駱駝上面的少女立刻覺得奇怪。

好奇怪天下還有這種人。

這個人若非神經病，他就是個瘋子。

祇有瘋子才善惡不分，是非不

明。

少女重重的道：「你很希望別人說你是惡人？」

小五子道：「至少我自己聽起來很舒服。」

少女又道：「那麼我要罵你了。」

小五子道：「你罵我？」

少女道：「我當然要罵你，因爲你是惡人，惡人是要被人罵的，你幾會見過有人去罵好人？」

小五子一笑，道：「對，惡人是該挨罵，那麼你是好人了？」

少女道：「至少我沒做過壞事，至少我也沒有被別人罵過。」

小五子道：「你知道好人是怎麼產生的？」

少女道：「做好事的人就是好人。」

小五子道：「你祇說對了一半，應該說這世界上因爲有惡人，才會有好人，如果沒有惡人，誰都是好人。」

少女愣然道：「那麼你就是惡人了？」

小五子道：「我是自願犧牲自己當惡人，然後培養許多好人！」

少女冷冷道：「你很會說理，卻都是歪理。」

笑笑，小五子道：「你還沒有笑一笑，也沒有告訴我妳貴姓，我自許惡人，如果連這點本事也沒有，便不足以當甚麼偉大的惡人了。」

少女臉色一寒，道：「你不但可惡，也可厭，我看你是皮肉賤，除了找罵，還想挨幾鞭了。」

小五子露齒一笑，道：「我喜歡聽別人罵我，因爲我是惡人，更喜歡別人打我，因爲我是惡人，姑娘，天下的惡人有幾個不是被人罵得狗血淋頭，不是被人揍得遍體鱗傷的死去活來。」

少女道：「你大概就是常被人打罵的了！」

她的話一點兒也不錯，小五子住在惡人洞，每天被七個惡人打打罵罵，業已被罵得痳木，被打得幾乎失去知覺，可是他全部都忍受下來了。

他之被罵，是因爲他是「刀公子」南英的兒子。

他的被打，是爲了苦學七個惡人的武功。

小五子淡然的道：「你說的一點也不差，我眞的是被人罵又打的人，所以你若罵我幾句，我把你的罵話當歌聽，妳若打我幾鞭子，我會頂着腦袋叫你打。」

少女道：「眞不要臉！」

小五子道：「很符合惡人的身份吧！」

少女忽的露齒一笑。

小五子在馬上大笑，道：「哈，妳終於笑了。」

少女立刻收住笑，她的臉色又寒了。

小五子道：「你還沒告訴我姓甚麼！」

少女未開口，忽然附近傳來一聲厲叱，道：「我們姓石，石頭的石，小子，你還不快走，眞要討打？」

是個老太婆的聲音，聽起來有些淒厲。

少女立刻道：「你還不快走！你把我娘吵醒了。」

小五子這才發現，駱駝的另一面看起來像是個大包裹，實際上是個布帳，裏面躺着人。

人睡在裏面就好像睡在搖籃裏，駱駝走起路來邁大步，不疾不徐，讓睡在牠背上的人很容易入睡。

小五子吵醒了老太婆，但他還是沒有走。

他吃吃笑道：「老太太，妳在叱我走？」

老太婆伸直上身，叱道：「不錯。」

小五子見老太婆臉色泛赤，一頭白髮，穿的大掛上繡一朵大白花，夜色裏特別醒目，遂笑笑，道：「老太太，我是個惡人，惡人是不聽人嚷嚷的，如果我想走，我自己會走，如果我不想走，誰也無法叫我走。」

小五子一頓，又道：「因爲我是個惡人。」

突然，老太婆右手一甩，一點寒星直奔小五子。

「颯颯」之聲猶在，小五子已拔身而起，他雙足用力分，低頭看那點寒星自胯下掠過。

小五子又落在馬背上，他就像在馬背上彈起又落下那麼輕鬆的道：「厲害！」

老太婆瞪眼了。

駱駝上的少女也吃驚得張口結舌。

忽聞前面一匹駱駝背上傳來一聲沉吼：「好一招『惡虎跳澗』，年輕人，你果然有恃無恐。」

小五子淡然一笑，道：「好哇，原來這大包裹裏躺人，還以爲是青海鹽呢！」

少女道：「好，我不妨就告訴你，你雖然自承惡人，但並非是我們要找的人，彼此無怨無仇，你不必跟我們走一起，請吧！」

小五子道：「你們在找仇人？」

老太婆忽然吼道：「休在此地囉嗦，我們已夠忍耐的了，快滾！」

小五子道：「妳已給了我一鏢，若非我還有兩下子，早已完蛋了，還說甚麼忍耐！」

前面一匹駱駝上，有個怒漢揚

起手來，吼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闖進來，小子，你與那七惡一比，你差遠了。」

小五子立刻興趣盎然起來。

有人在這時候提起羅大叔七人，還以為自己比不上羅大叔他們，便不由得渾身是勁。

少女這時連多看他一眼也沒有。

她隔着駝背扶老太太，道：「娘，你睡吧，我們別理他，看他一個人自說自話吧！」

小五子道：「我祇是覺得無聊，想在這月夜裏找個人聊一聊，打發枯躁的長夜，這對雙方都有好處，你們又何必拒我於天山之外！」

忽然，前面的怒漢仰起身來，他似乎對小五子這句俏皮話有興趣，道：「小子，你自天山下來？」

小五子一笑，道：「終於有人同我說話了。」

少女對那怒漢道：「四叔，睡吧，別理他。」

她又白了小五子一眼，又道：「祇有吊死鬼才纏人！」

怒漢沒有睡，他大聲的對小五子道：「你小子還沒有回答我的話！」

小五子道：「不錯，我是從天山而來。」

他看了少女一眼，又道：「天山不老峯！」

「天山不老峯」五個字出口，立刻就見這最後的三匹駱駝上仰坐起六個人來。

小五子哈哈的笑了。

他已經猜中這些大漠來的人，必定與羅老大他們有轇轕，有仇恨。

他果然猜中了。

* * *

猛古丁一聲暴吼，有個怒漢厲聲道：「停！」

那少女立刻取出個大鈴鐺，舉在空中用力搖。

「嘩啦嘩啦」之聲傳得遠，便見前面的駱駝立刻停下來，一匹匹的啣接，十分有規律的站在道上。

小五子也停下來了。

後面的三匹駱駝打橫轉，三角形的把小五子圍在正中央，少女的臉孔好可怕，就像小五子剛欺侮過她一樣。

老太婆站立在駝背上，小五子仰面看，月光下她好像天上下來的女巫，好嚇人。

老太婆指小五子吼道：「好小子，天山不老峯你去過？」

小五子一笑道：「很多人去過！」

老太婆道：「你去不老峯幹甚麼？」

小五子道：「玩哪！」

老太婆叱道：「放屁，你吃飽撐了，跑到那種荒蕪的大山裏喝西北風？」

小五子道：「我高興！」

有個怒漢已在拔刀。

小五子看他一下，笑道：「你們還要殺人？」

老太婆冷冷道：「我們專殺說謊話的惡人！」

小五子看看三方面，三匹駱駝上的人都在瞪着他。

淡淡的，小五子道：「好吧，獨狠難敵衆犬，我認了，你們問吧！」

他一頓，又道：「我回答的句句實言，但我這人也不吃虧，你們問我一個問題，也得回答我一個問題，這樣大家不吃虧，方能皆大歡喜。」

少女道：「你有甚麼要問我們？」

小五子道：「就像剛才我問妳姓甚麼啦！」

老太婆遂問道：「你眞的從天山不老峯來？」

小五子道：「這個問題我已回答過了。」

老太婆道：「傳言天山不老峯住着江湖七大惡人，你可曾遇到過？」

小五子道：「不錯，是住有七大惡人，而且也常遇到他們。」

他此言一出，三匹駱駝上面立刻分別各站了兩個人。

少女也站起來了。

老太婆沉聲道：「小子，你這話當眞？」

小五子道：「絕對眞實，現在，你們該回答我的問題了吧！」

老太婆道：「說！」

小五子道：「你們不是大漠鹽販子？」

老太婆重重的道：「十年了，我們以販鹽為生，奔走在江湖之上，為的是尋找仇人！」

小五子一笑，道：「你回答的一定是實情，好，你還有甚麼要問我？」

老太婆道：「你最近一次看到幾個惡人？」

小五子雙手合併，卻伸出七根指頭，道：「七個！」

他隨即又問：「十年來你們一定也到過不老峯！」

老太婆道：「去了不祇十次，可是連個影子也沒有。」

小五子一笑，心中暗想，別說十次，一百次，一千次也休想找到，西京曾派出兩千人，找遍了不老峯，他們找到西北風送來大雪才收兵。

老太婆道：「該你回答了，我問你，你最近一次是甚麼時候看到那七個王八蛋的？」

小五子道：「五六天以前吧！」

忽聞一個怒漢吼道：「七個傢伙一定還在，我們找去一定還來得及。」

小五子笑道：「該你們回答我的話了，我問你們，七大惡人同你們有甚麼仇恨？」

老太婆厲吼如羊叫，道：「他們殺了我丈夫，殺了倩兒她爹，這是一筆血海大仇，我們怎能不找他們了結？」

小五子點點頭，道：「我想也是為了找他們報仇，江湖七大惡人，不會有人找他們喝酒吃大菜，否則他們就不會是大惡之人了。」

老太婆叱道：「少廢話，該你回答我的話了。」

小五子道：「你還要問？」

老太婆道：「我問你，你同七惡人甚麼關係？」

小五子笑道：「老太太，你怎麼有此糊塗一問？你想想，我又不是白癡，更不想同人打架，如果我是七大惡人的朋友，這時候我也不會承認的，為了別叫我欺騙你，這個問題保留。」

他這話說得妙，既不承認是七大惡人朋友，也沒有否認，眞令老太婆不解！

老太婆又道：「你可願意同我們一齊找上惡人洞？」

小五子十分爽快的道：「助人為快樂之本，當然願意找自己快樂，不過……」

老太婆的聲調已變。

那少女的臉色也失去了「怒」。

老太婆點點頭，一番嘉許的道：「不過甚麼？」

小五子道：「我得弄清楚你們是那條道上的，萬一……嗯，我是說萬一我這個惡人也與你們有仇，我是不會幫你們的。」

老太婆叱道：「你才多大？你還不夠資格同我們石家結樑子！」

小五子道：「那就好，你說你們到底是誰？」

老太婆重重的道：「我的丈夫叫石成玉，石成玉就是她的爹，十年前，我丈夫接受西京總督之邀，前往助一臂之力，那想到他被七大惡人害死在西京城外面，小子，我丈夫祇是去助拳，他們為甚麼要他的命！」

小五子早已全身不自在了。

這件事與他有關係。

一晃就是十年了。

不錯，當年小五子才七歲，七歲他就學殺人了。

小五子突然冒出一句：「你說『大漠黃風』石成玉？」

他此言一出立感後悔！

他果然猜中了，老太婆已往他撲來，道：「你小子一定與七惡是一夥。」

小五子見老太婆飛撲過來，並不怕老太婆的十指如鈎，他的老籐根忽然送出去，就像棍子上帶磁性，貼老太婆的雙臂猛一推。

老太婆忽又落回來。

老太婆沒有傷，她「咦」了一聲，好像身不由己的樣子。

她沉聲道：「你小子這是甚麼功夫？」

小五子道：「不打架的功夫，老太太，我眞的想助你們去找七大惡人，你怎麼要抓我？」

老太婆道：「你怎麼知道『大漠黃風』？」

小五子道：「我當然知道，江湖上誰人不知大漠黃風是一條漢子，他義薄雲天，為朋友兩肋插刀，哈，我最佩服他老人家了。」

祇這幾句話，連那少女也感動得對老太婆道：「娘，我們眞的誤會他了。」

其實，小五子心中在嘀咕，你們若知道眞相，早已像餓狠一般往我身上噬咬了。

於是，他想起錢一串的話：「實話留在肚子裏，幾句謊言騙騙人，你會體認出多麼愉快。」

他愉快並非是欺騙了石家的人，他心中也有一份歉然，看石成玉的家人，為了替石成玉報仇，受盡風霜之苦，漂泊在江湖之上找仇家，這種至情的表現，小五子心中當然不是滋味。

他終究是「刀公子」南英的兒子。

他並非是七大惡人中任何一人的兒子。

現在，小五子在歉然的內心中，又產生了愉快感。

他的愉快是不會說出來的。

不說出來的得意之事，也才最能令人高興。

小五子的內心中眞的高興，他要把石家的人帶到不老峯，他要像幫助上官姊妹一樣的把七大惡人誘出來。

不過，小五子對劉言的死，也有一份歉然。

他希望石家的人不要像劉言那樣死在不老峯上。

小五子不由得回頭看了石姑娘。

月光下，石姑娘也在打量他。

四目相碰，均是一個不含七情六慾的笑。

石姑娘的笑祇是那麼曇花一現，便立刻消失了。

但雖然僅僅一笑，石姑娘的美便足以令小五子一楞。

小五子心中在想，這姑娘的牙齒像寶貝，月光之下還會閃閃發光。

石老太太點點頭，道：「小子，你這幾句話可是打從你心裏吐

出來的？」

小五子道：「在下從不輕易捧人。」

老太婆伸手在包裹裏摸，立刻便取出個羊皮袋，她重重的點頭，道：「小子，你接住了。」

「咻」的一聲抛過來，卻被小五子用老籐棍順勢架在半空中。軟軟的一袋東西，小五子未用手去接。

他不是不接，他怕接了會上當。

白爾艷曾不祇一次的告誡他：「有人向你抛東西，千萬不能用手接，吃虧上當就是那麼一接，你永遠不要隨便去接別人抛來的東西，你便永遠也不會上別人的當，你才會活在江湖上。」

小五子就是在白爾艷耳提面諭之下，祇用他的老籐棍把老太婆抛來的袋子挑住，他笑道：「這是甚麼？」

石姑娘道：「那是一袋酸奶，你喝了這酸奶，就是我們的朋友了。」

小五子笑道：「一路下來，正有些渴，喝喝酸奶也不錯，我喝了！」

他果然放心的喝起來了。

他相信這不是有毒的東西，姓石的一家人自命俠義，俠義之士是不屑於如此害人的。

這袋酸奶並不多，頂多祇有兩大碗，小五子全喝下肚子裏，覺肚皮有些晃盪。

老太婆點點頭，道：「你叫甚麼名字？」

小五子道：「五子！」

老太婆指着另外四個大漢，道：「我給你介紹，右邊的兩人是倩兒的二叔與三叔，她二叔叫石成金，三叔叫石成剛，我左邊的兩位是我丈夫的結拜兄弟，一位是人稱『怒崑崙』的王不邪，另一位是『大漠飛鷹』祈大山。」

小五子衝幾人一抱拳，笑道：「久仰！久仰！」

馬上的四人眞冷漠，四個人祇淡淡的點點頭。

但小五子並不注意四個人，他祇注意到那石姑娘，石姑娘的名字叫石倩。

老太婆道：「五子，你可願意陪我們去不老峯？」

小五子看石倩。

石倩的眼中充滿了期待。

那種眼神，小五子當然看得出來。

笑笑，小五子道：「好，我帶你們去。」

他本來就要把石家的人引到不老峯上的。

小五子心中早想通了，如果能證明自己比羅老大七人更惡劣，有甚麼能比找他七個惡人麻煩更可惡的？

如果自己替他們七個製造些麻煩，令他們七個人寢食不安，叫他們沒有好日子過，自己便會成了惡人中的惡人，有一天，羅老大能親口說出自己「可惡」，那該是多麼令人愉快而又好笑。

羅老大七人要自己出外闖天下，甚麼地方能比找他七人的麻煩更能令人滿意？

小五子把上官姊妹與劉言帶上不老峯，他便是在這種心態下進行的。

現在……

現在他又把石成玉的老婆女兒等帶向不老峯了。

五十多匹駱駝趕進小鎭上，那已是第二天過午了。

小五子拍馬到了那家小飯館外面，玉姑娘正坐在店裏面發呆楞不知她在想甚麼？

掌櫃的已高聲道：「阿玉，外面來客人了。」

玉姑娘未動，她正想得出神。

便在這時候，小五子一腳踏進門，玉姑娘的大眼更大了，她有些不相信的樣子。

「嘿，你好！」小五子在笑。

玉姑娘立刻跳起來，就好像她坐的椅子上有彈簧，一下子把她彈起來似的。

「眞的是你！」

「妳這話說得新鮮，難道我還有個替身？」

玉姑娘赧然一笑，道：「你爲甚麼又回來了？我爹想留下你都留不住！」

她沒有說這也是她的意思，但小五子心中明白。

小五子道：「我回來是替你們攔生意，外面來了六個客人，他們吃頓飯住一晚，就得花幾兩銀子。」

玉姑娘有些失望，她沒有喜悅的樣子，祇淡淡的道：「你倒是很熱心，爲甚麼？」

小五子道：「我這個人做事，從來不問爲甚麼，心之所至，高興怎麼做就怎麼做。」

老掌櫃已匆匆自二院走出來，正迎上石家母女二人也自大門走進來。

石老太已對掌櫃吩咐：「快弄一桌酒菜。」

老掌櫃點頭，卻對小五子道：「你回來我就放心了，阿玉也高興了。」

忽見石倩走過來，淡淡的道：「這位姑娘是你朋友？」

小五子道：「你也是我的朋友呀！」

石倩一怔，道：「我們祇是萍水相逢，還談不上朋友。」

她雙目看阿玉，眸芒露出寒意，那是一種包含不太高興的眼神。

那也是女人與生俱來的眼神，有人說那是妒意。

石倩就是這樣。

小五子道：「店家與客人之間的關係，當然也談不上是甚麼朋友，不過……」

石倩立刻問：「不過甚麼？」

小五子道：「不過阿玉是個熱心的人，她很好。」

玉姑娘笑了，笑得兩個梨渦深陷。

石倩伸手拉住小五子，道：「既然店家很熱心，我們坐回桌上等吃得了。」

玉姑娘的笑頓時消失了，她懷疑小五子的話，他們眞的是萍水相逢普通朋友？

小五子陪石家的人，七個人圍在一張桌子上。

石老太眸光透出幾分嚴肅，對小五子道：「五子，你今年多大了？」

小五子道：「十七差幾天。」

石老大點點頭道：「嘴巴上長的是胎毛，你大概就是這麼大。」

她伸手挾了一塊肉放在小五子碗裏，又道：「父母是甚麼人？」

小五子道：「我也不知道，反正都已經死了。」

石老太太吃吃笑道：「孩子，你的運氣來了。」

小五子泛着迷惘的眼神，道：「老太太還是相命的？」

石老太太道：「我老人家不是相命的，我是實話實說，我說的話永遠算數。」

她拍拍身邊的女兒石倩，又笑道：「倩兒今年十九歲了，小時候她爹經常抱她騎馬在草原上跑，天山以東我們石家有數不完的牛馬匹，三百里肥沃的草原上，時常傳來他父女的笑聲，那光景已成過眼雲煙。」

石倩輕聲道：「娘，說這些做甚麼。」

石老太太對小五子道：「如果你這次助我們報得大仇，五子，我就把倩兒許給你，石家在大草原的無數牛羊，便全是你的了。」

石倩沒有低下頭，她十分注意的看小五子。

這光景反令小五子不安起來。

一般女孩子聞得這話，總是會低下頭的，但石倩沒有，她還直直的望着小五子。

她的眼神中並未充滿期待，小五子看得出來，那是一種莫測高深的眼神。

小五子頓感不自在。

小五子想起自己如眞的變成石家的女婿，那才叫天作弄人了。

石老太太的丈夫，石倩的老爹，雖非是自己殺死的，卻因當時在長安城外那一戰，石成玉一刀沒殺中自己，便飛身欲逃，被自己擲出短刀插中他的背，才被錢一串所殺，當時自己年紀小，還眞的以爲立了大功，如今看看這一家人，好不淒慘。

小五子眞的不敢答應這門親事，他絕不能殺了人家的爹，又把女兒娶過來。

他本來心中早已有了一個人，那個人就是小彩。

小彩生活在無憂島上。

他當然不會再娶石倩，就像不會要玉姑娘是一樣。

但他這時候是不會拒絕的，他不能再叫老太太傷心，也傷石倩的心。

於是，他淡淡一笑，道：「老太太，妳的美意，我有些受寵若驚，但小五子以爲當前應如何幫你們找到七惡，別的事提起來會分心的。」

坐在小五子右面的「怒崑崙」王不邪哈哈笑道：「五子的話很對，嫂子，我們還是商議如何血戰七大惡人之事要緊。」

「大漠飛鷹」祈大山也同意的道：「嫂子，報仇事大，兒女之事，慢慢再論，貿然訂親，會出問題的。」

石老太太道：「我還不是報仇心切。」

小五子立刻笑道：「老太太放心，小五子一定幫你們到底，非找到七大惡人，我就不下山。」

石老太太點點頭，道：「好，有你這句話，我就放下心了，來，快吃。」

她又挾了一塊肉放入小五子碗裏。

剛才她挾的一塊肉，小五子還未吃呢！

此刻，大家都在看。

看小五子往嘴裏塞肉，石倩也在看，她一直在看小五子，她的心中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幻覺，彷彿她看穿了小五子的心。

小五子吃得不自在，尤其當他的眼光碰上石倩的眼睛時，更不自在。

小五子一直不自在。

當他看到石倩的時候，便立刻有些神不守舍的樣子。

這種感覺，他從來就沒有過。

現在有了這種感覺，便立刻全身不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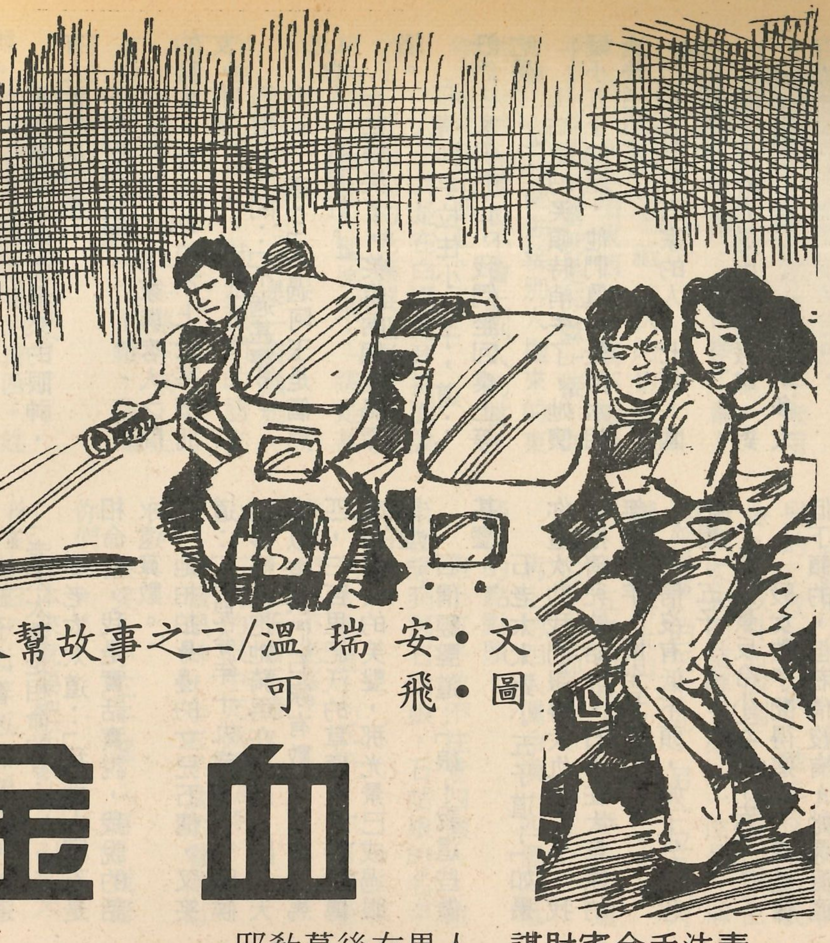
也許這是心內的歉疚，誰也無法擺脫的內疚，大概除了七惡八邪才不會有這種內疚感。

小五子不會承認自己曾打了石成玉一刀，尤其是在這時候，更不會承認。

（未完・廿五）

上文提要：

顧步聽說毛蜂之子毛念行把「金血」、「鬼火」推在他頭上，心知其有陰謀，欲借刀殺人，便把毛氏的惡行告諸陳劍誰等。原來早年顧步是毛風的軍師，毛風爲人正派，但其兄毛蜂却奸詐狡猾，慫恿毛風過腐敗生活，從此毛風不相信顧步了，不久便暴斃，他的財產則全歸其兄擁有了。而毛蜂掌握大權後營私結黨，盡做害人之事，「金血」即其之伎倆……



六人幫故事之二／溫瑞安・文
可飛・圖

金血

謀財害命手法毒　邪教幕後有異人

到了張家近三十公尺開外，已可感到情況不妙。

原本是張小愁的家，而今是剩殘垣碎瓦——是甚麼莫大的力量，竟在這絕不算長的時間內將這兒翹意摧殘，連根拔掉？

只有原本張家豢養的鷄鴨，仍在廢墟裏偶爾幾聲驚啼。

駱鈴不管了——不管容易使人絆摔割破的碎墻爛板，也不理會自己是否有危險，是不是太冒險——她又大叫：「小愁，小愁，妳在那裡？」

陳劍誰甚麼都沒有叫。

半聲不吭，從發現不對到此際，他既完全沒有阻攔駱鈴的行動（事實上，也攔阻不了）也沒有阻止駱鈴的叫喊（雖然那是極爲不智的。）

他只在暗處：

有樹叢，他就在樹叢裡。

有破板，他便在破板後。

有任何可以遮掩的物體，他就在那物體之後，快速的竄動着。

他一直不離駱鈴身伴七尺之遙——無論他怎麼移動，找到甚麼掩蔽，他一不離駱鈴太遠，二一定是在前進着。

而且前進的速度與駱鈴一樣的快。

一般的急。

只有他自己知道，只要任何人想向駱鈴暗算，他都一定能及時出手救駱鈴或解決掉暗算的人。

他也急。

他也怕。

他急的是擔心的怕。

怕史流芳、張小愁等遭了毒手。

但他不是光着急、害怕。

他可不能像駱鈴一樣。

因爲他是他們的「老大」。

他是「五人幫」的領袖陳劍誰！

＊　＊　＊

這時候，他們已分別的接近了木屋坍倒最是殘破凌亂的中心。

在那兒，他們赫然發現了一個人。

人伏着。

駱鈴一驚。

她立即竄了過去。

陳劍誰的心却驟沉。

儘管是在暗夜裏，但憑他豐富的經驗，不單止見到那人伏着的姿態，他已可以斷定：那人已斷了氣。

果然。

那人是張伯伯。

他死了。

他的胸膛傷了一大塊，額上都是血。

他身邊幾塊破斷的木板，都沾上了血漿。

那是他的血。

幾乎是在同一時間，陳劍誰已發現了另一個人。

在十一尺的距離，全然的黝闇裡，陳劍誰在半秒內判定了三件事。

一，這是個女的。

二，這是張小愁。

三，她臉部朝下。

臉部朝下的她，依然活着，只是氣息很亂、極亂。

＊　＊　＊

「支姑拉慈咕拉嘰嚕」——就像一隻夤夜荒山的怪鳥突如其來的叫了幾聲。

如果不是親耳聽到，很難相信那麼嚴肅，認眞且一向持重的陳劍誰，竟會叫出這種幾近粗糙、幼稚、原始，而且毫無意義的聲音來。

不，意義，那是有的。

駱鈴立即轉了方向。

然後她就發現了那伏在地上的女子。

她馬上探身過去，扶起她，然後她就幾乎是馬上地而且在同一時間，聽到了一聲劃破夜空的尖叫，然後是一句沒頭沒腦的話。

「黑火……紅電……白色的女人……」

然後她又重複這「句」話。

這句不是「話」的話。

不錯，她確是張小愁。

就算沒一點燈火，但依稀可以想像得到：她不但亂髮披臉、全身發抖，而且臉色蒼白。

不過，她再怎麼驚慌、扭曲、齷齪，她仍一定是張小愁。

她的氣質仍是別人所模仿不來的。

所以陳劍誰很放心。

至少，那不是冒充的。

如果是冒充的，駱鈴就危險了。

最少，張小愁仍然活着。

只要她仍活着，就可以知道這兒曾經發生過甚麼事了。

就在這時，駱鈴按亮了手電筒。

「熄掉！」陳劍誰疾叱：「伏下。」

駱鈴要照清楚看看這兒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張小愁到底怎麼了？

不過，陳劍誰絕對不同意亮燈。

但她是駱鈴。

駱鈴却不理會這些。

她想到的就去做。

但她聽話。

她不是個聽話的女孩。她甚至連父母的話也不大聽。可是她向來却聽一個人的話，老大「大肥鴨」的話，她是從來都聽、也不敢不聽的。因爲她一向佩服他。

幸虧她聽話。

要不然，駱鈴的故事，就到這裡爲止。

因爲她的一生，也到這兒終結。

她一聽，腦裏仍未加分析（一加辨析，以她的性子，便大多數不會照辦的了），便立即熄了電筒，往下一趴。

「啪」的一聲，手電筒劇烈的震了一震，幾乎爆炸。

手電筒當然不會無端端的爆炸。

除非是給爆炸物擊中。

那當然是子彈。

也就是說，有人伏在暗處，一見光，就開了槍。

幸虧沒有打中。

沒有打着的原因，是因爲駱鈴的電筒熄滅得快，也伏下得快。

主要還是因爲陳劍誰的命令下得快。

＊　＊　＊

駱鈴伏在地上，張小愁則要掙扎起來。

「快伏着，伏着！」駱鈴急促的喘着氣，剛才的驚險，可不能叫她不怕。

何況，槍手仍然在黯處。

她手上沒有槍。

來這國家，她根本不會帶槍，也不能帶槍。

敵人知道她在那兒，她可不知道敵人在甚麼地方，所以她只有捱打的份兒。

可是張小愁却還是要起來。

駱鈴竭力按着她，低聲疾叱：「妳要死嗎？想死啊！有人開槍，別起來……」

却聽張小愁只一味反覆的說：「白色的女人……紅電……黑火……」

「甚麼？別響！」駱鈴罵着，簡直要箍着她的頸項：「危險啊！妳瘋了麼？」

張小愁仍兀自在說：「黑火……」

駱鈴心下一凜：「妳瘋了？」

就在這時，「噗」的一聲，她身旁三尺左右的一塊木板，板已裂了開來。

別人也許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究竟發生了甚麼。

可是駱鈴知道。

第二槍已經發出來了。

就打在那木板上。

她又緊緊壓着張小愁，伏得緊緊貼在地上，張小愁逕自說：「黑火……黑　火……四　幸……四　幸……」

每停一下子（約莫一下脈膊的時間），又這樣哀哀的呼喚一聲。

「啪」！第三聲微響又來了。

那絕對可以肯定是槍聲。

是裝上滅聲器的槍所發出來的

子彈微響。

她雖然看不見那槍手，但那槍手肯定可以清晰的看見她。

對方一定有類似紅外線瞄準器的裝置。

張小愁猶在喃喃的說：「黑……火……四……幸……」

怎麼辦？

第三槍幾乎立自髮際上掠過，射着的地方距離不到兩尺之遙。

怎麼辦是好？

就算自己冒險滾上前去一搏，但張小愁看來神志不清，難保她不站起來，她一站起來，身上就得開竄窿了！

自己總不能丟下她不顧不理啊！

就在這危急關頭，忽見黑暗處冒起突其爆亮的火光。

那只是比一瞬間還短促的電光石火。

駱鈴第一個反應就是：

糟了。

殺手已開第四槍了，不知會不會擊中……

但隨即她馬上驚覺火光是打側的、傾斜的。

也就是說：子彈是側射出去的。

槍口不是向着自己，當然便打不着她或張小愁了。

她心中一喜，又隨而躭起另一個心：

不是射向自己，難道是射向大肥鴨，那大肥鴨豈不是……

那槍口火光亮起的同時，只聽「颼」的一聲，然後是重物墜地的聲音。

是甚麼事物倒了下去？如果是人，會不會是「大肥鴨」呢？

這時却傳來「大肥鴨」的聲音。

依然是那麼穩重、沉着、冷靜而有說服力：

只一句：「我沒事。」

然後是：「支咕嚕支姑。」

後面那句是暗號，說明了：是眞的沒事，而不是在被脅持，受威迫的情形下說的。

駱鈴高興得眞想大喊：「大肥鴨萬歲！」

她強自抑住了。

因爲她不只是一個人。

她臂彎裏的張小愁還是在反覆重復着那一句後頭沒腦的話。

「黑……白……紅……黑色的火……紅色的電……白色的女人……」

到底，她曾見過過甚麼？

究竟，她又遇了些甚麼？

恐怕，這兒除了張小愁之外，只有在她上面的夜晚才能知道了。

＊　＊　＊

只聽陳劍誰沉穩的語音說：「電筒。」

那聲音就自剛才有槍火迸現的地方傳來。

駱鈴非常高興。

她眞要開懷的說一句：「老大，有你在，可眞有安全感。」

這是她眞眞實實的感覺。

可惜人往往吝於表達自己眞實的感受。

有時候是要有所掩瞞，有時要有所保留，有時是害羞，有時是不便，有時只是不懂如何表達。

駱鈴是個覺得應該做甚麼就去做、甚至想到做甚麼便去做的女子。

她要說甚麼，也一定會說、敢說。

但此際她是不便說。

似乎危機未過。

張小愁的情形仍令人擔心。

張家似乎已發生了慘劇。

史流芳却不知去了那裏。

所以她也把這句想說的話，吞回肚裏，沒有說出來。

有時候，一句該說，本來應說的話，因爲沒有適當的時機，而沒有說，但在日後可能就忘了說了，不能說了，或不想再說，或沒有機會再說了。

有話當說直須說。

你呢？

你有沒有要說的話而一直沒有對那人說呢？如果有，你還猶豫什麼？

時機，不是用來等待的。

時機是要製造的。

＊　＊　＊

陳劍誰的聲音既自殺手開槍的地方傳來，那就是說，他想必已佔據了殺手原來的位置。

這表示說：陳劍誰已取得了控制權。

他素來有一雙黑夜照舊能視物的眼。

這當然是槍手所不知道的。

有紅外線裝置的瞄準器，自然比不上一雙眼靈活。

所以吃虧的反而是那槍手。

陳劍誰知道駱鈴並沒有事，但却不知道她手上的電筒已中了一彈。

他手裡沒有電筒。

電筒已交了給牛麗生。

所以他叫駱鈴開亮手電筒。

駱鈴也有點沾沾自喜，暗自得意：

畢竟，也有「大肥鴨」不曉得的事。

她應聲隨意按了按手電筒的掣。

意外的是：電筒居然亮了。

原來電筒沒給那一槍打壞。

駱鈴這倒驚疑不定起來了：

到底人在遠處的「大肥鴨」是一眼看出手電筒並沒給打砸，還是他

撞彩叫開手電筒而電筒又恰好還能開亮呢？

＊　＊　＊

手電筒一亮，陳劍龍就問：「金鈴子，這兒暫時沒有危險了，爲什麼還壓着小愁不放？」

「不行啊，在我下面的她，」駱鈴分辯道：「有點瘋瘋癲癲的。」

「她是受了很大的刺激。」陳劍誰說：「妳把手電筒扔給我。」

駱鈴擲出了電筒，扶着張小愁站了起來，她倒沒有什麼掙扎，但雙手凍得似冰。

陳劍誰往前面地上照了一照：

那兒有兩具屍體——

一具是個老婆婆，印堂那兒有一個槍孔，血已經凝固了，死去也有一些時間了。

另一具是個瘦削的漢子。

他手上還拿着一把遠程來福槍。

他喉嚨却插着一把亮晃晃的刀。

眩寒的白刃。

如霜。

血自那刀處汩汩流出。

駱鈴終於明白那殺手爲何沒有發出中刀的慘叫了：

陳劍誰一定在他三次開槍的火光中，認準了他的位置，然後發刀。

這樣發刀，可沒有一定的把握，要留活口，又怕反而讓對方有機會再開槍殺了自己和小愁，也怕槍手還伏有同黨，所以他便一刀必殺。

一刀切斷了對方的喉嚨，殺手便一聲也發不出的就丟了性命。

不過，這殺手眞是十分該死，簡直死有餘辜。

至少，地上死了的那位老太太：張伯母，很可能就是死於他的槍下的。

一個老婦人都不肯放過，這種人殺七次都不爲過。

看到了張太太的屍首，張小愁反而尖叫了起來，衝過去，尖叫，哭着，其聲淒切，就像一朵在黑夜裏被一陣狂風刮上天際的花，悲涼得全無着落。

陳劍誰、駱鈴，聞聲皆爲之惻然。

他們知道張小愁傷心。

這樣重大的刺激，反而使她恢復了神智。

但對他們而言，他們更心急的是想知道：

這兒發生了什麼事？

誰殺了張家老夫婦？

史流芳和張誕去了什麼地方？

來的是什麼人？這殺手又是誰？那十幾輛摩托車上的又是些什麼人？

陳劍誰的電筒光圈，忽然照定在一處：

那兒有一副眼鏡。

黑眶眼鏡。

史流芳朝夕不離的眼鏡。

駱鈴大爲慌惶，指着那沾血的眼鏡說不出話來，陳劍誰却沉着的說：「他仍活着，給押在車隊裏。」

然後他補充了一句：「車隊對面過時，他用眼神發出了訊號，那是他的眼睛，雖然少了一副眼鏡。」

＊　＊　＊

坐在牛麗生的車後，溫文覺得自己是異人。

至少，不單止是人。

而是諸如超人、變形人、火箭人那一類的「人」。

固體的夜色給這一輛憤怒的摩托車衝刺切割開來，來不及一聲怒吼，已變成了流質，舖天蓋地，馬達怒吼，引擎狂嘯，牛麗生坐在車前，整個人彎着、伏着，與單車合一往最深的黑和夜色最濃裏衝殺過去，像前面縱是地獄他也要破地獄，前方有火焰口他也要破火焰口，他鋼鐵般的意志受鋼鐵般的身軀網包鐵護着，爲的是完成他的目標、手段和心志：他要追上這十幾輛車……

馬達狂吼。

「再過五分鐘，就會迎上那車隊，你知道你該怎麼做？」

溫文乍聽還以爲是馬達卡達卡達的聲音，聽了一半，才知道是人的狂吼。

狂吼着說話。

聲音在車前傳來：

當然是牛麗生在說話。

而且是跟他說話。

他省時已來不及聽淸楚牛麗生究竟說些什麼，但溫文畢竟已跟牛麗生相處過一段時間，深知道一向沉默的漢子在此時此際跟他說的話，必定十分重要，所以他大聲問：「什麼？」

不知牛麗生給他氣絕還是爲之氣結，有好一段時間沒作响，只有引擎在狂吼，給撕裂的大風一拳一拳的迎面打到，溫文只好再問：「你說什麼？」

牛麗生仍然沉默。

鋼鑄一般的沉默。

摩托車在發力，那速度彷彿是牛麗生的勁所引發的。

已隱約可以看見彎曲的公路處有十幾點紅。

因爲這傳來牛麗生低沉（但仍給人一種厲烈的感覺）的聲音。

「摩托車隊其中一輛，坐三個人，中間那個，給蒙了臉，腰脊給搶頂着，看身形，像是『萬古流芳』。他曾在開過來時打了我們的暗號，但却有點不對辦——好像少了付眼鏡。」

溫文居然別的不問，就問了一句：「誰是『萬古流芳』？」

牛麗生又卯足了勁踩油門，整部摩托車像一隻餓瘋了狗給主人驟放，夜色就是牠的糧食，牠要大口大口不消化的吞。

溫文也算是立刻懂了：「哦，就是史流芳，是不是？他受人脅持了？」

「我可能看錯。」牛麗生的話是自前邊隨夜風拋擊了過來：「但大肥鴨也認爲是，他不會看錯。」

然後他說：「再三分鐘，就追上車隊，老史在他們手裏，只能攻其不備。」

他沒等溫文回答，而且擺明了話只說一次：「當我追上那部車的時候，我一手駕車，一手將史老三揪過這兒來，你要配合我。」

「什……」溫文叫道：「……什麼？」

「你在那一刹間，要出手把後面用槍頂住史三的人放倒。不管用什麼辦法都可以，但一定要把他給放倒。」牛麗生的話老就像冰凍過似的，愈來愈清晰，也令溫文的神志愈來愈清醒，而意識也愈來愈恐懼；也不知是恐懼喚起了清醒，還是清醒喚起了恐懼。「我越過那部車的時間很短，至多只有三分之一秒，這樣他們才沒提防。你出手的時間也只有那麼多，錯不得，老史的命，就看你了。」

「我……」溫文叫起來：「……我不行啊！」

牛麗生全沒理會：「知道那是什麼車牌？那一部車？」

「PK5497HK？」溫文戰戰兢兢的說：「漆上紅色的那一部？」

「那就可以了。」

牛麗生最後(至少在交戰前)交代的就是這句話。

他說「可以了」。

但沒說什麼「可以了」。

到底是指溫文足以應付，還是只要記得車牌就可以了，他也沒說明。

他做事一向不必說明。

也不跟人商量。

本來這時際就全無商量餘地。

可是溫文可不是這種人。

「不行啊，我還沒弄清楚。」

溫文說。

「不可以啊，我自己都沒坐穩。」

溫文說。

「不能啊，你們也沒指清楚車上的到底是不是……」

溫文說。

「不是辦法呀，掠過的時間那麼快，怎來得及下手？」

溫文說。

溫文說溫文說……

牛麗生完全不管他說什麼。

他發足馬力，轉眼間，他連人帶車已追上了車隊。

「嘩！」溫文只有這樣叫了出聲起來。

* * *

車隊的人本來仍兀自在大喊大鬧、大說大笑。

但畢竟也有人發現有車子跟上來了。

有的人已開始回頭望，但任誰都沒有弄清楚在黑夜裡後面趕上來的是敵是友還是路過的人之前，牛麗生的車子已趕上了最後第一部摩托車。

他沒有出手。

所以車隊更不知他的來路。

很快的，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

「不要不要不要……」溫文却還在說：「不要交給我，動手我不行唷！」

話未說完，牛麗生已趕上了第六部車。

並且已動了手。

他動手，一向不需要任何人同意。

溫文沒有選擇機會。

完全沒有。

牛麗生沒有等溫文出手，他已動了手。

當他的車子跟那部PK5497HK並排時，他左拳就打倒了後面那名大漢(那大漢飛出車側，撞倒另一部摩托)，同時間右手將那個本受着脅持的人一手揪了過來。

本來交給溫文的事，他一併做了。

這時候，他兩隻手都沒有駕車子。

他成功地打倒了車後的人，也成功地把那個幪面的人挾了過來，但那駕紅色摩托的漢子，却立即也及時的抽出了亮晃晃的長刀，一刀砍了過來。

牛麗生兩隻手都在忙着。

他沒有辦法招架。

也沒有工夫招架。

却沒料到溫文突然在車後墊座上站了起來飛起一脚踢飛了那揮來的一刀。

那一把本來也不知該飛到那兒去的刀，却被牛麗生一把迎空抄住了。

牛麗生咧嘴一笑，猿臂一舒，已把蒙面漢子放在兩人之間。

他繼續鼓足馬力往前疾馳。

這時，車隊已一團亂。

有車子打旋，有的車倒，有的車上無人，却逕自往前馳，撞到同黨的車，然後在馬路上打翻滾倒一起，擦亮了藍的紅的黃的白色甚至黑的星花不等。

超過所有措不及防的車隊，牛

麗生即一個急橫迴旋，打橫着霸在黑夜蜿蜒的馬路上。

然後他跨步下車。

一座黑夜的山，山上的一棵大樹。

他首先用葵扇大的手拍拍溫文的肩膀，說了一句：「沒想到。」

就這麼一句。

就沒說下去了。

好像這一句已包括了所有意思，最高的讚美了。

然後他問：「你還好吧？」

他當然不是問溫文。

他知道自己沒有看錯。

就算看不見，老朋友和好兄弟的氣息是聞都可以聞出來的。

他沒有救錯。

那確是他的兄弟。

因爲只有他的兄弟給救了之後第一句話就說：「幹你的，來得那麼遲，公報私仇麼！」

牛麗生用那把溫文踢飛的刀一揮，就趁那車隊仍亂成一團之際，已替史流芳斷了繩、鬆了綁。

溫文也即時知機地爲他解去蒙臉的布。

跟牛麗生並肩橫立在清冷的馬路上的，便是沒戴眼鏡的史流芳。

經過一陣紛擾之後，那十幾部摩托單車終於穩住了陣脚。

他們之所以能這麼快穩住了陣容，是因爲一個青年。

驚眼。

高顴。

薄唇緊緊的向下彎，以致形成一個倒V字。

他一站定，就迅速調整了陣容：

有兩架摩托車完全報銷。

有三名同黨完全失去戰鬥力。

還能作戰的，仍有十一人。

然後他便笑了。

他的牙齒好白，但犬齒又長又尖，像一隻野獸。

他環抱雙臂，叉着腿，當前站立牛、史、溫三人之前，不慌不忙的伸手自夾衣內取出，有一種頗爲詭異的威勢，溫文有點緊張起來。

他怕對方掏槍。

可是對方只掏出一個銀亮的鉾質烟盒——銀亮的程度，連那麼深的夜晚裏和史流芳那麼深的近視下，也隱約可見泛起一片很濛色的光。

他玩弄着銀色的烟盒說話：「既然你的朋友來救你，我就沒辦法保住你性命了。本來你有幸是外國人，這樣胡亂的把你給殺了，怕警方不甘休，只想把你給抓回去，迫使你的朋友們離境就是了。可是，現在……」

他十分惋惜的說，「可惜，你們不知好歹。到了這個地步，只好把你們都殺了，當作是公路上常見的嚴重車禍了。」

牛麗生只說(沒跟這人說，而是跟史流芳道)：「幾級？」

史流芳：「四級。」

牛麗生：「犯甚麼？」

史流芳：「禽獸不如。」

牛麗生：「這麼嚴重？」

史流芳：「他們整個車隊突然衝進來，撞死了張老伯，脅持住張伯母，抓住了張小愁，威脅我不許反抗。我只有束手就縛。」

這次是溫文罵道：「當眞是禽獸！」

牛麗生點點頭：「那就不止該打，而是該殺了！」

這時，那干青年飛車黨的隊伍都已完成部署。

有刀的已拔出刀子來。

有的舞着棍子，有兩支還是雙節棍。

有人拿的是鐵鍊。

那爲首的尖齒青年手上却甚麼也沒有，只有一隻煙盒。

銀色的煙盒。

局面已一觸即發。

而且是一觸即殺。

* * *

溫文一直非常注意。

留意有沒有人搶到剛才頂在史流芳背脊口的那一支槍。

短小的手槍。

可是沒有。

黑暗裏，加上馬路兩旁都是草叢，草叢之後是樹林，那部部給牛麗生和溫文夾攻之下打得人翻車倒的摩托車，已直剷入樹林子裏去了，手槍也不知滾落到那兒去了。

溫文怕槍。

他知道牛麗生驍勇喜戰，史流芳也決非省油的燈，但作爲現代人，武功再好，也敵不過手槍一支，子彈一顆。

這也許就是現代人的悲哀吧？

至少，這絕對是現代武者的悲哀。

不過，牛麗生和史流芳却似已見慣了大場面，像甚麼顧忌也沒有了；這情形就像召妓，第一次總是手忙脚亂、空自緊張，可是到了二三十次後，簡直是家常便飯，習以爲常了。

只聽牛麗生說：「他們這樣殺人滅口，跟蔡四幸黑火案也自然有關聯了。」

史流芳雖然沒有了眼鏡，但仍是習慣性的推了推根本不存在的「眼鏡架」：「單憑他們殺掉兩個根本沒有傷害他人和自衛能力的老人家，早就該死了。」

牛麗生這次居然也十分「得意」的望了望天(色)：「今晚眞是月黑風高，月黑風高是最好的殺人夜。」

「不。殺甚麼夜都可以，只有

殺人夜是不通的。」史流芳補充道：「他們能算是人嗎？」

「我聽說過你們。」那尖齒青年說，「你們是港、台、中同大陸所謂『不平社』的人，可惜你們來到了此地——來到這裡，你們就豬狗不如了。」

他身旁閃出了一個矮矮肥肥、厚唇突目、臉上佈滿了白斑的中年漢子，向牛、溫、史指罵：「你們眞不識好歹。我們三少爺對你們網開一面，你們還想怎樣！聰明的就跪下來，求三少爺饒恕，快滾回你們來的地方，或許可保住狗命！」

史流芳點點頭，說：「眞像。」

牛麗生也摸着下巴：「是像。」

溫文不禁好奇，問：「誰像？」

史流芳說：「他眞像。」他指的是剛才那斑臉漢子。

溫文問：「像甚麼？」

「魚。」史流芳說，「像一條魚。」

牛麗生也居然幽默地說：「像一條地圖魚。」

然後他又用他肥厚有力的下頷向那「三少爺」揚了揚，向史流芳問：「他呢？」

「他像……」史流芳認眞思考了一下，說：「像康博思。」

「康博思？」牛麗生一時想不起有這樣一個人，「誰？他是甚麼人？」

「牠不是人。」史流芳高高興興的說：「牠是我小時候養的一隻狗，愛偷鷄，兩隻犬齒，更是一模一樣……」

然後，他居然還俏皮地用一位著名的香港XX小姐在選美時喜用半鹹不淡的國語滲廣東話問觀衆：「你們說是不是呢？」

話就只說到這裏。

那一羣人已完全給激怒了。

包括了那長着尖齒的青年和那像魚的漢子。

他們立即發動了攻擊。

溫文到這時候，才發現一切都沒自己的份。

因爲史流芳和牛麗生已在神不知、鬼不覺間分配好了。

牛麗生只吃住了兩個人。

其他的人都由史流芳去「處理」。

* * *

英俊瀟灑至少有兩種：一種是斯文靚仔，一種是高大威猛。

史流芳無疑是比較屬於後一類，尤其是當他的形象比較於溫文的時候。

溫文第一次見識史流芳的打鬥風格和方式，在這暗夜荒僻的公路上。

史流芳的對手有九個人。

以下就是他的打鬥方式：

大概是那尖齒青年會發了一個命令吧？是揚一揚眉、揮一揮臂、還是豎起一隻手指、跺跺脚或是甚麼的，總之是那九個人同時一齊揮動武器，衝了過來。

史流芳迎面衝了過去。

他一點也不退避。

第一個他對上的是拿刀的。

拿刀的刀揚起，未砍落，史流芳已一拳打扁了他的鼻子。

鼻樑碎裂的聲響像椽子爆落的聲音。

第二個是拿棍子的。

他一掌就切在他的右頸大動脈上。

那人立即軟倒了下去，像一條給抽了筋骨的蛇。

第三個對手也是用刀子的，在史流芳未來得及對付他之前，他已在史的背上劃了一道血口。

但他也一樣得付出代價。

他迎面就是一肘，格的一聲，他的頭項仰成九十度，再也還原不回來。

他是仰着身子倒地的。

第四個人衝近來，狂吼着，拿着鐵鍊，舞得虎虎作響，却不意給史流芳絆倒了。

他同時一頭撞得第五名敵人滿臉鮮血，一脚把貼近他身後的第六名敵人踢得捂住了小腹蹲了下來。

第七名敵人一看情形，嚇得刀也扔了，楞在那兒，呆如木鷄。

史流芳的連環蹴又中第八名敵人的下巴。

第八名敵人悶哼半晌，雙手托住下巴，敢情是下頷已脫了臼。

史流芳再度返身的時候，第九名敵人已大叫一聲，飛身騎上一輛摩托車就一溜煙的跑了。

史流芳在他那刀傷口子上一抹，向溫文笑道：「這個人最沒用。」然後用舌頭舐了舐自己的血。

直到他說這句話爲止，他的九名敵人，已重傷七人，逃了一名，嚇傻了一名，溫文沒有仔細算過，但就算不仔細算來，一直予人文質彬彬印象的史流芳，打垮九人，每人平均不逾兩秒。

牛麗生那兒的戰況却大是不同。

* * *

史流芳以一敵九，打來乾淨俐落，按照道理，也依照推理，以牛麗生的個性和拳路，打來應該更加直截了當才是。

可是然則不然。

牛麗生以一敵二，但那魚唇漢子始終不會出手。

他只是嘴巴噏動着，身形扭動着，一時閃到東，一時閃到西，有時吃定了左角的位置，有時守住了右方的位子，但就是不出手。

出手的反而是那尖齒青年。

這青年動手的方式也很奇特。

至少，第一擊就讓牛麗生猝不及防，吃了小虧。

因爲他手指一按，立即發動了煙盒的彈簧，登的一聲，那煙盒蓋子陡彈了開來，發出一道（毫無反光事物的）極强烈的明光，射在牛麗生雙眼上。

牛麗生只覺眼睛一陣刺痛，只好急閉雙目。

但他反而不守。

只攻。

尖齒青年一招得手，正要搶攻，但牛麗生雙臂已緊緊抱住他。

從雙臂到全身一齊緊實的箍着！

那青年完全不能稍作移動，簡直完全不能動彈。

牛麗生吐氣揚聲，以他多年橫練修熬的硬功氣功，大可把這人骨骼硬生生擠碎。

可是不能。

那人看來並不算魁梧，跟牛麗生高度相比矮了整整一尺，但全身看來已充滿了勁道，而且彷彿還籠罩着一種奇異的法力，只要牛麗生一施加壓力，他身上的法力便一觸即「張」，立時反彈。

所以牛麗生也不好受。

他試了三次。

三次都給一種但不同的奇異法、功、勁力反彈。

他只有改變。

放手。

這時候，他目疼也略爲稍減，勉强可以視物了。

同時，與史流芳對敵的人已全給打垮。

那尖齒青年與魚唇漢子各自對望一眼，兩人都靜靜的退開，慢慢的上了一部摩托車，定定的發動了引掣，冷冷的盯住牛麗生、史流芳，然後突然踩油門，車子急速的投奔向黑闇的公路，只留下遠遠車尾的一盞逐漸縮小的紅火，走了。

甚至沒有丟下一句話。

可是，那眼神、眼色裏的話，牛麗生和史流芳甚至溫文都聽得出來，看得懂：

這鬥爭還沒有完。

「沒想到，」牛麗生仍感覺到雙臂肌筋殘留的震盪，「這公子哥兒和拍馬屁的傢伙，是有點邪門功夫。眞看走眼了。」

「快回去張家！」史流芳這才猛然省起的說，「他們在那兒留下了人伏擊老大和駱鈴，快，遲了怕來不及了。」

其實，遲了來不及的，何止在張家，又何只在陳劍誰與駱鈴呢！

這世上，太遲或太早，都是一種不幸；可是在漫長歲月時空的流光裏，又有多少能算得上不遲不早恰恰好的幸運兒呢！（全文完）

上文提要： 艾慈、勞克分頭辦事，勞克於大雁塔頂等待，艾慈則再進總督府內，總督祇好交給艾慈十萬両銀票，並派人跟艾慈往大雁塔取回總督大印，艾慈、勞克閃電般地離去，總督交代來人成交後滅口的陰謀無法實現，看到艾慈留下的字條，才知是兒子惹的禍。勞克與艾慈直奔汴梁「龍睛山莊」，原來莊主即失踪武林二十年的大豪林天龍，他即是一對龍珠之主人……

小子統吃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可

文・士
圖・飛

半途截殺喪家犬　情中莊急告函密

此刻，石魁詳細的對至空大師報告。

「如今赤陽飛龍堡丁百年，夥同早已不在江湖走動的『閻王舅』米長風老夫婦二人，還有平鄉崔家堡與石板坡勾家兄弟，加上丁百年的武士，都已落脚在南門外的客棧裡，他們正合計着如何前來這大相國寺索寶。」

至空十分動容，道：「那米長風與米大娘，當年在關洛道上是出了名的惡霸，他們能活到現在，應該感謝上蒼對他們特別眷顧，想不到風燭殘年，仍然拋不下江湖上爭名奪利與血腥仇殺之心，眞令人可恨可憫。」

他深深的嘆口氣，又說道：「如果老衲猜得不錯，楊總鏢頭他們應該回來了。」

石魁點點頭道：「總鏢頭辦事很會計較。」

他頓了一下，又道：「當今之計，石某應該如何處之？」

至空毫不遲疑地道：「去對丁百年明說，楊施主與我那兩個師弟未回來，不過你石施主也可以提醒了丁百年他們，大相國寺是受官家保護的大寶剎，如果他們不怕與官家為敵，大相國寺隨時等他們來。」

石魁施禮道：「好，在下自會向丁百年他們言明。」

＊　＊　＊

就在丁百年與米長風共住的房間裡，石魁把在大相國寺所遇事情說一遍。

當然，他把楊剛三人說成可能路上錯過而未碰上，約莫着就在這一兩天內，他三人就會回來。

丁百年嘿嘿冷笑，道：「如今老夫既然來了，已是勢在必得，至於楊剛他們是否回來，已不重要，因為他三人終是要回來的。」

他看看石魁，又道：「倒是如何奪取，我們得好生安排一下了。」

「閻王舅」米長風提出意見道：「我們這是在汴梁城，動手的時候最好是不要與官兵正面幹上。」

他思忖了一下，又道：「我們密切地注意，確定那對龍珠已送入大相國寺，然後我們再選一夜去下手，一舉攻入寺內，這麼一來，官兵就會來不及支援，咱們自可獲寶了。」

丁百年大表同意，對他而言，眞是再好不過了，如果一切順利，說不定還可以抱回那尊三尺高的羅漢藍寶石。

於是，監視大相國寺的任務，就成了石魁的責任了。

＊　＊　＊

艾慈與勞克一路快馬加鞭，沿途少有休息。

這日，二更天。

他們也進了汴梁城。

這時候，南面城門已關半扇，再遲，二人就進不了城了。

也就在二人來到大相國寺的時候，却不料因為石魁前來示警，所有大相國寺的大殿門與窗子早就關上了。

一百二十個和尚，一律戒備，輪流分批把守各處。

勞克來的不是時候，二人把馬拴在殿外的朝天香爐附近的小樹下，一同走近大月門前，裡面連回應一聲也沒有。

透着一臉迷惘，勞克道：「寺裡的和尚怕是被丁百年他們宰光了。」

艾慈道：「大叔，別咒出家人，小子翻牆進去瞧瞧。」

他走上青石台階，稍加凝視，突然拔空而起，空中一擰腰，人已悄無聲息的往牆裡面落下了。

他才剛剛雙足沾地，立刻灰影兒連着閃，四個大和尚四根齊眉棍，已自四個方向挑打過來。

杖影中夾着呼嘯聲，帶起的便是「咻咻」不已，端的厲害。

艾慈大感意外，不及閃避，却也並不迎擊，雙脚一頓，一個空心觔斗翻上高空，只見身下的棍影疾閃而過，撩起狂風陣陣。

二次落在地，不等四個和尚圍過來，他的利刃已拔在手中。

他也大叫道：「快找至仁大師出來，免傷和氣。」

四個和尚不開口，仍然圍住他打。

艾慈有些冒火了。

他覺得大和尚們都不近人情，我黑桃愛司是來幫你們忙的，怎麼搞的，來個六親全不認了？

他冷哼着以刀背打在棍子上，道：「各位大和尚，你們這是以武會友？還是來個打了才相識？」

利刃疾閃擊出，冷芒急打在對方的手腕上，四根棍子轉眼間落在地上。

這些大和尚手中掉了棍，齊都抱腕直呼痛。

他們豈是艾慈對手？

另外幾個和尚撲過來了。

十幾個和尚還虎視眈眈的一旁提着棍，那是唬人的。

艾慈急忙伸手，道：「慢慢來，且聽我把話說完再打也不遲。」

正殿門拉開了，一溜走出四個和尚來。

四個年輕和尚手持紗燈，後面一位白眉老和尚。

可不正是至空大師匆匆趕來了。

「退下！」

他雙目烱烱，寶相莊嚴。

艾慈心中想，大地方的和尚，不一樣就是不一樣，比三官廟的智慧禪師還要威嚴，果然有道高僧嘛！

台階上，白眉老和尚雙目烱烱地逼視着艾慈，說道：「施主是何方的高人？為何深夜裡闖大相國寺。」

利刃插回皮鞘，艾慈忙道：「你是大相國寺至空大師父嗎？在下是艾慈，與我勞大叔才剛剛趕到，不料……」

宏聲一笑，至空道：「誤會！誤會！這是一場誤會！施主的大叔呢？快快的請他進來說話。」

突聞大殿屋宇一角的簷上，勞克道：「我的乖乖兒，見面先是一頓打，大相國寺還是少來為妙。」

至空招手，道：「勞施主江湖神龍，請來禪房一敍如何？」

又見那招「八步遊魂」。

只見勞克雙脚踏空，踩行如飛，一閃而落在至空面前。

至空立刻雙手扶在勞克雙肩，隆情高誼而又滿面堆笑的道：「江湖上甚麼地方禍至無日，俠駕必及時雪中送炭而解倒懸，我佛有靈，大相國寺有福了。」

呵呵一笑，勞克道：「你的幾句話，好像細仙索，這一回你把我老偷兒綑了個結實，我要卯足勁玩老命了。」

至空大笑，命各人四處嚴加防守，便領着艾慈與勞克二人進入方丈室。然後至空把石魁到來所說的話，講了一遍。

勞克道：「丁百年那批魔頭，一窩想來你這大相國寺打秋風了，這兒免不了一場殺戮，事迫眉睫，當務之急，得盡快謀一良策。」

艾慈想了一想，道：「倒不如由我先出城去，看看能否在中途攔住楊總鏢頭三人。」

勞克搖搖手，道：「攔住他們三人要幹甚麼？叫他們給躲起來？就算能躲過一時，也躲過永遠呀！」

至空嘆口氣，道：「老衲實在不明白，當年由林天龍施主贈予本寺後殿上盤的雕龍雙睛，為甚麼又命他的兒子盜回去，惹出這場是非，而林家又自動的把盜去的龍珠歸還，這其中究竟含着甚麼玄機？」

勞克一笑，道：「老禪師，原來你還被蒙在鼓裡呀？」

至空雙眉一挑，道：「你知道？」

勞克點點頭。

他認眞地說道：「我只是知道龍珠裡面藏着一種武學秘笈，我想也許是林天龍揚名道上的武功，他命兒子取回龍珠，就是要親自加以毀掉，以免為外人所盜。」

至空雙目圓睜，驚訝地說道：「林老施主他爲甚麼把武功秘笈藏於大相國寺呢？他是……」

他們怎會知道林天龍當年的苦心。

那「達摩混元秘笈」原是西天三十六種絕學之一，比之少林七十二種絕學任何的一種都要高明得多。

只因爲這項武學必須是出家人不近女色者修練的武功，爲達摩祖師爺畢一生之精力所研究的。

那林天龍當年得到這套武功秘笈的時候，他已是三個兒子的老爸了，而他不願自己的兒子中任何一個終身不娶，他才把這套秘笈藏於龍珠內。

「達摩混元秘笈」是來自佛門，他又把它歸還到佛門之地——大相國寺，只不過林天龍未曾對人言明罷了。

此刻，雖然至空也明白林天龍在龍珠內藏過武功秘笈，但他們仍然不知道那原本就是佛門中武功的無上心法。

艾慈更是不明白藏的是甚麼武功，他現在只擔心一件事，那就是要如何來對付丁百年他們。

他開口直叫勞克，道：「大叔呀，別聊了，快快想個餿之又餿的餿主意呀！」

勞克哼一聲，道：「我的主意餿是餿，可眞管用。」

至空已笑笑道：「老衲已聞兩位師弟提過，這位小施主乃當年俠客『嵩山老怪』趙光斗傳人，一年之間，已是震動武林，令人折服。」

勞克哈哈地笑了笑，道：「老禪師，你老是給他戴上高帽子，其實，他才是一個惹禍精，他通吃啊！」

艾慈無奈地道：「小子通吃也是不得已呀，我親愛的大叔！」

勞克叱道：「個 好小子，三天不挨罵，就會上房子掀瓦了，標準的認錢不認人，更是吃孫喝孫不謝孫的守財奴，又是名副其實的小氣鬼，我交上了這號朋友，算我倒了八輩子的楣，一年多來，我替他製造了多少的賺錢機會，可也只在長安城的望月大酒樓吃過他一次大菜，這還是小子一狠心、一跺脚、一搥胸、一咬牙，抖着兩手掏腰包請我的唯一一次，這往後又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再吃到他第二頓。」

艾慈聞言，大叫冤枉啊！

他無可奈何地攤攤雙手，說道：「我最親密的戰友，時至今日，我才眞正的領略到甚麼叫做心碎？我這裡仁盡義至，你那裡駡我不是人，也罷，只等此間事一了，我們揮手說再見吧，我的大爺！」

勞克聽得一怔！

他急急地說道：「你抛下我去那裡？」

「深山修行去。」

「修行何必去高山，大相國寺就是修行的好地方。」

只聽至空道：「相國寺廟小，不敢收留艾施主這麼大的神。」

三個人呵呵大笑起來。

* * *

天還未亮。

汴梁城的門剛剛拉開。

南門外的招商客店裡，有個老者遞了兩張紙條給客店的小二，說道：「小二哥，這可是人命關天的事兒，你得盡快的把這箋條送進客房裡，一張送給姓勾的，另一張則送給姓崔的。」

小子聞知鬧人命，也不問問明白，立刻拿了紙條就往後院跑。

還眞靈光，也眞快，因爲小二哥拍開房門剛把兩張紙條遞進去，房門裡同時跳出了兩個人。

當先衝出來的正是勾鴻，他一把抓牢了小二，道：「人呢？」

崔偉虎也撲出來了。

小二見兩個凶神惡煞的，嚇得一哆嗦，結結巴巴的指着門外，道：「是個騎馬老頭兒送來的，前後沒人，就那老頭一個人。」

勾鴻立刻衝出店外面，街上行人兩三個，就是沒有騎馬的人。

兩張紙條上寫着同樣的話：「快回去吧，傻小子們，『黑桃愛司』去抄你們的老窩了，騙你不是人。」

二人又回到客房中，這兩方面的人在打商量。

兩方面有個共同想法，那就是黑桃愛司既然不在汴梁城，他一定又去打兩個地方的主意去了。

最爲明顯的，乃是這兩家全爲找艾慈報仇而來，奪寶之事，他們自認爲爭不過丁百年的。

既然無奪寶的雄心，而黑桃愛司又要通吃兩個地方，還是趁早打道回府，以免窩破，蛋砸，鳥飛了。

勾大娘就相信黑桃愛司會找上石板坡，因爲她親身領教過艾慈的「絕子絕孫坑人的花招」。

如果艾慈知道石板坡勾家主力來到汴梁城，勾大娘就會相信那小子一定會藉機會去敲詐，趁機再大撈一票。

當然，平鄉崔家如今也成了秋蟬脫皮——空殼子一具，幾個女流，領着一羣飯桶，怎能經得起那小子一陣的折騰？唔……

黑桃愛司小子通吃，石頭他也敢往肚裏吞，百分之百是小潑皮。

於是，兩方面的人有了決定。

他們決定立刻走，而且飯也不吃的就準備走了。

* * *

丁百年剛走出房門，招商客店門口已備好五匹快馬。

丁百年聞知勾崔兩家的話，立刻大笑，道：「這他娘的算不算是調虎離山之計呢？如果我猜得不差，送信的老者必定是『紅心老克』，咱們江湖跑的人，會上這種洋當？那會叫人笑掉大牙的。」

崔偉虎與勾鴻二人對望一眼，二人也覺得丁百年的話有那麼三幾分的道理。

突聞上門處勾大娘沉聲道：「丁堡主，如果紙條上面寫的是黑桃愛司通吃你的飛龍堡，挖你的根，拔你的旗，燒你的窩，宰你一家老小，你是否還苦等在這兒爲一對龍珠不想回赤陽？」

丁百年猛一怔，不由怒視勾大娘。

他以爲勾大娘眞可惡！

勾大娘又道：「如今的局勢，皮鞭絞脖子，各自顧各自的了，當家的，拿了乾糧快快走吧！」

勾鴻有些怕老婆，他的老婆話也說絕了。

勾大娘已走到客店外，他便提起小二送來一包吃的，匆匆的奔出了客店外。

客店外傳來馬蹄聲。

當然是勾鴻兄弟和勾大娘三人走了。

崔偉虎一看這情形，便立刻與兄弟崔志虎二人也提來了一包吃的，頭也不回的拍馬走了。

江湖上有義也無義，用到你時是兄弟，利益衝突是仇敵，你若問這是甚麼道理？沒道理，自己的利益才是眞正的，命也是你自己的。

等到所有的人全起來，發覺走了五個人。

「飛天蜈蚣」丁百年拍桌子瞪大眼大聲地駡，他駡勾崔二家的人不是東西，更沒見識，沒腦筋。

他也駡「紅心老克」老王八蛋，不該在這個時候想出了這種絕子絕孫的鬼招來，拆了他的人。

他們的聚合，原是黑道不可忽視的力量，丁百年一路行來，自詡必能一戰成功，却不料這十四人在長安便走了林火烈，而林火烈還是龍睛山莊的三少莊主，如今來到了汴梁城，半途又走了五人，如今只有八人還在，氣勢上就矮了一大截。

丁百年猛咬牙，他準備大幹了。

* * *

秋老虎已不似前幾天那麼的悶熱，沙城的人們夾衣出籠了，早晚還有那麼一點點冷颼颼的，就是中午也不見有人頭頂上冒汗。

如果這時候發現那一個人頭上冒汗，這個人一定是有急事。

石魁這時候額頭就在冒汗。

他被派離開南門外的招商客棧，一路又奔到大相國寺來打探。

丁百年眞把他當成心腹人一樣的使喚了。

石魁奔進了後禪房，正遇上勞克與至空大師話家常。

勞克一見石魁到，立刻笑道：「白吃我西瓜的人來到了。」

石魁抱拳施禮，喘大氣道：「勞前輩眞的會搬弄是非，閒話一句就把勾崔二家的人搬弄走了，高招！」

勞克咧嘴笑道：「那是他兩家聰明，因爲黑桃愛司那小子眞的又去這兩個地方折騰去了，要知道當今道上只有那小潑皮天不怕地不甩的統吃一通，他是人小鬼大膽子大，我老頭有時候也讓他三分加三。」

石魁苦笑，他不再多言，他明白，自己處在夾縫間，人家對自己一定不信任，丁百年那面也對自己利用，眞想變成了丁百年的心腹，不只是流汗，還得流血。

* * *

就在石魁說出勾崔二家已走，丁百年決心對大相國寺下手的時候，平鄉的崔偉虎與崔志虎二人，正快馬加鞭兼程往平鄉趕回去。

石板坡的勾鴻與勾大娘三人也快馬過許昌，西去南陽回石板坡，但誰也想不到就在當天下午，三個人尚未馳馬黃河岸，大沙丘的官道上，正巧遇見迎面來的楊剛與至仁至善三個人。

勾鴻認識楊剛，連勾鴻也知道，楊剛身邊的兩個大和尚，必是大相國寺裡的兩大護法了。

只見其中一個和尚，背着黃緞包裹，牢牢的扣在肩背上。

三人心中明白，那必然就是一對龍珠無疑。

寶物當前，豈肯錯過？這件事如在眼前放過，三天也睡不着覺，就是閤了眼也會遺憾終生了。

楊剛一看是石板坡勾氏雙凶與勾大娘，他還摸不清對方的目的，只是平日裡早就知道勾家兄弟桀傲不馴，全是黑道上的驕狂人物。

本來想舉手打個招呼的，然後大家各奔前程，那想到勾鴻一收馬韁，座下的馬打橫勒住，三騎正好塞滿大道，擋住楊剛三人的去路。

勾鴻在馬上打哈哈，嗓門粗得像磨刀石似的，還滲雜着嘿嘿冷笑聲：「操，楊總鏢頭闖掉八方鏢局，却仍然保着兩個大和尚走道闖關，你這是換個招牌不改行，仍然是幹你的老本行嘛！」

楊剛淡淡一笑，道：「勾老大的話反過來了，楊某這是換藥不換湯呀！」

「此話怎講！」

「過去楊某爲人保鏢，爲的是

銀子，如今却不指望賺取分文。」

勾熊冷冷地道：「姓楊的，你既然換了藥，何不連湯一起換，乾脆，你一邊涼，別阻爺們買賣。」

楊剛笑笑道：「光景你們想打劫和尚了！」

他又指指至善與至仁道：「三位看上大師身上甚麼值銀子的好東西？」

勾大娘粗着聲音說道：「你們還不知道哇，丁百年與那早不在道上露面的『閻王舅』米長風等七八個人，正等在汴梁城中等你們呢，我們以爲，與其在汴梁城被奪，何不在此做個順水人情。」

楊剛冷哼道：「三位指的是一對龍珠？」

勾鴻笑道：「就是那惹人愛不釋手的玩意兒。」

勾鴻在馬背上抽出了大砍刀，迎風「咻」的一聲，人已自馬背上翻落下來。

勾大娘抖着滿頭亂髮，紅腫的雙目瞇成縫，粗大的臂就往至善至仁抄過去，她那鋼刀斜指在右下方，光景動手搶了。

當然，這時候的勾家三人早已忘掉艾慈抄家的事。

他們要先奪那一對龍珠是眞的。

三個人豈會放過這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至善至仁雙雙躍下馬，鋼製的唸珠已取在手中。

楊剛突然拔空而起，他人稱「金刀太歲」，在黑道上惹得起他的人沒有幾個。

楊剛身子甫落，面前人影一晃間，有一人擋住他的去路。

此人正是勾鴻。

勾鴻的笑與罵沒有甚麼分別，他翹起嘴巴道：「姓楊的，老子早想掂掂你這『金刀太歲』的份量，娘的，八方鏢局只賣飛龍堡的帳，你與丁百年抽成吃紅坐地分贓，那把我勾家放在眼裡，今日兜上了，也叫你知道我石板坡勾家也不是受人冷落的人物。」

其實楊剛分紅給丁百年，那是因爲飛龍堡的地盤上正是八方鏢局生意最多的地盤，收買丁百年，在於求個平安。

當然，楊剛並不是一個傻子，丁百年抽的成也不是他的，自有客戶來負擔，正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

楊剛當然不會說出來。

尤其是這時候，他更不會說出來。

一抖金背刀，楊剛冷冷笑道：「八方鏢局大門開着，楊某不願在道上樹敵，如今大門已關，自是不再論是非講交情說古論今個沒完，大家卯上幹，手底見眞章吧！」

大砍刀猛一抖，勾鴻狂笑道：「很中聽，也有點小小道理，我還以爲普天之下我的心最黑，却原來走道保鏢的人物也有着善於變成五顏六色的心，奶奶的，比老子的黑心還要黑十分。」

他二人眼看就要動上手，突然，只聽勾大娘狂吼一聲，和身直撲向至仁。

兩個人剛剛一交上手，勾熊已掄動大砍刀直奔至善。

四個人這時已厮殺起來了。

勾鴻只用眼角瞟，便立刻笑道：「姓楊的，別在一邊看熱鬧了，來！讓我二人舉刀一戰，共襄盛舉的壯烈一番吧！」

楊剛大笑道：「勾老大，休在老夫面前耍凶殘，你嚇不倒楊某，出刀吧！」

勾鴻暴吼一聲，刹時變了一個人，大砍刀出手就是十刀暴斬，光景恨不得一傢伙把敵人斬成七八段。

猝然，金光暴閃。

在那金光流竄中，凌厲的連揮十五刀，精猛辛辣的刀法，撩起一陣金鐵撞擊，便見碎芒點點在空中噴射。

勾鴻本來凶悍，只是這些天來他不走運。

先是艾慈整了他，傷未痊癒，又遇上楊剛這種硬角色，幾個照面下來，狂怒凶殘的氣焰已慢慢的減少。

因爲這種硬拚搶攻，全得靠眞才實學，差一分，誰就得處下風。

誰也不願意處下風，處下風的結果就得流血掉肉。

勾鴻確也夠凶殘的，雖然他的大砍刀沒有招呼到敵人的身上，雖然敵人的金背刀已掃掉他肩頭上一塊皮肉，他却連哼也沒有，甚至鮮血已染紅了他上衣，他也不低頭看一眼，就好像掉的肉是別人身上的。

勾鴻當然不能叫喊，因爲他看見老婆也在左閃右躱的不靈活，她正被高大健壯的大和尚以一串佛珠左繞右纏，幾乎把她的刀纏掉，逼得她中途忙撤回。

眞實的情況也正是這樣子。

勾大娘他們看走了眼，大相國寺的護法都有幾手絕活兒，別以爲那只是一串唸珠，勾大娘出手便是一套三十六路奪命刀，一心想放倒至仁，搶到他背後的寶物再說。

然而她錯了，她的三十六路刀法已經用了第三遍，却對至仁一點作用也沒有，急得她破口罵禿驢。

認眞而言，場面火爆的當推勾熊與至善了，一上來，這二人就扭上了幹，大家不相識，誰也不稍讓。

勾熊的勾家大砍刀，遠劈近砍，刀刀帶起了狂濤般激流，盡在二人中間呼嘯不已。

至善是個火爆性子，他的武功高，大相國寺的和尚們都怕他。

他一向嫉惡如仇，性情剛烈。

只見一連串的佛珠在他的手中舞動，盡往敵人的大砍刀刄上撩，抽打纏繞宛如空中飛蛇，逼得勾熊半點便宜也未沾上，氣得哇哇怪叫。

二人一路打到附近的沙丘上，又在沙上一陣搶攻，眞是難分難解。

六個人似乎殺紅了眼。

就在激烈的搏殺中，勾鴻忽然狂吼一聲，叫道：「楊剛老兒，你敢同勾大爺來個對砍對劈？咱們誰躲避對方刀鋒，誰就是狗操的，看看咱們誰先倒下去。」

勾鴻這麼一叫，楊剛心裡有數，他也不會對他這種凶殘的人對砍，勾鴻想唬人，也想找個墊底的，他才不會上這種當。

他冷冷地笑着。

笑聲中，楊剛沉聲道：「姓勾的，你少來二楞子作風，約莫着再走上十幾回合，你就得躺下，老夫有甚麼必要同你一同走向鬼門關？」

他手中刀猛一緊，一連串便是六朵金花出現，立刻又是一蓬鮮血洒下來，勾鴻這一回忍不住狂叫一聲。

一個倒栽，人已昏死過去。

原來凶殘的人也怕挨刀宰。

因爲凶殘的人也只有命一條。

楊剛在刀上的造詣十分了得，勾鴻在毛躁中先傷兩處，却不料楊剛在言談中突下殺手，金背砍刀撩起一縷金光，直往敵人頭上砍去，但那却是一招「引狼入室」，刀走中途突然下壓如電，便也把勾鴻的握刀右臂齊中砍了下來。

勾鴻昏過去了。

他昏死在沙地上，他的右半邊身子尚在蠕動不已呢，那把喝過不少道上哥們身上的血的大砍刀，跌落在一片荒草地上。

鮮血就像山縫中流出的泉水一般，在噴洒着，鮮血也被沙吸得沒入沙中而不見了。

但是，勾鴻的那一聲叫，立刻震驚了場中打鬥。

勾大娘猛然狂劈七八刀，逼退了至仁，便立刻狂叫着奔向自己的丈夫。

她撲向勾鴻，抓住斷臂處，聲色俱厲的破口罵：「我操你這殺千刀的狠心狗肺楊剛，你竟然這般糟蹋老娘的丈夫，你今剁下我丈夫的一條臂，老娘就砍你一條腿，你等着，你記住，你老子的命是我勾大娘的了。」

勾熊也未見佔到便宜，沙丘上他聽到勾鴻的大叫，便立刻拔身而退，拚命的奔向他大哥身邊來。

他聞得嫂子的叫喊，茅草也似的黑面子，一陣抽動，惡毒的眼神逼視着楊剛，一副要拚命的樣子。

「阿彌陀佛！」

至仁和至善一齊到了楊剛身邊。

至仁摸出一包傷藥，抛向勾大娘，道：「快替他上藥止血吧！」

却不料勾大娘狠狠地大聲罵道：「滾開！你們殺了人還在賣乖，老娘我不要這種假慈悲的人情。」

勾熊自腰包內摸出了傷藥雙膝跪在沙堆裡，他替他大哥忙着上藥止血包紮。

至仁無奈地搖搖頭。

他對楊剛道：「楊施主，咱們走。」

三人上了馬，勾大娘厲聲道：「楊剛老兒，你要好生爲勾大娘活着，你等着老娘去剝你的皮。」

楊剛在馬背上冷冷地沉聲道：「楊某等妳到來，只怕妳沒這個能耐，反而是死在楊某的金刀之下。」

於是，三個人拍馬走了。

勾大娘眼看着楊剛三人離去。

突然，她又想到勾家莊上不知如何了，如果那該死的黑桃愛司去統吃，怕是自己與三弟二人難以招架了。

她越想越後悔，後悔不該這一戰。

她更後悔，根本不該同丈夫一齊來。

越想越不該……

最後她哭了起來。

哭聲又把勾鴻哭活過來了。

那聲低沉的沙啞聲，自勾鴻的嘴角擠了出來。

他那原本烱然有神的眸芒，就在這麼片刻工夫似蒙上了一層灰沙似的，那種虛脫，有如在死的邊緣上。

「回……回……回去吧……指望着……黑桃愛司不……不找……咱們的痲煩……就謝天謝……謝地了。」

楊剛這一刀，可把勾鴻殺醒了。

這就是江湖，殺人，也準備被人殺。

其實，黑桃愛司根本就沒去石板坡。

艾慈快馬出了汴梁城，他往鄭州的官道上馳，他與勞克的想法是一樣。

勞克的一張字條，至少可把勾崔二家騙去一方。

那當然，能騙走兩方的人馬那是更好不過了。

* * *

艾慈飛馬在官道上，他趕到黃樹集的大竹林時候，他已知道這兒是西去長安的咽喉要道，更是去平鄉之路。

他認爲崔家的人會在此道經過，應無疑問的。

於是，他把坐騎拴在竹林子裡，人却斜倚在一根彎彎的竹子上，隨手拔了一根茅草，就着嘴巴嚼起來，也算是無聊中打發時間。

* * *

意念在艾慈的腦海裡閃繞不定，從他那忽而笑忽而又搖搖頭的表情上，不難窺看得出來。

這正表明了一個人是不能閒下來。

閒下來的人總是會胡思亂想的。

艾慈現在就在胡思亂想。

他的嘴角還不時一翹一翹的。

就在風吹竹林動，路上行人稀的時候，遠處傳來了陣陣的馬蹄聲，立刻把艾慈的思維拉回了現實。

從竹林中望出去，只見兩匹健馬如奔雷般往竹林這面飛馳而來，光景果然是急如星火，十萬火急。

二馬來得近，艾慈已看到一臉短鬚的崔偉虎，他的那支判官筆就插在肩頭上，後面跟來的當然就是崔志虎。

艾慈的身子依舊不動，他伸手拔出口中咬的茅草，「呸！」的一聲吐了一口口水，把一張稍瘦的臉仰得高高的，就好像等着崔家兄弟給他看麻衣相似的。

他的這張面孔，崔偉虎就算死到陰間也不會忘。

崔偉虎就是找他算帳來的。

現在，崔偉虎立馬竹林中，破口就是罵：「操你娘，原來你在這兒呀！」

崔志虎已拔出鬼頭刀，躍下馬來。

艾慈故意驚訝地道：「乖乖，二位不是同丁百年那老兒去了汴梁城，謀奪那對龍珠去了，怎麼又折回來了？」

崔志虎厲吼一聲，道：「這就是鬼使神差，老子們先剝了你的皮，回頭再去奪寶，正好不躭誤。」

艾慈一聲「噗嗤」笑，道：「這一定是我那坑死人不償命的老搭檔害我的，眞不該告訴他實話，眼看着趕去平鄉弄一票，他却通了風又報了信，個老混球。」

崔志虎咬牙切齒，道：「黑桃愛司，休提你與老偷兒之間的狗屁事，如今還有誰耐煩聽你閒扯淡。」

艾慈嘆道：「眞是世風之下，人心大變，世道險阻，人心不古，我是那麼的以赤子之心對待朋友，想不到換來的却是欺騙二字，這往後還敢相信誰啊！」

崔志虎揚聲罵：「黑桃愛司，你他娘的，還在叨唸甚麼，你就會在嘴巴上閒扯淡，滿肚皮裝的全是壞水，過去，我們吃過你的虧上過你的當，今天都將全部叫你小子吐出來，而且連本帶利一個不少。」

艾慈一副苦窮臉，道：「二位崔當家的，小的知道自己命苦，總指望有一天能苦盡甘來，就說在貴堡拿的一點銀子吧，沒幾天全光了，銀子來之不易，去之却快，沒辦法，想要銀子就得動腦筋，老偷兒拿了你們多少好處出賣我呀！」

崔偉虎怒叱道：「你想知道嗎？去陰司路上等那老偷兒吧！」

他要動手了。

但艾慈忙搖手道：「二位且慢，我眞想不通，你們崔家堡弄了那麼多金呀銀呀的，就算漏上那麼一點點，對你們也無傷大雅，同時也救了我的急，爲何如此一副要人命的樣子，這未免太過火了吧！」

崔志虎狂吼，道：「你死吧，兒！」

崔偉虎突然拔空而起，一朶藍色人影中罩向了艾慈，判官筆夾着凌厲的銳風，已指向艾慈眉心。

崔志虎的鬼頭刀也配合得妙，刀刃自下往上撩，中途還猛一閃，洒出一溜冰柱也似的刀芒，直往敵人的小肚子上劈，光景恨不得一刀就是大開膛。

利刀似毒蛇出洞，精芒眩閃如天外飛虹，艾慈躍起平飛在竹林之間，層層刃芒迸射激盪，撩起的是陣陣破空聲。

只見他甩肩，閃過點在眉前的判官筆，平翻又巧妙的躲過下三路的一刀，而他的人却帶着一片刀芒到了崔志虎的頭上。

只聽夾着「咻」聲的利刀，割裂了流動的空氣，已滲雜着令人毛髮倒豎的哀叫聲，彷彿來自幽冥的受刑者一般。

崔志虎對艾慈這招十分清楚。

因爲尉遲明就是栽在他這一招上。

當然，崔偉虎更明白。

因爲大哥崔成虎也喪命在這一招中，自己萬幸，只斷了一根肋骨，如今傷勢還未痊癒呢。

兄弟二人算是見機得快，然而崔志虎似是早被艾慈認定了，他如影隨形的貼着鬼頭刀，如乳燕穿林般，利刀劃過崔志虎的左肩頭。

又是一個空翻，艾慈直逼崔偉虎，冷冷地道：「是該連本帶利的清算了，不過，想找我算帳，得把自己的老命提掛在褲帶上，娘的，沒有三兩三，小爺不敢上梁山，打譜豁上幹，我就把你崔家堡全殺完，來吧！二位崔大爺。」

肩頭一刀眞不輕，崔志虎哀叫着鬼頭刀落地，上半身好似裹在血水裡，右手托着斷筋露骨的左肩，跌跌撞撞的在竹林中蹦着。

他哀號着叫痛，口中還大罵艾慈不是人。

崔偉虎閃身迴旋剛站定，立刻看見這光景，厲喝一聲，便迎着艾慈的刀芒衝過去，宛似一頭不怕死的野牛，粗聲粗氣的舞動着判官筆。

他眞的豁出去了。

艾慈的刄芒疾聚，正準備刺向敵人的胸膛。

不料，崔偉虎這招可實可虛，就在艾慈剛欲出刀遞來，却又無聲無息而又快不可言喻地閃到艾慈左側。

那地方正是判官筆挑、點最佳的部位，也是幾處要穴的地方，對艾慈而言，也是一個死角。

艾慈就常常把敵人的攻擊部位，假設在這一個死角，而他本人更會善加利用這地方的。

當然，一個知敵所必攻的人，自己便也善於防備，這也正是臨場經驗。

其結果，反倒令崔偉虎大吃一驚，他絕對想不到，敵人會在一個旋身中，利刀垂直一擋，硬生生把已沾上左脅的判官筆尖蕩開一尺。

就在崔偉虎吃驚中，利刀下壓如電，便也刺進他的腹中。

崔偉虎未叫出聲來，擠壓在他喉管的一口氣，也無力破喉而出，僅只在喉頭「咯嘟」一聲而已。

只有人死嚥下最後一口氣的人才是這樣。

拔出利刀，艾慈放眼四下看，早已不見崔志虎的影子，就連崔志虎騎的馬匹也不知道那裡去了。

艾慈不由心頭一驚！

因爲他知道，崔志虎也傷得不輕，如果還能騎馬逃走，這個人的狠勁也是值得喝采一番的。

收起利刀，他連死在地上的崔偉虎也不多看一眼。

竹林中拉馬來，當然，艾慈不是趕盡殺絕的人，他不會再去追崔志虎，否則，他不會叫人拿銀子換命了。

其實，他與勞克二人的想法是相同的，能在惡霸土豪身上拿些銀子，這也是無可厚非的事。

若看得開的人，損失了那些銀子也無傷元氣，壞就壞在惡霸也是人物，他們嚥不下這口窩囊氣。

於是，一場厮殺就在所難免了。

艾慈的這種手段，當然不容於道上，有人稱之爲黑吃黑，但艾慈却以爲這只是「薄懲」而已，若要不識相，拔刀相向，那就幹好了。

（未完・三十）

上文提要： 李凱想殺古來風，却反被古來風設計迷昏綑綁，古來風不敢殺李凱，却來個一石二鳥之計，想利用白虎堂的人鬥君不邪等人，使他們兩敗俱傷。因而對李凱說明白虎堂已發出武林帖集合道上人與君不邪等人決戰，李凱只好先替君不邪應戰，定在十月初一於閻王灘決戰。君不邪聽到消息後，忙設計籌備，是日開戰，白虎堂的人在閻王灘死傷無數……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義海搏命

出奇招佈陣迎敵　設陷阱以少勝多

濛濛的閻王灘中，有一股怪怪的血腥味飄過來。

卜元亮聳聳鼻子，道：「甚麼他娘的怪味呀！」

丁槐柱刀指泥沙面，道：「別是他不小心，掉進浮沙中沉入沼泥中了。」

他此言一出，十幾個殺手面面相覷。

每個人的心中宛似塞了一塊石頭那麼沉甸甸的。

沒有人敢出餿主意，這個節骨眼上，萬一有甚麼差池，誰能擔待？

那二當家「快槍」林不凡忽的猛抬頭，他大吼。

「你們四個狗東西王八蛋，出來！約鬥爺們在這閻王灘決一死戰，如今爺們應約前來，爲何還不出面，裝你媽的縮頭烏龜不是？」

一邊的卜元亮跟着厲叱：「狗東西們，出來吧，要知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何不英雄人物的站出來！」

丁槐柱端着長槍又吼：「滾出來！」

他二人連着叫了幾次，只覺得從濃霧中傳來聲聲嚇人的梟笑。

那種笑比鬼叫還難聽。

那是逗人吃驚的，也是帶點哭的味道。

一邊的田大壯就驚異的極目看過去，但他甚麼也沒有看到，倒令他全身一緊。

「娘的老皮，鬼也怕來的地方呀！」

卜元亮道：「他們是死了心的不回答，我以爲咱們慢慢的往裡走。」

他伸長脖子再細看，又道：「豎橫這閻王灘險地帶也不過七八里遠近，再是凶險，也有個盡頭吧！」

林不凡長槍一挺，大吼一聲，道：「跟我走！」

他不走誰先走？

他是白虎堂的二當家呀！

白虎堂有兩位副總瓢把子，第一副堂主「魔刀」石升受了重傷才剛復原，石升便留在大船上，他跟白虎堂的總瓢把子王偉山在一起。

閻王灘外面，尚有兩條大船，王偉山就在上面。

王偉山也就近把他的兩個摯友請來。

那是蘇北來的「大開碑手」江中石，姓江的是個烈性子，有人見他雙掌拍擊中，七個大漢的頭殼碎裂而亡。

另一人當然是那位斷了一臂的「江上漁隱」段昌洪！

段昌洪這次非要報那斷臂之仇不可。

還有一位是個粗壯高大的出家

人，金山寺的了塵和尚也來了。

這些人均在兩條大船上，看來閻王灘這一戰，白虎堂已是卯足了勁的豁上幹了。

＊　＊　＊

此刻，林不凡長槍不但指着前面抖個不停，而且走上幾步就狠狠的往地面上猛一扎。

看上去他似乎發了瘋，實際上他還眞的怕踩在浮沙上，那是最要命的。林不凡當然要小心的往前移動着。

這一行走出二十幾丈遠了，也許走了四十丈遠，忽的，林不凡指着前面道：「對準那棵怪樹走過去，這一路不會有浮沙了。」

卜元亮道：「二當家的，還是小心吶，千萬別走快，快了會上當。」

就在這時候，忽聽遠處傳來咕咕連聲叫。

這種叫聲令田大壯急急的對大伙道：「這他娘的不是眞斑鳩，必是那四個潑皮傳遞信息了。」

立刻，又有咕咕聲傳來，聽起來好像很遠的樣子。

那「血刀」丁槐柱吼罵了。

「操你們娘的，眞不是好東西，有種就明着走出來，大家手底下見眞章，鬼鬼祟祟的不是好漢！」

遠處有人回罵。

「操你們的奶奶，你們才不是好東西，你們一開始就沒種，明知爺們四個人，白虎堂竟然全體出動，眞他媽的太過抬舉爺們了，你們爲甚麼不派四個人前來？決鬥是一對一，不是一對十，一對幾十，那算他娘的那門子決鬥，哦操，白虎堂丟人現眼了，哈哈……」

「哈……」

笑聲起自不同方位，聽得丁槐柱、林不凡這些人更是心中發毛。

這是咒罵敵人的，沒得反倒被敵人一頓又罵又挖苦，罵得他們翻白眼。

林不凡低頭斜目仔細往發聲地方極目瞧過去，更沉聲的問他身邊人，道：「看出他們躲在甚麼地方了嗎？」

有個臉色泛灰的殺手道：「回當家的話，由前面三個方面傳來的聲音。」

林不凡往前觀看，然後嘉許的看看那殺手，道：「看清楚了？」

那殺手道：「是聽清楚了，看不清！」

林不凡臉皮一寒，道：「等你看清楚，我們大伙都看清楚了。」

那名殺手也是一怔！

一時間大伙又愣住了。

就在一頓間，遠處閻王灘進口處傳來「嗚嘟」聲，那是大船上的信號，自那聽到聲音的那條小船上以竹笛回應。

＊　＊　＊

林不凡左右看了一下四週，他咬咬牙，重重的道：「娘的，是他娘甚麼人說過的那句話來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咱們衝進去！」

他還眞勇敢，幾個箭步當先到了路中央的那棵怪樹前，林不凡只看遠處不看近，左右看，還指着兩邊亂草枯葉，對跟上來的人道：「你們看，他們由這兒走過去了，這兒被踩得亂七八糟。」

卜元亮道：「二當家，正是集中力量殺進去的時機，也許還能救回他們。」

林不凡端搶猛一抖，大吼一聲：「跟我來！」

他的吼聲甫落，突然覺得身邊樹一動，低過頭猛一瞧，嚄，好大的一把砍刀快不可言喻的砍來。

林不凡就是未躲過，他低頭中，砍刀已深入他的背上，那股子痛苦，還眞令他叫不出聲來。

林不凡不愧是快槍，他在往地上倒下的一剎那間，一記回馬槍擲過來。

出刀的正是牛天剛，牛天剛不再用人體堵在他的前面，而是原樣的直立着。

林不凡被他砍的剎那間一槍刺來，也是林不凡在這人生最後一口氣中的最後傑作。

林不凡的一槍扎的是牛天剛的肚子，却因牛天剛身上插着樹枝濃葉的阻擋，再加上牛天剛的疾閃，所以只是在左胯上被刺扎得褲破血流。

牛天剛中了一槍，他眉頭也不皺一下，大砍刀左右狂殺，立刻，那幾個往兩邊閃跳的殺手與卜元亮五個人，只見一個個落入陷阱與泥沼中，便傳來急驟的呼號聲。

「救命啊！」

「血刀」丁槐柱發覺這矮怪樹原來是人假扮的，一怔之間，疾忙後退，田大壯與另外六名殺手更是退得快。

他們眞的體會到草木皆兵的味道來了。

他們不去管受了重傷的人死活，對身邊的樹或老籐深草，就是出刀一陣亂殺。

等到發覺只有一個牛天剛的時候，大伙發一聲喊。

「殺呀！」

牛天剛雙肩猛一抖，抖落了披在身上的枝葉長草，雙手抱刀，左右狂殺。

六名殺手不能往側躍，因爲他們已發覺到兩邊是陷坑，還有人在坑中哀哀叫。

牛天剛死守在路當中，只有「血刀」丁槐柱與田大壯二人交互刺

殺。

另外的六名殺手在田大壯兩人身後乾着急。

雙方搏鬥中，「血刀」丁槐柱果然有思想，他暴出三刀疾退，然後對幾個殺手吩咐：「合田堂主之力，死死的纏住這大個子。」

果然，併肩又撲上兩名殺手，他們出刀也辛辣，死死的纏住流血受傷的牛天剛。

牛天剛哇哇怪笑，道：「來吧，兒！」

那「血刀」丁槐柱退後五步，忽的拔身而起，他的輕功也了得，認眞的說，他的武功在當家林不凡之上。

只見他騰空三個空心觔斗往前翻滾中，忽的落在牛天剛背後兩丈地。

他的目的就是要牛天剛腹背受敵，不出三招，牛天剛非死不可。

「血刀」丁槐柱猛可裡大轉身，一聲不叫的便往牛天剛的背後出刀。

「啊！」

丁槐柱的刀已快沾上牛天剛的皮肉了，却突然全身力道盡失，忍不住的一聲怪嘷。

慢慢的，幾乎是地面在幫他轉過身來，就在他口角溢血中，刀指奔來的一個瘦漢，罵道：「你……媽的！」

「咚」的一聲響處，丁槐柱那高大得宛如一棵槐樹的身子，倒在泥地上了。

來的瘦漢不是別人，乃是屠仁。

是的，屠仁奔來了。

他未及趕到，發覺牛天剛危機，立刻打出一刀。

屠仁身邊有四把尖刀，他在丁槐柱背上拔出他的尖刀。刀身上的鮮血仍在，他却一腿把丁槐柱踢落在沼澤中。

這些原是連續動作，屠仁暴吼一聲：「大牛，穩住，我來了。」

牛天剛哈哈哄笑，道：「阿屠，殺死他們。」

「殺呀！」

屠仁的氣勢宛如狠入羊羣，他乃拚命三郎，能殺人，當然也能拔刀，更會挨刀。

如果一個殺手只會殺人而不會挨刀，這個殺手的命就不會長久。

屠仁不是，他在衝入六名殺手羣中，上撩下殺，左踢右踹，手足併用，雙目盡赤。

牛天剛衝着田大壯咧嘴笑。

「個王八老蛋，你是要自己跳下去呢，還是由牛大爺砍掉你的腦袋？」

他本來的個子大又粗壯，氣勢上田大壯就被他壓過，如今又聽了牛天剛的吼笑，不由猛的一刀砍去。

「老子砍死你這大驢蛋。」

「嘩！」

「噢！」

牛天剛不稍退，擧刀迎上去，他力大無窮，這一刀迎上，不但打落田大壯的刀，並令田大壯雙臂一痲間，站立不穩地落入泥沼中了。

那種帶着幾許腥臭味的爛泥沼，有人說是由南京城人多的地方流過來的污水。

別管是不是，人只一落下，就如同掉入糞坑中，然後被下面移動的浮泥吸入底下去了。

牛天剛見屠仁一個幹六個，他也不出聲，衝上去就是亂刀砍。

有兩個殺手想不到牛天剛只一刀就把田大壯幹了掉進泥沼裡，還未回頭，早被牛天剛活活劈死在地上。

屠仁已是滿身鮮血了。

牛天剛還嚇一跳，發了瘋的把另一人也砍斷了雙腿。

只見屠仁正自一個殺手肚皮上拔出刀來，而另一殺手也還正往地上倒下。

只有一個殺手拔身就逃，而且已逃出五丈外了。

屠仁一聲冷叱：「那裡逃！」

他把剛剛自拔出還帶着鮮血的尖刀擲出去。

遠處，那殺手吭叱一聲倒下去了。

屠仁發足奔過去，自那人背上拔出他的尖刀。

屠仁很珍惜他的尖刀。

屠仁收起刀，出腿再把那人踢落泥沼中，抬頭，只見牛天剛走過來了。

牛天剛一把抓住屠仁，道：「你受傷了，重不重？在那裡？你呀，就知道拚命，你！」

他露出發急的樣子。

屠仁道：「我沒受傷，倒是你……你的半條褲子也染紅了，個大牛……快上藥呀，你有多少血流……」

牛天剛哈哈笑，道：「你沒有挨刀呀，嚇我一跳，你這一身血……」

「那是敵人身上標的，快，我來替代你！」

牛天剛道：「不，這點傷我還挺得住。」

遠處，君不邪叱叫：「大牛，這是甚麼時候了，別逞英雄，快過來，我先爲你把傷弄妥。」

牛天剛不堅持了，他無奈的走入密林中。

屠仁把屍體一具具的拋入流動的泥沼中，然後他把一堆樹枝樹葉盡情的往身上披掛着。

遠處，樹上的李凱大笑：「不像，不像！」

屠仁道：「偸兒呀，我不會叫敵人站在我面前評頭論足，我立刻出刀。」

李凱道：「好，且看你的了！」

屠仁果然站在路中央不動了。

* * *

牛天剛挨的一槍眞不輕，他沒及時醫治，如今由君不邪割開褲管，發覺胯上挨的一槍扎，足有半尺長，而且血糊淋漓的紅肉有些翻捲的樣子！

君不邪咬着牙道：「這傢伙的長槍眞狠，他若不是死前一槍，祇怕死的不是他，而是你了！」

牛天剛不在乎的道：「便是他槍扎在我大牛的肚子上，娘的，我也會在死之前拉這王八墊底！」

他說的不是大話，他有這股子狠勁。

君不邪就相信！

君不邪帶有刀傷藥，也是浦口山海幫李大山的贈品，如今用上了！

牛天剛的傷在君不邪的着意敷藥下，包紮以後便挺起來了！

「我去換回屠仁！」

君不邪道：「不行，你得先歇着！」

牛天剛道：「我已好多了，你別攔我！」

君不邪道：「大牛，你聽不聽我的？」

一楞，牛天剛道：「咱們全聽你的！」

君不邪道：「我不想當老大，但這是甚麼時候，生死關頭呀，我怎麼忍心再看到咱們之中有人躺下去再也爬不起來？那比我自已死了還叫人難以忍受呀！」

牛天剛聽得眼眶見淚，忍不住的道：「阿邪，好嘛，我不去就是了！」

君不邪也帶淚笑了，道：「大牛，兩軍陣上祇有一個指揮官，如果各行其事，各自爲政，到了最後，全部完蛋翹翹死光！」

他頓了一下，又道：「咱兄弟們做人已夠辛苦了，又何苦急於做鬼去？」

牛天剛道：「便是做鬼，也不做受閒氣的鬼……」

忽的，遠處傳來竹笛響，樹上的李凱道：「別出聲，小心又有人來了！」

牛天剛一聽去抓刀，君不邪臉色一寒，道：「大牛，你給我坐在這大樹後不許動！」

他從未如此聲色俱厲的對牛天剛三人喝叱過，但此時他不但聲色俱厲，而且幾乎要出拳打人！

君不邪道：「大牛，這是一場咱們四個人的仗，而且關係四人生死的問題，一開始你已盡力了，而且流了血，站在兄弟立場，你不但對得起我們三人，更對得起死了的在山哥與張川哥，你無愧了！」

牛天剛有些衝動的道：「阿邪，我這麼一點皮肉之傷，就叫我從一綫退下來呀，我大牛是那麼的沒種？」

君不邪道：「沒人說你沒種，我沒有，他二人更不會，我的好兄弟，便是功勞吧，也留一些叫我們三人分一些，不能盡你一人動手。」

他拍拍牛天剛的肩頭，又道：「歇着，萬不得已，你休要出手！」

君不邪衝着牛天剛認眞的點點頭，抓起老籐杖便閃身到屠仁剛才藏身的大樹附近！

那確是個隱身好地方，兩棵大樹長得怪，樹根盤虬在樹身上，一堆野草高半丈，坐個人在裡面是不容被人發現！

君不邪就坐在虬根的草叢裡，兩隻眼睛宛如獵羊的花豹，盯緊了前面的路上那棵怪樹看！那棵怪樹便是屠仁僞裝的！

就在這時候，突然間，樹上傳來嗚嘟嗚嘟聲，旋踵間又來了七個人，這七個人就快走到屠仁的附近了，忽的有人拉住另一人！

「等一等！」

祇一聽便知道這是白虎堂的總管大爺王虎臣的聲音。

上一回王虎臣陪同「江上漁隱」段昌洪在江邊與君不邪幾人幹上了，王虎臣偏就遇上了「拚命三郎」屠仁，他被屠仁先削去下巴肉一片，痛得他跳入水中就逃，屠仁偏是要取他的命，雖未殺死他，却又在他的腿上加了一刀，王虎臣還是保住了命，爬上了停在江上的大船上。

* * *

此刻，王虎臣伸手拉住一個人，道：「石副座，咱們不可以再冒進了！」

原來那人不是別人，乃是「魔刀」石升又來了。

這石升也是幾次死而未死的恨透了君不邪四個人，這一回原是不打算來的，但他說得慷慨激昂，不親手殺了這四個潑皮，他這一輩子也不快樂。

他與王虎臣是一個想法，王虎臣也是滿肚子的怨氣與仇恨，非再找上屠仁幹一架不可！

王虎臣指着濃霧迷濛的遠方，道：「前面已去了四批人了，算一算就有二十八個人，而且他們個個身手不凡，正面與那四個王八蛋搏殺，百分之百的會贏，可是爲甚麼他們不見了？」

石升道：「聽聽，有叫聲，不知是那一方的，如今看來，八成是咱們的人在呼救！」

王虎臣道：「所以了，我們不能再蹈覆轍，前車可鑑，我們爲何去上當呀？」

石升道：「操他娘的，我就不信這批狗東西們，又能在這比地獄還地獄的閻王灘內搞出甚麼了不起的鬼名堂出來，也許咱們的人追進去了。」

王虎臣道：「石二當家的，不如咱們且退一箭之地，然後派人先往江邊通知當家的，由當家的趕來做主，而且當家身邊請有能人……」

石升想了一下，他在猶豫。

他心中還在想着肩頭上挨的那一刀幾乎要了他的命！

那是他率領總堂殺手與護法耿豹，配合浦口分堂堂主程定遠等殺向了柳條溝，那一戰他們幾乎全軍盡墨！

石升不由伸手摸着他那剛剛治好的肩頭，道：「總管，你說的有道理，好，咱們這就派個人前往江邊向總瓢把子請示，由總瓢把子前來做主！」

石升正要派人前往，忽的樹上傳來「嗚」的一聲叫！

這是屠仁等的信號，由李凱發出來的。

李凱人在樹上看得見也聽得清，十幾丈遠處，他這一聲「嗚」傳來，君不邪、牛天剛、屠仁三個有了同樣的動作出現了。

那屠仁也不再僞裝樹了，他立刻取了網巾罩頭上。

那附近的石升與王虎臣七人祇在注意樹上，並未發覺他們前面不遠處的樹也在沙沙響。

就在這時候，忽見一團黑灰東西從薄霧中拋下來了。

那是甚麼東西，無人會想得到。

祇聽「轟」、「嘩」一聲怪響，原來是一個面盆大小的長腿黃肚子的毒蜂窩落下來了！

那成千上萬的毒蜂被摔下來，一隻隻毒蜂也火了，祇見這些毒蜂立刻往石升等人撲上去。

石升等人誰也不會想到有此一着，早被這些毒蜂螫得往外狂奔而逃！

有幾個逃不及的要往林中跑，不料却跌落在設下的陷坑中！

陷坑中有竹子削的一大片竹尖，一旦落下去，立刻被戳得穿肚而亡！

石升與王虎臣二人舞起刀來狂劈又砍，怎奈毒蜂太多，螫得二人早已面目全非變了形！

那石升又脫了衣衫包住頭。

這方法還是王虎臣叫他快把頭包起來，王虎臣也用衣衫把頭包起來了。

這二人閃在一棵大樹邊，怕的是亂跑亂跳落入泥沼就不得了！

這二人還在包頭貼着坐，有個人閃過去了！

那人的頭上帶了護頭罩，手臂上套的是護手套，兩把尖刀分別握手上。

他，就是屠仁。

屠仁還拋去身上的那一套編織的樹枝葉，他輕悄悄的走近正在手忙脚亂的石升！

他拍拍石升的肩頭，石升還以爲是王虎臣吶，他的雙目痛得幾乎睜不開來。

「幹甚麼？」

屠仁嘿嘿一笑，道：「老子是來送你上路的！」

「上甚麼路？」

他忽然全身一緊，又道：「噫，你是誰？」

他的反應也夠快，隨即一刀就要砍出手，就在羣蜂狂螫中，屠仁忽的揮出一刀。

「唔……」

石升被屠仁殺得狂叫中，那王虎臣才把包緊頭的雙臂放下來，已見石升往地上倒下去了。

「總管大爺」王虎臣看得吃一驚，因爲他發覺石升身邊站了個戴着頭罩與手套的漢子。

「他娘的，是你呀！」

屠仁吃吃一笑，道：「總管大爺，那天你走運，被你逃入海中，可是你也太不愛惜自己了，沒得倒又跑來這閻王灘送死，這能怪誰？」

王虎臣立刻拔刀，十幾隻毒蜂立刻撲到他的頭臉上狂螫起來！

王虎臣的罪受大了。

他要應付屠仁，更要應付毒蜂。

但王虎臣突然一聲怪叫：「殺！」

他本來出刀砍向屠仁，但他中途拔腿就往來路逃！

王虎臣這是動了心機，先逃走再計較。

屠仁並不急拔出刀，他要看這些毒蜂如何螫死人。

他也相信王虎臣是活不成了，又何必動刀？

當王虎臣奔逃的時候，羣蜂追着他叮螫，而屠仁是不會放過這位白虎堂的總管大爺的。

這可是一場生死搏鬥啊。

生死搏鬥，誰手軟，誰就死。

屠仁便在王虎臣奔出五丈遠，他出刀了。

屠仁出刀是百發百中的。

王虎臣被屠仁擲刀扎死在地上，祇見羣蜂還在王虎臣的身上搶螫不休，端的令人心膽欲裂！

這時候，從樹後傳來一聲低沉的呼叫。

「屠仁，退回來，咱們老地方去吃個飽，硬伕還在後頭等着吶！」

這是君不邪的聲音，屠仁忽的仰天大笑。

「嗨……眞過癮吶，哈……」

殺人也過癮，這個人若非瘋子，便是心中充滿了難以忘懷的仇恨！

祇有仇恨，才會激發出人性的狂野，江湖上有許多殺戮之事，便是如此！

* * *

圍坐在用草編織架起的棚架中，君不邪對屠仁道：「你快吃些，然後爬上樹把李凱換替下來！」

屠仁抓了一大塊醬牛肉啃着，他還忍不住的在笑。

牛天剛不笑。

牛天剛喝着二鍋頭，他咬牙切齒。

君不邪道：「咱們已殺了不少人，三十多個都是白虎堂的精英，那王偉山至今還不知道，嘿……」

屠仁道：「一時之間，他們是不敢再貿然進來了！」

君不邪道：「這是一場殊死戰，也是一場持久戰，所以咱們此刻把每個人的五臟廟祭一祭，也許再接上手，就不會有喘息的機會了。」

屠仁接過酒袋，呱嘟喝了一大口烈酒，抹抹嘴巴，爬出草棚外。

他忽的又探頭草棚內，笑道：「那些毒蜂眞管用，娘的，祇有偷兒這小子想得出來這種絕子絕孫的歪點子，哈……哈……他還有一包吶！」

屠仁難得如此大笑，他有些冷血。

他匆匆的上了樹，換下了李凱。

李凱奔到草棚，他笑呵呵的道：「阿邪，我的餿主意不錯吧；哈……」

君不邪笑笑，道：「快吃吧，吃完了你再爬樹上去，要注意他們的人馬多少，立刻發出信號來！」

李凱道：「我們還有一包毒蜂在樹上，阿邪，如果是王偉山那傢伙率人前來，看我怎麼折騰他！」

君不邪道：「天時人和咱們不奢談，地利却助了咱們，也算是白虎堂要倒楣，姓王的呀，娘的，我君不邪正等着與你決一死戰了！」

他越說聲音越壯，牛天剛聽得也咬牙。

哥兒四個一條心，大家全把命豁上，想要把他四個打倒，那可得憑恃些甚麼了！

* * *

屠仁又自樹上溜下來了。

李凱吃飽又上了樹，四個人各佔有利方位，等着下一場搏殺了！

奇怪的是閻王灘突然靜下來了！靜得有些怕人，靜得酷似人間地獄。

這時候沒有人開口說句話。

樹上的李凱雙目睜得更大，他盡量的看向遠方，他也口中喃喃！「娘的，怎麼沒有動靜了？」

另一面，君不邪趺坐着，他宛如老僧入定，其實他在吐納，他也在想着籐杖上刻的十二招式。

他如果再使出蛇郎君東方不哭的杖法對敵，相信必然又精進不少。

再看牛天剛，他有點焦躁不安的樣子。

那屠仁心中直開罵，爲甚麼不見敵人再過來。

時間一點一點的溜走，時間是不會留滯的。

已經夕陽西下了。

這時候如果是在江面上，其景色必定迷人，有句詩句，那是個有學問的人寫出來的！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與長天一色！」

此刻不提該詩寫甚麼，至少此刻的江上風光，就有那麼一點落霞孤鶩齊飛的醉人風光。

此刻的閻王灘外江面上，兩條大船併一起，二十名殺手站船邊，那船門口，王偉山正焦急地看向南京方向。

他有些憤怒的道：「去了這麼久，也該回來了！」

一邊有個護法，這也是白虎堂僅有的一個護法他叫陶南！

姓陶的迎上去，道：「總瓢把子，應該也快回來了，運那十幾頭畜牲也需要工夫！」

王偉山憤憤的道：「設計好了的計劃，爲甚麼咱們的人進入了這鬼也討厭的閻王灘就像石沉大海，沒有了消息，娘的，也不聞打鬥聲！」

那陶南聽得也吃驚！

「忘了把十幾條獵狗帶來了！」

白虎堂的五條小船仍然停在泥岸邊不敢隨便駛去，每條小船上三個黑衣漢子，這些人伸頭引頸看向霧氣極重的閻王灘裡面，他們心中已產生了恐懼感。

沒有人出聲說話，時而彼此面面相覷，時而再看外邊，於是，夕陽消失了，閻王灘內更是一片陰冷。

那地方，四季分明，如今是初冬天氣，天黑以後霜也降下了，五條小船上的黑衣漢子們，根本未打算在閻王灘過上一夜。

他們認爲同四個潑皮打伏，時間上頂多不過個把時辰，但誰也想不到，折騰一天沒個完，光景還得在這閻王灘臭氣薰人的沼泥中過上

一夜了。

所幸天氣較涼，蚊虫已少，三人一堆擠在一起，彼此以自身的熱氣，來一個互相交流吧！

小船五隻停一起，有人提議，十五個人輪流守夜，別叫賊子摸到船上來。

要知道賊子上船不爲錢，賊子上船是殺人的。

大約天剛四更，遠處閻王灘外面傳來竹笛聲，五條小船上的漢子們聽得清，有人急忙道：「這是召集信號，兄弟們，快把小船駛出去。」

五條小船上的漢子們，如今是又餓又冷的直哆嗦，有人開罵了。

「這他娘的未見賊子們，先挨上一夜凍！」

有的更罵君不邪四人不是東西。

但是無論如何，他們聽了大船上的信號以後，還是趕快把小船駛出了閻王灘。

五條小船在天剛亮的時候才駛進江中，附近大船上已有人叫起來。

「快報告總堂主，是小船回來了。」

叫聲很大，大艙中先是走出二十名殺手，然後是「天南瘋虎」王偉山率領着大護法陶南，然後是段昌洪、江中石與了塵大師過來了。

這些人到了船邊，他們低頭看剛駛到的小船。

那王偉山急得吼聲如虎，道：「虎臣、石升、不凡他們三十多人呢？怎麼不見他們的人回來？」

有個漢子道：「回總堂主的話，深入三里，小船也進不去，盡是浮泥死灘，兩位副總堂主，他們分批率人進去，不料一點聲息也沒有，一去不回頭。」

另一人接道：「由小船開始，他們上岸步行，走了兩里遠吧，煙霧太重就看不清了。」

王偉山跌足道：「完了，他們凶多吉少了！」

一邊的了塵大師道：「阿彌陀佛，他們四個果眞把那麼多施主殺死，那眞的是魔星下凡界，必須盡早除之了！」

「江上漁隱」段昌洪道：「那個姓君的潑皮，他習了邪神的乾坤刀法，加上他那一副悍不畏死的狠勁，確實是個難纏難鬥人物。」

王偉山咬牙道：「也是我一時大意，否則早被我立斃掌下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第一次因爲那件玉獅子的事，我派出七名殺手把姓君的小子圍在閻王坡，若非有個潑皮拚死救他，只那一次就叫他死絕。」

王偉山說的是常在山，常在山替君不邪挨了刀。

這件事也已有二年了。

＊　＊　＊

此刻，王偉山對身邊的大護法，也是唯一的一位護法陶南道：「把獵狗派人帶上小船，由獵狗們前面帶路，咱們一路往閻王灘挺進，今天非把他們四人碎屍萬段不可！」

陶南轉身命另一船上漢子，快把九頭獵狗拉到一條小舟上。

另一面，「大開碑」江中石對王偉山道：「我以爲進入閻王灘沒回來的人馬，也許在這閻王灘與四個潑皮在捉迷藏，不可能都死絕吧！」

王偉山道：「我也是那麼想，只不過什麼事情都要做最壞的打算！」

他當先躍上小船，只聽小船上一人道：「總堂主，咱們守在小船上沒吃沒喝一天了，能不能……」

王偉山沒回應，他以爲這是小事，大船上已有人把吃的拋向小船。

＊　＊　＊

王偉山與了塵大師等上了一條小船，那陶南把二十名殺手，也是王偉山身邊的殺手分派在三條小船上，另一條小船上便是一人拉了幾頭獵狗。

小船出發了，從大船進入閻王灘，也不過半里遠，一旦進入閻王灘，水面上不時出現污泥冒出水面來，便是小船也不時的會擱淺難行。

進入兩里深，便無法再往裡行進了。

小船上有個漢子向王偉山報告。

「啓稟總堂主，小船不能再往前進了，小船昨日也是停靠在這兒。」

王偉山道：「他們由此上岸的？」

「是的，總堂主，就是在這兒上的岸。」

王偉山把手一指，對牽狗的漢子道：「去，走前面帶路。」

那人把幾條獵狗牽上岸，他只拉一頭大的，另外八頭放了繩，那獵狗們自由的順着泥路往深處奔去。

二十名殺手緊跟在獵狗後面追去，最後才是王偉山幾個江湖大牌。

於是，獵狗的狂吠聲傳進閻王灘內了。

＊　＊　＊

這一夜，五條小船的人受了罪，其實君不邪四人也不好過，他四人不回小舟上，四個人鑽入草棚中，大伙輪流爬上附近大樹上，爲的是怕白虎堂的人改用夜間攻過來，這是不可不防的。

當然，君不邪四人也是空忙一場直到天快亮。

李凱把李大山贈的醬牛肉每人分了一大塊，乾得可以當石頭砸人的乾燒餅，那也是北方人叫的槓子頭，每人也分了一個，沒有水吃，只有猛喝一口二鍋頭，潤潤口也辣辣喉，算他娘的提了神。

別看只有這幾樣吃喝，吃一頓能抵兩頓。

哥兒四個這才剛把吃的塞入口中流入肚內，遠處傳來陣陣狗叫聲。

君不邪一瞪眼，道：「不好，王偉山把狗兒也用上了，怎麼辦？」

李凱道：「你們先躲起來，我回樹上去，娘的，咱們還有一袋子毒蜂，大不了用毒蜂對付這些狗東西。」

牛天剛吃吃笑，道：「好好好，你快上樹去拋毒蜂！」

君不邪道：「今日戰術不一樣，今日改用第二套戰法，我們退出半里外再說。」

他又對李凱道：「你在樹上拋毒蜂，自己千萬要小心，我們在半里外等你。」

原來他們還想用毒蜂傷人，然後突然出現，出刀痛宰敵人，不料，敵人把狗帶來了。

君不邪四人設計了連環計，一計不成有二計，那竹石就是第二計。

這竹石陣也不是好對付的，竹林深處有彎竹，老籐編織的兜網十幾個，大石頭推了幾百顆，雖然不是大炮彈，砸到頭上也一樣會要命。

君不邪幾人也練習妥當了，石頭砸在路當中，兩邊均是臭泥灘，閃躲也難了。

石頭射完有竹箭，架子支在草叢中，十支架子拉開老籐條，竹削的四尺長箭已搭妥，只待拉了籐條，竹箭便平射而出，五丈之內躲都躲不過。

＊　＊　＊

那神偷李凱爬得快，三五下到了樹頂上，他先看看他網包的一個毒蜂巢，再看看遠處老籐林，那狗叫聲越發的急又近了。

李凱忙把毒蜂巢提手上，他衝着毒蜂們嘿嘿道：「蜂兒呀多可愛，只爲對付那般可惡的傢伙，不得已借用你們的力量，需知那些人，一個個滿口仁義道德，却一肚子的男盜女娼，人間不平事，咱們合力去對付，放了你們下樹去，螫死一羣王八蛋。」

他再低頭看，一羣殺手緊跟在羣狗後面跑。

李凱罵着：「他媽的，只聽過狗仗人勢，幾時見過人仗狗勢的！」

罵着，他雙手猛一抖，一個比大西瓜還大一倍的毒蜂巢砸下地面了。

地面上傳來「轟通」一聲響，那毒蜂巢未摔破，但那些成千大黃肚皮毒蜂一隻隻的忿怒而出。

這些毒蜂被網住了兩天，當然早已火大了。

毒蜂已出動，九條獵狗首當其衝，別看狗身上有狗毛，眼鼻嘴巴沒遮擋，有的毒蜂鑽入狗毛內螫起來，九條狗立刻慘叫了。

有個漢子拉着狗，此刻也抱頭鼠竄哇哇叫。

那二十個武士也慘了，怎麼也想不到忽然抖出羣蜂來，大羣毒蜂圍上來，他們回頭拚命跑，不少人已面目全非的快倒下了。

最後面，「天南瘋虎」王偉山等五個武林高手，忽見前面的人發足往回奔來，吃驚之下猛一看……

江中石第一個大叫：「不好了，有毒蜂羣！」

此刻天已亮，但閻王灘內仍灰暗，等到發覺似烏雲一片的罩過來，幾個人已臉色驟變。

王偉山不加思索的運起火焰掌來了。

只見他雙掌赤紅，隱隱然冒出紅光來，一丈之內，毒蜂飛入，立被火焰掌風斃死。

另一邊，段昌洪抖出銀網攔打盤絞，毒蜂也被他打死不少落在地上。

「大開碑」江中石更是了得，雙掌運足功力，掌風呼呼中，接近的毒蜂難以近身。

大和尚了塵大師抖開雙袖，一袖護頭，一袖擊打，總算未被羣蜂螫中。

大護法陶南發了急，忙着脫了外罩包頭上，但已被毒蜂螫了三處，痛得他直噎氣，口中發出絲絲聲。

近千隻大黃肚皮毒蜂，一時間螫得這些人手忙脚亂。

遠處，李凱趁機溜下大樹，奔回一片竹林中。

那片竹林中，君不邪拉住屠仁道：「此刻雖是下手好機會，但不能一舉成功，且照原計劃。」

屠仁道：「趁他們手忙脚亂，正是搏殺好時機，殺死一個是一個，也少一個。」

君不邪道：「不，咱們這竹林中的一切佈置，少一個人就發生不了大的作用了。」

李凱便在這時回來了。

李凱撫掌笑道：「我的好哥子們，眞的是好看頭，先是羣狗四下裡狂奔，我看着有五條下了泥潭中消失不見了，哈……」

他難掩興奮的又道：「還有二

十名跟在狗屁股後的殺手，更慘，他們回頭狂奔，吃吃怪叫，一個個也都面目全非，中毒倒地的也有……哈……」

牛天剛坐在幾個支妥的竹架後，急問。

「偷兒，王偉山呢？他是不是……」

李凱把看到的說出來，一時間，君不邪幾人樂歪了。

李凱得意的道：「阿邪，由我選擇的這地方當決鬥戰場，還不錯吧？」

君不邪道：「我一直沒說過你選錯了地方，而且，也會出那惡師爺的意料之外，哈……」

李凱咬咬牙道：「且等這裡事情辦妥，我就去找那古來風，娘的，我說過，他的狗命是我的了。」

牛天剛道：「怕的是這惡師爺設下更厲害的毒計，等着坑人了。」

屠仁道：「古來風非死不可！」

君不邪道：「也許古來風以為咱們已死絕在這閻王灘上了。」

忽的，薄霧似的沼澤中有一片火光起來，只見團團烈火在燃燒。

火光一起，羣蜂便往四下裡逃竄亂飛。

這大片濕啦啦又乾枯的閻王灘，也經不起一把火燒，立刻間濃烟隨風衝上了高空。

三十丈遠處，「天南瘋虎」王偉山厲聲狂笑，道：「老夫不再上你們的毒計，一把火連你們幾個混帳潑皮一起燒光、燒絕，哈……」

他這話表明了，他們不再進來了。

君不邪大聲回應。

「王偉山，你們過來，咱們就在這兒決一死戰。」

王偉山大吼：「老夫江邊候你們，來吧，憑眞本事，面對面的決戰，休想玩什麼鬼花樣！」

他們眞的不再走進去了。

君不邪急了，他示意牛天剛、屠仁、李凱三人道：「佈置這竹石陣，花了大半天工夫，便是他們不來，也叫他們知道厲害！」

說完，他一聲命令下：「射！」

「射」字出口，他當先以刀砍斷拉力籐條，那濕濕的彎竹猛一彈，帶動了竹子一端的大石頭，立刻間大石升了天，直直的往前面砸過去。

於是，幾十支竹子均把石頭彈射出去了。

甚至十幾支竹箭也射出去，管他射中射不中，來一個亂石亂箭齊發。

另一面，王偉山這批人剛回身走，火勢已猛，急於退出閻王灘，忽的頭上咻咻之聲不絕於耳，抬頭看去，不由大吃一驚，天上亂石飛射，威勢十分驚人，就在濃烟烈火中，已有幾個先被毒蜂螫過的武士中石倒斃地上。

這光景便是武功奇高的了塵大師也動容。

「快走，咱們人在射程之內，這太危險了。」

竹箭射不及，但空中彈下的石頭如雨，便是那段昌洪與江中石也拔腿疾退。

一時間大伙似亂了章法，却也聽得閻王灘內傳來幾聲哈哈狂笑。

* * *

君不邪與李凱、牛天剛與屠仁，但見這閻王灘內火光起，燒得辟辟啪啪響不停，急忙找了他們的小舟。

君不邪站在小舟一邊，他張臂緊緊的抱住李凱三人在一起，他有些哽咽。

「我的好兄弟們，閻王灘對咱們兄弟而言，他面貌醜惡，實則可愛，至少幫了咱兄弟的大忙！」

他有些依依不捨地看了四週又道：「我的好哥兒們，好兄弟呀，此去江邊，那必是一場硬仗要拚，所以……」

他的眸子裡有了淚光，彷彿是英雄末路。

「兄弟們，今生咱兄弟湊一起，但願來生咱們變成一母所生的親兄弟。」

牛天剛也嗚咽的道：「對，還有在山哥，張川大哥，下輩子變成同胞親生的六兄弟。」

君不邪重重點點頭，他緩緩的鬆開兩臂。

臉色忽然變得嚴肅起來了。

「兄弟們，能吃得就多吃點，小舟划出閻王灘，你們看，這可是一場燎原大火，快走吧！」

此刻，閻王灘中幾乎就是一片火海了。

那充滿沼氣的幾個死水地方，便是水面也會冒出火苗子衝天發出呼呼響。

奇怪的是火一起，風也起，風助火勢衝天起，濃煙往四下裡隨風飄來，君不邪道：「兄弟們，跟我衝出火海，咱們去殺那些狗東西們。」

牛天剛與屠仁的小舟便箭一般的往外划去。

有幾處火勢壓到水面來，逼得二人忙低頭。

君不邪與李凱也一樣，前面幾處火光燒向對岸林子，他們一樣划小舟急急的往外衝。

於是，閻王灘內熱死人，也悶得令人作嘔，急速的划舟，仍然比之火勢快不少。

君不邪四人划了一里遠，才脫出火海範圍，回頭看，火正往這面

延伸過來。

由此再往外，尚有二三里，那彎彎曲曲的河道上，淺灘露出水面來，上面盡是怪蟲爬動。

又划出一里遠，發現前面有小船在往外馳，那正是五條白虎堂的小船。

白虎堂由王偉山率領的二十五個人，如今只有一半歸來，而在這一半歸來的人中，又有一半受了重傷，均是被毒蜂螫的毒傷。

大護法陶南也在哎呀哀號！

放火的主意也是陶南急出來的。

原來毒蜂太多了，一時間如何應付。

那陶南拚了命，掏出火摺子迎風一抖，便把一堆枯樹枝燃上了。

火光一起羣蜂走避，王偉山等才鬆了一口氣，可也累得每個人直喘大氣。

於是，王偉山擱下幾句狠話果然又奔回一里外處的小船上，命小船撤出閻王灘。

* * *

就在小船快抵達閻王灘入江口處，王偉山指着右面一片石岸，道：「咱們在那地方等他們，娘的，非碎了他們幾個潑皮不可。」

小船用力抵住石灘，王偉山等紛紛上了岸，只見那些重傷的殺手們未上岸，匆匆的送回大船上去了。

陶南未走，他自信仍能出力。

沒多久，兩條小舟自烈火熊熊的閻王灘衝過來了。

小舟上正是君不邪四人。

君不邪發覺右面石灘上站了五個人，其中一人竟然是段昌洪，不由當先冷笑了。

「兄弟們，別的沒見過，那個少了一臂的老傢伙，他就是江上漁隱，小心他的漁網。」

牛天剛拍拍胸脯叭的一聲響，道：「我大牛接下了，娘的，叫他網我吧！」

牛天剛相信，便是網住他，他仍然可以他無窮大力，反把段昌洪拉過來，何況姓段的只有一臂。

閻王灘的左面不一樣，左面是下游，汚汗的河水把左面的岸邊弄得到處是浮沙臭坑，令人難以下脚。

只有右面，石岸受江水的沖刷，反倒是乾淨多了。

此刻，石灘上的王偉山獨目睜得圓，他看着兩條小舟駛過來，他狠狠的咬牙之聲，只怕幾丈外也聽得見。

再看君不邪四人。

四個人哈哈笑，小舟推在石岸上，四個人這時候會發笑，實在少見。

石灘上的王偉山五人也笑，當然是冷笑。

只聽李凱道：「剛才咱們看的那一幕，就好像熱鍋上的蟑螂，不知東南西北了，哈！」

牛天剛叱道：「胡說，只聽過熱鍋上的螞蟻，幾曾聽過有熱鍋上的蟑螂？」

李凱道：「別管是蟑螂還是螞蟻，反正是夠瞧的了，哈！」

君不邪沒有笑，他已往王偉山面前走去了。

跟在君不邪身後的牛天剛三人，一個個面帶酷笑，一副上刀山下油鍋的決心。

這他娘的就是誰說過的那句話，「烏龜爬門檻」全仗這一翻「番」了。

* * *

雙方這是正式照上面了。

君不邪四人大馬金刀的站在王偉山五人面前。

王偉山鼻孔中冒煙帶聲，叱罵：「看看，你們這四個潑皮相。」

君不邪道：「便是潑皮吧，也已殺得你們白虎堂的狗賊們聞風喪膽。」

王偉山側頭冷笑，道：「聽聽，幾十年江湖行，幾曾聽過如此囂張又跋扈的詞兒。」

君不邪道：「你現在不是聽到了？」

王偉山忿怒至極的道：「你們把我派去的幾批兄弟們怎麼樣了？」

君不邪道：「何用多問，不久之後，你們就會明白了。」

「明白什麼？」

「你如果是個糊塗蟲，我便直接了當的告訴你，他們均已死絕了。」

「怎麼死的？死不見屍？」

「閻王灘內可以淹沒上萬具屍體。」

王偉山道：「原來你們早有安排，才叫古師爺為你們下戰書呀！」

君不邪道：「我們未下戰書，實際上我們也是聽了惡師爺的話，他說是你邀約決鬥。」

王偉山一瞪眼，道：「會有這種事？」

一邊的陶南道：「瓢把子，古師爺挑起來的，他的目的是借咱們之力殺了他們四個。」

王偉山重重的罵道：「王八蛋！」

王偉山罵的是古來風，牛天剛回罵：「你們才是混帳王八蛋。」

王偉山更怒，獨目一翻，道：「找死！」

牛天剛不示弱的道：「不是已經對上了？」

（未完‧十四）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風塵俠侶

上文提要：小楊救出小原後，兩人決心成立幫會對抗「坤幫」，賭場中有一人故意賭輸，暗中相助籌備資金。羅旭獲悉此消息，率「三奇」「六子」前來威脅歸順，或繳出所獲資金。雙方拚鬥中陰美華出力助陣，羅旭等知難而退。陰美華告知小原，李照手段狠毒，她被關押牢中，幸得李照之母偷偷放其出牢，這一反常的怪事說明其中必有蹊蹺，陰美華雖念念不忘小原，但並不被接受……

慈母無私救義女　妬女惡計害情郎

陰美華痛得眼前一花。只不過她也知道，這是生死一線的檔口。不能逃離現場，可能下場比死更慘。

她趁勢倒掠五六丈，回頭狂竄。

頭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子，左臂如刀割一般，只要奔跑顫動，就劇痛難忍。

只不過，她在斷臂之下能逃出魔手嗎？

在李照心目中，這未免太幼稚了吧。

李照三個起落，就站在她的對面了。

李照迎面攔住道：「陰美華，你要認！」

後有羅旭，前有李照，死神一步步地逼近她，眼前金星迸射。

自絕於現場了斷殘生吧！眞的是到了絕境啊！

但她以爲，要死也絕不死在李照面前。

她再次向右奔竄。

李照敞笑着向右一擋。

李、羅二人大笑，前後呼應，好像有很多人在狂笑。

陰美華滿身虛汗，而且左臂已斷，一動就奇痛如刀子割切一樣，這是一種複骨折。

這種骨折若不能及時被名骨科大夫治療，十之八九要鋸去，鋸晚了還有生命之憂。

陰美華眼前金星迸射，天旋地轉。

她絕不怕死，但死在李照手中，不能瞑目。

李、羅二人也不往上撲，只是狂笑。

此時的狂笑，也是一種無形的利器。

二人緩緩地，一步一步地向她逼近了。

就在這時，「秋秋」聲傳來，李、羅二人疾閃，他們疾閃，「秋秋」聲却又不斷地傳來。

証明有人以石塊招呼二人。

雖然二人迄未中石，但是稍一分神，就必然中石，陰美華本已絕望，此刻又有了一綫生機，即向正前方狂奔而去。

她幾乎看不清路面，只知道傾出全身的殘餘力氣狂奔。

她無暇回頭察看，所以也不知奔出多遠了，直到她實在支持不住倒地爲止。

＊　＊　＊

劇痛使陰美華清醒過來。

她的視野中有兩個人在晃動。

事實上這兩個人站着未動。是陰美華的眼花撩亂所造成的。

「美華，美華……」有個女人在呼叫她。

看不清人，聲音却可以隱隱辨識。

「娘……是娘救了我？」

「是的，美華，妳怎麼了？」

「謝謝娘！其實我感覺也許死了好些。」

「妳還年輕，不可言死。」

另一個人道：「壞人不死，好人怎麼可以死？」

「請問這位是……」

「我叫固大根……」

「那不就是武林名醫固大國手嗎？」

「不敢當！姑娘應該有救，但是……」

「大國手有話自管說，小女子這條命是娘爲我檢回來的。」

固大根喟然道：「姑娘的左臂已經完全折斷，斷層處還碎成許多骨屑，接上的希望已無，只好……」

「是不是要鋸去？」

「陰姑娘，妳是一位心胸開闊的人，其實少一條左臂，對一位高手來說，影响並不大的。」

陰美華淚如雨下。

如果她要活下去，將是一個獨臂女人了。

「美華，娘希望妳活下去！」

「娘……我……我活着還有甚麼意思？」

「美華，妳還年輕，妳好了之後，我一定傳你一招天下無敵的絕招。」

「娘……這對我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了。」

「不，這對妳仍然很重要，妳雖然失去了一臂，但將來妳會所向無敵，來去自如。」

陰美華悲聲道：「娘能不能肯定回答女兒一個問題？」

「妳自管問！」

「娘，這一招絕學李照從未學過？」

霍奇花突然噎住。

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傳了她這一招後，將來她會不會找李照報仇，二人都是霍奇花的女兒，只不過，一個是義女，一個是她親生的骨肉。

霍奇花道：「美華，我懂你的意思。」

「娘，如果您是我該怎麼辦？」

「美華！我傳你這一招，和李照多出的一招不同，妳們大致分不出高低，就全憑自己的智慧，如何運用了。」

「娘是說，我可以報斷臂之仇？」

霍奇花許久才點點頭，道：「我不能自私地說不許妳報仇，如果實在無法以其他方式化解時，妳要報仇，娘也不能阻止妳……」

「娘……」陰美華悲聲道：「您比我的娘親對我更好……」

固大根立刻動手爲她鋸臂！

＊　＊　＊

楊金虎和小原在茶館中聽秦腔。

這種民間藝術和河北落子、河南梆子差不多，很有點號召力，因爲民間的娛樂太少了。

要是說唱的妞兒在作表上再有些惹「火」的動作，往往會場場客滿。

而此刻，茶館中正是如此。

一老一少，老的彈三弦，妞兒唱「西廂記」。

由於座位有限，所以小楊和小原未坐在一起。

小楊坐在前面，小原在後面。

當然還有很多人是站着的，即使唱得很惹火，也有些不在乎的女聽衆在門口賴着不走。

這工夫有人在小原後肩上輕拍了一下。

小原回頭望去，不由一楞。是個小男人，向他微微一笑，好迷人的笑。

「小弟，咱們認識嗎？」

「你說呢？」

這小男人一出聲，小原就心頭大震。

太熟了，她的聲音帶有磁性，一百年也忘不了。

一時激動，竟說不出話來了。

「小野，我們出去走走……」

「好……好！」二人出了門，小原握着她的手，由於她是男裝，二人携手而行，無人注意。

「阿清，剛才認出是妳的一刹，我……」

「你怎麼了？」

「我體會到白日飛昇的滋味。」

「到哪裡去聊聊？」

「這要找個好地方，不能回客棧……」

小原想了一下，就到另一家客棧去。

要了個跨院，要了茶點和酒菜。

小原貪婪地望着她，然後雙臂一圈抱起了她，此刻他以爲他已擁有了全世界。

他抱着她滿屋走動，且不停地道：「我絕對地清醒，因爲我現在抱的是阿清——我未來的妻子，我要實實在在地抱着……實實在在地來體會這不是夢的眞實感……」

兩人依偎着，再也不講話了。

任何語言都會破壞這一刻的柔情蜜意。

他們都希望這一刻延伸爲永恆。

一輩子都這樣，甚至幾輩子，都這樣不分開。

他雨點似地吻她的臉、頸、秀髮和酥胸。

喘。

她只是微微地顫抖，吁吁微

幸福一下子突然湧到，他們都無法完全接受。

得來太不容易的幸福，他們要珍惜、保護它。

他在極度的興奮之下，又記起了一些事。

以前在「錢洞」的時候，他們在一起時，他每次都會把手伸入她的衣內，捂住她的兩個乳峯。

這可能和她身子較瘦，但乳房却不小的原因有關。

因爲男人常撫摸此處，比服甚麼靈藥都管用，雙峯能在短期內隆起。

這是心理與生理雙重的刺激所致。

現在他的手又伸進去。

那種無限的軟，無限的柔的飽滿觸感，使二人一下子就陷入了狂熱忘我的境界中了。

累積太久的相思，一下子爆發開來。

就連李清這樣嫻靜的淑女，也有些激動了。

二人在床上纏綿、翻滾。

只不過小原的手始終沒有再往下面移去。

這是他的原則。

這也是李清欽佩他的地方。

他們做了太多男女親暱的動作，就是不做那件事。

這是基於彼此的尊重及深愛。

大約一個時辰後，二人才分開來。

李清雙頰酡紅，像個熟透的蘋果，道：「小野，你知不知道，你不止學了七招武功？」

「不止七招？還有？」

「對，我娘好像傳了你八九招以上，我不大清楚。」

「八九招？我爲甚麼迄未想出來？」

「你還是沒有完全恢復記憶，你要苦思才行。」

「我苦思過，有時的確也以爲我不止學了七招，可是……」

「你知道爲甚麼嗎？」

「不知道。」

「凡是學了『錢洞』武功七招以上的人，都會有一段記憶空白的時間，前事盡忘，記憶全失。」

「有這種事？」

「對，所以你以前失去記憶，未必是由於走火。」

小原想了一下，的確是如此。

固然他練功時被藍芝的男友「飛來掌」韋永年驚擾而走了火，但主因却不是那件事。

如今李清提出此事，小原深信不疑。

「可是，我又不太相信，如果會七招以上的人都會失去記憶一段時間，我相信李照也會七招以上。爲甚麼她沒有……」

李清道：「不是已經恢復了，就是還沒有到時候。」

「阿清，伯母呢？」

「我娘瘋了，不知去向……」李清泫然。

「妳爲甚麼不學這高深的武功？」

「當初家父告誡家人，下一代的女人不要學武功，最多只學輕功，我娘照作了，但李照之母却未照作。」

「李照之母的身手有多高？」

「在家母瘋了之後，她就是天下第一高手了。」

小原道：「她學了幾招？」

「這個我當然不知道，如果估計一下，大約在十到十一、二招之間。」

「啊……」小原深深吃驚了。

這種絕學不要說會十一、二招以上，就是會七八招，武林已無敵手，難怪李照那麼猖狂了。

由此推斷，李照會第八、九招是很可能的。

只不過李照却很少施展這兩招。

「不過我娘曾透露過一點口風，『錢洞』之人，也就是我爹，生前研到第十七招時，忽發現了靈動。」

「甚麼叫靈動？」

「靈動就是人體最大潛力的啟發，人人都有那種靈動，潛伏在每一道經脈中，只是未能發掘而已。利用本門心法就能開發出來……」

「靈動有甚麼現象或好處？」

「初開始時，心念一動即可以不用力而上昇一丈多高。請注意！不用任何一點內力或外力……」

「這果然是一種靈動。」

「據說再進一步，就可以像鳥一樣飛翔了！」

「老伯練成了？」

「家母說，也許是家父急功躁進，未能按步就班地循序而進，已能飛昇二十餘丈之高，也能跳下百丈絕崖，而不會摔傷，但是……」

「是不是不小心失事了？」

「不是，有一次跳下數百丈絕壁，他落到一半時停止下來反而上升回到那絕壁頂上去……」

小原神色凝重地望着她。

李清泫然道：「如果成功，那就進入了最難的『輪迴陰陽蹻』功夫，已進入彈功的境界了。但家父還未能進入那道門，結果收勢不住……」

「收勢不住不能緩緩降落？」

「我爹等於在半空中走火入魔，大喊一聲撞壁後墜下去了……」

屋中一陣死寂，很久之後小原

道：「老伯要是小心點，乃是神仙中人了。這太可惜了！」

「是的，越是高手，越要小心。」

「對，因爲越高就越深，越深就越難。」

李清道：「我娘大概會十三招左右，但我娘有一次語無倫次地說了幾句話。」

「甚麼話？」

「她說有人學了第十五招……」

「啊……」小原道：「誰呀？」

「不知道。」

「不是令堂，必是李照之母吧？」

「我娘沒有說。」

「阿清，我們三人曾到過『錢洞』，妳還記得吧？」

「記得，你們是誤打誤闖入山區，被我們的人擊昏弄入『錢洞』中的，所以你們不知『錢洞』在何處。」

「我們去『錢洞』時，令尊是否還健在？」

「還健在，但七天後家父發生了事故……」

小原不出聲而在苦思。

因爲腦中靈光一閃，隱隱想起了一個式子。

這式子的印象較深，他立刻緩緩演練起來。

那知此式練了三遍，忽然又想起一式。

於是一式剛練一兩次，又再想起下一式。

這招共五式，變化無窮。

絕學就是絕學，小原埋頭苦練了三個時辰，李清在一邊也不出聲打擾他，直到他練熟爲止。

小原練完，忽然把李清抱了起來。

「小野，你想出了第八招？」

「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第八招。」

「威力呢？」

「比七招前任何一招都管用。」

「小野，也許你還能想出更多的絕招，因爲據說你還學了別人的絕學。」

「希望如此，阿清，我忽然想和妳成親了。」可惜小原未注意李清那句話，所謂「別人」，是指「錢洞」的大對頭。

「小野，這樣不也很好？」

「但最最迷人的事沒有做！」

「不做那事是不是更神秘更刺激些？」

「也許是的，人們明明知道，不做那事會十分渴思，做了那事之後，又會覺得不過如此而已，但人們還是很想！」

「小野，我們要更相愛，更互相吸引，暫時就不要發生那件事，至少找到我娘以後。」

「阿清，這對我是一大考驗！」

「小野，我要走了……」

「阿清，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永遠在一起？」

「也許不會太遠了。」

「阿清，妳如果再豐滿點就好了。」

「嫌我瘦，不夠性感？」

「妳是知道，性不性感不在乎身體有多少肉。」

「是嗎？」

「當然，胖女人身上有贅肉，她們性感嗎？」

李清笑了起來，送上一個吻，道：「我經常來找你，但因我不會武功招術，所以要特別小心。」

只見她一晃，就像繞樑的燕子斜飛了出去。

小原追出就不見了李清，不禁黯然。

難怪「錢洞」主人不要下一代的女人學武功，僅是這超絕的輕功就已經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了。

小原的心情太好了。

這也是這幾年來他的心情最好的時候。

不久他回到客棧中。

楊金虎在屋中東一頭西一頭地，像一隻沒頭的蒼蠅。見了小原，大加抱怨，道：「嗨！小原，你到哪裏去哩！」

「對不起，我來不及打招呼，因爲茶館中的人太多。」

「遇上什麼事哩！」

「阿清在茶館中。」

「她去了茶館？他娘的我這雙狗眼大概還沒有開光吧！」

「她穿的是男裝。」

「這就難怪了。」

「我們到別處去深談，我知道了不少的往事。」他說了李清告訴他有關洞主生前的事。

小楊道：「你會了第八招？」

「也許是的，我也不知道想起的這一招是第幾招。」

「小原，我們不必再躲躲藏藏了。」

「小楊，我馬上教你。」

「不，這第八招是師父自己壓箱底的功夫，我不能學，等你想起了第九招之後，再傳我第八招，況且，前七招我還不夠熟練。」

小原道：「小楊，我的心情很好，明天去遊太湖去。」

「好啊！你不是說要儘快找幾個人籌備幫會？」

「那種人選可遇而不可求，要慢慢地物色。」

太湖上景色宜人，兩小在船艙中飲酒談笑。

主題當然還是李清和李照了。

小原道：「阿清很瘦，會不會有病？」

小楊道：「處女十之八九都是

如此，一旦沾上『雨露』，就立刻會豐滿起來了，這個你放心。」

「阿清說，李伯母瘋了，迄未找到。」

小楊忽然手一揮，道：「小原，前天晚上我深夜入厠，發現一條人影自客棧東偏院屋頂越過中央之通道，再越過西偏院然後凌空轉折到屋頂上去了，當時我以爲是自己睡眼惺忪，以爲是夜風吹起牆上的招貼紙張在空中飛舞的。」

「那你怎麼又會以爲是個人？人的輕功會由東偏院飛到西偏院，然後在空中轉折往後飛去。」

「那是因爲你剛才談起『錢洞』主人的絕技，引起了我的聯想，我仔細想想，那可能是一個人。」

「有那種輕身術嗎？」

「紅線聶隱之流不是……」

「那畢竟是神話中人。」

「但回想那又不是一張紙在飛舞，而是一個衣袂飄飄的女人在作高度技巧的飛騰竄掠。」

「你以爲她是……」

「也許是李清之母。」

「可是李清說她母親瘋了，而且不知去向，也許已不在人世了，或者已被李照之母害死了。」

楊金虎道：「我也不敢說那是個人，或者是狐仙？」

就在這時，小楊向窗外望去，叫道：「小原，你快看，那船上有個人，像不像陰美華？」

小原探頭望去，一看就相信那是陰美華。

正好兩船駛近，且走同一方向。

小原道：「是美華嗎？」

那船頭上的人微微震動了一下，却未轉身。

小楊道：「陰美華，我們知道是妳。」

這工夫那人才轉過身來，向這船上望過來。

果然是陰美華。

她的衣着是男裝，見了二人立刻雙手背負在後道：「原來是二位，也是來遊湖的嗎？」

小原道：「正是，只是妳一個人嗎？」

「不，還有一位。」

「是哪一位高朋貴友啊？」

陰美華微微一停道：「舊友喬賓。」

「花花公子」喬賓名氣不小。

這倒不是因爲他的身手高，人品俊逸，而是「花花公子」這綽號出了名。

既然人家與友同遊太湖，就不便再强邀了。

本來小原屬意陰美華，想請她去建立一個幫會，一來她爲人精明，而身手也能獨當一面。

這件事也只有以後再說了。

陰美華那艘船，掛了帆疾駛而去。

「小原，陰美華有點怪。」

「她還是有點恨我吧。」

「我不是指這一點。」

「你指什麼？」

「我怎麼好像看到她的左袖空蕩蕩地？」

「你要說什麼呀？」

「我好像看到，她的左臂不見了。」

「你胡說什麼？」

「也許是我看錯了，但第一眼看到她時，那時她還沒有看到我們，風吹起她的左袖，隨風飄舞，袖內無物。」

小原道：「以她的身手會失去一臂？」

「俗語說：瓦罐不離井邊破。身手高就會樹大招風，更有這種可能是不是？」

「當然，不過我還是以爲不可能。」

「另外我還有點不大明白。」

「什麼事？你眞會疑神疑鬼。」

「她說和舊友喬賓同行是不是？」

「是啊！她的男友是『花花公子』喬賓，我近來才知道的，這有什麼稀奇，是不是以爲喬賓這個人有辱陰美華的形象？這你就錯了。」

「怎麼說？」

「據我所知，喬賓臭名在外，他本人却不壞。」

「我說的不是這意思。」

「那你是甚麼意思？」

「我以爲那船上可能沒有一個喬賓。」

「沒有？」

「對，如果喬賓在，也會站在船頭上與她一起欣賞湖景，不可能她在船上，他在艙中吧？」

「這……的確，她只是以此爲藉口，不想接近我們而已。」

「不，是她不想被你看到她失去了一臂。」

小原想了一會，既未點頭也未搖頭。

＊　＊　＊

兩小在太湖附近小鎭上逛街，這兒堪稱魚米之鄉。

「七子」之一的「風雲子」迎面走來，楊金虎道：「今天又可以鬆筋骨，來了個拳靶子。」

小原道：「算了，可憐兮兮地。」

那知「風雲子」停在他們面前，遞出一張字條。

這條子上寫的是：李清已被「坤幫」所俘。

小原大吃一驚。

李照要小原自己前去，也許還可以商量。

如果超過七日，死活就不敢保証了。

小楊一把揪住了「風雲子」。

「風雲子」可不怕小楊，反手還擊，想把他摔在地上，沒想到，眞正是「士別三日，刮目相看」，「風雲子」自己却摔在地上。

絕對意外，還在地上楞了一下。

小楊道：「老小子，你要是起來，我會再讓你躺下，爲免麻煩，你還是躺在地上答話沒錯。」

「風雲子」當然不會躺在地上。

他一起來，一個照面又被擺平了。

這正是「錢洞」絕學能風靡全武林的原因。

「風雲子」果然沒有馬上站起來。

小原道：「你眞有出息，起來答話。」

「風雲子」這才站了起來。

小原道：「眞有這回事？」

「是眞的。」

「李清被俘，是誰捉住她的？」

「李照。」

「可是李照的輕功不如李清。」

「用了點迷藥在上風頭撒出。」

小原臉色一沉，看了小楊一眼。

楊金虎道：「是我那個下三濫的老子借的迷魂散是不是？」

「大概是的。」

「啪」地一聲就是一個大耳光，把「風雲子」打了個踉蹌，以前叱咤風雲的「七子」，如今是一文不值了。

以前他們經常會有「綏靖行動」。如今看來，他們的確還不夠斤兩，這正是所謂「黃鐘棄毀、瓦釜雷鳴」吧！

小楊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什麼『大概』？」

「風雲子」道：「我沒看到楊啓宇給李照迷魂藥，所以不敢說。」

小原道：「李清被扣，有沒有受拷打？」

「到目前爲止還沒有。」

「她被押在何處？」

「地牢中。」

「『坤幫』中有幾個地牢？」

「三個。」

「是哪一個？」

「最中央也最牢不可破的一個，日夜由『二奇』把守。」

小原道：「好！我馬上去見李照。」

「風雲子」走後，小楊道：「小原，我知道是非去不可，只不過未去之前咱們要想個辦法。」

「想什麼辦法？」

「去了之後，能救出李清那是最好，如果不能，你也要能全身而退才行。」

「李清救不出來我也不可能出來了。」

「小原，只要你能全身而退，以後再想法子，總比兩個人都陷入在內好些。」

「我們走吧！大約有三四天的路程。」

楊金虎道：「至少要先救救看再說。」

「我也是這想法。」

楊金虎道：「三個地牢，我知道兩個。」

「尚和風和馬東風不足爲懼，但對方人多且衆，不能快速得手，就會陷入困境，而一旦救人失敗，他們就會更加小心，只怕阿清會受到虐待。」

「我們一路上邊走邊想，反正辦法是想出來的。」

＊　＊　＊

進「坤幫」不難，正如進入黃山「攬翠山莊」不難一樣，要全身而退就不容易了。

他們要找的那第三個地牢並未找到。

「風雲叟」當然並未說實話。

兩小擒住一個年輕人，仔細一看就認出是「盲道人」馬東風之徒呼延廣，以前他比小楊管用，如今不堪一擊。

楊金虎道：「李姑娘李清押在何處？」

「就關在以前關原野少俠之處。」

「誰在看守？」

「尚和風前輩。」

「我爹楊啓宇在何處？你可別胡說八道，一旦我們發現你說謊，你這條小命就完了。」

呼延廣道：「不會說謊，楊大俠就住在左邊那三間屋中。」

又點了他兩個穴道藏起，兩小走向那三間屋子。

「小楊，你要找你爹幫忙？」

「小原，你以爲我爹會幫忙嗎？」

「那你找他幹什麼？」

「我不怕別人，因爲你已會了八招，我們二人聯手，救不了人總是可以逃走的，但如我爹用毒……」

「的確，那你要如何？」

「先請我爹夢見周公睡上一覺，咱們也好辦事。」

小原道：「你們父子可眞絕。」

楊啓宇已經睡了，小楊在窗外吹進了迷藥。

兒子迷老子，這事可眞新鮮。

然後小楊和小原潛進屋中找東西。

小原低聲道：「小楊，你在找什麼？」

「我爹有一種毒藥，在動手時也可以放毒，我以爲咱們可以用得

上，只是不知道放在何處。」
那知床上的楊啓宇道：「兒子，在這裡！」
兩小嚇了一跳。
只見楊啓宇坐了起來，道：「你們兩個不知死活的小崽子，眞是不知天高地厚。」
楊金虎道：「爹，吵醒了你眞不好意思。」
「你還會不好意思？」
楊金虎道：「爹，你只有我這麼一個兒子對不？」
「對，是不是你也只有我這麼一個老子？」
「當然，爹。」
「如果你把我氣死，還有第二個備用的老子嗎？」
「沒有了，爹，只不過我萬一陷在此處，只怕你要再找個活蹦亂跳的兒子也不大可能了。」
「說吧，來幹什麼？」
「救李清。」
楊啓宇一楞，道：「李清？那個李清？」
「就是李照的同父異母妹妹李清。」
楊啓宇道：「你眞是混蛋透了，這兒那有什麼李清？」
兩小一驚，小原道：「她不在這裡？」
「我沒聽說有個李照的妹妹在此。」
「據說押在三個牢的中央那個地牢中。」
「渾蛋！這兒只有兩個地牢，那有第三個？」
兩小互視一眼，心知上了當。
本來嘛，全憑「風雲子」帶去一張字條，就全信了李照的話，也未免太容易上當了。
一個人太關心別人，就會發生這種事的。
就在這時，羅旭在院中道：「老楊，你房中是不是有兩個客人？」
楊啟宇道：「正是，他們剛來！」
「有客人到訪，爲什麼不招待到客廳去？」
「我要問問他們的來意。」
兩小自後窗衝出，才到了另一院落，李照已在那兒等他們，還有「二奇」及「六子」等人。
另外還有一些女人。
小原道：「李照，妳那張條子很管用！」
李照「格格」笑道：「的確，出乎我意料外的順利，只不過抓到李清叛徒是遲早的事。」
小原一字字地道：「在你們『錢洞』來說，李清是叛徒還是妳是叛徒？」
「當然她是叛徒，你也是，要抓你的人還不僅僅是我們，還有另一撥人……」
「怎見得？」可惜小原又未注意後面這句話。
「我娘是『錢洞』主人李楚的原配，李清之母是偏房！」
小原道：「妳以爲所有的正宮娘娘一定都是好人了？」
「至少李清之母不是好人。」
「怎見得？」
「自她纏住了我爹後，我爹才發生了意外墜崖而亡，所以那是個害人精、掃帚星。」
「就算如此，至少她們母女並未害過妳們。」
「她們母女學了本門較多的武功……」
「妳胡說！」
「怎見得我胡說？」
「因爲李清只會輕功而不會武功。」
「她的狐狸精母親會的較多。」
「多也無用，她母親瘋了！」
「傳說瘋了，還沒有確實証明！」
小原道：「李照，作人不可太絕，總要留條路給別人走！別趕盡殺絕而遭天譴！」
「哼！你還挺迷信哩！」
「妳以爲這是迷信嗎？」
「當然是，我不信這一套因果論！」
小原道：「既然李清不在這裡，我們要走了！」
「就像走你們自己家的大門一樣來去自如，可眞容易呀！」
「我不以爲太難！」
「我却要把你們留下來，再讓你們嚐嚐米田共的滋味！」
楊金虎道：「誰也沒有吃米田共，上次是我從小窗口送給小原的烤蕃薯，看來像是吃那東西一樣。」
二人大笑。
李照大怒，手一揮，「二奇」、「六子」及幾個女人都上了。這陣仗眞是駭人，就算兩小會「錢洞」絕技只怕也不成吧？
因爲這些人也都會兩三招絕招不等。
近來兩小常在一起切磋武功。
小楊受惠不淺，主要是能自小原的攻守中學到一些其他師父教不到的技巧和靈感。
就像一樣的材料及作料，由不同的廚師作出的菜却不一樣是相同的道理，世上沒有絕對相同的事物。
幾個女人先開始挨打。
「六子」也不輕鬆，但楊啟宇尚未施毒。
楊金虎道：「李照，妳是當今武林中第一把手，妳如能不叫我爹用毒，那才能服人……」
李照笑笑道：「不必拿話扣

我，我不會叫他用毒的。」
小原對小楊的心機還是很折服的。
如今去掉了這一個顧慮，就可以放心全心全意地一搏了。四女都挨了打。
而且小楊未打她們的奶子，未踢她們的陰部。
幾個女人被踢打得「哇哇」狂叫，甚至蹲了下去。
小原則專打「二奇」。
他最輕視這兩個人，也最恨他們。
有奶便是娘，誰教他們絕學，誰就是老大。
當「二奇」也開始挨打時，羅旭也出了手。
現在，小原必須獨自應付羅旭了。
小楊一個人應付「二奇」和「六子」可就慘了。
幾個女人都受了傷，「六子」也有三四人受傷。
只不過「二奇」並未受傷。
小楊很滑溜，避重就輕地作游擊戰。
有時他會揍人一下，他也會被揍一下。
年輕人就是挨揍也比年紀大的人耐挨些。
小原以爲，羅旭如不先用第八招，他絕不先用。
他要把羅旭累垮倒下，然後在對付李照時再用那一招，那樣才有機會脫困逃出此處。
羅旭實在不服小原。
他們當年是同去「錢洞」的人，那時還是好友。
他不大清楚小原學了多少？但最近幾次動手，似乎小原也未超過七招，他今夜要撂倒小原。
因爲在這裡除了李照母女就是他了。
五六十招之後，二人都沒有用新招。
正因爲如此，有人拿來一張椅子請李照坐下。
看來她是暫時不可能插手的了。
小楊力戰四個。
那是「二奇」和「六子」之二的金萬迪和雷道人。其餘的全受了傷，那些女人更不成，早就退下了。
那也是李照要她們退下的。
李照要看看這四個成名人物到底要用多少招才能打倒這個後生小子，多少帶有輕視之意。
這些人可算是烏合之衆了。
他們相互間的合作不是基於一個共同的理想和目標，而是各懷鬼胎，李照要獨霸武林，下面那些人想自她身上挖出幾招絕學來。
他們似未想到，怎麼挖總是落在人家之下。
小楊左支右絀，雖然十分危險，但體力好。
「二奇」固有經驗，可惜好色，而掏虛了身子。
年紀大了，就會力不從心。
小楊就在這情況下苟延殘喘。
「六子」中的兩人又不太和「二奇」合作，因他們更瞧不起「二奇」，他們算是釋伽和老子的罪人了。
過去「三奇」作威作福，高高在上，儼然是武林祭酒，但這數月以來所表現的，却更是低三下四。
這樣合擊，自然是一盤散沙，不具威力了。
小楊也正是利用他們的矛盾拖時間。
儘管如此，他挨打的機會總比「六子」之二多些。
楊啟宇在一邊，心情很矛盾也很慚愧。
過去一直以爲兒子不成材，一輩子也沒出息。
如今這個兒子居然能獨戰「二奇」和「六子」之二，還傷了好幾個，楊啟宇眞要回家祭祖了。
百招之後，羅旭忽然變了招。
這一招雖厲害，小原却以七招內的第五招應付。
「蓬」地一聲，小原接下兩掌，仍挨了一掌。
羅旭以爲，小原的確只會七招，就加勁搶攻。
小原此刻故意裝作體力不繼的樣子。
羅旭再加一成力道搶攻，想在三十招內放倒他。
三十招後小原並未倒下。
羅旭反而累得牛喘不已。
他和這些女人都有一腿，幾乎是夜夜春宵，人不是鐵打的，總有耗損，這當然就不如小原了。
小原近來根本不近女人。
坐在一邊椅上的李照不由連連皺眉。
她以爲羅旭今夜也許能把小原擺平。
這是因爲羅旭未上之前，小原和「二奇」、「六子」及那些女人已打了數十招，體力已消耗不少。
只不過李照低估了小原。
近一百六十招時，羅旭體力不繼，一不小心背上中了一掌，往前一栽，小原又在他的腰上跺了一腳。
這一腳很重，一口氣向前栽了十二、三步才打住。
這工夫李照站了起來道：「我低估了你！」
小原喘着氣道：「我却高估了妳！」
「什麼意思？」
「對你們這種打法，眞開了眼界！」

李照不出聲，立刻出了手。

小楊喘得更厲害，「二奇」也差不多。

儘管「二奇」攻出的招術他都學過，但在技巧上却比他高明，這就吃虧多了。

只不過他仍佔了年輕的便宜。

年輕就是很深厚的本錢。

儘管他此刻步伐已不穩，出招也不太有章法了，由於對方體力同樣消耗太大，雖看出他的破綻也來不及攻上。

這就是小楊可以暫時不倒下的原因。

小原以爲，女人的體力總是差點的。

他還想拖到百招後再把她累垮。

只不過這辦法也不靈光，就算最後把對方累垮了，自己也沒了體力，要跑也跑不快了。

李照並不想和他久戰。

大約四十招左右，她便施出了凌厲的怪招。

是不是第八招？

只要不是七招以內的，都可以稱之爲第八招或者第九招，小原不以爲她會第十招或十一招。

李照看了很久，小原只會七招。

加上以前和小原動手，也從未多出一招。

此刻李照施出第八招，她很篤定，可以穩吃。

但是，她篤定得早了些。

瞬間，小原也出現了前所未見的奇招。

兩人都是大行家，一招五式第一式一出，就體會到那種渾猛、犀利和機變的威力了。

「啪啪啪！」兩人各接了三掌，小原退了三步，李照退了三步半。

可見她在臂力上是稍遜的。

李照大驚，也眞正地動了殺機。

她會第八招，小原也會，却又不一樣。

到底他們二人所施展的，哪一個是第八或者哪一個是第九招？這是很難評估的。這場面很尷尬。

李照是此幫的實際負責人，全以她的馬首是瞻。

霍奇花偶爾來一下，只是掛名幫主。

李照稍落下風，怎能下得了台？

她正要再戰，忽然有個中年女人介入道：「小姐，這不須妳來張羅，有老僕就可以了！」

見過一次，小原這才知道是李照的女僕。

此婦能挺身而出，諒必不是泛泛之輩。

李照道：「金嫂小心！這小子不簡單。」

金梅道：「我知道……」

一出手就是第五招，火候夠，機變靈敏。

同樣的招式，比小楊高明得多。

這麼多的人學了「錢洞」武學，却都不能根據別人的施展去學習，即使看到十次二十次也是一樣。

固然是因爲須配合心法，但這門武功深奧才是主因。

小原以「蟻語蜨音」道：「小楊……」

「什麼事？」

「我可以挫敗這個老女人，在我擊敗她時，我們要走人，你要密切配合，時機稍縱即失！」

「好！」

第八招施出時，金梅當然也接不下來。

事實上金梅還不如李照靈光。

「蓬」地一聲，胸腹間挨了一掌，倒退五六步，口鼻中立刻淌出血漬來，小原往右邊衝去。

小楊往左邊疾掠。

他們的動作夠快，對方也未提防。

當然，兩小也知道，這兒路徑不熟，不可能順利逃出，於是不約而同地各在一個院落中藏起。

追的人追過了頭，甚至追出幫外去了。

（未完・十八）